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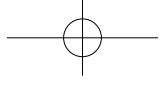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脊梁

2023 第3期

文学顾问（按姓氏笔画）：

王剑冰 李敬泽 毕淑敏 何建明
肖复兴 陈建功 赵 瑜 莫 言
萧立军 曹文轩 梁鸿鹰 舒 婷
蒋子龙

大型文学双月刊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刊



脊梁

脊梁

2023 第3期

总第52期

主管：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主办：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武汉有限公司

目录

报告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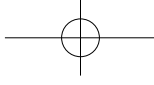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 006 傅玉丽 / 玫瑰绽放英雄城
——记党的二十大代表周海萍
- 016 刘佳潘洗 / “电缆医生”的人生传奇
——记党的二十大代表刘传波
- 030 李伟 / 高压线上的舞者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涛

中篇小说

- 041 李治山 / 青峡口
- 066 杨梅莹 / 后会有期
- 090 贺贵成 / 高天下

短篇小说

- 111 李晓楠 / 报修
- 116 李铁峰 / 路上的风景
- 122 景亚杰 / 找名字



- 130 鲁瑞珍 / 川城秋梦
139 吴少伟 / 一树梨花开
145 刘 奇 / 妈妈的秘密
150 夏宇红 / 奔向雪域高原

散文

- 159 孙桂芳 / 山之魂
167 阿拉旦·淖尔 / 铺在空中的路
170 李应辉 / 字词与链接
177 王 震 / 丝路蛟龙
181 林新娟 / 茶人茶事
185 顾晓蕊 / 一朵一朵的花开
190 高晓春 / 故乡在哪里
194 李顺午 / 挺拔的古崖岸

诗歌

- 198 冬 箫 / 五月的阳光带着花香（组诗）
200 王俊生 / 流淌千年的运河（组诗）

本刊编委会

名誉主任：杨 昆

主 任：王海啸 郑 林

委 员：

王树民 潘 飞 沈维春

田晓蕾 梁传国 闫霄鹏

王万春 白学桂 王 磊

田泽新 任 悦 张 军

刘光义 王俊生 陈富强

任林举 王啸峰

总编辑：

王树民

执行主编：

潘 飞 周玉娴

责任编辑：

庄晓玮 吴 优 张献方

骆 喆 徐 骁 苏亚静

封面设计：

于晓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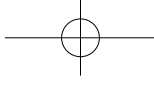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封面绘画作者：

晏奉梅

美术编辑：

林 赛

孔令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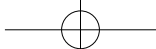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2-1859/I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2095-8307
出版：《脊梁》杂志社
编辑：《脊梁》编辑部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
209 号
邮编：430077
电话：027-88565542
投稿邮箱：jiliangzazhi@163.com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秘书处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京站西街 19 号
邮编：100005
电话：010-63412276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于茜
电话：010-63412806

- 203 王 鹏 / 光明的长歌
206 金 洋 / 送变电职业画像（组诗）
208 马晓忠 / 一束光
211 黑 马 / 电力颂歌
212 查 炜 / 太阳的代言人（外二篇）
213 魏忠友 / 金线岭的春天（组诗）
215 唐德亮 / 飞霞山（组诗）

新人新作

- 218 黄伟权 / 板兰村的阳光收益（报告文学）
220 邹会莉 / 深爱这片土地（散文）
223 余继乾 / 忙在春检里（诗歌）
224 徐红旗 / 一夜春雨（诗歌）



报告文学

玫瑰绽放英雄城

——记党的二十大代表周海萍

傅玉丽

“电缆医生”的人生传奇

——记党的二十大代表刘传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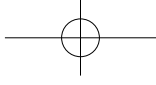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刘佳 潘洗

高压线上的舞者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涛

李伟





玫瑰绽放英雄城

——记党的二十大代表周海萍

傅玉丽

一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唐朝天才诗人王勃的杰作，描绘出滕王阁的壮丽及赣江之畔的景色。

在这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历史名城，有一条叠山路。这条路是为纪念与文天祥同举进士、知名爱国文学家谢枋得而建。路两边除了学校、店铺，还有许多单位，可以说是与中山路同样热闹的一条街道。

曾经，南昌供电公司就坐落于这条路上。

后来，南昌供电公司本部搬入艾溪湖畔。对于南昌城百姓来说，一说到“供电局”“供电公司”，还是会往这儿跑。他们认准了，这仍是南昌供电公司东湖营业厅所在地。

南昌供电公司有个周海萍。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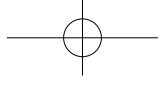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家里的小妹，成了单位的海萍姐。

周海萍 1976 年出生，是家里三兄妹中最

小的妹妹。她个头适中，一双单眼皮的眼睛显得她特别清纯，头上扎着马尾，戴着眼镜。她笑起来，圆润的左脸颊总有一个浅浅的酒窝。因为外公、妈妈都在供电公司工作过，她从小成长在东湖营业厅对面用电管理所的院子里。外公去世早，她没有见过，但妈妈继承了外公的性格，说话温和，做事特别细致，她也养成了活泼、细心、礼貌的性格。她的爷爷、奶奶为人和善，爷爷扫地时，总是会把住处整个院子和楼道全都打扫干净。一家人都非常乐于助人。

对于爱国志士谢枋得持节守身、誓不降元，最后绝食殉国、以气节留名青史的故事，周海萍早已耳熟能详。能够生活在以这位历史志士“叠山”为名的路上，她心里充满敬意和自豪。1999 年，周海萍与其他九人一起考入南昌供电公司市中分局。

周海萍刚入职时在微机审核班工作。当时正值手工抄表转入计算机管理、实行电子化管理之际，周海萍每天要将抄表员所抄电表数字录入电脑。工作看似简单，量却不小，得把历史账本手抄的数字输入电脑中，要算好表码，录入电脑，打印发票并撕好给抄表员，



2015年，周海萍看望SOS村孩子

再由抄表员送给客户。每月月头，她得把所有账本算出来，必须注意力集中不能输错，得睁大眼睛看到异常表码，因此撕发票时手时常会因为不小心被纸割伤。当时周海萍的妈妈在营业厅做咨询工作，是退休后被返聘的。营业厅经常人头攒动，妈妈就挤在人堆里，面对客户问这问那、吵吵嚷嚷，从不生气，总是和颜悦色地认真回答每个客户的询问。望着这种情景，周海萍心里又着急又佩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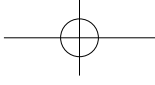
客户从营业厅申请办理业务，如变更、追补电量等等，后台微机房就得赶紧跟上，马上计算出具体数字。有时周海萍就去帮忙做，她打字又好又快，成了营业厅的得力干将。仓库里有事儿，她就去帮师傅忙，比如抄表员需要领账本什么的，遇到管理员阿姨临时走开，她也会马上补上去。她做事利索，大家都想把她请到营业厅来。周海萍摇头拒绝了，她记得妈妈曾经对她说：“年轻人，不要图轻松，一眼望到头，要到更难做的岗

位去锻炼。”别人的妈妈巴不得自己女儿轻松一点，自己的妈妈怎么这么说呢？她望着眼前的叠山路，陷入沉思。

那时，周海萍的班长陈晔成了单位劳模，大照片放在大厅里展示。看到她的照片，周海萍心里特别崇拜和羡慕。妈妈曾经提到过，自己做的是外公的老本行——账务审核。她觉得这个工作有挑战性，自己为什么不去试一下？

不久后，单位公开招聘，周海萍考入了营业厅。在营业厅工作可是什么情况都会遇到，工作一点都不轻松。营业厅位于市中心老城区，承担着周边20多万户客户的用电业务，日平均接待客户1000多人次，月受理业务5万多笔。她刚上班没几天，就见到有客户冲进营业厅发脾气，甚至破口大骂。一次，一个客户将她一个好姐妹骂得狗血淋头，小姐妹都快哭了。

不理解供电工作的客户，如何应对呢？



这就是考验，市中营业厅可是南昌市第一个营业厅，对这个窗口大家都非常重视。单位领导不止一次来到营业厅要求提供优质服务。

“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周海萍暗暗告诉自己。

她用心观察每一位客户，把每个客户的外貌特征用心记住，再了解客户要办之事。当这位客户再次来办理业务时，她马上上前打招呼，还非常亲切地问起客户需求，双方沟通起来非常顺畅。小姐妹们都好奇地问周海萍怎么记得住这么多信息，还认得人？周海萍笑了笑，说：“咱们现在用电脑，我们的脑子也可以一样呀。”

营业厅马路对面是南昌北湖小学，不远处就是自来水公司。接孩子的，交水费的，交电费的，特别是老人会顺路进来坐坐。“来了就是客。”周海萍见了马上递上水，请他们坐下，有时就是他们不办业务，她也跟他们聊几句。

三

2000年，单位派周海萍参加国家电力公司“供电服务之星劳动竞赛”。周海萍集中对优质服务相关知识进行系统学习。这一学，她才明白，原来行行有门道，行行出状元。营业厅的工作，门道可不少，而且还直接关系到企业形象。这次竞赛，周海萍获得了国家电力公司“十佳服务之星”称号。

竞赛后，周海萍把这些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既做到彬彬有礼与客户交流，又能把业务解释得条理分明。营业厅来的老人多，周海萍意识到，这个群体是服务的关键，她用心地将他们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全记了下来，做了一本特困户帮扶档案，掌握了供区内的孤寡老人、特困户、残疾人等客户详细资料。为了方便这些人用电，周海萍还主动上门提供服务和帮助。

同舟共济海让路，众人齐心划大船。后来，周海萍当了副班长、班长，她知道光自己一个人做好肯定不行，要团队一起行动。周海萍要求营业班做到“每日晨会、每晚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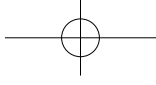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结、每月考试”。她要求员工换班交接时，得把当天工作情况回顾一遍。看到陆续有姐妹结婚、生子，周海萍组织大家科学调休，让姐妹们在干好营业部工作的同时也能安排好生活。周海萍的做法成为最初班组建设的雏形。可以说，在班组建设方面，周海萍走在了前面。

人不是机器，管理不能光靠严格。周海萍为了团结小姐妹，还想出个法子，设立“情感账户”——员工加班或整理仓库、做公益等，就把时间记录下来，下次如有事请假时，账户中存的时间，可以支取出来使用。当员工都有事时，周海萍就顶上去替班。

虽然当了班长可以不坐柜台，周海萍却坚持要到柜台去，以自己的行动影响其他员工，让大伙儿看到她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及时了解客户需求和姐妹们的心思。不仅如此，周海萍还重视业务的规范化管理。那时房地产业刚发展起来，陆续有许多新装房，业务一时增加不少。她向姐妹们宣讲：一定要注重收集业务资料，让服务规范而简约起来，这样才能做到既维护企业形象，又捍卫企业的利益。

为了鼓励大家，周海萍除了设置“情感账户”之外，还设立了员工“心愿卡”：让每位员工提出一个心愿，一年下来，等情感账户中的分数有多余时，就给予满足。她到市场去看好价格，将价格与分数相折，到年底就按员工心愿买一份小礼物。一些努力工作的姐妹，有的贡献很大，账户有不少宝贵的余额得分，周海萍都会兑现承诺让姐妹们得到满足。看到班里的奖品，小姐妹可高兴了，工作起来也更有劲头了。

一次，营业厅来了一位聋哑人。看着员工用笔和他交流，聋哑人着急冒汗，周海萍意识到这类客户的敏感，便想着怎样才能让他们办事开心顺利呢？她联系了南昌启音学校，利用业余时间去学习手语，还组织姐妹们也去学习。后来，聋哑人再来时，看到营业厅的员工用手语与他们交谈，都惊讶得微笑起来。有一次，一位短发女性聋哑人走进来时，后面有一个看起



来像小偷的人鬼鬼祟祟地跟着她，周海萍察觉到了，立刻用手语向她暗示。聋哑人明白过来，伸出右手大拇指，不住地向她做弯曲动作。这是在表达对周海萍的感谢、对供电服务的感谢。

南昌也会有外国人前来办理业务。周海萍还和姐妹们一起学习英语，只要来了外籍客户，她们个个能用英语沟通。

周海萍熟悉东湖区的每条街道、小巷，那里几乎都留下过周海萍的足迹。作为老城区，许多老楼房没有电梯，碰上要停电检修，就得四处张贴通知。周海萍担心有的人看不到，特别是老人，就一家家前去敲门通知。南昌的夏天有火炉之称，冬天又非常寒湿，周海萍从来顾不得这些，不管严寒酷暑，她一步步往上爬，再一层层走下来，一户户去敲门说明情况。每次通知完客户，她都累得满头大汗、满脸通红。客户看到这个女孩子为了一个通知爬高爬低地上下走动，都暖在心头——她与客户的关系更拉近了一步。

四

周海萍总要求自己把工作做在前面。

2021年12月，东湖供电中心计划对裘家厂社区进行线路检修。周海萍马上想起来，此前走访时，她看到一位患病老人在使用呼吸机。呼吸机可不能没有电！于是，她先和同事一起将一台小型发电机扛到那位老人家里，接好线路，看到呼吸机正常运转后，才通知同事们开始检修。那位老人感动地说：“真没想到，你们为我考虑得这么周到。”

微信普及之后，为了更好地服务居民，周海萍在东湖供电中心建起了689个微信群，要求自己 and 同事们随时知晓客户需要，随时提供用电帮助。东湖居民都说：“在我们的微信群里，什么群都不如这个群方便。因为供电公司有个周海萍。”

在小姐妹中，周海萍算结婚最晚的。她怀孕时，仓库到了一批很厚的账本，她没有去叫柜台忙碌的姐妹，而是自己动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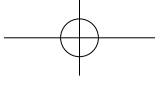
去搬，结果晚上回到家里就不舒服了，第二天进了医院。医生让她静养，说否则会动胎气，可想到工作，周海萍刚好一点就上班了，只是刚上了两天就又不行了。这回医生严肃地警告她：“你要老实一点，太危险了。希望第三次看到你时，你是在生宝宝。”回到单位，周海萍工作起来，又忘了医生的叮嘱。

那天正好东湖分局举办联欢晚会，周海萍也兴致勃勃地去帮忙。结果晚上回家后不久，羊水就破了，两口子半夜跑到医院。孩子早产，她和孩子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你们要做好准备。”听到医生的话，周海萍一下子流下了眼泪。还好，最后母子平安。

就像有强大的磁力吸引着一般，周海萍离不开营业厅。后来，周海萍考到了营销部，再后来南昌市东湖供电服务中心成立，她还是回来了。多年的服务工作经历，让她深深爱上了这个岗位。慢慢地，不管有什么事儿，只要她在，小姐妹心里就有底；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只要她出面，都能迎刃而解。周海萍成了大家的主心骨，不知不觉中，她也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工作能力，赢得了小姐妹“海萍姐”的称呼。如今，即使年纪比她大的同事也叫她“海萍姐”，甚至领导也这样称呼她。

在周海萍的带领下，营业厅员工精神面貌一新，工作更上一层楼。营业窗口经常有人来暗访，《江南都市报》曾有一大篇暗访各行业的稿件，都是批评，仅有她们营业厅得到了表扬。这个营业厅的员工个个能干，不少人到了别的地方成了骨干力量，还有的成为领导，比如陈晔、舒骁骁、余萌等，在工作岗位都独当一面、能力超强。周海萍和她的团队收获了累累硕果：她带领的东湖营业班先后荣获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国创新示范岗位、全国质量信得过班组、国家电网公司“工人先锋号”、国家电网公司“五星级班组”等荣誉，江西省委、省政府授予“人民群众满意的服务窗口”“优质服务明星单位”等称号。

有人赞叹，东湖营业厅是南昌供电公司



营销口的“黄埔军校”。

周海萍深知专业知识的重要性，她利用休息时间，不断读书学习，还将营业厅管理的体会、心得以及自己的感悟撰写成文，先后编写《标准化服务手册》《标准化培训手册》，以及日常服务“五常化法则”“六心工作法”等，并参与编写了营销沟通书籍《敲开心门》。周海萍还成了国家电网公司职业技能高级考评员、江西省“双千”人才、洪城技师，江西省电力职业学院教练暨孵化师、优秀兼职培训师。

五

2012年，南昌供电公司成立“海萍劳模创新工作室”。看着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工作室，周海萍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自己的名字在上面，可不能只挂着好看，徒有虚名。

妈妈平时鼓励周海萍：“只要努力，就一定行。”她开动脑筋，与团队成员结合营销计量、线损、电费、服务四大专业，一项项寻找更佳服务做法和管理理念。夜晚的星光闪烁，照耀着周海萍一个个难眠之夜。她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先后在营业服务、爱心服务、运行管理、工作协同、班组建设、学习成长等领域创新、带动几个中心的营业班联动，开展岗位练兵，实行标准化管理，使得营业班在各项技能竞赛及知识竞赛中均获佳绩。工作室累计入选省公司典型经验11项，专利32项（发明2项，实用30项）；培养15名生产技术骨干，其中6人为公司后备干部，输送7人到公司重要管理岗位，24人（次）获得市级以上表彰和奖励，形成了创新能力和技术突出的人才梯队。

工作室在建立后的第二年7月便成为第一批国家电网公司“劳模创新工作室示范点”、江西省和南昌市“首批劳模创新示范点”。2017年，工作室的共享用电项目荣获了国网江西电力第三届创新创业大赛金奖、国家电网公司铜奖。“海萍劳模创新工作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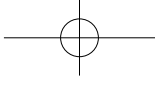
于2022年荣获江西省“首批三八红旗手工作室”。

原来的营业班主要都是小姐妹，她以“师带徒”的方式培养新人，细腻、体贴地给予她们指导。营业厅先后有两名班员分获国家电网公司“十佳服务之星”和“优秀服务之星”称号。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期间，东湖营业厅成为南昌市第一个对外开放的营业厅。她们穿着雨衣作防护服，在周海萍的带领下，没有一个人退缩或请假。为了减少客户外出，她还带领同事到社区去教客户使用“网上国网”APP，自助远程办理业务。

现在周海萍在东湖供电中心已为四级职员，除了营业班，还要负责优质服务、劳模工作室、青年志愿服务队等工作，得面对不少男同志，有的比自己年纪大，资格还老。周海萍适时调整自己，及时适应岗位，用女性的宽容、大度，针对男性特点，发掘他们身上的亮点，给予引导和鼓励。有位老员工，嗓门大脾气暴，工作一直不主动。有人曾对周海萍说：“你能把他改过来，我请你吃饭。”周海萍了解到该同志原来当过兵，还曾当过班长，马上意识到，他身上执行力一定很强，只要多鼓励，就一定有希望。她主动接近他，关心他的家庭，与他聊天，还鼓励他参加各种培训和考试。一次，看见他女儿来了，周海萍马上拉上孩子：“走，阿姨带你去看爸爸。”她一指墙上的服务明星照，夸道：“看，这是谁？你爸爸可优秀了，是我们公司的服务明星，我们都要向他学习。”这让那位老员工感到既自豪又不好意思，他整个人心态完全变了，工作积极起来，甚至打着吊针也在看书准备参加考试。

随着慢慢熟悉起来，周海萍现在每次到班组转转，这些员工还会和她开开心心。一次她刚坐下，马上一人递烟、一人递火过来，周海萍笑着说：“我的待遇这么好啊！”她还掏出手机拍了张照片，引得众人都笑了起来。周海萍不仅有亲和力，更有底线和原则，透出的果敢与坚毅，让这



些大老爷们服气。

六

南昌殷家巷是有名的城中村。一些居民窃电是常事，公变线损达到了70%。看见电网员工来了就拉门堵路、威胁恐吓。在公司“千人万户”稽查行动时，周海萍不顾危险冲了上去。她和其他员工一样，一面和气地讲道理，一面义正词严地指出：窃电，与任何偷窃行为一样，是违法的。有人稀奇地说“还来了个女的”，眼睛都不望她一下。周海萍并未退缩，一次不行就去两次，两次不行就去三次。最后在各方协助之下，殷家巷窃电户的嚣张气焰终于被压了下去，经过整治，这里线损降到了8%以下。东湖中心在随后的连续三年攻坚线损精益管理上，推动同期综合线损率进入2.0时代，累计下降超过4个百分点，降损电量超30亿千瓦时，挽回经济损失约21亿元。

周海萍六年聚焦公变实抄户数增加6.9万户。南昌县荣兴纸品厂重大窃电案件，周海萍也是第一时间前去配合，当场抓到窃电证据，使窃电组织者受到了应有的法律惩处。案件处理之后，对震慑窃电犯罪分子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为企业挽回了重大损失。

七

一年又一年，日月轮回里，东湖区在悄悄变化；一天又一天，风雨无阻中，周海萍记不清自己在供区内走了多少路，记不清走访了多少客户。可周海萍深知，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供电服务与社会进步并行，自己的工作十分重要。

一次，豫章路社区内有三台老旧环网柜发生故障需紧急更换，停电检修涉及1956户居民。一些居民不理解，围住供电员工不让施工。当周海萍出现时，几位老人叫了起来：

“那不是小周吗？她来了，没问题的，我们相信她。”大伙儿的疑虑一下子消除了。有

人开玩笑说：“海萍姐，你这脸可真管用。”

“管用？那我就多刷刷。”周海萍说。

前不久，周海萍与同事去走访客户时，看到有人在做抖音直播，她一看线上关注的人可不少，灵机一动，马上拿出“电管家”名片：“让我说两句，行吗？”

“可以呀。”对方说。

于是，周海萍拿着中心“电管家”的名片，伸向了镜头：“我是南昌供电公司东湖供电中心周海萍，用电问题，马上就办，欢迎拨打我们网格服务电话……”

她事后也感觉有趣——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去宣传企业、宣传供电服务工作。

有住在很远地方的人也会来周海萍所在的营业厅办业务，他们都说：“这里服务态度好，我就是要到这儿办。”一些住得远的老人，交费都会到这儿来。他们也说：“这里服务好，我愿意多走路。”听到这些话，周海萍特别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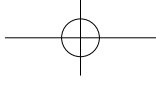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周海萍记得，有一次陪妈妈去逛公园时，突然接到电话，说是她当选了全国劳模。听说这个消息，妈妈激动得哭了出来。那一刻，周海萍知道自己没让妈妈失望，当初的选择是对的。

有一次，周海萍难得能准点下班。她跟爱人说自己马上坐地铁回家。可她刚出单位门，一个电话来了，有一张报修工单，她边接电话边走向地铁口。电话一个接一个，一直没断，她站在地铁口接了两个多小时电话，爱人已到家了，她还没到。

“现在是春天，南昌风很大，老城区百花洲到中山路一线，听到刮风下雨我就睡不好觉。一些高空抛物、树线矛盾等会引起停电，这对我们的服务是个严峻的考验，就怕来工单。”周海萍说这话时，让人深切地感受到她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看得出，这已是她多年的工作习惯。

八

一天，一位衣着极其朴素的老人进了营业厅。只见那老人坐在营业厅一角，颤巍巍



地从怀里掏出一块手帕，然后将折好的手帕一角一角打开，最后露出了里面叠得整整齐齐的零钱。老人又将钱一块一角地数好。周海萍见状赶紧说道：“老人家，我来帮你。”她接过钱帮他到窗口交了电费。后来送走了老人，可周海萍怎么也忘不掉刚才的情形，心想：“或许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一连几个晚上她都在这样想。

后来，周海萍发出了倡议：建立“爱心救助基金”，资助需要帮助的人。她带领营业厅同事设立“爱心账户”，用集体、个人所获荣誉的奖金和好心人捐款、义卖所得等，去帮助这些困难人群。

一次走访时，她看到家住犁头嘴的特困户毛香珍（化名）一直住在棚户区内。毛香珍有些智力障碍，由于没有经济收入，她在家一直使用蜡烛照明，周围的住户颇为安全担忧。周海萍知道了她的难处后，第二次去时，就带领同事出资为毛香珍布线接电装灯，安装了电表。

周海萍知道老人怕花钱，就跟老人说：“用电不要花钱的，你不用点蜡烛。”

“不用花钱？”老人不信，她子女不在身边，对别人轻易不敢相信。

“真的。用电多方便哪，你用吧。”周海萍微笑着解释，让老人放下心来。

此后每个月，周海萍都会按时帮老人支付电费，一年又一年，老人一直到五年之后去世时也不知道实情。

九

2015年的一天，周海萍在客户微信群无意中看到，有位叫茜茜的女孩患了白血病需要帮助。周海萍第二天就联系相关单位，以“南昌天使妈妈”的名义，四处奔走发起“帮帮小茜茜”的爱心义卖募捐活动，她组织小朋友把自己的玩具拿到南昌八一公园义卖，她的孩子也将自己筹备十岁生日的费用全部捐出来。那天，许多同事带着孩子、孩子的同学和老师们，以及社会爱心人士都来了。活动结束后，她补足2

万元善款，趁着去北京参加国家电网公司职代会的机会，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去医院将这笔善款送到正带着茜茜看病的茜茜妈妈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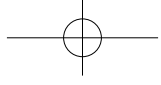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周海萍单位对面就是北湖小学，有时看到天真可爱的孩子高高兴兴背着书包走入校园，周海萍就会想到在走访中认识的其他孩子。那些农民工子女的眼神，让周海萍意识到，他们对知识有着强烈渴求。如果能满足孩子的心灵需要，那不是更为有用？周海萍决定为他们建希望书屋。

2012年，在南昌供电公司的支持下，首家“国家电网江西电力海萍希望书屋”落户南昌市扬子洲八一嘉实希望小学。看到学校名字上“八一”两个字，周海萍心里轻轻颤动了一下。看到孩子们惊喜的目光时，周海萍心里翻滚起来，授人以鱼，莫如授人以渔，能让孩子们爱上阅读，让他们在知识的海洋遨游，这才是他们能够一生受益的财富啊。

此后，周海萍没有停止脚步，2013年，在共青团江西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国家电网江西电力海萍希望书屋”成为“中国梦——我的梦，青春百梦起航”活动中的一个项目。随后，安义县石鼻镇京台小学、南昌县泾口乡山头希望小学等都建起了希望书屋……两年时间里，她的希望书屋在南昌10个县区开了花。之后，在国网江西电力的支持之下，希望书屋开到了全省多个县区，有111家之多。

希望的种子撒向赣鄱大地，在红土地上四处生根、发芽，让一批批孩子们茁壮成长，他们的笑脸成为对周海萍最大的回报。除了捐赠、购买书籍，周海萍还不忘积极宣传希望书屋，参加妇代会时，她遇到一位作家，便谈到国网江西电力的希望书屋。作家为她的精神所动，会后寄了不少书送给书屋的孩子们。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社会爱心人士都纷纷表示做她书屋坚强的后盾。

周海萍还从“心”出发，及时了解孩子们的小心愿并帮他们实现。定期开展的贫困儿童“微心愿”圆梦行动，已帮助贫困儿童



实现心愿 1292 个。为了深入了解书屋及孩子们的成长情况，周海萍还坚持每年回访，累计补充捐赠书籍 2.8 万余册，向结对帮扶学生捐赠价值 30 余万元学习生活用品。

周海萍一直相信：人心向善，做公益的人运气不会差。她更认为，共产党员和年轻人应该走在前列。为此，她不断鼓励身边的同事参加公益、爱心活动，还成立青年志愿者队。

帮助困难客户、失学儿童、贫困家庭……一年年，这些爱心活动，不仅在东湖供电中心，在南昌供电公司也越来越深入。2015 年，周海萍和志愿者们为助力贫困娃娃重获新生，通过义卖获得 5000 元给了公益组织。

周海萍还利用休息日参与慈善义工活动，成为一名持证义工。她发起了“玫瑰花义卖春蕾助学”行动，用义卖获得的资金帮助失学女童重返校园。她还是“女童保护”项目志愿者。同时，她带领孩子参加创建鸟巢漂流书屋活动，将爱心的种子种到了孩子们心里。

周海萍的孩子小时候老是看见妈妈不在家，总感觉妈妈更爱别人家的孩子。后来周海萍带他一同参加各种公益、爱心活动，孩子看到妈妈原来在帮助别的小朋友，帮助别的人，小家伙明白过来，有时间也跟着她一起行动。他在学校特别有爱心，乐于帮助同学。他在创建鸟巢漂流书屋时，还把自己的 1400 元压岁钱捐了出来。

周海萍办公桌上放着一块小石头，上面以稚嫩的笔触画着一只松鼠，颜色有些暗淡了。可她一直留着。那是多年前她到一个学校做活动时，一个孩子送给她的。周海萍每次凝视着石头，就仿佛看到了孩子们的笑脸，她感觉在活动中所经受的各种困难都不足为道了。

2020 年 2 月，由周海萍牵头组织筹备的援鄂物资以“国网江西海萍青年志愿服务队”的名义寄往了武汉，送到了江西首批援鄂医疗队 138 位医护人员手中。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期间，“国网江西海萍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第一时间组建 6 支保

电青年突击队。当长埠镇车田村发现首个确诊病人时，24 小时监控隔离点亟须建立，青年突击队员顾不上安危，马上赶赴现场，敷设电缆、安装临时表计，仅用了 1 个小时就为监控隔离点接通了电源。

2 月 18 日，八月湖街道办开展地毯式“扫楼”行动，青年突击队员又主动请缨，对奥林匹克花园小区 6000 余户居民登记测温排查，累计完成排查户数 2592 户。

这些志愿者还开展上班高峰协助安检、配合政府疫情防控、保障春耕安全用电、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敬老爱老志愿服务等志愿者服务活动。如今，仅是南昌供电公司就有 1200 人加入了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社会上也有许多青年加入进来。

一滴水，就能折射出太阳的七彩光芒。23 年来，周海萍不仅在工作上带出了自己的团队，在奉献爱心、志愿服务上也带出了自己的队伍。如今，在南昌，家喻户晓的“海萍”二字已不再是她个人的名字，而成为一个群体的代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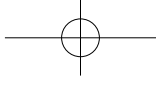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人们看到“海萍”二字，都会说：“那是供电公司的周海萍，是电网的。”在她的身上，百姓体会到了供电员工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对社会的大爱情怀，更体会到了英雄城的美好和温暖。

单位的“海萍姐”，成了英雄城的“海萍姐”。

南昌城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南昌起义点亮了中国革命史上灿烂的篇章，使这座历史名城又拥有了“英雄城”之称。

南昌的百姓为这座城市的革命精神自豪。直到今天，南昌依然拥有众多以“八一”命名的地方，如：八一广场、八一大道、八一公园、八一商场、八一中学……八一商场就在周海萍工作单位不远处。周海萍从小生活在南昌，生长在这座英雄城，和其他人一样，对“八一”两字印象太深太深。老师带着她和同学们到过八一起义纪念馆，书本上看到过“八一”起义的文章。

走上工作岗位后，周海萍常常情不自禁



地凝望着这座城市。

每次深情驻足，她都会从内心深处涌起一股豪情与激动。

当年，革命先行者以无与伦比的勇气、信心、魄力冲破黑暗，勇于实践，为人民军队的创建打下了基础，为中国革命掀开了崭新的一幕。置身这座城市，享受着和平幸福生活，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工作呢？把自己的生命和热情投身于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才是一位供电员工的使命啊！

周海萍入职不久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一次不行，又写了第二次，第二次不行，又写了第三次。终于，党支部经过考察，通过了她的入党申请。

站在鲜红的党旗下，周海萍举起手臂之时，感受到了郑重与庄严。

她拿出中共党史，一页页阅读，特别是与英雄城有关的情节。再到八一起义纪念馆参观时，也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仿佛一片森林之中，她与革命先烈有了相连的根系。她告诉自己：“我和他们是一群人，他们走在了前面，我，定当以他们为榜样，勇往直前。”

当初，从事供电服务及爱心、公益活动时，周海萍没有料到，自己会获得单位的大力支持和肯定；更没有料到，自己和同事会发展成为一个团队，代表国网江西电力的形象。

她总是说：“我做的是普普通通的工作。”

每每凝视党徽，周海萍就深为触动——她永远忘不了，2022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身为国家电网公司员工参加党的二十大的情形：开幕那天，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人民大会堂时，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自己和所有代表一样情不自禁地站立起来。听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周海萍热泪盈目。这是激动的泪啊，也是自豪与感激的眼泪！

这是多么幸福的时刻啊！

听到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到要以人民为中心之时，周海萍似乎听到自己的心都在“怦怦”直跳。自己开展的供电服务工作，不也是要以人民为中心吗？

近些年，国网江西电力以履行社会责任为己任，不遗余力地提高供电服务品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建电网、保供电，保护生态，让江西的青山绿水更加秀丽，已完成了首条特高压入赣任务，正兴建第二条特高压线路……优质服务、供电服务水平日新月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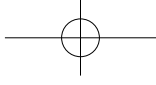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2021年，国网江西电力服务指标取得历史最好成绩。江西省以营商环境的改变，实现了经济发展持续稳中向好的局面，GDP达到32074.7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居全国第一位。

2022年，南昌供电公司表现出省会城市的担当：历史性实现全年“零投诉”，95598工单和降级意见工单分别同比下降19.5%、77%，降幅均列全省第一。高损台区数同比下降82.5%，全年概念收益达到51.36亿元，增长18.25%。该公司还勇夺同业对标和业绩评价“双第一”，获经营管理和优质服务“双标杆”，收到了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双满意的效果……

“电力人的使命就是为了万家灯火，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我的职责就是为光明守候。”她告诉自己，自己就是一名普通的电网员工，一位普通的共产党员，在本职岗位做着本职工作，在公益、爱心上做了力所能及的事儿，可是，这些却能得到政府和企业的认可、肯定，能走进人民大会堂，当面聆听总书记的报告，这不仅仅是自己的荣誉，更是国网江西电力和国家电网公司的荣誉啊。

从北京回来，周海萍陷入深深的激动与自豪之中，点点记忆已刻入了她的内心。“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书记的讲话一遍遍在她耳畔回响。她深深体会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能源安全、可靠、高效的供给密不可分，与电力基础建设发展息息相关。与所有电网员工一样，自己更应为不断提高百姓生活做好服务工作。

回到单位，周海萍就马上向同事们宣讲。还赶到江西电网第二条特高压工地——南武



线项目部，跟大家宣讲自己的感受，把总书记的报告精神传达给电网员工。

“我们向光而行，我们为梦拼搏”“平凡的人生也有焰火”……听到《光明之路》唱响之时，周海萍激动得不能自己。这不就是自己和同事们的心声吗？自己平凡的人生，因为走在光明之路上，才在平凡的岗位实现了价值，在党组织的培养下，在企业的关怀下，在同事们的帮助下，取得了一些成绩，她的心里充满了感激。

周海萍从心灵深处为自己的岗位自豪，为自己的企业自豪，更为光明事业自豪。平日里，周海萍兴趣广泛，有许多爱好。这段时间刚开始学习画画，用以减压。周海萍珍惜时间，不断充实自己。就在参加党的二十大之前，周海萍还接到一个江西省双千人才入围考试通知。去北京那一天，周海萍还在准备答辩资料，以良好的状态参加了考试。采访当日，笔者得知，周海萍通过努力，已成功入选江西省“双千”人才。

每次听群众说“我相信她”时，周海萍都感觉到莫大的欣慰。这不仅是对她工作的肯定，也是对她共产党员身份的认可，更是对国家电网公司品牌的一份信任。

人民电业为人民，不是一句空话。群众心里有杆秤，服务工作是没有止境的。虽然工作多年，可周海萍深知，优化客户服务、夯实服务基础、提前预防风险……自己和团队尚需要继续努力，与客户要粘在一起，才能提高客户的满意度。赠人玫瑰，手有余香。23年来，无论作为同事心中的“海萍姐”，还是客户心中最美的“电管家”、市民认可的“爱心使者”，周海萍都如玫瑰般绽放，一路散发着芬芳，温暖着英雄之城。

有梦想才会有希望，周海萍的梦想十分简单，就是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好手中的工作。这简单的梦想，一直推动着她，让她一步一个脚印，在三尺柜台尽展风采，在供电服务上勇创佳绩，更在公益爱心上不断拓展。她也成长为最美电网人、全国劳模、党的二十大代表。

23年来，周海萍先后被评为全国劳动模

范、全国“三八红旗手”“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五一巾帼标兵”“中国好人”、江西省劳动模范、江西省“五一劳动奖章”“五四青年奖章”“首届优秀巾帼志愿服务者”、南昌市“道德模范”、国家电网公司“特等劳动模范”“十佳服务之星”“最美国网人”等荣誉称号。她还当选为党的二十大代表、全国妇女十二大代表、江西省十五次党代会代表。

近期，东湖营业厅正在升级改造，以完善功能配置、加快实现数据实时采集、实时发布。一楼与二楼之间的楼道也被利用了起来——两边贴满了员工愿景、营业厅历史展示等等。最独特的是上楼之时，能看到头顶天花板上一张张彩色照片——他们都是出自这儿的劳模，有汤忠德、何长生等，周海萍也在其中。他们正激励着许多像当年的周海萍一样有上进心的员工努力奋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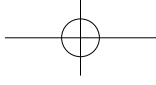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周海萍深深地感谢党的培养，感谢单位的培养。她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要继续在供电服务普通而不平凡的岗位上，履行职责，服务客户，守候光明。

此刻置身春意盎然的南昌城里，周海萍依然沉浸在那份荣光之中。这份自豪与幸福已融入她的灵魂，化为了她继续努力工作、奉献爱心的动力，化为了她与团队以及江西电网员工继续拼搏的精神动力。

千万个“海萍”，正在红土地上绽放出光明事业的美丽与芬芳。

傅玉丽 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作品散见《人民文学》《脊梁》《山花》《青年文学》等文学期刊。出版有小说集《墙》、散文集《永远的家门》《心中的马儿跑起来》、长篇纪实文学《照亮乡村》。供职于江西景德镇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庄晓玮



“电缆医生”的人生传奇

——记党的二十大代表刘传波

刘佳 潘洗

2022年10月16日10时，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大会上，2296名代表在聆听习近平总书记作的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的报告。其中，一个年轻而清秀的面孔吸引了摄影记者的目光。镜头中的这个年轻人神情专注而端庄，但那闪着炽热光芒的眸子、微微翕动的鼻翼和紧抿着的嘴唇都显露出他此刻的心潮澎湃。

他就是辽宁抚顺供电公司高湾供电所所长刘传波。

从一个只有高中文化的退役文艺兵到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有名的电缆专家，从一个普通的配电线路工到国家电网特等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党的二十大代表，在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刘传波是一个传奇人物。

他拥有20多项国家发明专利，所研发的国内首台低压电缆交流耐压试验装置，不但为企业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还填补了国内在这项技术方面的空白。他带领供电所青年员工开展科技研发，每年申报国家专利10

余项。

他是抚顺市总工会兼职副主席，负责全市创新人才培养、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他是国家电网辽宁电力雷锋（抚顺）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带领服务队常年学雷锋、献爱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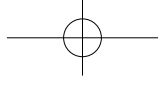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那么，今年刚刚37岁的刘传波的人生传奇是如何写就的呢？

面对笔者采访，刘传波微微一笑，说他只是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便将这个困难当作一个难题来攻克、破解，于是一个个难题就变成了一个个创新发明和一篇篇技术论文。“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钉子精神，只要钻进去，就能有所突破，有所收获。”刘传波说。

一次失败，成为他奋起的动力

身材修长，脸庞清秀，一双深邃专注的眼睛，眉宇间的神情沉静平和，刘传波与笔者相对而坐。他沉吟半晌，然后说：“那就从我的一次失败说起吧。”

1986年，刘传波出生在抚顺市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母文化程度不高，却言传身教地教会了他做人的基本准则——真诚实在，



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努力做好。

相貌俊秀、聪慧好学的刘传波从小学开始就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声乐。直到中学，他一直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骨干，吹拉弹唱样样精通，舞蹈歌唱技艺超群。

2004年，刘传波高中毕业后参军入伍。因有特殊才艺，他成了一名文艺兵。他的吉他演奏、舞蹈和小品表演都深受战友喜爱。特别是他演唱的歌曲《小白杨》，曾赢得了战友们无数的掌声与喝彩。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淬炼了两年之后，刘传波退伍回到了抚顺。

这一年刘传波20岁。他的人生面临一次重大抉择：是继续在舞台上如梦如幻地歌唱、舞蹈，挥洒青春，还是进入企业扎扎实实地学一门技术，奉献社会。

刘传波选择了后者。

他说虽然他喜欢文艺，但真正崇拜的人还是那些对人类社会进步作出卓越贡献的大科学家、大发明家。

2006年，刘传波入职抚顺供电公司。随后，他在锦州电力高级技工学校参加了一年的岗前技能培训。起初，在电力专业知识领域，刘传波的大脑是一片空白。配电变压器、电磁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等各种电力设备，他完全没有概念。为了胜任工作，他从学校图书馆借阅或从书店买来《电路》《电器试验》等一摞摞的专业书，一头扎了进去。

刘传波如饥似渴、如痴如醉地阅读有关电工基本技能、安全基本技能及各种电力设备电气试验原理的书籍，并在实际操作中学以致用。最终，他拿到了三个学期的最高奖学金，以优异成绩准备好了他的“入职礼”。

刘传波被分配到抚顺供电公司东洲区分公司当了一名配电线路工。老师傅们都称这是个“上天入地”的工种。根据工作需要，他们有时候要爬上十几米高的铁塔，有时候要钻入十几米深的窖井。爬铁塔时，夏天一身汗水，冬天一身冰霜；下窖井时，除了汗水和冰霜，还时常遇到垃圾或粪水。但刘传波不在乎，“上天入地”，他都干得心应手。

与此同时，刘传波坚持参加沈阳工学院

的函授学习。5年半后，他拿到了电气工程及自动化技术专业的本科文凭。

不间断地学习专业理论，工作上精益求精，他很快在单位脱颖而出。2011年，刘传波被单位推荐参加全省电力行业电缆技术大赛，并担任1号选手。而专业性与实践性很强的电缆检测运行维护技术，对于刘传波来说却是相对陌生的。为了在大赛中取得好成绩，刘传波全力以赴阅读有关电缆技术方面的书籍，向有经验的老师傅请教，全面了解电缆的结构、性质和作用，并勤奋练习电缆头制作技术。

尽管刘传波付出了很大努力，但毕竟是“临阵磨枪”，再加上比赛临场经验不足，虽然顺利杀入决赛，却在关键时刻过度紧张导致在做电缆头时漏了一个步骤，最终没能捧回大赛的奖杯。

这是刘传波入职后第一次“重大”失败。他深感辜负了单位领导和工友们的嘱托和信任，有些茫然不知所措。

命运总是在向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又为你打开了一扇窗。

“但这次比赛我也有个巨大的收获，就是我遇到了我的导师，他直接影响了我后来的发展，并改变了我的人生。”刘传波微笑着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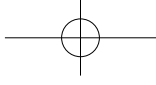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说起那次师徒邂逅，也颇有戏剧色彩。

一天午饭后，大家还都在午睡，抚顺供电公司高工王清昊从赛前培训基地门前经过，看见一个小伙子正坐在门前的台阶上聚精会神地看书。本来已经走过的王清昊又折了回来，问道：“小伙子，怎么不午睡？在看什么书？”

刘传波站起来，恭敬地回答：“是《电缆检测维修技术知识》。我之前没怎么接触过电缆，对比赛的不少知识还没把握，想抓紧时间攻一下。”

王清昊眼前一亮。

王清昊是电力系统高压技术方面的专家。这次省公司举办大赛，抚顺供电公司想让他担任技术指导和领队，他没有答应。但眼前这个神情沉稳专注的年轻人让他改变了主意，



刘传波在检测电缆故障

因为王清昊从那双渴求知识、渴望成功的眼睛里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这个外表沉静内心却燃烧着激情的年轻人，有着成就大事的潜质。”王清昊心想。他决定担任技术指导和领队，想给这个年轻人一些指导，并在以后带好他，培养他尽快成长为抚顺供电公司的技术创新人才，为企业做好人才储备。

就这样，刘传波与王清昊结下了师徒之缘。

得知刘传波比赛失利，为了鼓励他，王清昊向大赛组委会要来了比赛用的一套电缆检测设备，并让刘传波带回去好好研究，尽快掌握电缆头制作技术。

不久，刘传波进入王清昊在企业内创建的以科技创新为宗旨的“尖峰学社”。此后，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刘传波总是第一时间向师傅请教。师徒俩还经常在学社里研究探讨供电专业上的技术创新问题。

失败，成了刘传波奋起的动力。

研发检测仪，“电缆医生”横空出世

2012年抚顺南站的电网改造工程中，刘传波初露锋芒。

抚顺南站地区改造工程是抚顺市最大的老城区综合改造工程，同步启动的电网改造工程也是当时抚顺供电公司实施的最大的电缆网改造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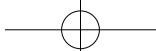
抚顺南站始建于1905年，经过百余年发展已经成为抚顺市的交通枢纽，该地区也是最繁华的商业区。那里商业大楼林立，各种店铺云集，电网分布方式更是复杂。改造工程涉及千家万户，牵扯方方面面，工程浩大而繁杂。

就在改造施工进行到关键时刻，地下电缆出现故障。施工单位反复排查也没有找到故障点，整个工程面临停工。一筹莫展之际，施工单位领导想起了刘传波和他从大赛带回来的电缆检测设备，于是打电话请他过来帮助找出故障点。

电话里，刘传波有些迟疑。因为他知道南站电网改造工程非同一般，如果自己查找不出故障点，就会耽误工程进度，那责任可就大了。“总不能怕担责任就逃避呀，总得努力一下吧。”尽管内心纠结，但刘传波还是带着设备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施工现场。然而，到了现场刘传波就有点蒙了：偌大的工地上，大家都已经停下了手里的活儿等着他来找故障点，原本嘈杂喧闹、紧张忙碌的施工现场那一刻安静得出奇。

山一般的压力向他袭来，让他感到有些窒息。但他不能逃走，也无路可逃。众目睽睽之下，刘传波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他打开电缆检测设备，沿着电缆一米一米、一段一段地开始检测。但是一直检测了几个小时后，工地上的施工人员都下班了，刘传波也没有找到故障点。晚上，他没有回家，而是到单位查找资料、向师傅请教，反复琢磨找不到故障点的原因。

第二天一早，他又带着设备来到现场，继续查找。其间，他一边工作一边给他认识



的大学教授和相关科研单位的专家打电话求教、探讨,并根据他们的建议在现场反复测试。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现场工友们原本满脸的热望和期待慢慢冷却下来,有的还在不知不觉中露出怀疑和不屑的神情。刘传波感到沮丧和焦虑,但他知道他不能放弃。他在心里告诫自己要排除杂念,一丝不苟,要坚信自己能够找出故障点。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面对等待在现场的施工人员和看热闹的群众,已经连续多天没有好好睡觉的刘传波感觉自己就要崩溃了。压力、疲惫、挫败感,让这个刚刚26岁的年轻人很想躲到一个无人的地方哭一场。但是,他咬着牙坚持着。2公里长的电缆,他就靠一米一米地来来回回反复检测去寻找故障点。终于,在苦苦鏖战了六天后,在第七天,刘传波查到了电缆故障点,并迅速修复。

这一次临危受命排除电缆故障,验证了刘传波的实力。要知道,以前遇到这种情况,单位都是付费请外地专业人士带着设备来检测的,这是第一次由自己企业的员工检测。同时,刘传波在七天的检测中所表现出来的沉着和坚持,也让大家看到了他永不言弃的韧性和品质。

他声名鹊起。

不久,刘传波被调到抚顺供电公司配电运检室工作。配电运检室的主要职责是负责供区10千伏及以下配网设备运行巡检、维护检修、带电检测、隐患排查、电缆故障测试等,此外还要巡检线路附属配电自动化装置,配电设备信息的数据维护、状态评价,线路状态信息收集上报,新、改、扩建工程验收,运检信息系统数据维护等。这是个全新领域,而且是科技含量高、技术更新换代快且责任重大的领域,是保障电网安全供电的关键领域。为此,刘传波全身心投入,悬梁刺股,废寝忘食,锲而不舍地钻研新知识,掌握新技术,很快成为这个部门的技术中坚。

一年后,刘传波担任了配电运检室电缆运检班班长,主要负责电缆故障检测。

但是,刘传波的心里一直没有忘记那次临危受命的检测经历,并说其实那是一次“失

败的成功”。

“用那么长时间检测出一个故障点,无论如何都不能算作成功。”刘传波不容置疑地说。他仔细反复检视那次检测中遇到的每一个问题,思考如何快速准确地找出电缆故障点的方法。于是,他开始研发电缆故障检测仪。

刘传波找来一堆相关资料,把自己埋进去,一点一点地啃,不懂的地方就向师傅、向大学里的教授请教。他还利用节假日到有关科研部门和厂家,当面向专家和技术人员请教并和他们研讨技术难点。他刻苦钻研、积极进取,这些专家与技术人员也都竭尽所能地给予他支持和帮助。一年后,他成功地研制出新型电缆故障检测仪,准确率与操作简便快捷性方面都超过同类检测工具,还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2017年3月的一天傍晚,驻抚顺某部队驻地出现停电故障,部队组织排查故障未果,只好向抚顺供电公司求助。接到电话后,已经下班回到家中的刘传波立即带着他研发的电缆测试仪器赶到现场,只用了30分钟就查到了故障点。随后,他又和工友们一起挖开两米多深的土,接好电缆断点,仅用4个小时就为驻地恢复了正常供电。

刘传波成了抚顺供电公司的一把“金钥匙”。遇到任何有关电缆的难题,同事们都会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他。他也总是随叫随到,带着自己研发的仪器为客户排忧解难。由此,他被大家誉为“电缆医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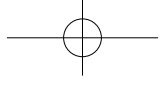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国内首台,他的发明点亮“最后一公里”

刘传波说他相信一句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他说:“工作中只要你留心观察,发现问题,并积极探索,克服困难解决这个问题,那或许就是一个创新,一个发明。”

无疑,刘传波是个有心人。

2014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抚顺市顺城区吉安社区的一个居民小区报修,刘传波用他的电缆故障检测仪很快找到了电缆故障点。挖开后取出电缆,他发现电缆的绝缘出了问题,大概



是其他行业的施工人员挖沟作业时不慎碰到了电缆，使电缆皮受损。受潮后，受损电缆的绝缘整体老化，从而发生了故障。

他们迅速修复，但送电几个小时后又出了问题。再检测再修复，刘传波还用兆欧表对电缆进行绝缘数值测试，确认了绝缘数值比较高，符合送电标准。然而，送电后没多久又出了问题。如此反复几次，小区居民开始抱怨：“怎么刚修好就又坏了，再跳闸家里的电器就受损了。”

刘传波只好换了一段新电缆。

此后，刘传波又遇到几次这样的现象。修复后用兆欧表检测绝缘数值较高的电缆，他们判断可以送电，但送电后却出问题，电缆烧损。

这让刘传波迷惑不解，他把这个问题说给师傅王清昊。王清昊先是为徒弟发现这个问题感到兴奋，继而与徒弟一起陷入困惑：一直以来，电缆是否可以送电都是根据兆欧表测试的绝缘数值来判断的，难道这个绝缘数值不是判断的依据？师徒俩研究试验了很多天，也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刘传波便利用外出开会或周末的时间到沈阳、西安等地的电缆研究所、电缆厂家找专家探讨。经过反复研究、反复试验，他终于弄明白了。兆欧表检测的绝缘数值仅仅能够发现电缆绝缘整体老化和贯穿性缺陷的问题，不能作为判断电缆是否能够送电的依据。判断低压电缆（一般居民用电）能否送电的依据是交流耐压试验数据。但是，当时国内只有给高压电缆做交流耐压试验的设备，没有给低压电缆做试验的设备。而给居民小区、医院、学校以及银行、商场、城市照明设备送电的低压电缆，对城市正常运转和居民生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旦电力故障恢复时间超过半个小时，城市的日常供水、冬天供暖都会受到影响。于是，刘传波萌发了自己研发制作给低压电缆做交流耐压试验设备的念头。

夙兴夜寐、夜以继日、潜精研思这些词似乎都可以但又不足以形容刘传波研发的艰辛与努力。经过几年无数次的设计、试验、

调试，2017年他成功研制出国内首台低压电缆交流耐压试验装置。

这台低压电缆交流耐压试验装置解决了百姓用电“最后一公里”问题。如今，在抚顺供电公司，这个装置已应用于化工、冶金、住宅等领域的低压电缆交流耐压试验30余次，为企业节约资金300余万元，且大大提高了修复后电缆运行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刘传波成为抚顺供电公司创新发明的翘楚。

然而，没有人知道他为此付出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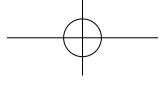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2017年，刘传波已经31岁了，和女朋友谈了3年多恋爱。家人和亲朋好友都替他着急，催他赶紧结婚生子。但这几年刘传波都在像战士攻克碉堡一样攻克一个个技术难题、研发一台台仪器设备，甚至没有时间陪女朋友看电影、郊游、吃饭。偶尔和女朋友约会一次，也总是半路被单位的事“劫持”。

2018年，谈了4年恋爱的两个人在家人催促下准备结婚。这时候也是刘传波创新研发的重要时期。为了购买研发用的材料和仪器，他总是自掏腰包，先后已经花了几十万元。而就在结婚前，刘传波居然又要自己掏钱买一辆既能载人又能装货的二手车。值得庆幸的是，女朋友没有反对。他拥有一辆电缆故障流动检测车的梦想成了真。

一份统计显示，从2011年到2018年，刘传波发表技术论文20余篇，申请国家专利20余项，荣获国家级QC成果一等奖两次、国家电网有限公司QC成果一等奖一次、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科技成果奖三项。有人算了一笔账，这期间，刘传波检测出故障电缆306条，累计长度73公里，节约电缆维护费用2197万元。

匠心筑梦，带队入列全国百强供电所

在抚顺供电公司营业厅大楼的三楼，有一间以刘传波的名字命名的工作室。近200平方米的房间内，两排长长的工作台上摆放着20多台已获得国家专利的各类电网维护仪器设备，墙上则挂满了“辽宁好人——最美



工人”、电力行业雷锋式先进个人、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等各种奖状、奖章、专利证书和荣誉标志。

而在抚顺县供电公司高湾供电所，也有一个会议室兼创新工作室。工作台上摆放着青年员工的一个个创新发明成果：电缆故障专用放电装置、电缆故障测试专用电容器、新型故障和变比综合测试仪等，还有各种工具和一台小机床。

“我们所长一来就建了这个创新工作室，这些设备和仪器都是我们所长带着我们研发制造的，也都获得了国家专利，更重要的是他让我们都成了追逐梦想的人。”高湾供电所青年员工盖迪自豪地向笔者介绍。

“2022年，我们所还荣获了国家电网公司‘全国百强供电所’称号，这可不是件容易事儿，全国有成千上万个供电所呢，而且台区经济运行率、同期系统台区达标率、理论线损计算合格率等五项考核指标要求必须全部满分才行。”另一个叫马世哲的青年员工也是满脸骄傲。

2019年8月，刘传波被调到高湾供电所任所长。

新的工作岗位，也预示着一个新的开始。刘传波告诫自己，无论角色怎样转换，像雷锋那样奋斗、创新、奉献的人生追求不能改变。以前这是他自己的追求，现在他要带着20多名员工一起追求，让每一个人在追求中进步、成长，成就最精彩的人生。他提出了一个工作目标：第一年强基础，第二年启动创建，第三年入列百强所。

高湾供电所地处抚顺市郊，供区面积50平方公里，服务客户23000余户，供区内有雷锋学院、热高海洋馆、市公安局后勤保障中心、消防支队等供电重点保障单位，而且一些供电客户位置还比较偏远。为此，刘传波在最短的时间内走访了供区内所有重点客户，全面掌握了客户的基本情况，并根据季节和气候变化以及节假日客户用电要求制订了各种供电应急预案，在全供区实行网格化管理。

刘传波初到高湾供电所就提议成立创新工

作室，对所里的青年员工提出了发明创新目标：在全力做好供电保障的前提下，青年员工要在工作中努力发现问题，思考解决方案，之后提交给工作室。大家群策群力，一起研究一起攻关，每年争取申报10项国家专利。

“国家专利？10项？每年？”这个目标引发所里青年员工一片惊呼，以为所长在开玩笑，但看到刘传波一脸沉静，知道他是认真的，就异口同声地说“这是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刘传波依然沉静但神情格外庄重：“作为雷锋城新时代的青年，学雷锋就是要在普通的岗位上，在平凡的工作中，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一个难题一个难题去攻克，一点一滴去奉献。创新发明其实没有那么神秘那么艰深，像雷锋说的那样，发挥钉子精神，只要钻进去，就能有所突破，有所收获。”看着一脸疑惑的青年员工，刘传波又笑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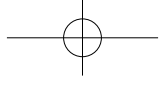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你们都是学这个专业的大学生，基础都比我强，我都能行你们就不行？！不会这样没出息吧？”

此后，无论工作多忙，创新工作室都会定期举行活动。所里的10余名青年员工全都积极参与，谁在工作中碰到了难题，谁有了新点子，或者是谁看到了一篇有启发性的技术论文，大家就聚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甚至辩论。好多创新的火花就这样被碰撞出来，并逐渐形成一个个充满智慧的创意。在刘传波的精心指导下，大家再经过论证、制作、试验、调试，研发出有助于提高供电质量和确保供电安全的仪器、设备和工具。

新型智能电缆故障定位仪就是这样被研发出来的。

那是2020年夏日的一天，供区内方大御府小区地理电缆出现故障。刘传波带领盖迪、马世哲等创新工作室成员一起到现场检修。由于电缆路径不规则以及其他因素的干扰，他们用探测设备测了一个小时才将故障点精确定位。

盖迪和马世哲都觉得当时的定位方法繁琐又易被干扰，要是有一种简单易操作、检测效率又高的电缆故障测试仪器就好了。刘



传波很兴奋：“我们用的这个电缆故障检测装置是我几年前研发的，现在看来还可以进一步优化升级，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今年的研发课题，就由你俩负责。”

“历时三个月，我们研制出了新型智能电缆故障定位仪。研制过程中，我们发现定位故障点的环节中高压发生器对故障电缆进行直流高压冲击，使故障点击穿放电时产生的机械振动转瞬即逝，且和环境噪声区别不大，往往给经验不丰富的操作者带来很大困扰，而这恰恰是电缆故障查找中最重要的环节。”讲起研发过程，盖迪激动又开心。他接着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传统声测法改进为声磁同步法，利用磁场传播速度远高于声音传播速度的原理，巧妙处理磁场信号稳定触发和声音增益，通过检测电磁信号和声音信号之间的时间差，判断故障点，误差控制在0.2米的范围之内。”

为了携带方便、操作简单，他们将研发的新型智能电缆故障定位仪设计成集主机、声磁同步传感器、高抗噪耳机、信号线、充电器等为一体的装置，设备本身既有声磁时差定位功能、降噪功能，又具备路径辅助测试等多项功能。这个机器成为电缆故障检测的“神器”。

2020年，高湾供电所向国家专利局申报了智能电缆故障定位仪、移动式电缆井、铜带式短路接地线、拉线制作扳手、电缆终端头支撑固定器、电缆终端升降器、电缆防盗保护管、电缆断面保护罩、10千伏交联聚乙烯电缆型号识别尺、10千伏交联聚乙烯电缆局部加热器等10项专利。

2021年4月，高湾供电所光荣入列全国百强所。5月，刘传波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点亮自己，为更多人送去光明与温暖

抚顺是雷锋的第二故乡，也是雷锋精神的发祥地。多年来，抚顺供电公司实施雷锋工程。“像雷锋那样做人、像雷锋那样做事、用雷锋精神做强企业”“用雷锋精神点亮自己，照亮他人，共同见证光明”，成为该公

司3000余名员工的精神追求，并形成了该公司独特的“雷锋文化效应”，给客户送去温暖与关爱。

高湾区听涛雅苑小区的居民说起刘传波千辛万苦为他们解决临时用电的事，都赞不绝口：“刘所长，那是咱的活雷锋，要不是他到处奔波协调给咱装上了电，咱小区还得三天两头停电，那日子太闹心了。”

听涛雅苑小区居民2013年入住小区。由于开发商资金链断裂，没有给小区改造用电线路，小区208户居民住了6年用的还是建筑临时电。这种临时电电费高且电压不稳，发生故障也没人维修。一旦发生故障，小区就断水断气，电梯停用。住在高楼层的居民上下楼都困难，严重影响了正常生活。居民四处上访，都因为整个小区用电工程改造需要100多万元资金而开发商拿不出钱来，未能解决。如此，听涛雅苑小区居民的用电问题，成了一个大难题。

刘传波到高湾供电所上任的第二周，听涛雅苑小区的居民就找上门来，将他们的困难和要求说给了刘传波。刘传波听完，二话没说就和居民来到了小区查看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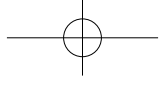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他走进居民家，一位80多岁的老人对他说：“我都好几年不敢下楼了，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停电。我住23楼，要是停了电，我就回不了家了。”另一个居民说：“就怕冬天停电，电一停暖气就停了，一家人都会冻病。”

居民的话让刘传波的心异常沉重。面对居民期待和恳求的目光，他说一定会尽全力解决这个问题。对他的这个表态，居民们半信半疑：“我们可是找了好几年、上访了好几年都没解决啊，你真的能帮我们装上电？”

不善言辞的刘传波笑笑，依旧说：“我尽全力。”

此后几天，他一有时间就跑小区、跑政府有关部门，仔细了解情况，然后发动居民和所里的同志寻找东藏西躲经常玩失踪的开发商，并给抚顺供电公司打报告反映听涛雅苑小区的情况和居民的要求。

一个多月后，开发商终于露面，表示自



己也想解决这个问题，但实在拿不出钱来。刘传波说：“无论如何不能再让居民为难了，你只要提供工程所需要材料，我协调找人给你做规划图，至于工程施工由我们所无偿来干。”

在刘传波的再三要求下，开发商表示尽量想办法，但之后又失踪了。

刘传波只好一边寻找开发商，一边与政府及有关部门协调。整整奔波了4个月，他的行动终于感动了开发商。开发商筹钱买来了一些施工材料，抚顺供电公司也支持了一笔资金用来购买电缆、变压器和智能电表等物资。

为提前做好施工准备，刘传波和所里的员工找来了两大卷听涛雅苑的建筑图纸，铺在所里的会议室里。当年，整个国庆假期全所员工都放弃了休假。大家趴在地上，一户一户地捋清电线的来处和去处，给所有的开关编号，分开公共用电和居民用电线路，核校现有的供电线路，并按照国家设计标准设计，制订合理的供电方案。

2019年年底，听涛雅苑小区新装供电工程正式开工。高湾供电所的员工在刘传波的带领下，除正常值班外，全部来到了工地上。他们拆除临时用电电线杆，挖掘电缆沟、接线、测试，然后调试。同时，他们还组织现场办电，核实单元号、门牌号、用户名，并为居民发放用电卡，收费，送电。

整个施工期间，小区像过节一样热闹，居民纷纷给供电所员工送水送饭，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经过半个月的紧张施工，听涛雅苑小区新装供电工程竣工，困扰了小区居民整整6年的用电难题终于解决了。“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突然停电被困在电梯间、停水和挨冻了，再也不用担心吃不成年夜饭、看不成春晚了。”“孩子们晚上可以好好看书写作业了，老人们可以安心下楼溜达了，咱终于可以好好过日子了。”……居民们兴奋异常，燃放鞭炮庆贺。

“其实，看到我们的不懈努力终于有了成果，为政府排了忧、为百姓解了难，我们比小区居民还激动还兴奋。”刘传波沉静的脸上此刻神采飞扬。

这样的体验对刘传波而言其实经常有。

2018年冬天，单位按计划区域停电实施线路检修。刘传波常年帮扶的张阿姨家所在的社区就在此停电检修片区。张阿姨患病常年卧床，需要吸氧维持生命，而一旦停电，制氧则机无法工作。为此，刘传波特意准备好一台发电机，事先送到张阿姨家，并一遍遍不厌其烦地教阿姨的老伴如何正确使用。每次这样做都感动得老两口叫他救命恩人。

关爱困难群体对刘传波和党员服务队队员来说，更是常有的事。他们与养老院、孤儿之家等机构结成帮扶对子，常年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节假日，他会带队员送去生活用品、营养品和学习用品，送去慰问和爱心。烈日炎炎的夏天，他们会给街头的环卫工人送去解暑的饮料，冰天雪地的冬日他们则送去滚烫的热豆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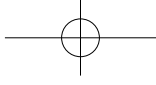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15年间，刘传波像一个追光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为了让雷锋精神薪火相传，为了所爱的工作和事业，他义无反顾、倾情付出，以超常的毅力和坚韧将自己的心血与汗水化作一件件“神器”，为更多的人送去光明与温暖、幸福与欢乐，也写就了自己的人生传奇。

独门秘籍，让每个员工成为“活地图”

作为电能生产、传输和管理的企业，电力企业要肩负起为地方经济保驾护航的责任和使命。正是抱着这样的理想，刘传波在工作中兢兢业业，潜心钻研，用先进的技术和发明创造不断提升供电保障能力，为供区的企业和百姓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贡献力量。

2019年6月12日上午，刘传波所在的高湾供电所接到用户王喜的报修电话，说他家里突然停电了，请求所里派人给修一下。

接电话的员工通过查询用户号的方式定位用户位置，发现供电所距离用户12.5公里，如果从所里出发抢修人员最快需要25分钟才能到达现场。这时，刘传波想起所里的运行巡检人员侯兆辰当时的位置距离用户最近，便立刻联系了他并将报修用户王喜的



刘传波在电缆隧道巡检

位置发了过去。侯兆辰通过手机端的大地图系统导航，仅仅用了5分钟就到达现场，并立刻检查。他发现用户家中的空气开关跳闸，随后合上开关，用户家中来电。这时候，王喜好像才反应过来，惊奇地连连对侯兆辰感叹：“你简直是从天而降，你是飞过来的吗？太神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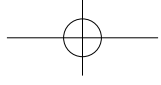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侯兆辰的神速源于他手机上的“数字电子大地图”，这是刘传波和他的团队研发的，也是高湾供电所快捷服务用户的“独门秘籍”。

说起这个系统，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侯兆辰也很感慨：“所里的老员工常年在这片区域巡线检修，对这里的电力设备、道路甚至居民都很熟悉。他们脑袋里都有一幅地图。但是对我们这些新员工来说，遇到需要抢修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地方，只能由所里派老员工去。现在我们每个员工手机上都有了这个‘数字电子大地图’，我们接到抢修电话，只需要开启这个系统，就能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并立刻检修，及时

恢复供电。”

供电所主要的日常工作是负责供区内线路的运行、检修和维护。供电设备结构复杂、类型多样，检修作业点多面广。这要求每名员工都必须熟悉供区内的电力设施和位置，包括地面上和地下的，也包括线路、杆塔以及道路和街巷。成为“活地图”，接到检修任务后迅速赶到现场展开工作，这是供电所员工必备的基本功。但是，这个基本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成的，即便最勤奋好学的员工也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成为“活地图”。但这几年，供电所年轻员工越来越多。他们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都比较强，可要迅速成为“活地图”就不行了。

刘传波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在鼓励年轻员工勤学苦练基本功的同时，他在苦苦思考如何快速让每一名年轻员工都成为“活地图”。除此之外，他也从高湾地区供电工作面临的问题出发，积极思考。高湾地区供电面积50平方公里，有23000户用户，10千伏线路16条，



综合台区 112 个，年售电量约 7 千万千瓦时。高湾地处丘陵地区，有山地、河流、村庄，地形地貌复杂，而供电所的运维员工只有 17 名。17 名员工在这样一个广大的区域里运维，仅靠传统的车拉人跑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需要。因此，供电所数字化、电子化是发展方向。

“我发现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我国的发达省份，数字化越发达，经济也就越发达，社会发展也越快。数字化已经成为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志，更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利用数字技术实现能源数字化，从而引导能量有序流动，构筑更高效、更清洁、更经济的现代能源体系，提高能源系统的安全性、生产率、可及性和可持续性，也势在必行。能源数字化作为新的能源商业模式正在形成。”刘传波说，“辽宁要振兴，电力需先行，这就需要在能源数字化上发力，提高供电可靠性，优化营商环境，为投资者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泛在电力物联网这个概念为刘传波带来灵感。他决定借鉴淘宝、美团、滴滴等平台的运营模式，打造一个实用的平台，做一个图资系统项目，也就是数字电子地图。他把配网的单线系统图与地理位置信息全球高清卫星影像图相结合，生成一张数字电子大地图。图中清晰地显示出供区电力设备的位置坐标，这个系统有电脑客户端和手机客户端。出外勤的员工使用手机客户端可以锁定用户和故障位置，快速到达检修、报修、抢修现场，这样可以大幅度缩短停电时间、提高供电可靠性。

在与所里的创新工作室成员反复研究、探讨和论证后，数字电子大地图的研发于 2019 年 1 月正式启动，并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刘传波带领全所人员在确保正常工作的同时，利用休息时间和节假日为供区内 16 条 10 千伏线路、1475 基杆塔及其设备精准定位，位置精确到 10 厘米以内，并标记在数字电子大地图中。当有用户报修或是计划检修时，无论是新员工还是老员工都可以利用这个地图快速到达目标位置。

第二阶段，他们采集电力设备的现场照片，核对杆塔金具及其附属设施的型号、数量，采集变压器铭牌信息，拍摄杆塔号、杆塔整体结构和杆塔细节 3 类图片，并把采集的照片标记在数字电子大地图中。这样，运维人员在接到报修电话或对某个设备进行检修时，可以先通过点击地图上的设备编号查看设备的照片和现场的实际情况，增加运维人员的感知。

第三阶段，他们将制作的数字电子大地图与高德导航建立联通通道。只要点击一下地图上的设备坐标，导航软件就可以引导运维人员选择最优的路线到达目标地点。

之后，他们又反复校正检验 GIS 和 PMS 系统数据的准确性，为两大系统作补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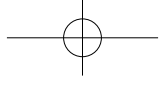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研发过程中，各种数据信息的采集非常艰辛：冬天，山上冰雪覆盖，车上不去，他们就徒步翻山；春天，冰雪消融，走在田野里稍有不慎还会掉进各种沟渠里；夏天，各种河流小溪也会成为车辆的拦路虎，他们要徒步涉水，进到村子里被农家狗追着咬的事也时有发生。

但这一切都没有阻止他们前行的脚步。经过全所员工近半年夜以继日地工作，2019 年 5 月 6 日，高湾供电所作为抚顺县供电公司试点单位，正式上线数字电子大地图系统。

“之前我们要成为‘活地图’最快要 3 年，现在我们只要经过 3 分钟的培训就完全掌握了地图使用方法。3 年变成 3 分钟，是不是很神奇？”侯兆辰满脸的兴奋与自豪。

“这个系统对内可以实现数据一个源、电网一张图的规划，极大加快班组和员工的多元化业务开展，提高单兵作战能力。无论是新员工还是老员工，在系统的指引下，人人都是‘活地图’。无论是检修、抢修还是回应用户报修，员工在地图的指引下都能快速到达目标地点。全所供电工作实现了数字化、智能化，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刘传波说。

10 千伏王木线是抚顺县供电公司秋检期间最大的一项改造工程。2019 年 10 月 29 日，13 个乡镇供电所共出动 104 人，改造 55 基电



杆，架设 2253 米 10 千伏导线。其中，高湾供电所派出 7 名配电外勤人员，负责 101~107 号 7 基电杆的改造任务。

“在得知包干的电杆和线路后，我们在单位就能用数字电子大地图系统提前勘查现场。”高湾供电所安全员姜培军说，“以前接到一项作业任务，班长必须要组织相关人员去现场查看线路走向、设备情况、周围环境等，现在方便多了。只要打开数字电子大地图系统，输入‘101 号电杆’，系统立即出现电杆经纬坐标、现场图片，以及导线长度、电网覆盖面积等数据，不用现场勘查就能对所有相关信息了如指掌。我们改造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而且提前完成任务。”

利用这个数字电子大地图系统，供电所还可以对外部用户实现业务一条线的规划。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位于抚顺高新区内的高湾地区成了投资的热土。以前有企业在高湾投资建厂，企业要先向供电所提供各种手续用于申请，之后再由供电所员工到现场勘察，看看现场的电力设备是否符合企业的用电需要，然后供电所再给出供电方案，前后需要 3 天时间。而现在，企业要在高湾投资建厂，直接可以在数字电子大地图系统注册获得权限，并查看附近的电力设施，如变压器、电杆、电缆等电力设施的位置。提出用电需求后，数字电子大地图系统会快速给出最优的几种用电方案供企业参考。投资企业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用电问题，实现了企业办电“一次都不用跑”。

2019 年 9 月 15 日，高湾地区有新的线路改造计划。刘传波和所里的员工通过数字电子大地图系统计算出需要使用的杆塔数量、导线长度，以便施工顺利进行。之后，他们又在系统中测量出导线的实际长度，给工程下一步的设计、施工、运行提供了极大便利。

在数字电子大地图的使用中，刘传波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把地面上的电力设备和位置、线路都在电子地图中标示了出来，但地下的电力设备却未能出现在地图上。于是，他又带领员工钻进了地下电缆沟。当时气温很高，电缆沟里潮热难当，各种臭味

熏得人头晕眼花。刘传波说：“钻一次电缆沟，身上的臭味好几天都洗不掉，吃饭时都能把自己熏吐了。”但是，为了让地图更完善更实用，他们硬是苦战了一个月，将 30 多公里地下电缆设备的分布位置和走向彻底查清，并将其拍照标记在地图上。

数字电子大地图系统上不但有地上的架空输电设备信息，还有地下铺设的电缆设备信息，这也给城市规划部门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地图。城市规划部门可以通过这个系统了解到不同区域的用电负荷情况。系统通过云计算和边缘计算会分析出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和未来的城市及电网规划情况，为城市规划提供基础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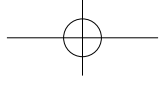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抚顺中石油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告诉笔者：

“2019 年 10 月，高湾地区中国石油管线加固，施工企业负责人联系高湾供电所请求提供地下电缆位置信息，以防止施工过程中损坏电力电缆。这种工程之前我们也做过，一般情况下，供电所的老员工只能凭借记忆告诉我们地下电缆的大概位置。我们在施工中要小心翼翼，因为一旦挖坏了电缆就要停工维修，不但给附近的企业和居民带来影响，还延误了我们的工期。这次，高湾供电所员工打开数字电子大地图，给我们导出了施工区域所有地下电缆的坐标位置图。施工企业就根据坐标位置施工，保证了电缆的安全稳定运行，使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管线加固工程。”这位负责人由衷地赞叹：“他们这个地图真是太给力了。”

“我们把电力设施的位置信息共享给政府、测绘、设计等部门，提供精准电力设备位置，城市建设进行地下施工时就能精准地避开地下电力设施，防止造成损坏影响城市供电，也加快了各项工程进度。未来，我们还可以在这个系统中增加设计、统计功能，实现一键改造、一键设计、一键出图功能。系统会自动算出改造线路或是新建线路需要的设备明细和设计图纸及其方案。”刘传波自豪地说。

艰难时刻，他选择担当与逆行

2020 年年初，新型冠状病毒来袭。各地



政府采取果断措施严控传播。供电，是一座城市正常运转的动力，更是打赢防控战的重要保障。

防控就是责任。刘传波带着高湾供电所的17名员工冲上了防控第一线。他们迅速主动对接供区内政府相关部门，及时了解防控用电需求，为政府部门、卫生机构、核酸检测点、医院等重点防控保供单位开展用电检查和保供工作，确保重要单位电力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当时，正是万家团圆、欢度春节的时候，为了守护城市的光明与温暖，他们吃住在所里，以减少感染风险，用泡面、面包充饥，全力做好防控和供电服务保障。

有一天，刘传波接到一名陌生男子的电话，男子说自己被困在北京了，老母亲一个人在家还打不通电话，他非常担心，并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存了刘传波的电话，就试着拨了。“刘所长，我知道抚顺现在也很紧张，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只好求你，你能帮我去看看我妈吗？”听着男子焦虑的声音，刘传波一刻也没犹豫就答应了：“好，没问题，我马上就去。”放下电话，刘传波穿好防护服驾车赶到老人家里，并立刻回拨了男子电话，让母子俩视频通话。之后，他还帮老人检查了电话，将电话铃声调到最大，方便老人接听。发现老人家里没有了青菜，他又到附近营业的超市买了菜给老人送去。此后，他三天两头打电话问老人有什么困难或者需要，直到老人儿子回来。

2022年11月，抚顺市实行静态管理。刘传波和所里的员工又吃住在供电所，坚守着供电保障的阵地。一天晚上，供电所接到一位居民的电话，说自己家里停电了。按照规定，居民家里的用电不归供电所管，家里的用电发生故障应该由物业电工负责维修。但这个小区是老旧小区，物业只负责小区卫生和大门守卫，居民家里用电发生问题需要居民自己找电工维修。但是那样的状态下，居民去哪里找电工呢？而且，即便找到了电工，电工也进不去小区。

握着电话，刘传波有些犹豫。这个小区

有人感染，全小区的居民都在隔离中。作为高湾供电所所长，他要对企业负责，也要对员工的健康负责，还要对供区的百姓用电保障负责，但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有人因为断电备受煎熬。这是个颇为艰难的选择。但几秒钟的犹豫后，刘传波选择了担当与逆行。他用电话告诉那户居民，为避免感染，他敲门10分钟之后，用户打开房门，然后用户全家人在一个房间里躲避。等他们修好电离开后用户一家人再出来，并做好消杀。随后，他和一名同事带上工具 and 材料赶到了居民家，只用了半个小时就修好室内线路。灯亮了，电视图像出来了，躲在房间里的一家人一起高声喊：“谢谢，谢谢。”

刘传波回到所里，那家人的电话又追了过来：“要是没有你们，真不知道这一夜怎么过，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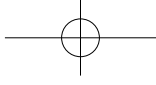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2020年到2022年，三年，一千多个日夜，刘传波和同事大部分时间住在供电所，睡的是行军床，吃的是泡面、面包、火腿肠。“其实，我们也怕也担心，怕感染了被隔离，影响工作，担心给亲人和同事带来麻烦。每次出去执行任务心里都打鼓，回来后也会惴惴不安好几天。但是，面对我们必须承担的使命和责任，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一往无前。”刘传波说。

就这样，他们以坚定的信念、热诚的服务、勇敢的担当和义无反顾的逆行，守护着供区用户的用电安全，保障了政府、防控部门、医院等重点单位的用电，给供区内用户带来了光明、温暖与希望。

载誉归来，开启人生新征程

2022年10月24日，刘传波从北京刚回到辽宁，就参加了国网辽宁电力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十次集中学习，分享了出席党的二十大的感受，宣讲了党的二十大报告。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要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这



对我们供电服务工作提出更高要求。我将向广大员工宣讲好党的二十大精神，激励大家把电网建设好，把服务开展好，带领所里员工办理好、服务好客户用电的大事小情，不断提升客户用电满意度。”

谈起出席党的二十大，刘传波难掩心中的激动：“这是我的一次极其难忘的人生经历，也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特别是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报告，我深感震撼和振奋，更感到自豪和自信……我在分组讨论时把‘辽亮服务万家行’等活动讲了出去。我也在辽宁代表团展现了国网辽宁电力员工的风采……”

刘传波一回到抚顺，就参加了省、市、县三级供电公司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并参加了国网辽宁电力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团，开始了针对基层和一线的宣讲系列活动。每次，刘传波都会为不同人群调整宣讲内容，提高宣讲针对性。但无论哪一场宣讲，党的二十大报告对青年和技能人才的鼓舞和激励都是他的讲稿中的重点内容。

在辽宁省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示范培训班课堂上，刘传波和大家分享感受：“党的二十大报告就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等方面作出部署，我们要坚决扛起保障能源安全、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使命任务。”在二十多场的宣讲活动中，刘传波这样谈新时代青年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心得：“要术业有专攻、服务有质量、行动有目标，用青春守护好电网安全，就是在守护百姓的幸福生活。”

从北京回到抚顺，他正赶上抚顺市冬季供暖即将开始。为确保高湾地区居民温暖过冬，他与同事对供电主供线路进行特巡，主动为供暖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保证了他们的电气设备“零缺陷”运行。

对照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刘传波也不断提升自己的工作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发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响亮号令。我们电网人要通过实实在在的举措，不断为百姓、

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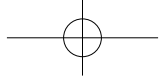
根据《辽宁省加快推进清洁能源强省建设实施方案》，刘传波提出：要争当加快推进清洁能源强省建设的排头兵，在维护好电网的同时以更快捷更优质的服务让清洁能源走进千家万户。

刘传波把目光瞄在了服务新能源汽车上。在抚顺市，新能源汽车基础充电桩较少且有安装困难，这让许多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爱而不买。按照国家相关部门提出的“一车一桩”要求，刘传波提出为供区购买新能源汽车的用户免费安装充电桩。消息传出，供区内想要购买和已经购买了新能源汽车的用户纷纷打来电话咨询或申请安装。刘传波和同事有问必答，有求必应，从现场勘查做出方案到完成安装只用3天时间。

“我特别喜欢纯电动车，但因为没有充电桩一直没敢买，听说高湾供电所给免费安装充电桩，我马上就给他们打了电话。接电话的一个员工说，他们所长说没问题，保证3天内给安好。结果当天，他们就来看了现场，第二天下午就给我安上了。我周围的朋友看了也都张罗着要买电动车呢。”一位姓姜的先生这样告诉笔者。

2月23日，中共辽宁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明确了1个总体目标、8个分项目标、10个方面新突破、50项重点任务及5项保障措施，提出以超常规举措打好打赢新时代东北振兴、辽宁振兴的“辽沈战役”，如期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辽宁实践，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开年即开工，辽宁省的企业吹响了开工“集结号”。很多停工停产的企业开始复工复产。针对节后抚顺县重点企业开工生产、用电负荷迅速增加的实际，高湾供电所成立了专门的检查小组。刘传波带领同事主动靠前服务，走进企业生产现场，重点为客户供电线路开展巡检、测温，查找设备隐患，做好相关预控措施。他们还重点核查企业的



应急预案、自备电源配置情况、运行管理情况等，细致查找线路和设备的安全隐患以及管理漏洞，帮助企业解决复工复产过程中的各种用电问题。

位于抚顺高湾区的热高乐园是国家AAAA级景区。2013年开业的热高乐园，高峰期每天游客接待量上万人次。2022年，乐园基本处于关闭状态。为保障企业迅速安全复工复产，农历春节前刘传波就主动和热高乐园的相关负责人联系，根据企业复工的用电需求制订了检修方案。春节刚过，他们就走进乐园，全方位巡检乐园的所有用电设备，检查出不少安全隐患并帮助乐园整改、验收。

刘传波和同事精准、高效、优质的供电服务给供区内的企业吃下了“定心丸”，助力他们用最短的时间实现了复工复产。

2023年，刘传波制订了这样的工作规划：延伸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推广、深化和完善数字电子大地图；将高湾区划分成三个区域，通过在每个区域设置一辆流动巡检车，对供区内的电力设施进行不间断巡查，及时发现问题，将供电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在民生服务上要以国网辽宁电力的“辽亮服务万家行”行动为契机，开展“窗口无否决”活动，主动服务，精益求精。

目前，随着《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方案》的实施，全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大大提速。刘传波深知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他跟高新区管委会联系，关注每一个招商引资项目审批的信息，同步规划供区内电网建设，助力每一个招商引资项目顺利落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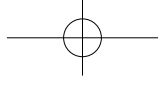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成为党的二十大代表，无疑是刘传波生命中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他奋进人生的一个新起点。刘传波说，他将依托雷锋工程、劳模工作室等平台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开展专业技能辅导，带领青年员工在电网建设中积极创先争优，在为民服务中彰显青春担当，在科技强企中激发创新热情，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发挥先锋作用，一步一个脚印，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刘佳女。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辽宁日报》高级记者。发表中短篇小说数十篇、纪实文学数百篇。十余篇作品获多家杂志社创作大奖。

潘洗 本名姜鸿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出版有小说集《香味橡皮》《把凉水烧成热水》，长篇报告文学《带电》等。供职于辽宁鞍山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娟





高压线上的舞者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涛

李 伟

引子

一座座铁塔，像一尊尊巨人，默默矗立在皖北大地的广袤山野间，用双肩托举起高压线，让电流从肩头流过。一条条银线，穿过田野，跨过高山和河流，把电流送到远方，送到千家万户。铁塔和银线交织在一起，横亘在蓝天白云下、青山绿水间，与碧绿的田野、蔚蓝的天空和谐相融，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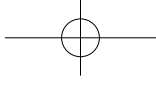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安徽淮北供电公司超高压输电运检班班长张涛和同事王军背着工具包，走在 220 千伏输电线路下方。他们一会儿抬头看看输电线路及其附件，一会儿低头看看脚下的路况，一旦发现对输电线路安全造成威胁的隐患，立即开展带电作业。这样日复一日地穿梭在铁塔和银线间，是张涛和同事们每天的工作写照。有人形象地把他们比喻为“电网医生”。

今年 49 岁的张涛，在风霜雨雪的磨砺中，头发已是花白；在太阳的暴晒下，身体裸露的部分也呈现出红褐色。如果他脱掉上衣，就会看到脖子及以上的皮肤与脖子以下的皮肤呈

现出截然不同的颜色，上面是红褐色，下面是黄白色。

有人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张涛热爱高压带电作业。自从进入这一行，张涛一干就是 30 个年头。人生有多少个 30 年啊？张涛的徒弟王飞说：“30 年里，张师傅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还没有和输电线路在一起的时间多。他把他的大部分青春都献给了工作。”

张涛所在的班组主要承担着淮北地区 2000 多千米 35 ~ 500 千伏高压输电线路的带电检修和运维任务。无论春夏秋冬，不管刮风下雨，30 年里，他几乎每天都穿着绝缘胶鞋，到野外去巡线，足迹踏遍了淮北地区的角角落落。光绝缘胶鞋，他都磨破了 50 多双。30 年里，他风里来雨里去，消除了大大小小超 1.25 万处线路隐患。30 年里，他记录了 50 多本巡线笔记和工作日志。30 年里，他潜心钻研，研发了 30 多项成果，获得了 20 多项国家专利授权。他还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好人、中国质量工匠、国家技能人才培养突出贡献个人、安徽省劳动模范、安徽省职工技术能手、安徽省技术领军人才、国家电



网有限公司首席专家等荣誉。

因长期从事高压带电作业，张涛被同事称为“高压线上的舞者”。张涛很喜欢这个称呼。他认为，这个称呼是对他热爱的高压带电作业的最形象比喻。

七八十米甚至百米高空，是张涛在空中的“工作室”。炎炎夏日，电力铁塔和输电线路被太阳炙烤得如同火炉；数九寒冬，寒风掠过的半空又进入了冰点。张涛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走过了30年的带电检修之路。

一眼望不到边的皖北大平原，是张涛在地面的“工作室”。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带着爬杆铁鞋，扎着安全腰带，拿着扳手和测温仪等工具，张涛在2000多千米长的线路下奔波忙碌。

用脚丈量铁塔银线，用爱点亮万家灯火，用心锻造工匠精神……张涛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忘我、什么叫无私、什么叫奉献。谁能说像张涛一样保障客户可靠用电的电力一线工人，不是和平年代我们身边最可爱的人？

一

19岁，正是一个人灿烂如朝阳的季节，也是男儿学习技艺的关键时期。

1992年，19岁的张涛从老家蚌埠市固镇来到淮北市，跟着淮北供电局线路工区带电作业班的师傅们学习手艺。

张涛的第一位师傅是他的班长陈树安。陈树安一有空就教张涛如何登杆。刚开始因为胆小，张涛怎么都不敢登。陈师傅就一遍又一遍地示范，并鼓励张涛：“你今天登一米高，明天登两米高，一步一步来。”

“陈师傅，周末如果您没事，请您监护我练习登杆好吗？”张涛知道自己的学历不高。为了尽快掌握岗位技能，他向陈师傅请求，利用周末时间强化登杆练习。看到张涛积极主动的样子，陈师傅也乐于为他“开小灶”。在师傅的言传身教下，张涛的胆子逐渐大了，敢登杆在高空作业了。

张涛从事的带电作业是一项苦、脏、累、险的工作，要想胜任这项工作，必须有强烈的

责任意识和较高的专业技能水平。这对于只有高中学历的张涛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992年，我上班的第3个月，在一次配合变电站检修的工作中，我需要安装一个引流线。由于没有按照规程要求去做，我的腿部被感应电击伤了。电弧烧伤本来就不容易好，加上每天工作又很忙，我就没怎么关注伤口。后来伤口将近一个月才好，至今我腿部还有一个疤痕。”张涛一边说一边挽起裤子，“这就是那次电击留下的疤痕。从那以后，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专业知识。”

从此，张涛白天跟着师傅练基本功——爬杆；晚上，学习电力专业知识——啃书本。平时练习中只要遇到困难，他就缠着师傅讨教“要领”；在学习中遇到不懂的问题，他就查资料或向老师傅请教。

《输电线路施工标准与运行、检修规范》《带电作业技术标准规范适用手册》《带电作业操作方法》等专业书籍被他翻得书角都卷了起来。

张涛心地善良，遇到别人有困难，总是倾力相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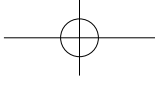
刚上班的两三年，张涛住在单位的职工宿舍。那时候，职工宿舍还是筒子楼，楼道空间很狭小。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住在他的斜对面。

一天，老奶奶使用的电风扇“罢工”了，她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到张涛门前，一边敲门一边喊：“小张孩，我家风扇不转了，你能帮我修修吗？”

“我这就给您看一下。”张涛放下手下的书，扶着老奶奶来到她家里。

在关闭电源的情况下，张涛检查了一下电风扇，用手拨动一下风叶，发现风叶很难转动。张涛告诉老奶奶：“风扇用得时间长了，缺油了，上一点润滑油就好了。”张涛找来润滑油，给风机轴承加了一点润滑油。通电后，风扇又重新运转起来。老奶奶高兴地说：“我就知道你们读书人能修好。”

此后，每次电风扇出故障，老奶奶都来找张涛帮忙修理。就这样，张涛为老奶奶修了十多次电风扇，直到老奶奶搬离筒子楼。



工作中，张涛总是留心观察师傅的每一个动作，一边比画，一边默默记在心中。遇到不懂的问题，他都记在本子上，找机会向师傅请教。

一次，张涛带电更换直线绝缘子，用丝杠（一种提升导线的工具）提升导线时，由于掌握不好提升高度，很难使导线侧碗头脱离。这可急坏了张涛。他赶紧请教陈师傅：“师傅，丝杠应提升多少，才便于导线侧碗头脱离呢？”

“提升6毫米就可以使侧碗头顺利脱离。”陈师傅说。

于是，张涛反复练习，直到自己可以一次性将丝杠提升至6毫米才罢休。

时间一长，张涛刻苦钻研的精神和对业务认真的态度打动了陈师傅。陈树安觉得张涛这小子工作踏实，以后肯定有出息。于是，他托人将自己的女儿陈琛介绍给了张涛。

“反正我就是看中他了。我把女儿交给张涛，就因为他干什么事都认真。”说起这件事，陈树安脸上洋溢着一种自豪感。

经过3年恋爱，1998年10月，张涛和陈琛喜结连理，步入婚姻的殿堂。

结婚以后，张涛在经营好自己小家的同时，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

“咱就是个普通人，别想着惊天动地。”父亲常对张涛说。张涛把父亲的话理解为：能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他说：“我这个岗位，不可能做出轰轰烈烈的大事。只要怀着大爱做小事，把小事做到极致，我觉得就是一种成功！”

二

参加工作没多久，善于观察、处处留心的张涛发现，很多传统的工作方法，既费时又费力，导致工作效率不高。

记得有一年，淮北供电公司准备用几天时间更换输电线路绝缘子。空中带电更换绝缘子，关键在于能快速、准确地将导线侧碗头销子拔出。有一次，在更换绝缘子时，两名带电

作业人员在塔上轮流操作，用1个多小时才把销子拔出来。

张涛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如不及时改进传统的作业方法，缩短工作时间，不仅直接影响工作进度，还会给带电作业人员带来不小的安全风险。

于是，张涛动起了脑筋，提出能不能找到一种新的方法快速准确地完成拔销作业。他对着销子反复观察、琢磨，每天不停地计算、画图、实验……吃饭时想、睡觉时想、乘车时想，他一边想，一边还不时用手比画。

“犯‘疯病’了！”某天吃晚饭时，妻子看到张涛用筷子夹起几根土豆丝不是往嘴里送，而是放在桌子上乱比画，忍不住笑骂道。

一个人对某件事特别专注时，总会有灵感在脑海中闪现。有一天，张涛突然想到了拔钉子的夹钳，于是立刻动手制作带钳子的拔销器。为了让钳子口张开时和销子同等大小，他反复实验，确定钳口中间的弹簧长度，还创造性地将钳子焊接在长杆上，并接上了拉线。

经过几个月的不懈努力和不断尝试，张涛终于制作出了钳式拔销器。作业人员只要手持长杆，将钳口对准销子，扯紧拉线，稍稍用力一拔，一个销子就被拔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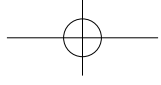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以前拔一个销子，一般10到20分钟；现在用这个拔销器，一分钟左右，又快又省力。”张涛的徒弟唐喆说，“不仅提高了安全系数，而且工作效率也大大提升。”这种钳式拔销器很快就在安徽省电力行业推广开来。之后，该拔销器获得了淮北供电公司“科技进步奖”，还被命名为“张涛拔销器”。

“他刚参加工作时，我就看出来他爱学习、肯钻研、能吃苦。”陈树安说，“当时，我比较偏爱这孩子，经常借书给他看。有时候，周末他来我家请教工作上的问题，我还和他探讨一番。”

“有时候，看他眼睛直直地盯着手机屏幕，我以为他在看新闻，其实他在琢磨工作上的事儿。”陈琛说。

张涛工作上表现突出，思想上要求进步。2002年6月，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说起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张涛激



动地说：“小时候看电影时，我经常看到解放军战士、共产党员为了民族的未来，抛头颅、洒热血，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那时起，我就坚定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

谈起入党时的难忘回忆，张涛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当时班长华卫和党员王志海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在我们工区党支部召开的党员大会上，华卫向各位党员介绍我的情况，说的都是表扬我的话。我当时非常激动，但也感到自己距离党员的标准还有一定差距。我对自己说，以后一定要好好工作，为党旗增辉。”

2005年5月，因工作表现出色，张涛被任命为淮北供电公司输电带电作业班班长。他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16年。2021年11月，按照省公司超高压输电线路属地化管理要求，淮北供电公司对6条500千伏线路开展属地化管理，成立了超高压输电运检班。张涛又被任命为超高压输电运检班班长。

为了培养创新团队，2011年，淮北供电公司以张涛的名字成立了张涛劳模创新工作室。依托创新工作室，张涛从理论学习、技能培训、安全生产等方面着手，手把手地向工作室成员传授技能，并带领大家持续创新。他在

单位被称为“爱琢磨的发明家”。围绕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张涛经常组织工作室成员研制新工具或者创新工作方法。

淮北市因煤而生、因煤而兴，是典型的煤炭资源型城市。当地由于长期开采煤炭，导致地表下沉，地表周围的输电线路铁塔出现不均匀沉降，铁塔有倾斜的迹象。如果长期不去治理，容易造成倒塔断线，威胁输电线路安全运行。

2012年的一天，在张涛劳模创新工作室里，张涛召集工作室成员，开展“头脑风暴”。

“今天召集大家，就是想与大家沟通一下。你们在煤矿塌陷区巡线时也注意到了，煤矿采煤后造成的地表下沉使输电线路铁塔出现不均匀沉降。我们可否就这个课题研制一种工具来校正铁塔？大家发表一下意见。”张涛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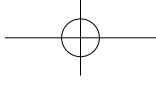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我觉得这个想法可行。”王飞心直口快，第一个表了态。

说干就干，大家分头行动，画图纸，找资料，购买原材料……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个治理铁塔沉降的专用工具——自立式铁塔新型校正工具诞生了。

张涛（左三）和工作室成员演示创新成果

王磊 摄





“采用传统办法，铁塔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而且至少需要15人用1天时间才能把一基铁塔治理得稍微好些，但也恢复不到原样；采用这个工具，现在4人只需要2个小时就能将下沉的铁塔恢复到原状。”张涛说。

张涛善于抓住一切机会学习。30年来，他逐渐从一个“门外汉”成长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首席专家和高级兼职培训师。

靠着这样的执着，仅在输电运检专业领域，张涛就拥有国家发明专利授权8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12项。张涛劳模创新工作室也先后获得淮北市十大劳模创新工作室、安徽省劳模创新工作室、安徽省技能大师工作室等荣誉称号。截至目前，该工作室已经形成32项颇具影响力的创新成果。这些成果得到了推广应用，创造了上千万元的经济效益。

三

在王飞眼里，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张涛，“认真”这个词再恰当不过了。

说到“认真”二字，张涛说，他也是受师傅陈树安的影响。陈树安曾获得安徽省劳动模范称号。在张涛心中，陈师傅的这个称号实至名归。因为陈师傅不仅工作认真，而且严格要求徒弟，任何耍滑头的伎俩都逃不过他雪亮的眼睛。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陈师傅对我很好，不仅生活上关心爱护我，业务上更是耐心指导。但师傅对我绝不溺爱，我犯错了，他照样训我。师傅严谨求实的工作态度对我影响很大。”

陈师傅曾给张涛上了难忘的一课。这堂课教会张涛做人要诚实。1993年春天，张涛和同事去巡检110千伏青宋线。当天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巡检该线路的15~18号塔。因为17号塔在河对岸，走到跟前巡检这基铁塔，需要绕好远的路。张涛和同事为了省事，巡检完15、16号塔后就用望远镜远远看了一下17号塔，然后直接巡检18号塔去了。几天后，班组其他员工在巡检该线路时，发现17号塔

底部有7根钢材被盗。

这件事被陈树安知道后，他把张涛叫到办公室里，训斥道：“干工作要实实在在，不能三心二意，责任心要强。你这么年轻，就学会偷懒了，以后还得了？前几天，你巡检的那基塔少了7根钢材。你知道后果吗？如果这几天刮大风，可能会出现倒塔断线的情况，会影响全市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张涛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低着头嗫嚅地对陈师傅说：“师傅，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

打那以后，张涛坚定了脚踏实地干工作的信念，决心做一名像师傅一样有责任心、技术过硬的高压线路带电检修能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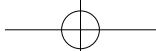
“再也不敢投机取巧了。这些年，一旦有偷懒的想法，师傅严厉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响起。”巡检线路、高空高压带电作业、钻研创新成果、向徒弟传授业务技能……每一项工作，张涛都认真对待，丝毫不敢懈怠。

王飞刚上班那会儿，就和张涛签订了师徒协议。张涛带领徒弟学技能时非常认真。王飞第一次登杆时胆小，不敢登杆，张涛就一遍遍给王飞演示：“看我怎么登杆的，你一遍学不会，我就教你两遍。”在翻越横担时，张涛叮嘱王飞：“先把后背保护绳打好，再打安全带，慢慢来，别着急。铁塔上干活，急不来！”在张涛的耐心教导下，王飞很快掌握了登塔作业各项技能。

“认真”不仅体现在张涛爱岗敬业方面，还体现在他一心为群众着想，把班组成员视为兄弟，把客户当作亲人。

2007年12月的一天，淮北地区气温骤降。凛冽的寒风吹到人脸如刀割一般，路上行人稀少。当天下午，张涛和两名同事完成了一条线路的检修任务，准备返回工区。返程途中，他们发现一居民小区附近的一处电杆出现异常，如不及时处理，可能会导致线路跳闸，给周边居民用电带来不便。

张涛观察了一下周围，发现电杆四周被水包围，水面上还漂浮着生活垃圾。天气严寒，检修人员一时有些无措。“算了吧，这么脏的水怎么过去抢修。再说了，又没人通知我们来抢修。”同行的一名抢修人员打起了退堂鼓。



“不行，一定要消除这个故障。如果不及时处理，附近居民正常用电会受到影响！”向单位汇报了具体情况后，张涛挽了挽裤腿，对其他人说：“过来，我背你们过去！”说着，张涛下到深及膝盖的水里，把两人背到异常电杆下方。

随后，一人登杆抢修，一人负责监护，张涛在原地等着。湿透的裤子粘在张涛的腿上，不停往下滴水。张涛站在那里不停地跺脚，不时拍打双腿，试图用这种方式抵御寒冷。半个小时后，缺陷消除，张涛又将他们背回岸边。

四

张涛一直告诫徒弟们，从事线路检修作业一定要“心中存大，眼中有小，手中见细”。每一项检修工作都需要在作业前做大量准备工作，如果准备不到位，可能给工作带来麻烦。

胡雷雷 2013 年 7 月大学毕业后，来到淮北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室工作，成了张涛的“大学生徒弟”。在胡雷雷心中，张涛是出了名的严师。

为了尽快让胡雷雷把大学时期学的理论知识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张涛一有时间，就带着胡雷雷练习绝缘子组装等工作。同时，为了让他尽快适应在野外的高空作业，张涛经常拉着胡雷雷到演练场开展现场教学。

“有时候，师傅在外巡检线路没空教我，就会给我留‘家庭作业’，回来后再找时间抽考。”胡雷雷说。

就这样，在张涛的严格要求下，胡雷雷很快掌握了线路检修作业的基本知识。就在他以为自己快出师时，一次停电更换绝缘子的经历给他上了一课。

2014 年 1 月的一天，胡雷雷第一次跟着张涛参加 220 千伏线路铁塔直线串绝缘子更换作业。之前，胡雷雷虽然也参与了不少检修工作，但都是作为辅助人员协助作业。这一次作业前，张涛问他：“胡雷雷，有没有信心把这串绝缘子给换掉？不行的话，你还是在下边做辅助。”

“我当时想，我也工作这么久了，自己

还没有独立完成一次检修工作，这次是一个机会，不能错过。于是，我果断回答‘没问题，我可以搞定’。”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胡雷雷说。

做好安全措施后，胡雷雷和另一名同事登上铁塔，开展验电、挂导线保护绳等工作。突然，意外出现了。由于当时天特别冷，胡雷雷的两手被冻僵了。他没拿稳刚取下来的直角挂板螺栓，螺栓一下子掉了下去，工具包里也没有备用的零件。

螺栓掉下去了，地面作业人员需要重新用绳子送一个上来。就在胡雷雷等着地面工作人员给他送螺栓的时候，张涛严厉地说，“自己下来拿，谁也不要给他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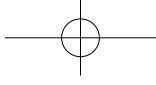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既然师傅这样说了，胡雷雷极不情愿地从铁塔上下来，拿完螺栓后又重新爬了上去。上去后，他非常小心地完成了后续作业。

在返程的车上，张涛见胡雷雷一声不吭，对他说，“你也不要不服气。你认为掉一个螺栓没什么大不了，但你有没有想过，今天我们是在野外作业，掉一个螺栓没啥事，如果我们在人多的地方作业，掉一个螺栓可能会砸到行人，那就是要命的事了。我让你下塔把螺栓捡起来，就是让你长记性。否则，在以后的工作中你还会犯同样的错误，下一次可能掉下来的就是一个扳手了。高空作业容不得半点马虎。”

听完师傅的话，胡雷雷特别惭愧。从那以后，不管是独立作业还是辅助别人，胡雷雷都时刻提醒自己小心再小心。在张涛的严格要求下，胡雷雷的技能水平不断提升。2015 年 12 月，胡雷雷取得了高压线路带电检修工高级工资格。后来，他还多次担任 220 千伏线路检修作业现场负责人。张涛和胡雷雷于 2018 年被安徽省总工会评为“安徽省名师高徒”。

五

“张师傅，如何用移动式防外破监测装置在晚上提醒大型机械不要进入输电线路保护区？”2020 年 12 月 11 日，徒弟王飞林向张涛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张涛回答：“在移动式防外破监测装置上加装‘高压危险，禁止



通行’的反光警示语就可以实现。”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这些年，张涛一直在思考，用什么方法才能快速提升班组青年员工的专业技能水平。2005年，他开始在班里推行“导师带徒”教学方式，让刚进班组的青年员工和班里专业技能水平突出的老师傅结成帮扶对子，签订师徒协议。

张涛所在的班里有一名胖小伙，名叫翟伟，体重达100公斤。因为体重的原因，其他师傅都不愿意带他，怕他登杆困难显得师傅水平低。张涛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和翟伟签订了师徒协议。针对翟伟的实际情况，张涛一边教他理论知识和安全技能，一边让他控制饮食。一有空，张涛就让翟伟练习登杆，并利用周末时间加强训练。几个月下来，翟伟的体重减了不少，登杆也比以前麻利多了。每次带电作业结束后，张涛还让翟伟把工作程序、工作中使用的工器具及工作中的安全注意事项写下来，以便日后开展同类工作时能融会贯通。

在张涛的帮助下，翟伟的技能水平提高得很快，如今成为了输电运维一班副班长，并取得高级技师资格。

从2013年开始，张涛就受邀到国网技术学院担任兼职培训教师，至今已有快10个年头。他摸索出了“一看现场、二编方案、三练本领”的培训工作法，培养技术人才超5000人次。

六

“有一件要紧的事，大家抓紧到班里来。”2017年12月28日6时左右，张涛给班里每一名员工打了电话。

全员到齐后，张涛拿出一沓从淮北到萧县的高铁车票说：“这是我给大家准备的小礼物。”大家一看是淮北高铁首班车的车票，非常感动，异口同声道：“班长真有心，谢谢班长！”

2017年12月28日，淮北市第一条高铁正式通车。“高铁开通，大家都很关注。正好萧县高铁站附近有我们运维的两条线路，下车

去巡线比较方便。当时我想，坐着高铁去巡线，他们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张涛说。

那时，从淮北站到萧县北站一张票是13元钱。张涛自掏腰包，让班组员工一起感受高铁给生活带来的便利。张涛从细微处关心班组成员，使得整个班组成员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他的带领下，输电带电作业班获得全国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安徽省模范班组、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一流班组等称号。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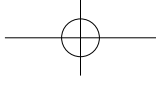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张涛，110千伏坡里牵引站793线122号塔爬梯上缠绕着一个风筝，你抓紧带人去处理一下！”2018年4月6日，张涛突然接到工区主任打来的电话。

清明节期间，祭祖烧纸等情况极易引发山火。春季，放风筝的中小學生也比往常增加不少。这些都会影响输电线路的安全可靠运行。

按照惯例，每年清明节期间，淮北供电公司都会安排输电运检人员特巡输电线路。6日当天，王飞特巡线路时发现，110千伏坡里牵引站793线122号塔爬梯上缠绕着一个风筝，风筝后面还带着一条长长的尾线，尾线与横担及导线连在一起。793线是给淮北站供电的高铁专线，当时的情况极有可能引发跳闸故障。情况紧急，王飞立即向工区汇报。

张涛得知消息后，立即带领班组员工火速赶往现场处理。到现场后，他发现风筝比较大且尾线较粗，如果采用传统的绞绳法，无法将风筝及尾线拆除。张涛一边思考，一边和大家商量怎样尽快排除这一隐患。最终，大家决定使用张涛劳模创新工作室自主研发的带电拆除导线异物专用工具拆除风筝及尾线。10分钟不到，风筝和尾线被成功拆除。

带电拆除导线异物专用工具是张涛利用“五步革新工作法”（一查难题，分析症结；二找对策，解决难题；三比方案，科学论证；四验成效，巩固总结；五定规范，推广应用）和团队成员共同研制成功的。该成果还获得安



徽省优秀质量管理小组成果一等奖。“五步革新工作法”曾被评为安徽省职工先进操作（工作）法。

2018年7月3日，张涛和同事们在巡检220千伏相焦2716线时发现160号塔塔腿被撞得很严重，需要立即更换塔腿。当时，他们采取了传统的“人字抱杆法”开展更换作业，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回程途中，张涛提出是否能研制一种新型作业工具来代替“人字抱杆法”，提高大家的工作效率。当晚，他就组织工作室成员利用“五步创新工作法”，详细分析抢修过程及采用的工具，最终确定了研制“更换B型塔塔腿专用工具”的想法。目前，该工具已研制成功并投入使用。

张涛的“五步革新工作法”，不仅指导创新工作室成员完成了不少小革新、小发明，而且带动淮北供电公司很多一线班组员工积极开展创新攻关，已成为推动该公司开展群众性技术攻关、技术革新、发明创造的法宝。利用该工作法，该公司各基层单位积极参与质量管理活动及群众性创新活动，解决了不少生产现场难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提升。

八

清理输电线路保护区内的树障是张涛和同事每年的例行工作之一。清理树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时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一次，淮北供电公司有一条110千伏输电线路下方有几棵水杉树，最高的一棵水杉树还差一米多就要碰到高压线路了。该线路下方还有4条同杆架设的10千伏线路。如果先让4条10千伏线路停电然后再清理树障，会影响周边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正常用电；如果采用带电作业的方式处理树障，上方110千伏线路与下方10千伏线路的距离较近，无法保证带电作业人员安全。

针对这一难题，张涛想到了使用激光炮清理树障的方法。由于班组里平时使用的激光炮功率小，张涛担心不能清除掉这个树障，

于是，他向国网安徽超高压公司借用了一台大功率的激光炮。借来大功率激光炮后，他带领3名班组成员来到现场，做好各项安全措施后，用激光炮对准110千伏线路下方最高一棵树发射激光。不到半小时，一段两米长的树枝掉落在地，悬在张涛心中的石头也落了地。

九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这些年，张涛想得最多的是如何保证输电线路安全运行，如何让老百姓家里的灯亮起来、空调转起来。然而，这样一位心里装着群众的电力工匠，却没能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

2013年12月30日傍晚，淮北地区出现大风降雪天气，气温骤降，居民用电量在短短一两个小时内达到入冬以来的峰值。23时，儿子张浩然突然发起高烧。张涛和妻子正准备将儿子送往医院，还没走到门口，家中突然停电。张涛打开窗户向外望去，一片漆黑。

“不好，线路可能有问题！”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张涛意识到马上就会有抢修线路的任务。还没把儿子背到楼下，张涛就接到电话：“220千伏相五线发生跳闸，请速去查线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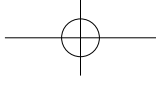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情急之下，张涛拦了一辆出租车让妻子带儿子去医院，自己则急忙赶往单位。抵达工区后，他一边安排人员查线，一边准备抢修工具。

“班长，故障点找到了，就在相五线位于山上的1号塔附近。”同事方言向张涛汇报。“好的，我们这就过去。”张涛说。

1号塔位于山顶。通往山顶的道路崎岖不平，张涛和同事只能徒步上山。他们扛着抢修材料和工具，在夜色中艰难前行。张涛几次跌倒在雪窝中，脸颊也被树枝划破。到了山顶，张涛累得浑身是汗。

“师傅，还是让我们上塔吧！雪太大了，你在下面指挥我们就行。”王飞说。

“听我的，你们把需要的材料准备好就行了。我上去。”说罢，张涛和另一名同事向



30多米高的塔顶爬去。

在这风雪交加的夜晚，张涛带着同事一直抢修到次日5时才把故障排除。

电通了，可张涛却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张涛有个习惯，上塔干活前会把手机调成静音，以免影响作业。抢修结束后，张涛拖着疲惫的身体从塔上下来，这才想起儿子发高烧的事。他连忙从衣兜里掏出手机，发现有妻子打来的20多个未接电话。张涛立即回过去电话，急忙询问：“儿子退烧没有？现在好点了吗？”

妻子声音哽咽地说：“咱爸今天凌晨突发心脏病，没能抢救过来。”妻子控制不住情绪，失声痛哭了起来。

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让张涛一时喘不过气来。父亲就这样走了，但父亲说的话，张涛却一直铭记——“你干的活儿关系到千家万户，一点也不能马虎。”

十

“爸爸，我以后长大了要考电力大学，也要做一名电力工作者。”这是儿子张浩然小时候立下的誓言。2018年，18岁的张浩然以优异成绩考入东北电力大学，兑现了自己曾经的承诺。

张涛的一言一行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儿子的成长和人生观的塑造。张浩然不仅成绩优异，而且还是张涛的超级粉丝。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谈起我的爸爸，我想，他是一位超级英雄。

曾经有人问过我的爸爸：“全身心投身到工作中，难道不会缺席自己孩子的成长吗？”他的回答很坚定，“对于孩子的亏欠，我以后可以慢慢补偿，但不能愧对培养自己的企业，要对得起自己这份工作。”

从小到大充斥在我记忆中的，都是爸爸忙碌的身影，伏案钻研、绘制图纸、查阅资料……我长大后才知道，在家之外，工作岗位上的爸爸更忙碌。常常他到家时，我早已入睡；我醒来后，他早已在去工作的路上。

如今，我已成为一名大学生。在父亲的影响下，我选择了电力专业。现在我终于了解

到那些儿时看不懂的图案，终于懂得了爸爸嘴里说的那些陌生而又熟悉的术语，终于领悟了爸爸对我提出的那些高标准严要求……

看着爸爸获得的各种荣誉，取得的各种成就，我从来没有觉得他亏欠我们什么。他面对工作、面对生活的责任和态度，宛若我成长历程中的航向灯，指引着我。

他是我的爸爸，我很幸福也很自豪。他就是我的超级英雄！

十一

2020年春节前几天，张涛突然看到“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来袭”的新闻。当天下班后，他骑着电动车，辗转20多家药店，为班组员工购买了足够的口罩、消毒液等防控物资，以备不时之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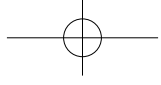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2020年1月26日，农历大年初二，淮北地区突降大雪，城乡用电量突增。防控期间，自然环境的变化和用电需求激增，给供电公司带来不小压力。为了保障特殊天气和特殊时期供电线路安全稳定运行，张涛带领20余名输电线路运维人员，分组巡检供区供电设备，守护淮北电网安全运行，为防控提供可靠电力保障。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快速发展，地方政府对部分地区实行交通管制，张涛不时接到班组员工汇报的关于输电线路巡检通道阻断的电话。面对这种情况，张涛立即安排班组员工全面排查沿线道路被阻断情况，建立台账，为应急抢修提供决策参考。

针对道路封堵给输电线路巡检带来的不便，张涛很快想到可以应用无人机等技术巡检线路。于是，他主动请缨，整合班组人员组建4支小分队，两支负责无人机巡检，一支负责视频监控，一支负责巡检重要输电线路。就这样，张涛带领班组成员全方位无死角守护地区电网安全运行。

十二

2023年3月13日晚，在淮宿蚌城际铁路



项目施工区域附近，吊车驾驶员远远看到夜空中有颗“亮亮的红星”，一闪一闪发出红色光芒。驾驶员靠近时才发现，原来是安装在输电线路上的安全警示灯在频闪警示。

预计2026年开通运营的淮宿蚌高铁是国家重点项目，也是安徽省重点工程。作为促进淮北市经济发展的重要交通线，淮宿蚌高铁是皖北地区城际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皖北城市群连接合肥都市圈及长三角地区的便捷通道。目前，淮宿蚌高铁项目已经进入快速施工阶段。

张涛和同事在日常巡线过程中发现，在淮宿蚌高铁项目施工过程中有大量特种车辆开展作业，吊车、打桩机等大型机械在作业过程中一旦撞击铁塔或触碰上方的高压输电线路，将会导致高压输电线路停电跳闸，严重影响输电线路安全运行，同时也给作业人员带来人身安全威胁。

为了防止淮宿蚌高铁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出现大型施工机械误碰高压线、误撞击铁塔的情况，淮北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决定开展“服务淮宿蚌高铁安全施工”专项行动，组建以张涛为负责人的党员突击队，负责消除隐患、制止高压线下违章作业等工作。

为充分发挥警示灯的提醒作用，张涛决定优化改进传统警示灯，并将其安装在导线上。从2022年12月起，他带领张涛劳模创新工作室成员没日没夜地研制无人机悬挂警示灯支架，将传统的警示灯安装在支架上，同时在支架下侧安装“高压危险，保持距离”的反光条警示标语，提醒夜间行驶车辆注意安全。该支架可以通过无人机悬挂在导线上，施工结束以后也可以经由无人机卸下，可以多次利用。2023年1月，无人机悬挂警示灯支架研制成功并开始应用。

“除了安装警示灯外，我们还同步安装限高架、警示牌，常态化开展电力设施保护宣传等工作，并提前了解淮宿蚌高铁项目施工计划，安排专人蹲守，现场提醒特种车辆安全作业，全力保障淮宿蚌高铁项目施工安全。”张涛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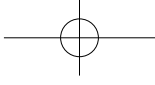
李 伟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国家电网报》《中国电力报》《安徽日报》《脊梁》等报刊。供职于安徽淮北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骆喆



张涛登软梯准备实施带电作业

王文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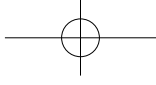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中篇小说

青峡口
后会有期
高天下

李治山
杨梅莹
贺贵成





青峡口

李治山

1958年深秋的一个早晨，青峡口水利枢纽工程副总指挥柴兰宁和总工程师柳立木带着请来的26位中苏水电专家来到上河套地区的青峡口，驻扎进了龙王庙。

青峡口是黄河上游从山区进入河套平原的最后一个峡谷出口，峡的东岸是牛首山，西岸是一百零八塔山，峡口外是一座龙王庙。26位专家加上后勤保卫人员，30来人一下把龙王庙挤得神像都没地方躲。厢房耳房住满了专家还不够，北京来的6个年轻人和柴兰宁、柳立木他们挤进了牛鬼蛇神虾兵蟹将的小殿内，胆小的铺着麦草睡在地上，胆大的把神像拔起来往墙角一堆，自己睡在了台子上。小神小鬼的塑像没地方扔，干脆就做了枕头。伙夫和勤务们实在没地方睡，晚上就睡在兼做会议室的龙王大殿里，天一亮，铺盖一卷塞在神像背后的夹缝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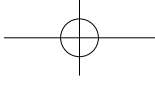
只有北京水利设计院的女设计师梁蓁蓁和苏联设计专家叶妮亚住的是豪华间，伙房隔壁一个小储藏室腾出来做了她们的闺房，而她

们睡的也不是麦草——是两张帆布行军床。

大家安顿下来就到了午饭时间。吃完饭，所有专家走出龙王庙，从庙滩渡口乘小船过了黄河，向上游青峡口走去，开始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整个青峡口已是人山人海。自从8月26日青峡口水利枢纽工程正式破土动工，海志明带着两万多人的施工大军奋战了一个多月，把一个亘古以来荒凉的乱石滩变成了平坦广阔的大工地。从河南三门峡调来的一万多名施工大军和本地的八千民工分布在龙王庙一带，远远看去密密麻麻，像一群忙忙碌碌的蚂蚁在建造一座宏伟辉煌的地下宫殿，将一粒粒尘土从低处运到高处。这蚂蚁般的劳作是为了在黄河两岸挖槽筑堤，建起东西两座围堰，将大水引入堰渠，截断黄河，露出河床，在上面修筑水电站。

望着浩浩荡荡的人群，柳立木和柴兰宁的胸中升起了一股自豪感。他们觉得这样庞大的施工队伍，只有让从抗美援朝战场撤回来的大胡子海志明那样有魄力的大英雄做现场总指挥，才能让省委领导放心，让当地老百姓信任。柳立木和柴兰宁对视一眼，默契地笑了。



他们觉得两个人合伙把这个老搭档从北京猫耳朵胡同悠回来，同样是一件大工程。

中苏两国专家是来青峡口共同设计水电站的。这个工程的坝址定下来的同时，预设坝型得到确认。上级要求积极推进基础建设，尽早动工修筑围堰。

为了抢进度，国家水电部决定采用边设计边施工的方法。因此，柳立木和这些二期工程设计人员还未进入现场，海志明已经把一期工程干得热火朝天了。苏联专家站在高坡上望着眼前的场面大为吃惊，不明白这是什么样的罕见操作。柴兰宁告诉他们：“这叫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说得几个专家直用俄语喊“好”。

中苏设计人员在黄河东岸复核了一下午关键数据，傍晚时分准备返回河西龙王庙，牛首山后飘来一大片乌云，霎时间落下一场雨来。上游的大雨又给青峡口渡口带来了惊涛骇浪，渡船被阻隔在河西。柴兰宁站在河东向对岸呼喊，艄公就是不摆船过来。柴兰宁想去找当地村民沟通，但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一间还住着当地人的民宅。这里遍地都是外地民工临时建的干打垒地窝子，辛苦了一天的民工们吃完饭都像老鼠一样钻入地下，地面上很难看到人影，更不要说找当地村民了。

柳立木有点难过，柴兰宁有些自责。他们觉得带着中苏专家第一天上工就落了个无家可归，真是太对不起他们了。柴兰宁和柳立木一商量，决定去找河南来的施工队伍借一台卡车，拉着专家们绕道叶盛大渡口，用船摆渡到西岸返回。商量完，柳立木留在岸边照顾专家，柴兰宁去河南施工指挥部求援。

柴兰宁走出十几步，突然发现后面跟来了梁蓁蓁。柴兰宁让她回去，她说要去指挥部上厕所，柴兰宁只好让她跟着。

指挥部在东岸的山坡上，周围密密麻麻全是地窝子。地窝子是最简易的一种住宅，就是先在地下挖一个房间尺寸大小的坑，然后利用挖出的黄土在四周夯出一截土墙。如果黄土太散，就兑水拍打成一尺见方的土块，晒干后垒出一截墙，俗称干打垒。打好的墙搭上木梁椽子，然后盖上稻草房泥。墙上留出缺口就是

窗户，挖一段斜坡或台阶下去，挂上一个帘子就是屋门。这种地下三分之二、地上三分之一的地窝子，对十来个年轻人的班组来说，最快当天上午开工、当晚就能住进去，是北方施工队伍最常见、最实用的野外住房。梁蓁蓁跟着柴兰宁第一次钻进这样的建筑，没有感到指挥部的寒酸，反而觉得劳动人民简直太聪明了。

指挥部有两辆卡车，但河南支援施工队的夏战书指挥长不同意送他们。夏指挥认为，现在派车出发，到叶盛大渡口天就黑了，大渡船能不能夜间摆渡还是个未知数；干脆让几个工队的工人挤一挤腾出三个地窝子供专家们住，两位女专家和铁姑娘队员住大炕，不知她们能否吃苦凑合一夜。梁蓁蓁当即表示没问题，并承诺叶妮亚的工作由她来做，她的俄语虽然不好，日常生活还能沟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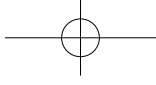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这一宿，不但叶妮亚和梁蓁蓁彻夜难眠，其他的苏联专家全都没有睡好。地窝子里的人们干了一天的重活儿，哪有一个文雅的睡姿？雷霆般的鼾声此起彼伏，犹如峡谷内的黄河涛声，一浪又一浪拍打在老大哥们的耳膜上，睡意飞回了伏尔加河畔。

二

青峡口工程副总指挥海志明在下雨之前进了河神庙。海志明本来打算上午就来河神庙迎接专家队伍，但河东工地上午出了事故。

这是一起很意外又有些窝囊的食物中毒事故。事故造成一名只有16岁的民工死亡，另外两人昏迷了一个小时后脱险。

事故的原因是这个小民工发现地窝子门前的大沙枣树上掉下来一只大乌鸦。他认为是乌鸦吃沙枣时失足掉下来摔死的，捡回去掏空肚子塞了点盐巴辣椒面儿烤熟了吃了。吃的时候还孝敬了两位同村的叔叔。可怜的孩子并不明白，一只会飞的鸟怎么会失足摔死？乌鸦是误食了死老鼠中毒才从树上掉下来，结果三人全中了毒。民工队长发现中毒后，把人抬上架子车连夜送到黄河东岸的金积县城，等跑到县医院，小民工已经断了气。另外两个人体内的毒素也开始发作，所幸这两个人吃得少，经过一



番洗胃抢救，最终保住了性命。

工地上死了人，民工队长想把事情压下来。夏指挥不敢做主，把事情汇报到海志明这里。海志明往那里一站，民工队长低下头不敢再说话了。海志明当即决定，这件事不但不能压，还要严肃处理责任人，并以此事为案例，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改善驻地卫生环境，改变不良饮食习惯，一切污染或变质食品、有毒动物绝对不能入口，任何鸟类不许捕杀食用。

海志明处理完这件事已过了小半个下午，胡乱在指挥部施工队地窝子吃了一口就往河西赶，专家们却过河上了东岸。海志明决定干脆在河西等着他们，顺便看看这里的工程进度。

河东紧靠牛首山，地势比较干燥，采用砂石围堰要容易一些，工程留给了河南来的施工队伍。河西在一百零八塔山下，沿河一带泥泞潮湿，工程采用草土围堰，施工难度较大。因为草土混合修渠筑堤是上河套地区的老传统，当地的八千民工全在河西施工。

海志明本来就是河套人，进了几千人的大工地，人喊马嘶，到处都是地道的乡音土语，让他一下子找到了年少时的感觉。他让警卫员霍二娃找了两副扁担，挑着泥土淹没在蚂蚁般的民工队伍中。

海志明挑了一下午泥土，快收工时对霍二娃说：“你早点回指挥部去吧，我今晚不回河东了。我见了专家队伍再和柴兰宁、柳立木聊聊天，很久没见他俩，这几天怪想念的。”霍二娃说：“我也和你一起住河神庙，我想看看苏联老大哥长什么样子。”海志明说：“外国人你又不是没见过，朝鲜战场的美国大兵你都干掉了好几个，你什么世面没见过？”霍二娃嘿嘿笑着说：“美国大兵是敌人，苏联专家是朋友，感觉不一样。”海志明说：“有什么不一样？胡子比我的还长一些吗？你就是想当跟屁虫，别以为老子不知道！”霍二娃说：“我是师长的警卫员，我不跟师长跟谁？再说，你脑袋里的三块弹片随时可能把你撂倒，离开你，我哪能放心？”海志明说：“河神庙那么拥挤，我去了都没

地方，你留下睡哪里？”霍二娃说：“随便撂倒一个牛鬼蛇神就行，我蹲一晚上都行。”海志明说：“过了今晚，你再这样寸步不离，小心老子一生气让你回陕北老家种地！”霍二娃没吭声，跟着海志明进了庙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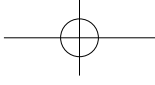
进了龙王庙，雨突然就下起来了。大雨哗啦啦响起，工地上吹响了收工号。霍二娃对海志明说：“师长，你看我们来得多及时，龙王爷下雨欢迎我们呢！”海志明说：“他要是下得太大把专家隔到河东过不来，看我怎么抽他的龙筋！”霍二娃说：“师长用不着抽龙筋，龙王现在是拆迁户，你不给他盖安置房他就无家可归了。他怕你给他穿小鞋。”海志明说：“你少胡说八道，龙王的爪子是天生带壳的，不用穿鞋。”

食堂的伙夫老钱打开龙王大殿的门让他们进去，又倒了两碗开水送过来，说：“海总你俩先在大殿躺一会儿吧，这雨一下，柴副总、柳总工他们还不定什么时候回来呢！”海志明问老钱：“吕秋羔那小子干得怎样？还老实吧？”老钱说：“海总你放心，他看见你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海志明说：“这小子天生是挨骂的货，你把他盯紧一点。”老钱说：“我知道。”

海志明和霍二娃在大殿里休息，殿门外走来一对男女。

两个人像是一对夫妻，男人精瘦，女人微胖。瘦男人的腿似乎有点问题，走路一颠一颠，一进庙门就四处张望，女人踏着碎步小心翼翼跟在后面。两个人左右看看，冲着龙王大殿走过来，一推殿门，门是关着的，他们于是就跪在大殿门口磕起了头。

第一个头磕下去，伙房的老钱师傅就到了跟前。男人抬头看了一眼，接着磕第二头。女人却张着嘴巴不能动弹。男人三个响头磕过，拿出几支香来，划着火柴要点，被老钱弯腰吹灭。老钱说：“老乡，这是给龙王爷上供来了还是还愿来了？怎么在殿门口就烧起香了？”男人说：“龙王殿门不开，我只好在门口烧。”老钱说：“院子中间有专门的香炉，你看不见吗？”男人说：“没注意到。”女人插嘴说：“他的腿不好。”男人瞪了她一眼。



她又说：“他的腿影响视力。”老钱说：“你们辛苦了，来我这儿喝口热水吧！”女人刚要起身，被男人一把拉住：“跪下，把三个头磕够了，心诚则灵。”女人乖乖地补了两头。老钱问：“你们这是有事来求神的吧？”男人说：“我们是想要个娃。”老钱说：“龙王爷管黄河管下雨，怎么还管起生娃娃来了？”男人说：“这个龙王爷像你，都管得太宽。”

海志明听到最后一句，突然呵呵笑出声来。那女人被笑声吓了一跳，站起来说：“龙王爷在里面笑呢！你们听见没有？”两个男人一齐说：“没听见。”

进伙房喝完水，女人要走，男人说再休息一会儿。老钱说：“那就再休息一会儿，舍得布施也可以在这里吃个斋饭。吃了斋饭，你们明年就能生个大胖小子。”女人说：“真的吗？正好也下雨了，真给饭吃，我们就不回去了。”

说话间，吕秋羔推着自行车回来了。吕秋羔一脚踏进伙房门，随即“啊”了一声。那男人见了吕秋羔拔腿就要跑，被老钱抓了一把没抓住，霍二娃冲出大殿上去一脚将男人踹倒，抽出裤带三下五除二给绑了。

霍二娃押着男人、老钱拽着女人一起来到龙王大殿。霍二娃汇报说：“海总，这对狗男女一定不怀好意，你审问吧。”海志明对着男人说：“你是什么人？来这里干什么？”男人说：“我是良民，来庙里上香求子。”老钱问：“还文绉绉的‘良民求子’呢，当地老百姓谁不知道想要娃得去庙山湖许愿喝娘娘庙里的子母水？哪有要娃往龙王庙跑的？”男人说：“我就崇拜龙王，我就迷信龙王，不行吗？”老钱说：“你喝完水为啥还不走？你见了吕师傅为啥要跑？”男人说：“我腿不好，想多休息一会儿。”霍二娃说：“腿不行还要跑？吕秋羔能吃了你？”男人说：“他是土匪，谁见了土匪不怕？”

男人说完这句话就嘴巴紧闭，老钱再问，他就翻眼睛。海志明盯着女人问：“他要死狗，那你说吧，你俩啥关系？你们来这里干啥？”女人说：“我们是真的两口子，来庙里上香求娃也是真的。海长官要是不信，吕秋羔可以证明。”海志明问：“你们认识吕秋羔？你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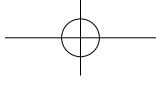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我姓海？”女人说：“我还认识东大街巡捕房的老钱。”海志明大声说：“你是谁？抬起头来！”女人笑咪咪地抬起头说：“我以前在三河湾……工作，我就是翠春院的鸣翠。”海志明和老钱听到旧银川三河湾的老妓女说出“工作”二字，都扑哧一声笑了。

吕秋羔进来揭穿了瘦男人的身份。原来他就是1950年7月31日夜晚由国民党特务头子尚犷与贺兰山匪首郭栓子策划的那起炸毁满城电厂事件中，和吕秋羔一起潜入电厂准备炸机器的那个外号叫猴子的土匪。当时的土匪小队队长吕秋羔等人都在瓮中捉了鳖，只有猴子逃入菜地被房顶的解放军一枪撂倒。接着满城电厂大门外发生了激烈的枪战，猴子趁乱忍着腿伤翻出围墙跳入镜湖，游泳逃跑了。吕秋羔坐了6年牢，猴子竟然一直隐藏下来，不但变成了“良民”，还娶了翠春院妓女鸣翠做了老婆。吕秋羔在瘦猴子头上扇了一巴掌，又学着霍二娃的动作把猴子踹了一脚，骂了一句：“你这个贼尻总算落网了。你死到监狱里去吧！”

海志明有了一种预感，这个隐藏多年已经过上安稳日子的小土匪突然鬼鬼祟祟地出现在安置中外专家的龙王庙，是不是和上个月出现在银川郊区的暗藏特务尚犷有关？如果是，他们会有什么样的阴谋？尚犷现在又会躲在哪里呢？

海志明再审猴子，猴子一个字不说。海志明对霍二娃说：“这小子不老实交代，我看得用郭栓子的土办法了，你让老钱和吕秋羔搬个凳子抱几块砖头，做个临时老虎凳让他尝尝滋味……”霍二娃挤挤眼睛打了个立正：“报告师长，这种顽固分子，我看干脆拉到黄河边一枪毙了算了！”猴子说：“不要枪毙，你让我看看这里的外国人，然后我就全交代……”老钱说：“你他妈的想看苏联老大哥也不挑个日子？今天下雨，他们可能过不了黄河，晚上估计得住在河东了。”猴子说：“真有苏联人？看来尚思林没有骗我！”海志明追问：“谁是尚思林？”猴子说：“就是尚犷司令的新名字。”

大家都吃了一惊！原来瘦猴子果然是大特务尚犷派来的侦察兵……



海志明抓着猴子领口厉声喝问：“快说，尚犸现在什么地方？”猴子说：“他不让我告诉别人！”霍二娃一脚将猴子踢倒，大皮鞋踩住他的腮帮子：“说！”猴子一个“不”字刚出口，皮鞋在脸上搓得下巴骨咔吧吧响，猴子惨叫一声：“我说……在……在我舅姥爷家……”

三

霍二娃让老钱跑到渡口西码头雇了一辆轻便马车，由海志明带队，冒着小雨押着猴子赶往30里外的村子捉拿特务尚犸。

为了减轻马车负担，他们把女人留下来交给吕秋羔看管了。吃完饭，吕秋羔面对旧社会翠春院的老相好，昔日当土匪小头目时的习气立时附了体。他双手捧着一个硕大的茶缸子指挥着：“鸣翠，把锅洗了，把灶台擦干净。”“鸣翠，把地扫了，把泔水倒掉。”“鸣翠，大锅添满水，再加一把柴，专家们晚上要洗澡。”“鸣翠，打一盆水来，俺先泡泡脚……”鸣翠正往大锅里添水，突然手一扬把一马勺凉水泼在吕秋羔的头上：“老娘现在不是三河湾的婊子，你吕秋羔也不是郭栓子的土匪小队长，凭啥让老娘伺候你？再说了，老娘早就不叫鸣翠了，我有名有姓，我叫秦鸟羽！”吕秋羔说：“半个鸣翠呗？鸟羽不是鸡毛吗？这和以前有什么区别？”秦鸟羽说：“再提过去，我现在就走！”吕秋羔说：“你男人是狗特务，在我们手里！”鸟羽说：“他当特务我又不知道。我和他无儿无女，只不过是搭伙过日子。他落在政府手里，是死是活那是政府管的事。他死了，大不了我再嫁人呗，有啥了不起的。”吕秋羔嘿嘿笑了起来：“你这一发脾气，倒让俺找到了老相好的感觉。猴子这一去，没个十年八年甭想回来，我看你干脆跟我过吧！”鸟羽完全恢复了做妓女时的伶牙俐齿：“猴子不是你兄弟吗？兄弟妻，你也骑？政府改造了你七八年，你还是一副土匪德行！”吕秋羔嬉皮笑脸地说：“你本来就是俺的女人，他那时就是个小喽啰，嫖你还不够级别。是俺不小心进去了他才有机可乘搞到你。现在俺出来他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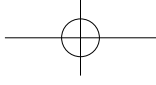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去，我们该换换班了……”吕秋羔说着话扑过去，全身还水淋淋的就要抱住鸟羽下嘴，鸟羽一巴掌扇在他的湿脸上。吕秋羔被鸟羽一巴掌扇得眼冒金星火冒三丈，正要发作，鸟羽却娇滴滴地来了一句：“你这个老馋鬼，龙王爷的地盘上也敢胡骚情？明天你送我回家吧……”

吕秋羔和秦鸟羽很亲热地说了好几个小时话。吕秋羔和鸟羽亲热有两个目的，一是他想从鸟羽嘴里套出一点尚犸的信息。如果鸟羽和尚犸有关系，他能顺着鸟羽的话弄出一点线索，协助公安抓住老特务，那就能立个大功。他不相信老钱他们这次能抓住尚犸。尚犸毕竟是在军统里受过训干过事的人，当年在贺兰山为匪时，在郭栓子面前他都留着一手，一个猴子，尚犸能不防着点？想抓住他，还得放长线。二是他觉得，若鸟羽确实不知道猴子和尚犸的事，就不会受牵连。猴子进了监狱，鸟羽就真能成了他的女人。鸟羽做了十来年妓女，对窝在乡下庄子上干农活是个生手。刚才多干点家务都骂开了老娘，农村插秧割麦子的苦她如何吃得下？吕秋羔和秦鸟羽聊得很投机，互相把底细摸了个一清二楚。

追捕特务尚犸的小分队半夜才返回龙王庙。正如吕秋羔判断的那样，尚犸把猴子和鸟羽骗出家门后根本没去猴子舅姥爷家，海志明他们扑了个空。

其实，海志明和尚犸是打了照面的。只是海志明当时急着赶路，尚犸又化了装，加上天黑下雨视线不清，霍二娃赶着马车一闪就过去了。而尚犸却是专心等待，一眼就认出了海志明和猴子，自然逃得无影无踪了。

他们相遇的地方是距龙王庙二十里地的鸟羽家上滩村，而不是离龙王庙三十里的猴子舅姥爷家下滩村。尚犸早晨给了猴子三个银圆，让他去龙王庙数一数庙里来了几个外国人。猴子明知道这里面有问题，肯定是一次破坏前的侦察行动。本来小日子过得安稳不想惹事，但看到三个叮当响的袁大头，还是一口就答应了。但他要求带上鸟羽，他嘴上说带鸟羽是为了在龙王庙遮人耳目，心里想的是不能把孤男寡女留在一个屋子里。自己的女人自己知道，他不想让头上的绿帽子加了一顶又一顶。



尚犸很通情达理地说：“你们一起去吧，回来去你舅姥爷家找我，我和老先生下几盘棋去。”猴子带着鸟羽走后，尚犸在他家的土炕上美美睡了一觉，感觉时间差不多了，往下巴上粘了一撮山羊胡子，出门把提包藏在院子的鸡窝里，提了个筐假装拾粪上了大路。尚犸判断，猴子回来时如果两个人一起进家，就有可能带着尾巴。如果两个人一起往舅姥爷家去，也可能带着尾巴。如果猴子让女人先回自己家他继续去舅姥爷家，那就说明是安全的。尚犸得先躲起来，确认猴子没事才会在上、下滩两个村子中间的路上追上猴子获得情报。尚犸没料到海志明会坐着马车直接来抓他。马车一过，他扔了粪筐回猴子家提了包冒雨落荒而逃。

海志明在上滩的路边错过了尚犸，直奔下滩猴子舅姥爷家。舅姥爷说猴子那个叫尚思林的朋友并没有来。霍二娃问了半天，又让猴子和舅姥爷对了话，没找出什么破绽，只好离开下滩村，押着猴子去了宁朔县公安局。

公安局简单审问了一下，立即部署在上、下滩村一带和宁朔境内车站码头查扣可疑人员。海志明是猴子之外唯一认识尚犸的人，他跟着公安人员在车站转了转，感觉这种大海捞针般的操作没什么希望，就让霍二娃赶着轻便马车回了龙王庙。

跑了大半夜回来，几个人把吕秋羔做的一大盆热乎乎的连锅面吃了个精光。海志明让马车再送一趟鸟羽，马车夫不干。马车夫说：“挣多少钱也不敢再跑了！我们吃饱了肚子，马还饿着呢！我得赶回家给它喂些草料。要是能等得住，我天亮之后去送。”吕秋羔插话说：“天亮就不麻烦你了，俺买菜时把她捎回去，省点钱还能买两斤肉。”鸟羽回不了家，在灶台旁坐到了天亮。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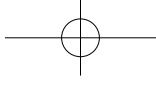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太阳即将从牛首山后升起，一座镀了金边闪着金光的巨大牛首出现在大地上，像一头刚刚钻出黄河的水牛，又像一头欲饮河水的黄牛。只是这头牛的犄角有点不够尺寸，又像一头战争中丢了武器的西班牙斗牛。牛头一低，

太阳跳了出来，脚下的黄河变成了一条金腰带，河面上立时闪起一片金光。一条渡船披着霞光影影绰绰地从金河中摇摆过来。

海志明和霍二娃赶第一班渡船过了黄河，在指挥部的地窝子和设计专家们见了面。早饭后，海志明让警卫员霍二娃和柴兰宁的儿子小宁技术员带着设计专家去了工地，把柳立木、柴兰宁留下来商量事情。三位老朋友坐在青峡口岸边开怀畅谈，他们定下了水利枢纽工程主体之外的三件大事。第一件是建议上级在渡口一带修一座可以由汽车火车和行人共用的铁桥；第二件是建议上级在河东建一个医院或卫生所，以供工程上几万人的不时之需；第三件是在指挥部附近建一个旅馆或招待所，供临时来此调研考察的领导或专家过夜。

三件事商定之后，海志明又说：“我还想起一件重要的事，这里是中苏专家的驻扎重地，我看得找一个年轻精干有点身手的人把老钱换掉，免得有人捣乱他应付不过来。”柴兰宁说：“钱师傅是上面派的，吕秋羔也是老钱推荐上级批准过的，安保工作都有安排，你怎么突然不放心了？”海志明说：“尚犸那小子盯上龙王庙了！”柴兰宁说：“老钱在旧社会就是一名警察，据说有两下子，兼职保卫看个门没问题。吕秋羔改造好了，他又认识那些未落网的土匪地痞。万一尚犸化装带人来搞破坏，吕秋羔一眼就能认出来。”海志明说：“老钱毕竟年龄大了点，你让那几个跟着外宾的随身人员提高警惕。我再重点部署一下。”

海志明决定回一趟省城，向省领导汇报一下这三项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顺便回趟家看看北京来的岳父岳母，再和老婆冰儿商量一下在青峡口办医院的事。海志明本来还要叫上柳立木，让柳立木也动员他老婆燕儿把休休湖的电力招待所搬到青峡口，柳立木却说：“八字没一撇的事，我哪有时间陪你回去听领导训话？我的岗位是配合中苏专家设计好水电站图纸，不是和你合伙设计把老婆往工地上骗！”海志明哈哈大笑：“你和柴兰宁是怎么把我忽悠回来的？这个仇我一定得报，他老婆马兰花也跑不了，迟早让我一个不落全弄到青峡口来。”柳立木这次没反对，他说：“马兰



花本来就是干工程的料，留在满城电厂当个副厂长确实有点屈才了。”

海志明家住在八一大院。这个八一大院就在省城东街上，原来是住着西北军阀马鸿逵姨太太的马公馆。1949年省城和平解放以后，部队照顾一部分有伤残的老首长、老英雄们，让他们住了进去。几年前，海志明在朝鲜战场负了重伤当了英雄，由于头部的三个弹片无法取出，省军区便把他家安排进八一大院。不料海志明这条硬汉头上装着三块弹片又返回了朝鲜前线。妻子彭冰儿在医院工作，一直留守在这个大院里。

海志明当天就去找了青峡口水利枢纽工程委员会主任兼总指挥吴生秀，把建医院和招待所的想法作了汇报，吴主任觉得建医院很有必要，但本年度财政是拿不出一分钱的，当下必须保证的是“大炼钢铁”和施工队伍的工资。吴主任觉得，可以考虑租借当地老乡的民房之类建筑先组织一个医疗小组解燃眉之急。而拆除河神庙里所有神像的想法有点欠考虑，当地群众会接受不了。至于建招待所的事，中苏专家进入案头工作阶段，还是让他们回休休湖招待所吧，工作生活都会更好一些。

海志明觉得这一趟家回得很失败，有指示等于没指示。青峡口地区方圆十里就那么两三个村子，一下子来了两万多人，黄河两岸能挖地窝子的地方都紧张了，哪里还有租借的民房？而医疗队打针治疗甚至住院抢救这些工作在地窝子里如何能进行？如果不尽快拉一个医疗机构进入工程现场，就有更大的安全风险。

海志明闷闷不乐地回到八一大院，在门口遇到了下班回家的省军区牛司令。海志明大喊一声“司令好！”抬手敬了个标准的军礼。牛司令笑着说：“小海啊？听说你是主动要求回来去青峡口工程带队伍的？小伙子有魄力，好好干啊！”海志明叹口气，说：“也不完全是自愿，是被两个朋友撵掇回来的。”牛司令说：“能撵掇来说明还是你愿意嘛，怎么还叹起气来了，是工作上遇到难题了吧？”

被牛司令问到了点子上，海志明就把工地上死了人，亟须建一所医院的情况给老首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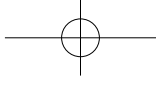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作了汇报。牛司令听完哈哈大笑说：“你这臭小子，有了困难咋不知道找我呀？这么简单的事还能让你一个抗美援朝的大英雄犯愁？”海志明惊奇地问：“司令员您有什么高招就帮帮我吧！”牛司令说：“你来我家吧，我们边下棋边聊。”

牛司令是海志明的老上级，海志明第二次赴朝作战之前常陪司令员下棋。今天连着下了两盘，海志明全输了。牛司令拍着棋桌说：“你这棋怎么越来越臭了？你要是还心不在焉，我可就不管了！”海志明于是赢了第三盘。牛司令说：“你的事，吴主任和我说了，房子我给你解决，医护人员、医疗器械这些事情，你自己去协调。”海志明说：“真的？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进驻？”牛司令说：“你给我一个星期时间，我让你拎包入住。”

青峡口电力医院一周后正式成立。挂牌的时候，霍二娃弄了一挂小鞭燃放起来，让沉寂了半个世纪的董府大院响出了一阵难得的爆竹声。

医院借了黄河东岸距离青峡口工程以东十几里地的董府大院的地。十几里地听起来挺远，其实还算是近的。因为参加青峡口工程建设的两万多人主要住在坝址以下的坡地上，又都是依地势挖出来的地窝子，居住地从工程所在地竟延伸出去七八里。医院的服务对象是人而不是坝，这里离居住地的边界也就只有几里地了。

董府是清朝遗臣、官至太尉少保的董福祥于二十世纪初兴建的一所深宅大院。这座护城河宽、围城墙高、内外寨相连的皇宫式庭院经过1920年海原大地震和连续不断的灾荒战乱，目前仅剩内寨完好。董府驻扎过国军三五六师的一个营。这个营受马鸿逵儿子马敦静之命掘开秦渠，致使金积地区洪水泛滥，良田被淹，同时淹了董府外寨不少房屋。紧接着，解放军一到，双方交战时，迫击炮又炸毁一些建筑。这次医院进府之前，董府里本来有军区的一个连，主要任务是负责青峡口两岸秦、汉、唐三大渠首的安全。青峡口工程开工以来，黄河两岸人山人海，各支队伍都有安保人员，敌人搞破坏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牛司令将驻董府



兵力撤出大半，只留下一个加强排，其他人员撤到了金积县城，腾出房间让给工程部成立了医院。

董府的大宅门向东开着。那是董福祥对清朝廷一片忠心的象征。西城墙因地震加战乱坍塌出一个豁口，府里驻军为了方便，将豁口开辟成一道简易大门。医院的服务对象是青峡口工程人员，医院的牌子自然要挂在西大门。

门牌挂起，鞭炮响过，守府的王排长将海志明、柳立木和海志明妻子彭冰儿一行人迎进了董府。

董府的气派胜过了曾经的马公馆和省政府，也胜过了普通的王爷府。如果不是工艺略显粗糙、阁楼略显笨拙、建材略显低质，这里简直就是一个缩小版的皇宫。现在虽然破败，青砖碧瓦雕梁画栋的内宅房舍，省城里也难得一见。彭冰儿和她的几个医务人员当即欢呼起来。

一切都是现成的。解放军不但留下了干净的屋子，还将屋子里的床板也留了下来。彭冰儿将医疗器械搬进了老会议室，将医用铺盖搬进各班宿舍，门诊和病房就算安顿好了。原来的炊事班做了后勤和伙房，原来的库房改了药房，原来的连部成了院长医生的宿舍。在海志明和彭冰儿的眼里，青峡口工程临时医院除了医务人员少点，简直就是一座宫廷式豪华医院。

安排妥当后已是傍晚时分。夕阳西下，霞光满天，董府内宅高大房顶上的琉璃脊兽檐头闪着道道金光，诉说着主人昔日的辉煌。

五

海志明想把休休湖招待所也搬到董府来，但觉得柳立木可能会反对，于是他耍了个小心思，把5个苏联专家请过来参观新开张的董府医院。5个苏联专家看完董府，说：“我们不能回省城那个招待所，我们遇到问题需要在现场解决时，来回近百公里，工夫全耽误在路上，我们想住这里的迷你皇宫。”海志明说：“只要柴兰宁副指挥和柳立木总工程师同意，我一定想办法腾出房子来。反正天气马上就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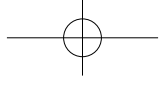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了，河神庙你们是冷得住不下去了。”

苏联专家回山神庙一说，所有的专家都说要去董府住大宅。柴兰宁找柳立木商量，柳立木说：“这是海胡子的阴谋，他想把休休湖招待所搬来，还想把马兰花也调来。他就是觉得冰儿孤单，想让我们的老婆都来凑热闹。”柴兰宁说：“他那个人直来直去惯了，没这么多花花肠子。他主要是觉得把专家转移到董府更安全些。”柳立木说：“尚犸要是真想搞事情，董府和河神庙有什么区别？河神庙起码还有两扇大门，董府的西门只是个豁口。”柴兰宁说：“军事上的事你不懂。董府那里有一个排的解放军做邻居，尚犸绝不敢轻举妄动。”柳立木说：“既然如此，咱就把所有专家都搬过去呗，苏联老大哥也不能高人一等。”柴兰宁说：“在安全的问题上，他们是最高级别。”

专家们进了董府，海志明顺理成章要让燕儿的招待所搬到工地。柳立木提了两个条件：“第一，董府招待所只是省城招待所的分所，休休湖招待所不能撤；第二，我老婆燕儿可以来这里上班，但柴兰宁老婆马兰花也得来！”海志明说：“你这两个条件本来就在我的计划之内，你说了跟没说一样。”柳立木发了半天愣，说：“海胡子，你现在越来越坏了，变得像当年的柴兰宁一样，满肚子阴谋诡计。”海志明说：“你一个臭老九都学会提条件了，我当总指挥的就不兴耍点小手腕？”柳立木说：“马兰花和冰儿都是我的铁杆朋友，小心我让她们和燕儿联合起来收拾你！”海志明哈哈大笑：“老子连美国鬼子都不怕，还怕她们三个老娘们？”

老钱和吕秋羔都到了董府。医院和招待所是同一个食堂，老钱还是伙夫兼职保卫，吕秋羔除了买菜做饭，关键时刻还要骑着自行车充当医生的救护车司机。

龙王庙只丢下一个人，就是技术员柴小宁。柴小宁最近跟着设计专家搞测量，天天像个陀螺一样围着梁蓁蓁转，正体会着一种朦朦胧胧的甜蜜，突然被遗弃在龙王庙，心里把海志明恨得骂了无数遍。今天听说马兰花调过来当了副总工程师，他收了工直接从河西围堰上跑过来。一进董府，偏偏第一个遇到了海志明。



海志明一见小宁就喊：“臭小子，不在河西盯着草土围堰，跑董府蹭饭来了？”小宁说：“海叔，我吃过了。我来看看老妈。”海志明说：“消息够灵通的！马兰花在药房帮冰儿整理东西呢，你自己去找吧！”小宁说：“谢谢海叔叔！”

要在以前，海志明喊“臭小子”，柴小宁会觉得亲切。最近和蓁蓁在一起聊得多了，对粗话有点不适应了。加上心里对海志明有气，见海志明走远，他对着背影哼了一句：“一高兴就爱骂人，还是战斗英雄大师长，太粗野了……”

霍二娃从墙角转了出来：“谁在说师长的坏话？”柴小宁一看是霍二娃，把对海志明的气全冲着警卫员来了：“我和我叔叔说话，与你这跟屁虫有个毛关系？”霍二娃一把抓住他的领口说：“你敢污蔑我首长，小心我修理你！”柴小宁推开霍二娃说：“守着医院都犯病？你快去看医生吧！”

柴小宁是打着看马兰花的旗号来看梁蓁蓁的。没见到梁蓁蓁，只好进药房找马兰花。马兰花和他聊了一会儿，觉得天色已晚，就说：“你还回河神庙吗？要回就早点走，迟了不好过河。”柴小宁委屈地说：“老妈你一点都不关心我，也不问问我干什么来了？”马兰花说：“你不是看我来了吗？”柴小宁不好意思地说：“那你也该问问我吃饭了没有啊？”马兰花说：“我儿子没吃饭就跑来看老娘了？快快快，妈妈领你找燕儿阿姨要饭去！”柴小宁说：“妈你会不会说话，领着我要饭那我不吃了！”马兰花忙说：“妈妈请你吃饭，儿子从河西来就是客人，妈妈请客。”柴小宁说：“请不请的不要紧，反正你得关心我！”

柴小宁边吃饭边和马兰花聊天，由于心里惦记着梁蓁蓁，聊着聊着话题就到了梁蓁蓁身上。柴小宁说：“梁蓁蓁住在哪个房间了？她还和叶妮亚一个屋子？”马兰花说：“也只有她俩能聊到一起。”柴小宁说：“一会儿吃完饭你带我去看看她。”马兰花说：“你那点俄语水平还不如我，和她有什么聊头？”柴小宁脸一红，说：“你和她聊，我找梁蓁蓁。”马兰花警惕地说：“儿子，我告诉你，你要清醒一点，梁蓁蓁是要回北京的。专家们都

说他是高干子女，是下来锻炼的。”柴小宁冒出一句：“蓁蓁属牛，她的宿命在牛首山。”马兰花吃惊地说：“这才几天，怎么就神神道道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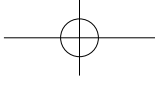
过了几天，龙王庙又驻扎下两支设计队伍，一支是兰州来的青峡口黄河铁桥设计组，一支是西安来的青峡口工程输变电项目设计室。这两支队伍都由留守的柴小宁协调。兰州和西安都是西北地区一家人，龙王庙条件差点也比地窝子强很多，大家都很开心。

天气已经很凉了。青峡口两岸还是人山人海，热热闹闹。海志明邀请了董府和龙王庙的所有专家设计人员登上牛首山，四五十号人站在半山腰山神庙的楼阁平台向下望去，一缕祥云紫气从河东升起，悠悠地飘过黄河飘过龙王庙飘在河西浩浩荡荡的人群头顶。河西的草土围堰比河东的砾石围堰进度快了很多，基坑的深度也明显超过了河东。

柳立木望着河西的人群，突然冒出一句话：“给自己干活和给别人干活就是不一样，还是咱宁夏民工卖力，进度要快很多嘛！”柴兰宁说：“您是北京人，您是珠市口四合院的大爷，您哪会儿变成咱宁夏人了？”海志明接话说：“您当大爷的站着说话不腰疼，您去河东西干一天活儿就知道了，您体会一下挖石头难还是挖黄泥难吧！”柳立木没管他们那一连串的“您”，反问道：“区别很大吗？”夏指挥说：“区别不是很大，而是特别地大！幸亏海指挥了解情况，否则河南民工就要受委屈了！”海志明望着黄河两岸的施工大军，宣布了一条出人意料的决定：所有青峡口工程机关后勤勘测设计及专家和技术人员明天上基坑围堰参加一天体力劳动。这些人员包括苏联专家北京专家和工程之外的兰州西安专家。哪一个不在劳动中出一身臭汗，晚上回来别吃饭！

董府的专家留在河东，龙王庙的专家去了河西。专家们一进工地便淹没在泱泱人海中。

河西的基坑围堰足有三里长。近万个挑着筐担背着背篓的劳动者从坑内肩负泥土顺着草土夯实的堰墙往上爬，爬上堰顶倒掉泥土又从堰坡落下去。人群就像峡谷里汹涌的河水，一个浪头卷上围堰，溅出一股浪花飞尘，



哗啦一声卷下河中。基坑内的人群挥锹铲土，翻出一闪一闪的粼粼水波。海志明和霍二娃，马兰花和柴小宁，还有线路设计人员和铁桥设计人员，每个人都成了滚滚洪涛里的一朵浪花一个水滴，跳跃着涌动着。

河东的基坑围堰是一道刚出熔炉火、星四溅的铁流，铁锤与钢钎，钢钎与顽石，石块与石块在啃噬在碰撞在摩擦，牛首山下回荡起钢铁打击乐的交响曲。用钢铁的钎锤撕咬下来的石块，被钢铁的肩膀扛起来，在“嗨哟、嗨哟”的号子声中攀上堰顶。砾石围堰在汗水的浇灌下一分一厘地成长起来。柴兰宁和柳立木，梁蓁蓁和叶妮亚，苏联专家和北京专家，他们的汗水和着牛首山的土石一起筑进了围堰。

新中国的1958年是一个大跃进的年代。新中国的大地上到处人山人海，山呼海啸。大目标大工程把人民凝结成一个大集体，集体劳动让人们心潮澎湃激情燃烧。这种激情燃遍了黄河燃遍了长江燃遍了全中国。

六

一场大雪从河东的牛首山和河西的一百零八塔盖了下来，牛首山成了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牦牛，一百零八塔成了水泊梁山的雪人。峡谷深处的黄河还拥挤着一些冰凌，青峡口外的河面已经封了盖。似乎在一夜之间，一个热火朝天的工地被速冻了，速冻成一座巨大的冰雕。

一夜积雪盈尺，白絮还在飞落。天压在牛首的犄角上，阴沉而冷漠。大地挣扎着，顽强地张开了眼睛，勇敢地张开了嘴巴，向天呼出了一口又一口热气。河东河西的大地苏醒了。苍苍茫茫中，一只又一只黑洞洞的眼睛在雪地中睁开。那是地窝子的门洞，门洞里躲藏着两万多个热乎乎的生命。“嘀嘀嗒嗒”的起床号声按时响起，黄河两岸平缓的坡地上瞬间冒出无数缕白烟。白烟在升起，雪花在飞落，无数个生命从雪地里钻出来，他们望了望这个遍地黑眼睛的莽莽大地，很快又钻入了地下。

整个青峡口地区凝固了。只有麦秸煨火炕的浓烟从地窝子的平屋顶冒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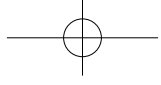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开早饭的号声直到中午才吹响。指挥部的命令在饭后传到每一个地窝子：一是及时清扫地窝子屋顶积雪，防止大雪压垮房屋；二是注意保暖，防止出现人员感冒冻伤。其实命令还有一条：各施工队积极做好停工返乡准备，尽快落实留守人员，并做好留守人员生活保障工作。只是这一条没有全面传达。

扫雪和烧炕这点小活儿，对于在基坑围堰鏖战了几个月的施工人员来说，简直就不是是一种劳动。而地处河东的人员在落实中却犯了难。难就难在煨火炕的麦秸太少。他们对宁夏的寒冷本来就准备不足，又不能像河西民工那样取用夯筑草土围堰的麦草。渡船停摆，黄河刚刚封盖，还没有人敢从上面过。牛首山上倒是有一些植被能当柴烧，但牛首山也被大雪封盖，到过大都别想露出一根草来。土炕不热，一部分人就不去清除屋顶的积雪。他们想留下厚厚的积雪为自己的地窝子保暖。那些已经清扫了积雪的地窝子，则开始四处漏风，耐不住寒冷的人悄悄偷拿了大灶上做饭的炭块回来烧炕，炕没烧热，倒烧出了一窝子煤烟。

1958年底的这一场雪十多天才化，一直到1959年元旦之后才勉强可以通行。在这十余天中，龟缩在雪下地窝子里的施工队伍中冻伤九人，房顶垮塌砸伤两人，偷烧炭块煤烟中毒八人，严重感冒入院十一人。董府的病房第一次住满了病人。

工程停了，黄河两岸两万多人闲在地窝子里，董府内却忙得不可开交。设计人员在继续计算，医务人员在连续工作，后勤人员在拼命保障。海志明把领导权让给了夏指挥，全力帮冰儿忙医院的事。柳立木把专家交给了柴兰宁，一心和燕儿搞后勤。董府院内在大雪封路之际突然多出二三十个病人，仅吃饭一项就是一个大负担。海志明柳立木轮番给老钱、霍二娃、吕秋羔下指示，要给专家和伤病员增加营养增加热量，可惜伙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是酸菜土豆就是萝卜白菜，柴兰宁都不好意思把饭菜往苏联专家面前端。

霍二娃和吕秋羔去邻村买羊，羊没买着只弄了两只鸡。霍二娃还想去另一个村，被吕秋羔劝住了。吕秋羔说：“两万的民工早把周



围村子能下嘴的活物吃光了。”返回的路上，霍二娃看到一只山羊在路边啃树皮，他埋怨吕秋羔：“你说没活物了，路边怎么会有羊？”吕秋羔说：“那是黄羊，是野物不是家羊。”霍二娃说：“尽瞎说，野羊怎么会在村子里？”吕秋羔说：“大雪封山，它不来村子啃树皮吃什么，山上哪有草？你看那些乌鸦鸽子喜鹊麻雀不都在村子里找吃的吗？”

霍二娃回到董府就去找解放军借枪。枪没借到，反被海志明臭骂一通。霍二娃赌气说：“不准放枪打猎，我靠双手也要让伤病员和苏联专家吃上肉。”他找了根废听诊器软管，砍了一个树杈，做成一个大弹弓，窜出董府寻找猎物。

第一次出猎，他收获了六只鸽子十几只麻雀。还打中了一只野兔的眼睛，兔子在原地转了好几圈儿，最后还是逃脱了。霍二娃把野物洗好剁碎，竟有一小盆儿肉。

第二次出猎，他的收获更大，除了逮住三只鸽子、十只麻雀，还逮住了一只大兔子。霍二娃提着兔子进了伙房，正碰上梁蓁蓁来打开水。梁蓁蓁看到这些猎物兴奋地叫了起来：“霍大哥你太厉害了！我也要跟你一起去打猎！”霍二娃说：“你叫差辈儿了，我是你霍二叔。我和燕儿姐是一个辈分。”梁蓁蓁说：“就不叫你叔叔，就要叫你哥哥。你不要攀着海叔叔冒大辈儿，我早调查清楚了，你是1934年人，属狗的，只比我大四岁。”霍二娃说：“大四岁是少了点，但本叔是老革命啊！我在朝鲜战场打鬼子那会儿，你连‘志愿军叔叔’都喊不利索，还穿着开……红领巾呢！喊‘叔叔’不应该吗？”梁蓁蓁拉住霍二娃的胳膊摇了摇：“叫叔叔也行，那你一定要答应明天带我去打猎……”霍二娃甩开梁蓁蓁的手，大声说：“不行！我武器虽然有点差，这也是在战斗。你小丫头片子就知道玩啊？”梁蓁蓁气得大叫：“还说是志愿军老革命呢，就会欺负人！不理你了！”

梁蓁蓁提起暖水瓶冲出门，迎面撞上正在门口发呆的柴小宁。柴小宁一腔兴奋地踩着黄河冰面从河西过来，刚巧听到梁蓁蓁缠着姓霍的叫“哥哥”，一股酸水涌上来，梁蓁蓁出来，

他竟忘了躲闪，暖水瓶落了地，嘭一声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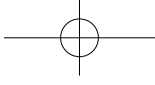
七

雪过天霁，阳光普照，东山变成了灿灿发光的白玉牛首。山脚一个个雪包之下，钻出猫了多日的土拨鼠，青峡口重新热气腾腾起来。成群结队的年轻人背着简单的行李包袱，踏着冰雪从黄河上穿过，跟同样装束的河西人汇集到一处，浩浩荡荡地向三十里外的火车站进发。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从河西到了河东，他们是金积本地的民工，他们要去金积坐汽车回乡，有的甚至不用坐车，走上一两天直接就到了家。

几天下来，宁夏本地民工基本回了家，河南民工也走了一大半，剩下的觉得回家太远太难，就打算在工地过年。海志明让夏战书回家之前把所有留守人员统计上来，一算竟还有近四千人。三四千人在工地上施工有条不紊，三四千人闲在一起就会无事生非。海志明觉得自己这个冬天是离不开青峡口了。

冰儿的医院里还住着三个病人。两个是地窝子垮塌砸断了腿，一个是冻伤感染。工地上还有几个感冒发烧要打针的，冰儿对他们说：“打个针你们来回跑几趟，感冒会加重的，干脆也住院吧，反正病床空着也是空着。”

病房和招待所是一个食堂。招待所的专家虽然都走了，但病房有人住，燕儿这个所长就不能撤。海志明找来柳立木商量：“干脆你也别回休休湖小院了，协助我把工地这些留守的人束缚住，免得出什么意外。”柳立木说：“我这人不是这块料，你有霍二娃协助就行了。”海志明说：“文是文武是武，你是你他是他。再说，你能让燕儿一个人在这里过年吗？”柳立木说：“那也不能让家里的老人孩子们单独过年吧？”海志明想了想，说：“要不干脆把家里人都接过来，让他们也住一住董府的宫殿，也让孩子们长长见识。”柳立木说：“你为了管住施工人员，没必要把北京的老人弄工地来吧？他们什么样的宫殿没见过？敢情那不是你的父母，你就舍得折腾他们……”海志明气得大叫：“你给老子少说



这种屁话！老子本来在北京疗养，老子又是谁折腾来的？不愿意住工地，你现在就滚回去，老子明天也打报告，后天正好和专家一道回北京！”柳立木被一连串“老子”骂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你……你……听你的还不行吗？”

海志明安排柳立木和霍二娃拟订一个留守人员学习训练计划。要求在工业、科学、医疗、卫生、饮食任何方面掌握一定知识的人当教员上大课，具体落实到柳立木、彭冰儿、老钱、所有医生、工地留守技术骨干。海志明和霍二娃讲战斗故事也行。柳立木的计划里还让吕秋羔讲当土匪的事，作为警示教育，被海志明大笔一挥划掉了。军训方面，霍二娃和王排长的计划比较成熟，训练科目完全是新兵训练大纲内容，教员有全排战士加留守人员中的复员军人和民兵骨干。海志明觉得还是霍二娃的计划更靠谱。

董府这边正做着计划，工地那边已蠢蠢欲动了。只几天工夫，施工人员中冒出很多弹弓手。他们整天四处转悠，不但打鸽子野兔麻雀，也打喜鹊斑鸠乌鸦。当地人认为喜鹊斑鸠是吉祥鸟儿不能打，乌鸦是凶鸟不能惹，告状的意见很快从政府和民间渠道汇集到留守指挥部海志明面前。

海志明和留守管理人员立即起草了一个紧急通告，只允许弹弓爱好者瞄准野兔鸽子麻雀，其余任何飞鸟不许击打。不料通告还未发出，邻村一个老汉提了一只母鸡找上门来，说是被弹弓打伤三天没下蛋，要求青峡口工程每天赔一个鸡蛋，直到母鸡养好伤恢复原来下的量为止。海志明一生气，把刚写好的通告撕得粉碎，对霍二娃下令：“带上保卫人员，把所有弹弓收缴干净一把火烧掉！哪个小子胆敢不交，一经发现，每天罚他十个鸡蛋，直到年后开工为止！”

指挥部这边正处理母鸡下蛋的事，董府那边出了一件女人怀娃的事。怀娃的女人坐着一辆轻便马车直达董府西门，看门大爷问：“你们是干什么的？”赶车人说：“我们是给肚子里的娃找爹的。”大爷一听忙把车拦住：“你们找错地方了，这里住的是领导和医生，没有臭流氓。”车上的女人说话了：“我们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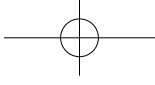
找流氓，我们找娃他爹吕秋羔同志。”“吕秋羔不是光棍汉吗？怎么成了娃他爹？”看门大爷觉得这事大了，忙让马车停在外面，自己急匆匆地去找柳立木。

柳立木到门口一看，车上坐的是旧时的鸣翠如今的鸟羽。

秦鸟羽一见柳立木，啜一下从马车上跳下来，拉住柳立木胳膊不撒手：“柳厂长，你快给我把吕秋羔交出来吧，你把他交给我，我肚子里的娃要有爹有钱有名有姓，他得站出来娶我养我。”柳立木推开秦鸟羽的手，说：“你要找吕秋羔就好好说话，他就在这里。”

秦鸟羽一见吕秋羔就破口大骂：“我以为你掉黄河喂王八了，你还活着啊？你给老娘下了种就不管了吗？你把老娘肚子搞大就失踪了啊？你这个无情无义的王八羔子土匪痞子……”一边骂一边扑了过来，钻进吕秋羔怀里呜呜大哭起来。

吕秋羔搂着鸟羽，又紧张又兴奋还有点害怕。他觉得怀里这个女人不像是在撒谎。他又觉得那一天的偷情不可能就让自己当了爹。他悄悄把手伸向她的肚皮，下意识地说了句：“你还真的怀娃了呀？”鸟羽一把推开他的手，一边解衣服扣子一边说：“不信我把肚子亮给你看，你的崽子就在里面……”柳立木赶忙制止：“停停停！文明社会，不要乱来，大白天的，成何体统！”蹲在墙角抽烟的老钱此时站了起来，呵呵笑着说：“龙王庙的龙王爷还真灵啊，瘦猴子一炷香烧过，这就给怀上了？”吕秋羔经老钱这一点给点醒了，说：“对呀！要有也是猴子的，俺只放了一枪，哪能打得这么准呢？”鸟羽一下急了：“你那能叫一枪吗？你把老娘整了个半死，自己跑出去买菜。买完菜回来又补了一枪。你把劳改队几年的积蓄一次就倒腾干净了。猴子早就没你这个本事了，他那根烧火棍早成面条子了。”柳立木说：“别说这些废话了，肚子里有没有娃，让医生听一下就知道了。”吕秋羔说：“医生能听出谁的种？”老钱说：“你认了一枪，狗屙下也是你屙下的！”吕秋羔说：“那俺也不能稀里糊涂把狗屎往自己身上抹。”柳立木出了粗话：“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天上掉下个孩子砸你头上，



你还要分个真假？有人叫爹，你下半辈子不就安逸了吗！这天大的好事你往猴子身上推？”吕秋羔当即把鸟羽抱住亲了一口，大声说：“你要真怀了俺吕秋羔的种，你就是俺的亲娘！”

秦鸟羽真的怀孕了。医生都能听到胎心了。冰儿、燕儿问鸟羽月例的日子，算了算还真是吕秋羔偷嘴的时间。吕秋羔高兴得神魂颠倒，一个劲儿夸龙王庙的龙王是菩萨心肠。

海志明在一种神秘而紧张的气氛中回到了董府。吕秋羔一直到晚饭时都没有等到海志明的臭骂，他盛了一小碗烩面颤抖着递到海志明手上。吕秋羔怕海志明把饭扣在他头上，只用个小碗盛了半碗面，不料海志明两口吃完把碗伸过来：“多盛点！你喂猫呢！”吕秋羔找出大碗盛满送了过去。

吃完饭还是没动静，吕秋羔指使鸟羽往海志明身边凑。鸟羽果然没羞没臊地走到海志明身边，说：“海长官，海大哥，我有喜了，我怀上娃了，我三河湾出来的女人也能当妈了，能过上好日子了。你看看，我现在成了大肚子婆姨……”海志明平静地说：“你的喜事应该留在自己家一个人独自享受，不要拿到外人面前晒。你要想过好日子，要让肚子里的娃有个好爹有个安稳的家，就早点让监狱里的猴子死了你这条心，越早越好。”鸟羽听得发蒙：“我不明白。”海志明说：“娃的爹明白。”鸟羽说：“他爹也是糊涂虫。”海志明说：“他爹背后站着大善人。”

柳立木知道，自己就是海胡子嘴里那个大善人。他没有再找海志明商量，他把此事的善后交给老钱去办。老钱很快打听到，瘦猴子被宁朔县法院以漏网土匪和勾结敌特分子阴谋刺杀外国专家的罪名判处了无期徒刑。而一个永远回不了家的人是不应该有老婆的。后来秦鸟羽由猴子婆姨变成了吕秋羔媳妇。

青峡口地区安静了几天之后重新热闹起来。三千多留守人员被编成三十六个连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哨子声、口令声、号子声整日在峡谷上空回荡。惊跑了牛首山坡的黄羊狐狸野兔獾，惊飞了龙王庙周围的鸽子麻雀喜鹊乌鸦。

各种各样的科普班、识字班在军训的间

隙开办起来，操场旷野成了课堂。训练累了，人们席地而坐，文职教官开始讲课。深奥些的有什么是电流电压什么是细菌一氧化碳，简单的有如何防止煤气中毒食物中毒。什么内容都可以有，哪类人都可以当教员讲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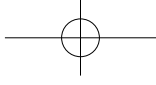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整个施工队伍在完全未施工的情况下忙碌着。忙得没时间游山玩水，没时间游手好闲。忙得没时间偷鸡摸狗，没时间男盗女娼。海志明让这个处于冰天雪地中的工地成了一所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大学校。

海志明的军训和学习收到了意料之外的效果，施工人员的精神面貌上了一个大台阶。海志明私下对柳立木说：“人闲下来生是非，驴闲下来啃树皮。工人们一年到头精力充沛，让他们彻底闲下来浑身难受。”柳立木说：“春节离开工还有一段时间，这个日子怎么打发，总不能一直军训吧？”海志明说：“这还不好办吗？过年搞几个秧歌社火队，过完年再来个冬季运动会，忙不死他们才怪！”柳立木笑着说：“你好像和大家有仇似的。法西斯啊？”海志明突然提高嗓门：“你懂个屁呀！这是让他们长本事长精神。你等过完大年开了工再看吧，这批人就是骨干分子！”

八

1959年春节如期到来了。董府的春节与往年不同。往年董府只有军人，今年一下增加了好些人：海志明、柳立木、吕秋羔三家，还有霍二娃、老钱和一个医生一个护士。本来还有四个病人，却在除夕的前天一哄而散回了地窝子。他们不想因为自己的原因给冰儿、燕儿增加负担，他们想让她俩好好和老人娃娃们安心过个团圆年。

年夜饭一共开了三桌。海家加霍二娃七人一桌，柳家七口一桌，老钱和医生护士及吕秋羔两口子一桌。桌上没多少菜，一盆土豆烧牛肉，一盆青萝卜炖羊肉，一盆酸白菜烩粉条，还有一盘胡萝卜丝、一盘土豆丝、一盘绿豆芽。霍二娃拿出两瓶酒让老钱匀成三瓶，老钱往空瓶倒了一点儿，兑了点水放在第三桌，给海志明、柳立木家留了原酒。



因为没电，年夜饭下午就开始了。刚开始还是按家庭坐的，吃着喝着渐渐分化了。霍二娃带着海小冰、海小援和柳双林、柳二林、柳小林凑了一桌，冰儿及父母和燕儿及公婆凑了一桌，海志明、柳立木和医生、护士、老钱、吕秋羔又是一桌。鸟羽有点尴尬，燕儿招招手让她过来了。

孩子们玩作一团，喝酒的猜起拳来，老人们低着头聊天。鸟羽坐着吃着突然发现了大问题，为什么冰儿、燕儿两家桌上有不少羊骨头，土豆里还剩了几块小牛肉，而她们桌上的菜里基本就没见到牛羊肉？鸟羽当即大哭起来，揪住吕秋羔的领口骂道：“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菜是你做的，盆是你盛的，为啥给别人吃肉只给老娘吃萝卜土豆？凭啥不给我盛肉？”老钱忙起来解释：“那两桌有老人娃娃，都需要营养。再说首长们的工作量大，伙食标准也高，多盛几块肉是应该的……”吕秋羔帮着说：“你的伙食费在村里的大食堂，又没转给我们。你白吃还嫌肉少，你要不要脸？”鸟羽大骂：“你这个窝囊废，你就是没安好心，你就是想让我肚子里的孩子饿死……”海志明站起来骂老钱：“你长不长脑子？你不知道鸣翠是孕妇吗？孕妇多需要营养，孕妇嘴多馋啊？再说，谁给你的权力让你给我搞特殊化了？”霍二娃忙把海志明扶住说：“首长不能生气，您知道自己的身体……”燕儿忙给老钱使眼色，让他另外给鸟羽炒个鸡蛋。

天色黑下来，远处的村庄传来零星的爆竹声，院子里亮起一片火光。霍二娃照着陕北老家的风俗用炭块在院子中间垒起了一个火塔。火塔被点燃之后，峡谷里刮起一阵大风。风从火塔的炭缝里吹进去，吹起一股浓烟，吹红了半个天空。所有的人都从屋子里跑了出来，大家围着火塔转着跳着。柳燕儿和霍二娃带着孩子们扭起了陕北秧歌，海志明、彭冰儿也跑进队伍里扭了起来，扭出了一片火热，扭出了一片欢笑。

火塔燃烧了很久，由熊熊大火变成了通红的火团。火团的炭块从塔上掉落下来，变成了一堆炉火。这堆炉火一直燃烧着，从夜晚烧到了黎明，从除夕烧到了初一，从戊戌的一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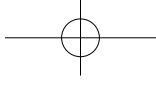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狗烧成了己亥的一头猪。

春暖花开的日子到了。苏联专家回国之后没有再来，柳立木、马兰花加入了设计团队，在北京和设计院专家一起奋斗了两个月。当牛首山野桃花盛开的时候，他俩带着部分图纸和设计代表梁蓁蓁回到青峡口。他们在渡口等船时发现码头变了位置，老码头那儿正在筑围堰挖基坑浇筑混凝土——是修建铁桥的队伍进入现场正式开工建桥了。梁蓁蓁回头望了望，河西围堰大堤向北延伸了很多，龙王庙没了！

此时正好渡船到岸，人们乱纷纷下船上船。三个人上船站定回望，龙王庙旧址到处是挖坑挑土筑堤的人群。柳立木说：“海志明这么快就把新龙王庙建好了？他不会偷工减料给龙王爷住了地窝子吧？”马兰花说：“龙王爷那些虾兵蟹将都是水里的玩意儿，说不定海胡子把那些泥胎都扔进黄河让他们回老家了……”梁蓁蓁咯咯咯笑了起来，柳立木忙伸手捂住马兰花的嘴低声说：“不要胡说，小心当地人听见揍你！”

船到对岸，下船的拥过去，上船的拥过来，马兰花被挤得一个趔趄掉下跳板，被柳立木一把抓住拉了上来。谁知这一下却崴了脚，疼得她龇牙咧嘴直冒冷汗。柳立木、梁蓁蓁一左一右扶着她走出码头，雇了一头毛驴让她骑上去。赶驴的老乡说：“你们两口子这是带丫头去相亲还是回娘家种地去？现在城里人躲饥荒都往乡下跑，其实乡下也缺粮食，只是有几句菜吃，同样饿肚子……”柳立木说：“这个胖女人太能吃，我养不起了，我是去卖老婆的！”赶驴人说：“这么富态的婆姨也舍得卖？这地方谁能买得起？”柳立木说：“卖给这个工地的副总指挥了。”赶驴人说：“原来是副总指挥夫人啊？那我的毛驴今天送美人上门功劳大了，总指挥一定能多赏几个草料钱……”柳立木说：“老乡啊，我听这话怎么像骂人呢？”马兰花在驴上哈哈大笑差点跌下来。梁蓁蓁愣了一下，也跟着笑了……

一路说笑到了董府外寨废墟前，毛驴站住，赶驴人说：“就到这里吧，把夫人抱下来。”柳立木说：“还没到呢，进西门到院子里。”赶驴人说：“不能再往前走了，我



的驴不能进董府。”柳立木说：“这是什么讲究？你是想加钱了吧？”赶驴人说：“你小瞧我了，还真不是。”柳立木说：“那就进去呗，走了这十几里，也不怕多这几步。”赶驴人说：“实不相瞒，我是怕见你们的总指挥。”马兰花抢着说：“他有啥可怕的？没事，我管着他呢！”赶驴人说：“听说总指挥在朝鲜杀了很多美国佬。”柳立木说：“他是保家卫国的战斗英雄，他最爱的是老百姓，你怎么能怕他呢？而且你驴上面也不是他老婆！”赶驴人说：“他不光打美国佬，他还打神，他下令拆了龙王庙，答应老百姓盖新庙呢，结果把砖瓦木料盖了办公室，把龙王爷神像放在董府外寨的破墙烂院里。现在我们当地人谁还敢靠近董府？我已经算很胆大的了！”梁蓁蓁说：“大叔您不要怕，海指挥这会儿不在，他在工地上呢！”赶驴人说：“龙王在里面啊！龙王爷豪宅被强拆了，倒在破土堆里正生气呢，我们可不敢靠近。现在老百姓躲在家里都担心龙王爷哪天发脾气报复一下子，哪敢主动来招惹？”马兰花在驴上说：“我疼得脚都沾不了地，怎么进去呢？”赶驴人指着柳立木说：“我的驴都驮你这么远了，剩下几步该他背你了。”柳立木故作生气地说：“你怎么还骂人？”赶驴人一本正经地说：“你们这些人本来挺好的，但有些事儿做得就该挨骂。但愿龙王爷看在他是打鬼子英雄的分上大度一点，更不要惩罚到我们小老百姓头上。”

赶驴人坚决不进董府，柳立木只好像驴一样背着马兰花往里走。柳立木背出一身臭汗，马兰花被背出一肚子坏笑。

马兰花的脚踝肿得像刚出锅的白生生的馒头一般。冰儿和几个医生会诊了一番，认为是脚踝骨裂，唯一的治疗方案就是静养。骨裂静养，那就不是三天五天的事，这不但要影响这次的图纸核查实测，而且会影响到继续去北京做建设方设计代表。

晚饭时，他们见到了海志明、柴兰宁。海志明黑了瘦了，柴兰宁也黑了瘦了。柳立木拉着他俩的手说：“是累的还是饿的？怎么都瘦了一圈儿？”海志明说：“风吹日晒嘛！”

柴兰宁说：“又累又饿呗！”海志明说：“你们怎么样，饭菜能吃得饱吗？”柳立木说：“我们在家里吃，都挺好的。”柴兰宁说：“好什么呀？白白胖胖一个老婆交给他，送回来一个瘸子！我都不想要了……”柳立木说：“脚丫子一点小伤，绝对不影响你久别胜新婚，好好享受去吧，退货没门儿！”海志明说：“带一个兵都让倒下了？伤亡过半哪！你这个领队真是不咋地！”

第二天上午，柳立木和梁蓁蓁、柴小宁上了牛首山。他们在山神庙的院子里摊开几张草图，然后远眺寻找坝址上几个标注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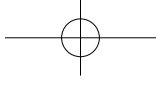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峡谷的阳光已经很和煦，山神庙四周的树木也郁郁葱葱了。晨风从河面上卷过，将一丝湿润送上山坡，吹开了满坡的野桃花野杏花迎春花柠条花，吹开了一地的蒲公英花、阳艳艳花、打碗碗花、狼尾巴花，也吹开了青峡口两岸火热的青春之花。

俯瞰青峡口，黄河两岸的导流明渠基本成形，导流水闸基础正在浇筑。现在的导流明渠未来会改造为灌溉渠首段。河东总干渠连接原来的秦渠和汉渠，河西总干渠连接原来的唐徕渠和新的西干渠。渠首水闸成了水利枢纽工程的重要部分。基坑内，作业人员明显减少，大坝上下游围堰施工全面铺开，两万多人队伍被分割成了四大群，上游围堰东西岸两群，下游围堰东西岸两群。下游围堰的近处，一座钢铁桥梁正在吊装中……

九

青峡口工程最大的拆迁户龙王爷带着他的虾兵蟹将很大度地等了大半年，希望海志明兑现拆迁承诺给他们重建庙宇再塑金身，让他们体面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保一方水土受百姓膜拜。左等右等不见动静，龙王爷终于爆发了，一场洪水漫过围堰倾泻而下，把即将竣工的河西基坑淹没。

新中国的10岁生日之际，黄河上游遭遇连续降雨，黄河水位迅速升高，到10月4日凌晨，最大洪峰到达青峡口。由于东西岸围堰的推进，洪峰在狭窄的坝口遇阻，致使水位快



速抬高，从相对较低的西岸坝顶漫过，顺着基坑和人工河道向下游涌去。天亮时，当河西的施工队进入现场后，他们发现河西基坑变成了一个太湖。

工程被迫中断，部分河西民工被调到河东施工。

1959年10月5日是个好日子。这一日，风停了，雨住了，天晴了。白云在蓝天上飘着，红日在山顶上照着。牛首山下的黄河在红日之中变得波光灿灿一片血色。大河之上，一座崭新的铁桥散发着黑色的光芒，检阅了6000多民工游行般的横渡场面。这是青峡口铁桥7月1日通车以来迎接的第一次人潮，荷着挑着各类劳动工具的人群从河西的龙王庙旧址起，一直延伸到河东的围堰之下。第一拨过了桥的人已经在河东干活儿了，最后一拨人还在河西的土窝里往外冒。

海志明一手叉腰一手扶着望远镜站在东岸围堰上看，看到每一个上了桥的人都是疾步如飞。海志明把望远镜递给身边的柴兰宁说：“你不是总遗憾没上朝鲜战场吗？当年过鸭绿江就是这个样子，6座大桥一齐渡江，那有多壮观啊！”柴兰宁接过望远镜看了一会儿说：

“幸亏建了这座铁桥，不然的话，我这6000人就得钻进地窝子睡大觉了！”海志明说：“睡觉不行，那要睡出毛病的。真没这个桥，你就让他们用水桶脸盆饭碗茶杯把基坑里的水往外舀，直到舀干为止。”柴兰宁半开玩笑说：

“我相信，这样的命令你能下得出来。”海志明说：“你在怀疑这个办法很愚蠢很笨吗？我告诉你，这是那种条件下最磨炼人们意志的劳动，比放了羊睡大觉效果会好一百倍。不信你试试，让6000人睡10天大觉，不发生打架骂仗的事，你把我眼珠抠出来踩着玩去！”柴兰宁说：“我相信，我不和你抬杠。”海志明说：“不想抬杠说明你心情不好。我给你说，河西的事你不要郁闷，把过河的民工安排完，我们一起去河西看看。”柴兰宁说：“河西没什么看头，看也是白看，不调集足够的水泵，河西会拖了整个工程的后腿。”海志明说：“吴主任昨天已经下了命令，上下游几个邻县所有农用水泵柴油机包括机器操作手一律征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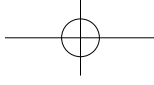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估计今明天即可到位。”柴兰宁说：“政府给农民的命令哪能和军令比，我们不去盯着落实，鬼知道哪天才能进入工地！我们必须亲自去催。”海志明想了想，说：“要催就得去各县一台一台落实。咱们研究一下，分分工，都往县上跑吧！”

上工潮退去后，他们几人过了铁桥来到河西大堤。此时，省供销社物资站送来的16台水泵柴油机和大量水管已经到达，满城电厂派来支援的技术工人正在安装机器。海志明面对水波浩渺的基坑和区区十几台抽水设备，焦急地喊道：“去催吧，都往下跑，一台一台落实，一分钟都不要耽误！”

在绝大部分人的思维里，无论单位、家庭还是个人，当你遇到困难时，总认为最能帮助自己的一定是离得最近的人或有利益相关的人。而在很多的社会实践中，第一个站出来无条件支援你的人，往往是那些离得远又无丝毫利益可图的人。两天之后，青峡口上游两县的设备全部到位，而离青峡口最近的宁朔、金积两县却拖拖拉拉没有到位。海志明认为是柴小宁和霍二娃人微言轻催促力度不够，从上游县一回来，他决定亲自去催。

赶到宁朔县政府已过了晚饭时间。海志明直接找到了尚在办公的县长。海志明说明来意，然后质问县长：“为啥只送来3台水泵？”县长说：“不应该呀？指标都分解到各公社了。估计明天大部分能赶到工地……”海志明把手一挥：“别说了，你的意思是让我回去在工地上等着呗？”县长说：“不不不，我天一亮就亲自下到村里落实。”海志明冷笑一声：“你说的是明天？”县长为难地说：“今天确实太晚了，老百姓睡得都早，我们不好深更半夜去惊扰他们。”海志明说：“那就是我不懂事，深更半夜惊扰到您了？”县长一看这位总指挥真生气了，忙表态：“我现在就连夜落实，保证明天上午送到工地。”海志明说：“那我得陪你一起去！”

海志明和县长一行按花名册直接下到了生产队。所到之处，无论公社社长还是生产队长，听说海总和县长连夜来催，都忙着把机器装上马车。个别老乡嘟囔着不愿意，在生产队



长连哄带骂加恐吓之下，也都不情不愿地开始装车。到了上滩村已是下半夜，却在这里遇到了霍二娃和吕秋羔。

上滩落实了两台水泵，一台是全县最早到工地的那台，另一台一起装上了车，临出发时，操作手变了卦又偷偷卸下来。这次县长亲自督阵，机器重新被抬上了马车。装好准备撤离，县长走过去对操作手说：“天一亮就往工地赶，不许耽误，你要是敢再把机器卸下来不去，小心老子法办你！”操作手低声嘟囔一句，县长在他肩膀上使劲地拍了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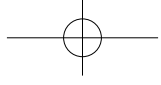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吕秋羔此时跑到海志明身边，说：“海总能到上滩村是俺儿子的最大福气，您一定要到俺家去坐一坐歇歇脚，喝上一口水，顺便给我儿子起个名字……”海志明说：“让我给你儿子起名字就只给喝口水？你倒会钻空子占便宜！”海志明的司机说：“海总还没吃晚饭呢，饿着肚子，名字肯定起不好。”吕秋羔“啊呀”一声扭头就跑，跑了两步又折回来说：“二娃你一会儿把首长带回来，我先回去杀鸡。”海志明道：“等不及你杀鸡了，快焖一锅干饭吧！”吕秋羔“是”了一声跑了。县长凑过来说：“我真是太粗心，太对不起海总了，让您饿着肚子跑了一晚上……”海志明说：“我饿肚子与你没关系。但今天中午之前工地上少到一台机器，你这个县长能不能当就看吴主任的脾气了！”县长说：“您放心，今天中午我和机器都会在河西围堰上，机器不响，我不离开！”海志明说：“那就好！另外，麻烦你回去给金积县长通个气儿，就说我天一亮登门拜访。”县长说：“好好好，我马上通知他。”

海志明和县上的人分开后来到吕秋羔家，吕秋羔已做好一大盆连锅面。吕秋羔不好意思地说：“连锅面最快，首长辛苦一夜了，先垫一口，我再去杀鸡。”海志明说：“别假惺惺了，杀什么鸡，你老婆儿子的营养不要了？我们吃一口不饿就行了，赶天亮到金积县政府，正好混一顿饭。”吕秋羔再没提杀鸡的事。

海志明突然想起装车时的情景，他问霍二娃：“村里那个机器操作手嘟囔什么了？为什么他都装了一次车又卸下来？”霍二娃说：“其实这些水泵没及时运到工地也不是县领导

安排得不好，而是老百姓听信了一些谣言，互相推诿不愿去工地。”海志明问：“什么谣言？”霍二娃说：“刚开始我也不明白，直到昨天才听说，他们认为这次洪水淹基坑是龙王爷无家可归发脾气向海总指挥示威呢。海总不给龙王建庙，让他们抽水和龙王爷作对，他们怕龙王爷迁怒于自己，因此不愿意去。”海志明哈哈大笑说：“龙宫都在水里，怎么会在庙里？再说，我拆了龙王庙没盖新居，龙王爷应该收拾的人是我，与他们有屁关系？”霍二娃说：“他们说你是杀美国佬的战斗英雄，身上带着煞气，龙王拿你没办法。他们是小草民，虾兵蟹将都敢来欺负。”海志明说：“县上不是都有宣传部吗？他们是怎么宣传破除迷信的？得给这几个下游县搞一次教育活动，打消老百姓这种顾虑！”吕秋羔说：“要不然就给盖个庙呗，一了百了。”海志明说：“他们说龙王爷生气你就给盖庙，他们要说玉皇大帝生气，你再给建个天堂呗？你长的是脑袋还是尿壶？”

说话中，天渐渐亮了。吕秋羔叫醒秦鸟羽，抱着儿子让海志明给起名字。海志明看了看，说：“我看这小子长得挺像吕秋羔哇？”鸟羽嘴一咧，说：“当然像了！不像他不成野种了？”吕秋羔说：“海总说像我，那我就彻底放心了！”海志明说：“让我起大名还是小名？”吕秋羔说：“您是大人，当然给起大名。小名我们给他起好了。”海志明说：“小名叫什么？”鸟羽抢着说：“为了纪念他爹在这里建大坝，我给他起了个小名叫坝坝。”海志明、霍二娃大笑起来，吕秋羔莫名其妙地问：“这个名字不好吗？你们笑什么呀？”霍二娃说：“这个名字太好了，你不是给自己生的儿子，你给全村人生了个爹。以后谁喊他小名，谁就是你孙子。”吕秋羔一拍脑袋：“俺们这里都喊爹，没人喊爸爸，俺把这茬给忘了。幸亏俺爹死了，要不然他一喊孙子小名，俺成俺爹的爷了。海总您就大名小名一块起吧！”鸟羽嘟囔着说：“我想了三天才想出个坝坝，咋还和爹一样了……”海志明说：“大坝也是水库，小名叫库库吧，也有纪念大坝的意思。”吕秋羔说：“我的儿子一定很酷，这个名字好！”海志明又说：“大名嘛，就叫吕跃进，



纪念总路线大跃进的年代，将来也要有大出息大进步。”鸟羽抱着孩子给海志明鞠了个躬，说：“谢谢海总，我儿子这个名字太响亮了。我从三河湾出来时要是你给登记，肯定不是现在这个破名字！”吕秋羔从鸟羽怀里抢过孩子高高举起大喊：“我儿子叫吕跃进！我是吕跃进的爹！吕秋羔活成吕跃进的爹了！”

吕跃进在吕秋羔的头顶哇一声哭了。

十

1959年11月5日，水利部正式批复通过青峡口水利枢纽工程初步设计方案。柳立木和叶志华、梁蓁蓁等8位专家带着三套图纸返回青峡口，下了火车上了大卡车一路颠簸，在夕阳斜照下过了铁桥。汽车没有开向北边的董府，而是向南一拐，停在了一幢小楼前。

柳立木三个月没回来，青峡口的十里地窝子上面竟出现了一座小楼。小楼前面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青峡口水利枢纽工程指挥部招待所”。专家们高兴地欢呼起来。

小楼只有两层，楼下一个大院子，院子里还有一个篮球场，楼上一条向阳的明走廊。楼梯在房西头，24级台阶连通了楼上楼下36间客房。

所长柳燕儿把北京专家全部安排在楼上。楼上是豪华间，两张单人床，有书桌，有椅子，还有一个床头柜一只暖水瓶。楼下的房间都是四人间高低床，一张能靠立在墙边的矮桌，四把能折叠的小马扎。楼上楼下相同的设备是房间中央立着的火炉和火炉上的铁皮烧水壶。

专家们住的是离楼梯最远靠东头的四个房间。

把专家们安顿好后离开饭还有一段时间，柳立木回了自己的家。柳立木家是楼下最东头燕儿的办公室兼卧室，隔壁就是柴兰宁的办公室，马兰花的家。柳立木问燕儿：“海志明住哪个房间？”燕儿说：“冰儿的医院在董府，老海还能住过来？”柳立木说：“那边还留了谁？”燕儿说：“老钱留在了董府，这边来了吕秋羔。霍二娃两头跑，这边没安排房间，来了就和吕秋羔挤一个屋。”柳立木说：“那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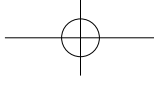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秋羔肯定受气。”

进了家门，燕儿提起炉子上的水壶往脸盆里加了热水，把毛巾放进水里，香皂搁在桌角，亲热地帮柳立木脱掉外套，对他说：“先洗把脸喘口气躺一会儿，我去食堂看看，饭好了我来叫你。”柳立木说：“你让吕秋羔给卡车司机老马加个菜，要是没肉，炒个鸡蛋也行。”燕儿说：“这几天吕秋羔老是偷偷给马师开小灶，我正想收拾他呢，还专门给他加菜？”柳立木说：“开车的掌握着大家的安全，睁一眼闭一眼吧！”燕儿说：“司机都是你们给惯的，一身的毛病。”

吕秋羔把炒鸡蛋端进自己房间，然后把正在院子里篮球架下擦车的马师傅叫到房间说：“马师，给你单独炒了盘鸡蛋，你就在我这里吃，不要和专家们在一起。”马师傅说：“太谢谢了，你真是个好人的！”吕秋羔说：“我再给你盛碗土豆烩白菜。”转身，吕秋羔端了一大碗菜进门，东山上传来“轰隆”一声巨响，吕秋羔被吓了一跳，菜碗掉在地上咣当一声碎了。

马师傅想笑却没好意思笑出来，他看着地下的菜说：“听说你以前跟着郭栓子在山上干过，咋就这么大点胆子？炸石头放个炮，碗都吓掉了？”吕秋羔说：“山上最近天天放炮，我早习惯了。刚才失手是我心里有事走神了。”马师傅说：“遇上事往开了想。我今天在火车站让人给骗了，丢了人折了财，但我想得开，该吃吃该干干不能误事。”吕秋羔说：“马师是开汽车的大人物，俺一个小伙夫肯定不能和您比。您要是一失手，那就是大事故。所以，您是得想开些。”马师傅说：“你要有啥想不开的事跟我扯一扯，我给你开导开导。要是有啥困难你也尽管说出来。”吕秋羔说：“我这事说不定您真能帮上忙。”马师傅说：“那就说呗，能帮，我还会不帮你？”吕秋羔说：“我抽空找您说，现在我得给大家开饭。”马师傅说：“你先忙吧！”

吕秋羔出去后，东山上又响了几声炮。连续的炮声预示着施工队伍已经下班，炸石场是在工人们离场之后集中放炮。不一会儿，就有柴兰宁和几个技术人员从工地回来。吕秋羔



扯开嗓子喊：“开饭了——”

马师傅吃完饭等了好半天吕秋羔才回来。马师傅说：“你要帮忙是不是家里有事？我正好要去上滩村姑妈家，有事你就说。”吕秋羔说：“俺老婆没在家，上滩没事。你要去，那你把俺买菜的自行车骑去吧。”马师傅说：“那太好了，省得我走路了。”吕秋羔说：“还需要啥你尽管说。”马师傅不好意思地说：“那你借给我30块钱吧……”吕秋羔说：“俺现在就给你拿钱。你要不说就太见外了！”马师傅说：“太谢谢你了！还说我帮你忙呢，反倒是你先给我解决了难题……”吕秋羔说：“您的事重要，俺的事以后再说。”

第二天上午，吕秋羔准备上街买菜，燕儿把他叫住交代：“过几天指挥部要开重要会议，招待所要住很多人，你得提前预订一些好菜。”吕秋羔问：“预计多少人？哪个级别的？”燕儿说：“详细情况你也别打听，反正部里省里都会来人。”

吕秋羔在金积采购时给一个卖菜的说：“过几天要开大会，有大领导要来。”卖菜的说：“你下午再来一趟！”吕秋羔下午又去买菜，卖菜的说：“三天之内，至少十公斤，不然，吕跃进没命。”吕秋羔哭丧着脸离开了金积。

吕秋羔给马师傅说的是要炸鱼。吕秋羔说自己以前炸过鱼，炸药瓶扔进水里一点响声没有，但白花花的野鱼很快能漂上一层。在这个饿死人的年代，不想点办法，老婆娃娃都会没命。马师傅说：“这个简单，我明天去拉炸药时顺手牵羊弄一点就行。”吕秋羔说：“机会难得，最少弄十公斤，明年开春青黄不接时还要用。”马师傅说：“看情况吧，争取。”

两天后，吕秋羔骑着自行车带着一水桶炸药去了金积，在菜市场 and 卖菜的换回一桶牛肉。吕秋羔说：“你们要的东西办到了，你们今天就放俺老婆娃娃回家！”卖菜的说：“放不放秦鸟羽和吕跃进，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那得老大说了算！”吕秋羔说：“拜托你在尚犷面前多说点好话，放了他们娘儿俩吧。吕跃进再不回来，俺马上要死了！”卖菜的说：“你下午来听信儿吧！”

吕秋羔下午听到的是：“三天之内，你

听到响声之时，吕跃进就回到上滩家里了。”

尚犷在牛首山的山洞里将一水桶炸药做成五个包。尚犷做炸药包的时候，吕跃进和秦鸟羽都在身边。吕跃进不知道尚犷在干吗，秦鸟羽也不晓得尚犷在干吗。秦鸟羽问：“司令你这是做啥？”尚犷说：“老子要杀人。”秦鸟羽说：“你不要杀吕跃进。”尚犷说：“那要看本司令的兴趣。”秦鸟羽说：“我一定把老司大哥伺候好……”尚犷说：“老子是司令，不是老司。”秦鸟羽说：“你姓尚，妹子口误了。”尚犷说：“老子姓阎，叫阎王爷！”秦鸟羽忙把吕跃进抱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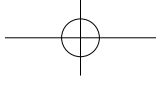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尚犷在隔壁一个更大的山洞里试验了一个。轰隆一声响，吕跃进从秦鸟羽怀里掉下去。吕跃进张嘴要哭，秦鸟羽忙把奶头塞进他嘴里。尚犷从外面进来，笑嘻嘻地说：“质量很好，声音、威力都不小。吕秋羔这个驴锤子这事干得漂亮……”秦鸟羽说：“那你该放我们娘儿俩回家了吧？”尚犷眼睛一瞪：“急啥？老子还没死呢。等老子死了，你自然可以回家！”秦鸟羽说：“你才四十多岁，等你死了，我娃都该找老婆了。”尚犷说：“老子明天就死，他睡一晚上就能长大？”尚犷说完突然伸手啪啪给了她两巴掌。尚犷大骂：“今天是老子这辈子最后一次了，你不好好伺候，老子现在就掐死你！”

尚犷离开山洞的时候把秦鸟羽双手给绑了。绑完又给秦鸟羽裤裆里放了一块禿石头。尚犷说：“我走了以后你就在这块石头上磨绳子去吧。你能把绳子磨断，你和吕跃进就能回家。要是磨不断，你们娘儿俩就到阎王那里找我报仇吧。”

尚犷戴了毡帽捂了围巾，背着一个褡裢出了山洞。尚犷的褡裢里装着四个炸药包一块干牛肉、一个打火机。为了保险，他在衣服兜里还装着一盒火柴。

尚犷走出山洞时太阳还明晃晃地在天上吊着。尚犷哼着小曲钻出草丛穿过树林蹚过小河才上了一条羊肠小道，最后停留在山神庙外的大榆树下，拿出褡裢里的干牛肉啃食起来。

水库大坝初具规模。坝体从黄河东西两岸向中心延伸过来，远远望去，似乎马上就



要合为一体。尚犸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俯瞰大坝，他看到坝体中间那一条即将合龙的细缝，自己的心脏便裂开了。他的心很痛很痛。他觉得大坝的龙口越窄，自己的心脏便越痛。他得设法让龙口变宽变大永远无法合龙。他知道这个坝体太厚太高太结实，他的四个小炸药包只能像蚊子叮一样让它痒痒一下。他的四个包包是给那几个掌握大坝命运的人准备的。想到那几个人，他的眼前出现了一片血肉纷飞的场景。他一直怀念这样的场景并为之奋斗着。制造这个场景就在今晚。他无比激动又无比害怕，以至于双手簌簌发抖，把一块干牛肉掉到了地上。他回头看了一眼山神庙，对着庙门里模糊不清的神像念叨了一句：“我对党国只能做到这一步了……”泥塑的山神爷没有任何回应，尚犸一生气和他拜拜了。

吕秋羔从上滩村回来后看到了尚犸的影子。当时正是凌晨两点，尚犸已经安放好招待所楼上和楼梯口的两个炸药包。就在尚犸退下楼梯转身的一瞬间，吕秋羔认出这个黑影是尚犸。吕秋羔大吃一惊，他断定尚犸的出现绝对和那些炸药有关，与来此开会的领导和专家有关。吕秋羔赶忙溜回屋子。经过一分钟漫长的思想斗争，最后伸手推了一把霍二娃。

吕秋羔的犹豫还是因为儿子吕跃进和老婆秦鸟羽。吕秋羔在菜市场得到尚犸三天之内让他们回家的承诺后，连着两天晚饭后都往上滩村家里跑。第一次扑了空，这次又扑了空。第一次扑空在预料之中，他很快就返回了。这一次扑空，他有点不死心，一直等到夜深人静月兔升起彻底没啥希望时才离开上滩。回来的路上，几个村一有狗叫声，他就停下自行车观察半天。他没有看到吕跃进和秦鸟羽，也没看到卖菜的或尚犸。吕秋羔突然明白，那些狗是因为他的出现才吠叫起来的。他没有再停车子，一口气蹬了回来。

吕秋羔没料到回到招待所却看见了尚犸。吕秋羔知道了尚犸想干什么，但他不知道尚犸如何处置了吕跃进。尚犸这个歹毒的狗特务已经把吕跃进杀了还是绑到了即将发生的爆炸现场附近继续要挟他？他为这个问题犹豫了一分多钟才决定叫醒霍二娃。

霍二娃为了领导和专家的安全，这几天一直住在招待所。吕秋羔结结巴巴地把事情说清楚后，和霍二娃一人提了一把菜刀溜出门。这个时候，尚犸已将最后一个炸药包塞进篮球场马师傅那台汽车的油箱顶上，反身去点贵宾房间门口的第一个炸药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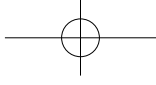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霍二娃一出门就看到尚犸在二楼走廊上弯腰的动作，他嗖一下冲了过去，在楼梯口遇到撤下来的尚犸。他上去就给尚犸一菜刀。这一刀给了尚犸一个冷不防，正砍中他的肩膀。尚犸疼得“啊”了一声。但尚犸毕竟是受了训的军统特务，他忍着痛一脚踢飞霍二娃砍下来的第二刀，乘着霍二娃一个趔趄的工夫，打开打火机去点楼梯口的炸药包。霍二娃见状大喊一声：“吕秋羔，快上！”吕秋羔冲过来一刀砍去，却砍在了尚犸的胶鞋上。就在尚犸一愣神的瞬间，霍二娃扑过去一脚踢飞地下的炸药包，紧紧抱住了尚犸。这时，尚犸用打火机点燃了自己身上绑着的炸药包。

尚犸肩上挨了一刀，脚上挨了一刀，加上霍二娃死抱着不撒手，尚犸只好提前点燃身上的炸药包。尚犸认为霍二娃面对咻咻冒烟的炸药包一定会撒手逃跑。那样，他就冲上楼，在走廊上冲到专家领导群里。不料霍二娃非但没有放开他，还趁着他点导火索的机会把他压倒在地，在他身上大喊：“吕秋羔快跑，他身上有炸药！”吕秋羔只听到“吕秋羔快跑”，后面的话被楼上的一声巨响淹没了。

十一

按照尚犸的计划，这次爆炸会让来青峡口的领导和指挥系统、专家队伍死伤殆尽，招待所大部分人员甚至附近来看热闹的施工人员也会有伤亡。这样一场大爆炸，足以让这个工程陷入瘫痪。

尚犸的第一个炸药包安置在二楼顶头贵宾间的门口，目标是里面的1号首长。当然，他并不知道这次会议来的是哪位省部级领导。但只要住在这个房间，那一定是一位决策者，这就足够了。这个炸药包炸响后，里面的目标人物死活如何，人们都会被惊醒，楼上的首长



专家会蜂拥而出往楼下跑，楼下也许会有人上楼去关心首长。他安置在楼梯口的第二个炸药包会在人群拥下来时炸响。这个时间的长短，都是他之前计算好的。他用导火索做过精确的试验。

第三个要点燃的顺序是马师傅汽车油箱上那个。尚犸估计经过前两次的爆炸，所有的人都会往篮球场这块开阔地跑，甚至会有人往汽车周围聚。此时炸响，除了炸药包的冲击波还有汽油燃烧的威力，人们会在一片火海里惊慌失措。倘若有一两个领导级人物躲过了这三次爆炸，这时就会站出来组织指挥，人群会向这个人物靠拢，那他会毫不犹豫点燃绑在自己身上的炸药跑去找这个人拥抱。当然，三声巨响之后没什么人再聚集，说明这里的骨干分子基本被灭，那他就趁乱逃之夭夭了。

尚犸的计划让霍二娃和吕秋羔一人一菜刀给砍乱了。霍二娃那一菜刀本可以砍在尚犸的脑袋上，但霍二娃深知留活口的重要性，刀快下去时，他把手一偏砍在了尚犸的肩膀上。接着，吕秋羔又在他脚上补了一刀。尚犸无法点燃安置在楼梯口和汽车上的炸药包，只好提前让自己粉身碎骨。他本以为霍二娃是个软蛋，没料到楼上轰隆一声响过，身上的导火索哧哧冒烟，霍二娃还是死死地按着他不放。当他听到楼上的人出来时，试图从霍二娃身下翻上来，但没有成功。这时，他听到吕秋羔在喊：“不要下来！不要下楼！楼梯有炸药！”尚犸没来得及听清，身下的那一声巨响，就让他血肉纷飞了……

尚犸至死都没想到自己为党卧薪尝胆潜伏十年精心策划的一次破坏行动会以如此窝囊的结果收场。事实上，在尚犸计划中的那个重要会议在中午已经提前一天半结束，上级领导和来宾都坐车回去了，重要领导房间住的只不过是与工程毫无关系的人。

要是这个房间真空下来，也许尚犸的整体计划会有所调整。可是尚犸在行动前一直看到房间亮着灯而且有人影在晃动，直到他安放炸药时，还能听到里面有两个成年男人的鼾声。他断定一个是领导，一个是秘书。尚犸哪里能料到，里面住的其实是柴兰宁和他在东北

军时期的一个老战友，现在内蒙古某市任职的梅大云。

梅大云是傍晚才赶到这里的。两个几十年未见面的老战友有太多的话要说，柴兰宁为了方便，特别申请了这个档次最高的贵宾间，两个人就着花生米土豆丝边聊边喝干了两斤老白干。要是柴兰宁再多喝一点酒，也许就躲过了之后那一劫。但柴兰宁顾及老梅是内蒙古来的，怕他喝不好而自己手里只有这两瓶酒，就故意让老梅多喝了一些。休息前，他觉得时间太晚，不能丢下战友回去打扰马兰花，干脆和老梅一起睡了。当时老梅还开玩笑说：“老柴你不下去陪夫人，嫂子不会让你双腿跪搓板吧？”柴兰宁说：“岂止是跪搓板，她可能要打折我的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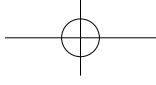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柴兰宁酒未到量加上生房间生床，脚下一楼就是马兰花，他睡得有点不太实。楼下霍二娃砍下那一菜刀，听到尚犸“啊”的那一声，柴兰宁酒醒了。他急忙翻身起来听，后来就听到霍二娃在喊“吕秋羔快跑！”他知道外面出了大事，跳下床往门口跑，门外轰隆一声，他的双腿被巨浪推倒的门板炸断了。柴兰宁昏了过去……

吕秋羔被第二声爆炸震倒在地。不过他很快就站了起来，他站起来找到霍二娃刚才踢飞的炸药包，一把抽出了导火索。接着他又找到马师傅汽车边，抽掉了油箱上炸药包的导火索。

当柴兰宁吊着两条血肉模糊的断腿被梅大云抱下楼时，吕秋羔突然号啕大哭起来，他边哭边喊：“都是俺害的！都是吕跃进害的！霍二娃死了，尚犸死了，吕跃进肯定也死了！海志明，海指挥，你给吕跃进起的啥破名字啊！海胡子，你快枪毙了俺吧……”

工程保卫处的警员很快进入现场，他们用架子车把奄奄一息的柴副总指挥送到了董府医院，又把疯疯癫癫的吕秋羔控制在伙房里。吕秋羔把他看见的都给警员说了。但他没说关于炸药和绑架的事。他只是一个劲哭着要见海胡子。而当海志明赶到招待所时，吕秋羔却趴在灶台上睡着了。

吕秋羔正做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又蹬



着自行车回家去找吕跃进和秦鸟羽，结果发现他家炕头上睡的人是尚犸。尚犸告诉他，不想让吕跃进死，就乖乖听话，否则，立马给他们娘儿俩收尸。这样的噩梦，吕秋羔已经做了十几天。他答应听话，只要吕跃进不死。尚犸让他必须一次性搞到十公斤炸药。他问要炸药干吗，尚犸说炸鱼。他知道尚犸在撒谎，但他没敢再问。

这个噩梦开始之后，吕秋羔再也见不到吕跃进。即使在梦里，他也见不到自己的儿子，那个活泼可爱的小库库。

吕秋羔迷迷糊糊地觉得海胡子来到他身边。他一个激灵站了起来。看清真是海志明，他扑通一声跪下了。他把头磕得砰砰响，嘴里念叨着：“求求你，快去救救俺儿子！快去救救吕跃进！尚犸绑架他娘儿俩13天了。尚犸死了，俺也得死。但你枪毙俺之前得找到吕跃进，他还不到四个月大……”

十二

吕跃进没有死，秦鸟羽也活着。秦鸟羽在尚犸离开后一直磨绳子。天擦黑那会儿，绳子终于断了。她赶快给吕跃进喂奶，自己也找了点干牛肉吃了。想喝水时，发现盆是干的。她把熟睡的吕跃进往麦草里推了推，然后拿着碗和盆去旁边那个山洞里打水。她先舀了半碗水，一口气干了，又舀了半碗水往盆里盛。盛着盛着一抬头看见石壁上贴着一张人脸。她一下子愣住了。她愣了半天突然想起，这不是和尚犸一起绑架她和吕跃进的那个人吗？他今天早晨还往这里送了干牛肉和白面，现在怎么把头镶在石头里了？秦鸟羽想起上午的那一声响，想起了尚犸的那句话：“声音不大，威力不小……”秦鸟羽丢了盆碗，拔腿就往洞外跑，撒腿就往山下跑。跑了几步，突然想起了吕跃进，掉头又往山洞跑。她跑回山洞提起熟睡的吕跃进跑出来，吕跃进被她提得哇哇大哭，她把他搂进怀里捂了嘴。

秦鸟羽磨绳子那会儿并没多害怕。绳子磨断后，天快黑了，她打算在洞里待一晚再逃，结果被石壁上的脸吓得差点把儿子都忘了。她

抱着吕跃进拼命往山下跑，跑着跑着天就黑了。她不敢再跑了。因为她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跑。她不知道上滩村在哪个方向，她不知道尚犸会不会再去躺到她家的土炕上睡大觉。

秦鸟羽找了一棵空了心的大柳树，搂着吕跃进钻进了树洞里。

董府的王排长带人搜山，搜到尚犸住过的山洞，很快发现了洞壁上飞溅的血肉和半个人头。王排长派人把这个消息传了回来，吕秋羔一听，当场在保卫处的审讯室昏死过去。保卫人员还没弄清楚吕秋羔到底是偷炸药的罪犯还是砍特务的英雄，他们不敢怠慢，七手八脚地将他送进了董府医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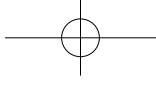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彭冰儿在董府医院忙到天亮才把柴兰宁送走。医院没有救护车，海志明从宁朔县医院调来救护车去送柴兰宁。临行时，冰儿悄悄告诉海志明，柴兰宁的双腿可能保不住，得让马兰花有个思想准备。海志明想了想觉得这个结论得省人民医院来下，现在没必要让她提前经受更大的打击。海志明对马兰花说：“指挥部得派一个人和你一起去省城，你看让谁去合适？”马兰花盯着身边的柳立木没吭声。柳立木忙说：“我想陪陪兰宁。我就怕医院有事时做不了主。”海志明说：“就你去吧，遇事多听医生的话，多和马兰花、柴小宁商量，大事上不要婆婆妈妈拖泥带水。”柳立木说：“听你的，我去。”

救护车走后，医院就剩下冰儿院长和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忙忙乎乎一上午，刚准备歇口气，保卫处又送来了半死不活的吕秋羔。

冰儿检查了半天，吕秋羔既无外伤也没找到内伤。冰儿此时已知道了吕秋羔偷炸药和砍尚犸的事。她估计他是太累太紧张导致的临时性休克。一问保卫人员，才知道原来是老婆儿子让尚犸炸了。她们给他吊了液体上了心电图，静等着他能慢慢醒过来。

这时，院子里突然传来女人的哭喊声。冰儿仔细一听，那女人喊的是：“海连长，海胡子！救命啊！救救鸣翠，救救吕跃进的命啊！”病床上的吕秋羔“腾”一下翻了起来。

吕秋羔听得很准确，哭喊的女人是他的老婆秦鸟羽。



秦鸟羽在树洞里藏了一夜，天麻麻亮钻出树洞继续往山下走。她虽然分不清东南西北，辨不清家在哪个方向，但她记住了一点，顺河而下。只要顺着河沟往下走，到头肯定是黄河。到了黄河边就会有人家，就会知道青峡口工程在哪里，就能找到董府。董府里的海志明绝对可靠，他一定能保护她保护库库。吕秋羔给尚犸弄了炸药，炸药又炸死了人，即使吕秋羔和尚犸不是一伙的，那也是个靠不住的人了。她得躲进董府才能保住命。

秦鸟羽抱着库库寻路逃命，天大亮时找到一条小河。她趴在河边低头喝了些水，顺便嘴对嘴给库库喂了几口水，然后躲躲闪闪沿着河水走下来，一直走到了黄河边。

秦鸟羽找到的这条小河沟正是尚犸的来路。她看见了对岸的一百零八个白塔，也看见了半山腰的山神庙。于是，她开始爬山，沿着羊肠小道上了山神庙。山神庙里没有一丝香火，更没有一丁点供品。秦鸟羽只好忍着饿肚子走出庙门，坐在大榆树下给库库喂奶。秦鸟羽一边喂奶一边眺望山下的大水库。她想，等找到海志明，一定要让他给库库另取一个大名。如果海胡子不肯，那就改叫秦跃进吧。那个原先是土匪现在是特务的人，再也不能跟着姓了。

正在胡思乱想，一低头发现地上有一堆蚂蚁。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块干牛肉。这是尚犸掉了的那块牛肉。秦鸟羽捡起牛肉塞进嘴里嚼食起来，突然听见有人在说话。她抱起库库一溜烟进了庙，钻到了山神爷的背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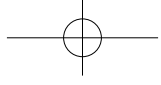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搜山的解放军过去之后，秦鸟羽一口气跑下山，最后终于进了董府。

吕秋羔从屋里蹿出来把秦鸟羽吓了一跳。吕秋羔冲出来要拥抱秦鸟羽娘儿俩，被她闪身躲过了。吕秋羔又要抱库库，她又撕又咬不松手。吕秋羔说：“我要看看儿子，我要看看吕跃进！”秦鸟羽说：“我儿子不叫吕跃进，我儿子不是你儿子！你和狗特务是一伙的，你滚开！”冰儿和保卫人员从房子里冲出来，把他们弄进了病房。冰儿对医生和警员说：“他俩脑子受了刺激，先分别安排在男女病房输点葡萄糖和镇静剂，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再说。”

秦鸟羽大喊：“我不要打针，我快饿死了，我要吃饭！”接着，吕秋羔也喊：“俺也不要打针，俺也要吃饭。枪毙可以，但俺不想当饿死鬼。”

冰儿让老钱给吕秋羔、秦鸟羽按一级病号标准做了一锅揪面片。两口子吃得开心便有了交流。吕秋羔说：“吃完饭俺就全部坦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早点坦白，看看政府能不能宽大宽大不枪毙俺……”秦鸟羽说：“你要是挨了枪子，我就给儿子改姓。我不能让儿子跟着特务姓！”吕秋羔说：“改了姓也是俺的种。俺在这个世上留下种就行了。”秦鸟羽说：“你又不是什么好种！”吕秋羔说：“要不是为了救你和吕跃进偷了炸药，那俺刀砍特务勇救专家就成了大英雄。”秦鸟羽说：“哼！”吕秋羔又说：“一会儿分手，俺就再也见不上你们娘儿俩了。俺走后，你要是害怕，就在董府住几天医院再回家。你要是不害怕，就别给冰儿添麻烦了……”秦鸟羽说：“既然尚犸都炸死了我还怕啥哩？我吃饱了就回家。库库今后没了你全要靠我一个人拉扯长大呢，我得回上滩过日子磨光景去了。”旁边的警员说：“你今天还不能走，你得留下来配合公安调查。”秦鸟羽说：“我是被绑架的人质，我又不是狗特务的马子，公安怎么调查起受害人来了？”警员说：“既然那个山洞里炸死的不是你，公安肯定要弄清那个人是谁。”秦鸟羽说：“那是尚犸花钱收买的一个送饭的，尚犸用他搞实验了。”吕秋羔说：“尚犸肯定不是为了搞试验，他是杀人灭口。这个人俺认识，他在金积卖过菜。就是这个人帮尚犸给俺传话让俺弄炸药，弄不到就要杀吕跃进。”警员说：“那他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吕秋羔听完低下了头。吕秋羔将手里的半碗面放下了。他放下碗，低着头一声不吭，接着开始掉眼泪。秦鸟羽说：“你怎么不吃了？你肯定还没吃饱。这个面太香了，你还是一次吃饱吧。进了班房，不要说这么香的面，就是窝窝头，你也吃不饱……”吕秋羔说：“俺把霍二娃害死了，海志明肯定要枪毙俺。俺还把另外一个人也害了，俺对不起他全家！”警员问：“怎么回事？另一个人是谁？”吕秋羔用拳头捶着胸口说：“这个人是开汽车的马师，



你们去逮他吧。他是个好人，他不会逃跑，他肯定坦白。”

十三

柴兰宁的双腿没了。不是全没，是锯掉了膝盖以下的小腿和脚。截肢前，医生让马兰花签字，马兰花哭晕了。柳立木劝她冷静面对，听医生的话积极配合。马兰花抽泣着说：“我这辈子就是推轮椅的命啊！我十八岁开始推父亲，推了十几年。刚过了十年正常日子，现在又要我伺候一个瘫子。这就是我的命吗？”柳立木说：“你爸和兰宁都是为国家电力事业作出大贡献的人，你的付出也是一种贡献。”马兰花说：“你不知道和一个瘫痪的人一起生活有多难啊！”柳立木不知再如何劝下去，他搓着手说：“要不然我给冰儿打个电话，让她来和医生协商一下。咱俩不懂医，冰儿是行家。”马兰花叹口气，说：“给冰儿打电话管什么用？我签字就是了。”她在手术报告上签下了“马兰花”三个字。

柴兰宁的腿没了。

经过设计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一个月的通力合作，青峡口大坝截流合龙方案正式出台。指挥部决定将大坝合龙的时间提前一个月，在1960年2月下旬实施。

海志明在大坝合龙前一个人上了牛首山。2月的牛首山十分荒凉，没有绿色，没有花朵，有的只是淡墨色的干枝乱石。个别背阴地留着些许冬雪的残迹，也让枯草败叶破坏得凌乱不堪。能带给人活力和精神的，是脚下那座即将合二为一的大坝。那里的彩旗在招展，机器在轰鸣，那里有人喊马嘶，那里是热气腾腾，那里的每一丝空气都充满了青春活力。

霍二娃的坟墓在山神庙下，他的邻居是那个吃了毒乌鸦的民工。本来霍二娃可以进烈士陵园，海志明说就把他埋在牛首山吧，让他在山上看着大坝，他心里会踏实一些。海志明将一枚小花圈摆在霍二娃的墓碑前。花圈用柳条儿和彩纸糊扎而成，上面是他的亲笔挽联：“兄弟千古，烈士不朽。”海志明摆好供品，点了香烛，烧了纸钱，对着坟头鞠躬说：“二

娃，你跟着我吃苦了，将来我死了之后，也来牛首山陪你。”海志明把祭奠剩下的酒一口干了，指了指山下的大坝说：“明天就要合龙了，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历史时刻吧！”

“轰隆隆，轰隆隆！”地动山摇的两声巨响从脚下传来，山神庙在摇晃，牛首山在摇晃，整个青峡口都在摇晃，大坝合龙的前战打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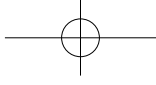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这天晚上，黄河青峡口工地灯火通明，机器的轰鸣声和着哨子声呐喊声甚至叫骂声，让整个青峡口变成了喧嚣的世界。人喊马嘶中，坝体从东西两岸向河心推进，到天亮时，两边的人已近在咫尺，似乎只要撑个竿就能跳过去。

霞光从牛首山顶亮起，逐渐射向西岸的一百零八塔。白色的塔身变得银光灿灿。红日升高，霞光铺地，整个青峡口一派金黄。1960年2月24日是个好日子。这一日的早晨似乎比往日更早一些，因为这一日霞光满天，也因为工地的喧闹声从天下午的两声巨响开始就没有停歇。红日和霞光普照下来，给忙碌中的人们增添了无尽的力量，让那些彻夜奋战的劳动者立刻来了精神，瞬间又生龙活虎起来。

天一亮海志明就陪着吴主任往河西工地跑，说到底还是对柳立木不放心。自从柴兰宁出事之后，河西就缺一个能带兵的副总指挥。海志明提议直接任命柳立木，吴主任说老柳太软了。海志明认为，本来柳立木就是总工程师，技术上大家都是佩服的，再把柴小宁配给他当助手，应该没有问题。吴主任最后答应让柳立木暂时代理柴兰宁的职。

今天是大坝截流合龙的重要时刻，是一场硬仗，柳立木必须像个将军，而不能和平时一样软绵绵的。

海志明和吴主任在河西坝顶下了车。他们没有像平时一样去会议室，而是直接走向装料场。料场距大坝有两千多米远，是个很阔大的场地。场地上除了砂砾泥土，还有很多混凝土、三角锥和塞满石块的大铁笼。很多人正在用倒链、抱杆等五花八门的起重设备将这些笨重的东西往车上装。海志明一眼看见柳立木正和一个翻斗车司机说着什么。走近一听，是司



机嫌给他车上铺的滚杠少了一根。柳立木正在解释：“你的车厢很新很光滑，少一根滚杠没关系，三角锥很容易滑落，不会影响卸车速度。”司机说：“我就要四根滚杠，少一根都不行！”柳立木说：“我给你说过了，不影响速度。再说，这次已经装好了，就不要再起吊一次了。下一趟你也四根滚杠。”司机说：

“磨到底板影响我车厢使用寿命。”柳立木大声说：“你赶快开走，不要影响别人装车！”司机说：“加了滚杠我就开走。”柳立木说：“今天是什么情况你不知道？你再胡搅蛮缠，老子扣你工资！”司机说：“我的工资不是你发的，是工程队发的，你扣不了。”柳立木说：“你不听话，老子叫你们队长。”司机说：“就是队长叫我找你要滚杠的，你找他没用。”

海志明走上去吼道：“你再敢和柳总顶嘴，我连你队长一起收拾！听口令，上车，开走，立刻，马上！”翻斗车司机吓得跳上车跑了。海志明拍了拍柳立木的肩膀说：“好样的，敢骂人了，像个总指挥！”柳立木说：“把我气急了！”海志明说：“急了就骂，我给你撑腰！”柳立木说：“那你别乱跑了，就留在我身边。”海志明说：“我不在身边你敢骂人才像个真正的总指挥。柴兰宁瘫了，霍二娃死了，哪天我也倒下，你得给我顶上去！”柳立木说：“要说当总指挥，人家柴兰宁坐着轮椅也比我厉害，你海胡子睡着了也比我可怕！我就是个

画图纸摆弄机器的人，天生不是带兵的料！”海志明哈哈大笑：“敢给我海胡子当老子的人，就是个成熟的总指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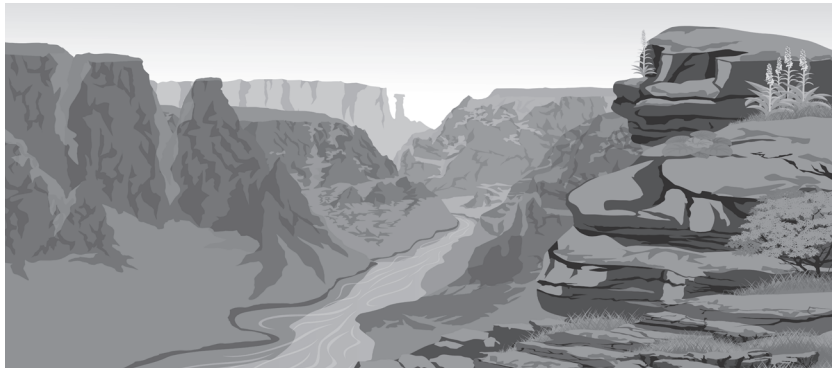
龙口的水头气势磅礴。龙口两岸的三角锥、铁笼石推进河水后，受阻的河水激起巨大的浪花，瞬间吞没了石锥。随着后面不断被抛进，坝体一点点增长。坝顶中间是来回穿梭的车辆，两侧则是黑压压的人群。架子车、独轮车甚至是肩挑的筐担背负的背篓一起向坝心送去砾石沙土。

真正的合龙是在下午完成的，合龙只用了一个小时。2月24日15时至16时，抛投量达到380立方米，16时20分，截流合龙成功，黄河被拦腰斩断，合龙工程比计划提前了一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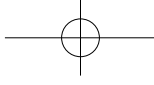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这天的早饭午饭都是在施工现场吃的。饭菜送上来有些凉，但工地是红火的，人们是兴奋的，凉饭菜被吃得热气腾腾，吃出了一片春天的温暖。

李治山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宁夏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农村兵》《七十二匠》《火从冰上来》等六部长篇小说。供职于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徐骁



视觉中国供图



后会有期

杨梅莹

卡依尔特下雨了。

小阵雨。

温柔的雨丝像琴键里流淌出的音符一样在合欢树的花叶间弹奏。

那棵合欢树，是卡依尔特的唯一。它选择在城中心公园很显眼的位置矗立，靠路边，而且是靠四通八达的十字路口。

当然，不是合欢树自个儿的选择，树是不会有选择行为的。是谁给这棵合欢树选择这么合适的位置？罗冠群觉得种这棵合欢树的人非常英明，他打心里佩服。只有在这里，它才会全方位不留死角地引起路过的人们的注意。

整个卡依尔特再也找不到比这里更合适的地方了。

罗冠群想不明白，为什么卡依尔特只有一棵合欢树？这么好看的树怎么只种一棵呢？

如果卡依尔特街道旁都种上合欢树，小城得该有多美？总比种那些白桦树强得多吧！想到这里，罗冠群只能苦笑着摇摇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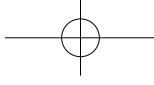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这是干什么呢？街道该种什么不是他一个小小的电工该考虑的，即便想破脑袋也是白想，谁会在乎他有什么想法？

罗冠群该想的，是卡依尔特供电设备是否正常运行，怎么能消除设备隐患、杜绝故障发生。他是供电设备的主治大夫，不过这仅仅是在卡依尔特。出了卡依尔特地界，即便罗冠群医治电力设备的技艺再精湛，他也没权力去管别家的设备。

行有所止，言有所界，凡事有度。电力人也有电力人的规矩。

但是，合欢树是真的好看，尤其到了开花时节。这让罗冠群抑制不住地去想。美的东西谁不喜欢？更何况，这棵合欢树带给罗冠群的快乐，不是能用三言两语就说得清楚的。他和它没有契约，也没故事，纯粹出于他一方的喜欢。无论欢喜也好、忧伤也罢，罗冠群总爱坐在合欢树附近的石条凳上默默地望着它。他在用心和它交流，用他们彼此能听得懂的特殊语言。

从纤瘦娇弱到树冠如盖、枝干奇秀，罗冠群看着它一步步成长起来。也是在这里，他一次次听到了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



把不明白的事想明白了，把想不通的事想通了。正如这棵合欢树一般，想想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合欢树，偏偏它出现在卡依尔特街口，这要有多少的机缘巧合才能实现这样的命运安排。

现在是七月末，合欢树花开正浓，枝叶间似落下万千只纤羽红鸟。

提到白桦树，罗冠群心里不爽，大大的不爽。

前两天，他去巡线路过后街，发现街道两旁的白蜡树换成了吊着点滴液的白桦树。那些树像是受了风寒，一副萎靡不振的模样，枝丫上没一片绿叶。

卡依尔特要被打造成桦林绿城，据说这是卡依尔特一把手的意思。卡依尔特盛产桦树，自诩为“桦林之都”。那些原始的白桦树，分布在卡依尔特河坝两岸，绵延几十公里。

现在的城市建设讲究运用特色打造地方品牌，以博取大众眼球。

但是，卡依尔特城里并没白桦树。

要把白桦树作为卡依尔特的市树，城市里没有白桦树是行不通的，而且还不能太少。但是，往哪里种呢？卡依尔特街道绿化工作做得还是很到位的，见缝插针，无一处闲地。没办法，为了给白桦树腾地，只能让后街那些有成人胳膊粗细的白蜡树换个新去处——城南的戈壁滩。

罗冠群想，品相那么好的白蜡树搁在戈壁滩上，真是糟蹋了，再说，能活下去吗？罗冠群这么想不是没根据的。卡依尔特少雨，少得可怜，一年到头下雨的次数能用一双手的手指数过来。

不是罗冠群杞人忧天，不到十日，那些白蜡树真的全死了。

在卡依尔特，罗冠群没见过瓢泼大雨，别人见没见过他不知道，反正他没见过。卡依尔特的雨滴丝滑、绵软，温和得如邻家饱读诗书的恬静女子。

罗冠群喜欢这样的雨，更喜欢看雨中的合欢树，喜欢听雨落在花叶间簌簌的声音。

可惜，雨下的时间不长，十分分钟左右。

雨后，西天飘出一弯彩虹，灿烂美丽。

罗冠群从单位餐厅出来，雨刚开始往下飘。时间是下午两点，他吃罢饭起身的时候瞄了手机一眼，时间刚从1点59跳到2点。

空荡荡的餐厅只有罗冠群。

卡依尔特供电公司正常作息是下午两点下班。但是，这段时间特殊，单位制定了职工错峰就餐制，按楼层分段去餐厅就餐。他比正常下班时间提前半小时开饭。

罗冠群是外线工，这个错峰就餐制跟他没多大关系。从野外施工现场回来，赶不上饭点也是常有的事。

在这之前，罗冠群跟小麦去了趟城郊的克尔塔村。村民报修说家里没电，具体地说，是小半个村庄没了电。

按照罗冠群的经验，肯定是变压器或台区之间的线路出了故障。他开上皮卡车载着小麦去了趟克尔塔村。

到了克尔塔村，发现事故原因果然不出罗冠群所料。他和小麦麻溜地排除故障，然后返回公司。

在卡依尔特供电公司，罗冠群有个“电华佗”的外号。像这样的小故障，用小麦的话讲：“苍蝇炮蹶子，蚂蚁翻跟头，小事一件。”

罗冠群是抢修班班长，他手下有三个半人。三个半人？这是罗冠群的玩笑话，也是实话。那半个是什么人呢？他是单位的老关头。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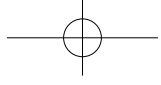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老关头姓关，单名一个“新”字。

老关头去年肺上动过大手术，切去一大块，据说是肿瘤。老关头在人跟前只字不提。他清楚自己的病，不在人跟前说。别人问起，他也只是嘻嘻哈哈打马虎眼，说是“小毛病，不碍事”。

更蹊跷的是，他拒绝一切人去他家探望。

至于为什么不愿意让外人知道，老关头应该有自己的想法。

半年后，老关头回单位上班，整个人瘦脱了相。本来圆润富态的脸盘，愣是变成颧腮暴凸的长脸。曾经绷在结实的身体上的工



作服，如今套在身上空荡荡地兜着风。

老关头装得若无其事，像是去疗养院养生了半年，见人总是热情打招呼。面上笑容可掬，却难掩他底色的憔悴与哀伤。

老关头唯独躲着罗冠群，实在是不得不碰面，他要么装着看手机，要么装着蹲下系鞋带。以前，他在罗冠群面前可是昂首挺胸、腰杆儿笔直。

罗冠群依然如过去一样，见到他就一副淡然的模样。

老关头不讲，单位领导不能装糊涂，说是不能安排他再干体力活。可是，在电脑上干的事儿，他又不会弄。怎么办呢？单位领导找到罗冠群商量：“放你那儿吧，你们出去抢修的时候，让老关帮忙接电话。”

之前，领导跟个别班组长谈过，人家嫌老关头身体不好，虽然碍于领导的情面没说明面，但是会找各种借口不要。

现在职工的工作都跟绩效挂钩，人家不要，单位领导也不能硬塞，毕竟牵扯个人利益。

罗冠群能答应，单位领导挺感动。领导给罗冠群讲了一大堆道理，罗列出老职工为电网建设作出的种种贡献，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有今天强大的电网，是前辈打下的基础。”虽然是场面上的话，但的确是事实。

这方面，罗冠群最有发言权。

罗冠群的父亲罗平曾经也是电力职工。

其实，罗冠群的想法很简单：“人一辈子谁遇不到点难事？老关在单位工作了大半辈子，快六十岁的人，马上到了退休年龄，在这节骨眼上生了场大病，单位不能做让职工寒心的事。”

当然，罗冠群明白领导也是这个意思。罗冠群不揣摩领导心思。但这件事领导没明说，谁心里都清楚怎么回事。有些事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其他班组长心里也明白，只是关乎班组利益，揣着明白装糊涂罢了。

现在各班组之间拼的是绩效等级，班员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等级落后，班组薪资就得受损，尤其是班组长的薪资。

老关头到抢修班，三个班员也不大乐意，虽然没直接抗议，但是不同程度地在罗冠群面前发过牢骚。罗冠群没责备他们。班员没错，动了谁的奶酪谁都不愿意。

罗冠群不喜欢城府深的人。单位同事之间，简简单单、轻轻松松相处是件很惬意舒服的事。他觉得，人的一生当中，除了亲人之外，单位同事是最亲近的，彼此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很长。他说这话的时候，老关头也在一旁。

“毛头娃娃，乳臭未干，懂个毛毛哇。”老关头挖苦地说，声音很大，故意让罗冠群听见。

说这番话的时候，罗冠群大学刚毕业应聘到单位工作还不到半年。那会儿，老关头四十四五岁年纪，正值壮年，在部门任副职，算得上单位的中流砥柱。

罗冠群认识老关头，老关头当然也认识罗冠群。两人渊源说来已久。

初入职场的罗冠群，思想单纯，没有乱七八糟的想法。

老关头是故意刺挠他，罗冠群心里明镜似的。他没理会，只是狠狠瞪了老关头一眼，然后走开了。

罗冠群不想给自己找不愉快，一来自己是刚入职的新人，二来有些事情说不清道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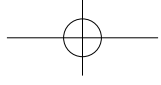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对于卡依尔特供电公司，罗冠群是熟悉的新人。单位大部分职工罗冠群都认识，以前他们跟父亲罗平共过职。

罗平退休后，又义务当起供电技术顾问，还兼着单位的行风义务监督员。

罗平退休的时候，罗冠群正读中学。罗平经常拽着罗冠群去单位，给他介绍电力设备，灌输电力知识。

罗冠群想不明白，人家的父亲巴不得孩子天天埋头读书，将来考个好大学，而自己的父亲却逮着机会就拉他接触电网。罗平这波操作，罗冠群后来才明白。

“老爸，考试又不考这些，你给我讲电力干吗？”罗冠群问。他不想跟罗平去单位，便找各种借口。



罗平却笑呵呵地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知道啥？”罗冠群问。

“没啥。”罗平晃着脑袋说，接着又问罗冠群，“喜欢不？”

罗冠群被问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反问：“喜欢啥呀？”

“我是问你对电力有没有兴趣。”罗平强调。他满眼是光，望着罗冠群。

罗冠群不假思索地说：“没兴趣，不喜欢。”

罗平嘴角抽搐了一下，眼里顿时黯淡下去。

罗冠群根本没注意到罗平的变化：“爸，我才上初一，离工作还远着呐，问我对电力有没有兴趣，是不是太早了点。”

“兴趣可以慢慢培养，我相信以后你会感兴趣。”罗平喃喃地说，“内地学电的大学生，没有人来咱这边疆不起眼的小地方，咱得培养自己的后代上电力大学，学成后回来呀！”

少年轻狂，对罗平的笃定，罗冠群根本不服：“爸，别道德绑架好不，你对电力有感情，不代表我对电力有兴趣，我以后要学计算机，开发游戏软件。”

罗平急了：“玩游戏是不务正业，那是害人的东西。”他大声驳斥。

罗冠群不以为然：“爸，你‘OUT’了，这都什么年代了，思想还那么老旧，如果我真能开发出一款游戏软件，还考什么大学呀，学也不用上了，那钞票哗哗地就流进你口袋。”他做着数钱的动作，那模样是半开玩笑半认真。

罗平阴沉着脸：“小小年纪，别想些没用的，学好知识，脚踏实地干实事才是正道……”

“好、好、好，我跟你去还不行嘛！”没等罗平把话说完，罗冠群赶紧讨饶。他知道，后面等待他的又将是一堆大道理。罗冠群觉得父亲那些道理听起来既可笑又滑稽，在他看来就是“另类”。

见罗冠群同意跟自己去单位，罗平见好就收，脸上有了笑模样，也不再往下唠叨。

罗平虽然没明说，但罗冠群清楚父亲想

让他以后到电力上工作。

那会儿，罗冠群正热衷于游戏，哪有心思在电力上？再说了，他想不到电力上工作也是有原因的。从小，他见的电力人都是背着工器具东跑西颠、上高爬低、随叫随到的样子，有时候还要受用户的气。

罗冠群见过电力职工维修线路被用户骂哭的样子。他当时就想，以后决不干这出力不讨好的差事。

罗平对电力感情深厚，尤其是对卡依尔特电力。他看着卡依特电力一点点发展起来，罗平是电力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罗冠群思想有抵触，罗平自然知道。他表面不动声色，心里却琢磨各种说服罗冠群的办法。

姜还是老的辣。罗冠群哪里知道这些？每次罗平带他去单位，罗冠群都表现出各种不愿意，但是最后还是在罗平连哄带骗下跟了去。

“孙猴子想逃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没门儿。”罗平想。

还别说，在罗平的重陶下，罗冠群掌握了不少电力知识。物理课学到关于电的部分，他轻而易举就弄懂了，并且给同学讲题讲得是头头是道。

为此，学习成绩平平的罗冠群收获了不少“迷妹”。

关望就是其中一个。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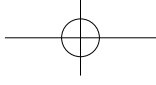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关望跟罗冠群从小学到高中都在一个班。

卡依尔特县城不大。有人调侃：“一个饕从城东滚到城西，一圈没滚完。”这说法着实夸张，但也证明卡依尔特小。不过，那是以前的事。自从县城建了新区，新老城区连片，卡依尔特城才稍稍有点城市的味道。

新区渐渐有了规模也是近几年的事，罗冠群读书那会儿可不是这个样子。

那时候，整个县城只有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

学生娃娃从小学到高中都在一个班，并



不稀奇。

关望比罗冠群学习成绩好，从小就是。而且，好得不是一星半点，成绩排名起码高二三十名。

开家长会，父亲关新坐第一排，昂着头，浑身上下每个细胞都洋溢着骄傲。

关望成绩拔尖，是父母眼中“别人家的孩子”。

关望不但成绩好，而且长相甜美文静，尤其是一双眸子，干净明亮，黑白分明的瞳仁闪着光。

学习上，罗冠群属于那种赶着才走的孩子。如果没老师、家长监督，他恨不能作业也不做。老师的话：“罗冠群小脑瓜顶聪明，东西一学就会，就是不肯下功夫，当时学会了，过段时间又不会了。”

以学科成绩为主的学校，罗冠群在班里就是沙漠中的一粒沙——不起眼。每个人都有异于他人的长处和优点。罗冠群的优点是热心肠、有爱心。譬如，班里的学习用具坏了，他会把自己的零花钱拿出来去修；班里打水、擦玻璃之类的体力活，他都抢着干……

地球上无数种花，它们在各自领域开放，从不在乎别人是否欣赏。罗冠群也是如此，他有他的世界。

罗冠群跟关望不怎么交往，确切地讲是根本没交往。那是因为关望不搭理罗冠群。偶尔说句话，也是因为班里有事他们非说不可。两人学习成绩不在一个平台是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其中的缘由罗冠群并不清楚。

罗冠群的家长会都是卢玉湘参加的。

开完家长会回到家，卢玉湘气呼呼地朝罗平嚷：“快气炸了，以后开家长会，你去，再别让我去！”

“气啥气？娃就是学习差点，其他方面都不错，半大小子不给你惹是生非，三观正就不错了，学习嘛，也不是太差，又没垫底。”罗平安慰卢玉湘。

卢玉湘气得拿眼睛瞪罗平：“都是你惯出来的，你就惯吧，就他这成绩你都觉得好，如果，如果他要是……”

说着，她停顿下来，然后，“吧唧”了一下嘴皮，扬扬手，不耐烦地说：“算了算了，不说了，说了就来气。”

罗平知道卢玉湘生气的真正原因，他笑咪咪地瞅着卢玉湘问：“咋不说了？”

“不想说。”卢玉湘回答得干脆。

罗平乐了，笑道：“你不说，我替你说，如果咱娃要是有关新家那丫头的成绩，我不得乐死才怪。”

卢玉湘瞪着罗平嗔怪道：“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别人学习好是别人的事，我儿子也不赖。有啥了不起的嘛，不就是个学习好。人生的路长着哩，谁怎么样，盖棺才能定论。”她还是“煮熟的鸭子——嘴硬”。

“这不就妥了，你还生啥气？”罗平明知故问。

卢玉湘辩驳：“我不是为这事生气，哼，你没看见关新那副得意的样子。”

“哎呀，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家得意有本钱，是人家丫头成绩好挣来的。哎哟喂，一个关新就把你气着啦？你卢玉湘啥时候度量恁小了呢！”罗平调侃道。

“别管怎么着，下次开家长会，反正我不去，要去你去。”卢玉湘没好气地掙他。

“好好好，我去我去。”罗平附和。他知道卢玉湘是有口无心的人，说的全是气话，到跟前，她跑得比谁都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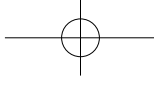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了解卢玉湘脾性的，莫过罗平。卢玉湘回回开家长会回来，回回要骂关新，然后就说“打死也不去开家长会了”。

这种状态持续到罗冠群高中毕业。

罗冠群毕业前的最后一次家长会，还是卢玉湘去开的。这次回来她没骂关新，也没说“下次再不去开家长会”的话。她知道，这是她开最后一次家长会。

卢玉湘躲进厨房抹眼泪，哭得稀里哗啦。罗平进去，怕罗平发现，她揩着眼泪借口说辣椒辣了眼。

厨房根本没辣椒，罗平明白卢玉湘的心思。他不戳破，罗冠群是卢玉湘的软肋，这点罗平比谁都清楚。罗冠群高中三年，卢玉湘越来越怕，怕他长大离开家。



卢玉湘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唉，小毛头长大了，翅膀硬了，该离开娘飞了。”

罗平没吭声，这个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插嘴，索性不说话。

一阵沉默。

“关新家那丫头好像挺好的，今儿喊了我。那丫头挺不错，比她那小心眼的爹强多了，不过，我心里还是挺别扭。”卢玉湘突然开口说道。

四

这些年，关望跟罗冠群一个班读书，关新没少费心思。他说了罗冠群的很多不是，具体到细枝末节，其实也讲不出个所以然。

见罗冠群懂那么多电力知识，关望回家跟关新提起罗冠群。关新嘱咐关望：“离那小子远点，他就不是啥好鸟。”

关新哪里是嘱咐？分明是命令。他把所有的不快全写在脸上。

关望没注意到关新的变化：“爸，我就不明白了，你跟罗冠群到底有啥仇恨？自我记事，你就不让我跟他玩，他到底啥地方得罪你啦？我觉得罗冠群挺不错的，人品也好……”

关新越听越不舒服，好像掉进麦芒堆里浑身刺挠：“我跟一个毛孩子有啥仇？我是跟他爹妈有仇。丫头，知道不？”他咬牙切齿地说着这些话，好像要把仇恨咬碎生吞下肚。

“不知道。”关望茫然地摇摇头，接着又反问道，“罗冠群他爸是谁？干啥的？”

关望的追问让关新很恼火，他训斥道：“小孩子家家的，问这么多干吗？让你怎么做照做就是了，怎么那么多事，难道你爹能害你不成！”

关望吓得吐了吐舌头，没敢再问。

关新却坐不住了，整天绷着神经，生怕关望跟罗冠群走近了。他时不时暗地里搞个盯梢，或者旁敲侧击提醒一下关望。

关望冰雪聪明，关新这些小动作，她还是能察觉到的。

有人说，手心里的沙握得越紧越握不住。家长管孩子也一样，管得太紧可能适得其反。家长越不让做，孩子越想做，而且，越管越叛逆。

关望愈发喜欢罗冠群。当她意识到这种喜欢的时候，自己也很惊讶为什么这么仰望他。她突然发现罗冠群身上竟有那么多优点。

然而，对于罗冠群来说，关望就像是遥不可及的公主。她找各种借口接触他，罗冠群受宠若惊，以前关望根本不会主动跟他打招呼。

“都是电力知识的功劳。”罗冠群心里暗暗有点小确幸。

罗冠群不明白以前关望为啥对他冷冰冰的，而且，冷冰冰得像仇人。罗冠群主动跟关望打招呼，她扭头压根不搭理他。

罗冠群知趣。他不是没皮没脸的人，两三回后就再也不主动找关望说话。

罗冠群以为关望是因为他学习不好才瞧不起他。但是想想也不是，那些比他学习差的同学，关望跟他们玩得挺好。

罗冠群百思不得其解：“牛啥牛？不理就不理，你关望不理我，我罗冠群就矮一截啦？我勒个去，街上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多的是。”

罗冠群牛脾气上来了，索性视关望如空气。

是关望先找罗冠群说的话。听见关望叫自己的名字，罗冠群蒙了，再三确认关望是在叫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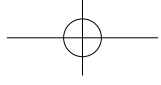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别看罗冠群外表看起来刚硬，心肠软得跟刚出锅的面条似的。关望主动讲话，他也不计较，热情回应。

一来二去，两人频频接触，关望觉得罗冠群挺好。她开始怀疑父亲的判断。

关望想：“罗冠群三观正，他父母也不会差。”

罗冠群只是成绩略差，也不是太差，处于中等水平，但是，其他方面都很优秀。一个人是否优秀不能只讲学习成绩，要看整体。

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都渴望有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关望和罗冠群也不例外。在高



三快毕业的时候，他们恋爱了。

是关望追的罗冠群。

两人地下恋爱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关新没发现，罗平夫妇也没察觉。

若是发现了，关新肯定得气歪毛。罗平那边估计问题不太大，他凡事看得开，至于卢玉湘，那就不好说了。

罗冠群一心想考计算机专业，意志看起来比钢铁还坚硬。他时不时在罗平面前表达一下个人意愿，或许是想让罗平顺其自然地接受。

罗平笑而不语，不反对也不争取，好像一切都顺着罗冠群。

见罗平没再逼他学电力专业，罗冠群以为说服了罗平，心中狂喜。殊不知，罗平是“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一切没到眼前都是瞎掰扯，说了白说，根本不作数。

或许，恋爱中的女孩智商都一样，关望也不例外。她看罗冠群的样子不亚于看天上的星星。罗冠群就是夜空中最亮的那一颗，他做什么都对，而且那么完美无瑕。

关望支持罗冠群的想法。在她看来，罗冠群能力超强，可以说是无所不能，没有他办不了的事，所有一切都在他掌控之中。

罗冠群把未来的规划说给关望，他要开发一款地球上独一无二的“高、大、上”的游戏，这样他就能挣好多好多钱，然后他要给关望最好最好的生活，到时候关望啥事也不用做。

关望没有理由不相信罗冠群，一切憧憬仿佛就要在眼前实现。

每个少年都曾有过一个缥缈虚幻的梦想，现实的繁杂在想象中变得简单轻快。

或许，是恋爱分心，再或许是别的原因，关望保持“头魁”的成绩开始滑坡，第三次模拟考试成绩从全班第一名滑到第五名。

这可急坏了关新，眼瞅着高考的日子越来越近，关望在关键时候掉链子，那是要他命的节奏。

关新又气又急。

关望的成绩不仅仅关乎他的脸面，更重要的是关乎关望的未来。

关新对关望的期望特别高。

关新十分清醒，关键时刻不能给关望压力，更不能让她有思想负担，责骂和批评是不可以的。他强压怒火，努力营造一副父慈子孝的温暖脸面，跟关望和风细雨地谈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关新以各种方式猜测让关望成绩下滑的原因，要揪出罪魁祸首、抽薪止沸。

关望绝然不会让关新知道她跟罗冠群恋爱的事，若那样，家里不是天崩地裂，也得发生“世界大战”。她想：反正还没到那种非让家里人知道的田地，能瞒一天算一天。

罗冠群跟关望想法一致。他也不让罗平和卢玉湘知道。

关新通过各种途径去打听和了解，最终一无所获，就把问题归结在了关望的青春期的精神状态。

还好，关望发现问题严重，及时调整心态，重启学霸模式，成绩一路飙升。

见关望恢复以往状态，关新喜上眉梢，那颗悬起来的心才悄然复位。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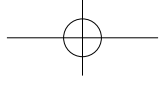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这样一来，罗冠群有了危机感，他怕跟关望差距太大，被关望笑话。他使出临时抱佛脚屡试不爽的绝招，全身心投入学习。

罗冠群知道成绩的重要性，只是比较懒惰，他的懒惰仅仅表现在读书上，其他方面比较优秀。不清楚怎么回事，他捧上书本不过五分钟，脑袋就要开小差，想最多的就是游戏。

好在，罗冠群人聪明，临时用功，考试成绩还能在班里占个中，或是中上，或是中下，就那么来来回回晃悠。

知子莫如父。罗冠群从小好动，思想不集中的特点没少让罗平两口子操心。管也管了，训也训了，揍也揍了。揍了以后，他能好那么一点点，时间不长，又恢复旧模样。罗平哭笑不得。

其实，上初二时，罗冠群学习成绩退步很大，罗平索性放手不管。他交代卢玉湘也不要管，由着罗冠群可劲造。罗平要看看罗



冠群能造出个什么样。

罗冠群三观端正，啥出格的事都没做过，反而心地特别善良。

用罗平的话说，罗冠群是坐过山车的，成绩忽上忽下，时不时给他来个惊吓，让他两口子尝尝心惊肉跳的滋味。最著名的一次是在中考前后。

那时候，罗冠群完全处于被放养状态，一次模拟考试，他成绩在年级垫底。按照中考录取比例，他根本读不了高中。

这可把罗平吓得够呛。卢玉湘也是抹眼泪抱怨他不管孩子。

如此这般，怎么让罗冠群到电力行业工作？

罗平跟罗冠群彻底做了一次长谈。

还别说，这次谈话挺管用。距离中考还有两个月时间，罗冠群用功学习，结果不但考上高中，而且成绩不错。

不能不说，罗冠群是幸运的。但是，就是这种机缘巧合的幸运，促成了他侥幸心理的形成。

罗平让罗冠群读电力专业的想法始终如一。

高考结束，罗平跟罗冠群又正儿八经谈了一次话。他把希望罗冠群上大学读电力专业的愿望说了出来。

罗冠群有抵触：“爸，您别管那么多好不好？我学啥专业，您管那么多干啥呀？别动不动想让我学电力，您干了一辈子，还没干够，咋的？”

“你爹我就是没干够，希望你接着继续干。”罗平半认真半玩笑地说。

罗冠群笑着回道：“老爸，得了，您别绑架我了，我有自己想做的，该学啥，不劳您费心。”

不管罗冠群爱不爱听，罗平把读电力专业的各种好处分析给罗冠群听。

说了半天，罗冠群就是油盐不进，说：“既然这么好，就让给别人，反正，我是铁了心不到电力。”

罗平无奈，只能暂时作罢。

高考放榜。

关望考试发挥超常，分数超一本分数线六十多分，成为卡依尔特理科状元，上重点本科大学那是手拿把攥。

跟关望比，罗冠群的分数差得实在太远，连三本分数线都够不上，只能勉强选个好点的大专。

看见成绩那刻，罗冠群就像被针扎了的气球，心气一下没了。这次“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并没奏效。现实击败了梦想，他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吃也不喝。

卢玉湘变着法地给罗冠群做好吃的，即便罗冠群不吃，她也做。

卢玉湘急火攻心，嘴皮儿生出两串儿亮晶晶的水泡，跟滚油烫过似的。罗冠群不吃饭，她也不吃，任罗平怎么劝也不听。

关键时刻还得罗平出马，罗平坐在门口跟罗冠群说话，讲的都是当年建设电力遇到困难那些事儿，没说一个“苦”字却字字带苦。

或许，是罗平的故事感动了罗冠群，又或者，是他思想通了。罗冠群从屋里耷拉着脑袋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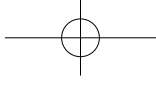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罗冠群投降了：“爸，对不起，我没想到考得这么糟糕，您让我学电力我就学电力，我听您的，只要有学上，学啥我都会好好学。”罗冠群落寞地对罗平说，垂着脑壳站在罗平面前。

罗冠群同意学电力专业，这是罗平一直以来想要的。此时，他非但没有高兴，反而心里感觉空落落的不舒服。

罗冠群妥协的模样，令罗平心痛，自责不该把想法强加给孩子：“儿子，不行、不行，你学计算机，就、就报吧，只要你喜欢，爸支持你。”

罗平说着，摸了摸罗冠群的头：“人生咋过都是一辈子，不要太勉强自己，不要勉强自己。”

罗冠群扯扯嘴角朝罗平笑了笑，故作轻松地说：“没有啦，爸，您别多想，其实，您说得对，是我不懂事，您经历的比我多，我是真心要学电力专业的。”他反过来安慰罗平：“这么多年跟着您往供电公司跑，挺有感情，而且，说白了，上大学不就为了就



业吗，只要我在大学里好好学习，将来回卡依尔持续接您的工作，应该、应该没问题。”罗冠群说着，尴尬地耸了耸肩。他认为这番话在罗平面前挺苍白，或许，罗平根本不相信。从小到大，在学习方面，罗冠群给罗平这种承诺太多，结果都是昙花一现。

但是，这次说的话是罗冠群发自内心的。

罗冠群的懂事弄得罗平鼻腔一阵发酸，他硬撑着没把眼泪掉下来。在儿子面前掉眼泪，挺没出息。罗平不想。

罗冠群所有高考志愿报的全是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是他自个儿报的。

罗冠群被乌鲁木齐一所专科学校的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录取，学制三年。

在罗冠群之前，关望已经被内地一所重点大学录取，学的是电子专业。她希望罗冠群去她所在的城市读书。

罗冠群摇头说：“算了。”

六

罗冠群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那是来自关望的。这种压力是从高考成绩公布以后有的。

之前是纯粹的恋爱，除了喜欢就是喜欢，不涉及物质的东西。现在不行，关望在学历上已经跟罗冠群拉开差距，或许，以后差距会更大。

关望说她以后要读研，然后还要读博。

罗冠群没吭声，也没法吭声，在这方面，他确定不了然后，或者然后的然后会怎样。

关望倒是没啥想法，对于罗冠群的沉默，她归结于他不能学喜欢的计算机专业。关望反过来劝罗冠群：“读电力专业也挺好，毕竟咱们都是电力子女，父母对边疆电力有深厚的感情。当然，如果将来想读计算机专业还是有机会的，专升本可以改成计算机专业。”

罗冠群沉默，他无话可说。

关望考进重点大学，倒是让关新扬眉吐气了一把，逢人就扯着人家拉呱，说不上两句话就岔到关望高考成绩上，还强调了关望将来要留在大城市发展，既然离开卡依尔特就不要再回来，这破地，犷大点地方，凡是

有点出息的没人愿意回来的。

不管别人愿不愿意听，也不管别人听没听进心里，关新是越讲越得意、越讲越神气。

说完关望，又不失时机地把罗冠群糟蹋一顿：“罗平儿子考成了鼻涕，那成绩差得不是一星半点。”撇撇嘴，“哼，就他那点分数上大专都困难，那小子让人看着就不顺眼，果然不是个东西。”

那段时间，关新想让全卡依尔特人知道关望考上了重点大学，也巴不得让全世界人知道罗冠群。

关新在别处说罗冠群的不是，人家不知内幕，就稀里糊涂地听着。供电公司的人可没那么好糊弄，谁家的大人孩子不知根知底？罗冠群是啥样的娃，大家心里一清二楚。有看不惯关新的，站出来直接掙关新：“冠群那娃是在我们眼皮子底下长大的，从小就是个热心肠，人家好好的娃，你净瞎败坏人家，关老头，咱们挺大的人，人家还是个小娃娃，不要糟践人家，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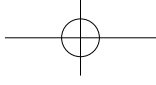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关新不服气地撇撇嘴，然后，朝着地上“呸”了一口，骂骂咧咧：“去尿吧，见谁？老子一辈子不想见他姓罗的，六亲不认的主，冷血动物。”

“这就是你不对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再说，人家罗平书记也没做错，当年的事也是你有错在先，不能怨人家，更不能把恨记到人家娃娃身上，跟人家娃娃啥关系嘛？何况，罗书记退休那么多年了，何必呢？”

关新挑起两条短眉，眼睛瞪得溜圆：“你不懂，别跟着胡咧咧，我被姓罗的害惨了，不是他，我能混这样？我能待在卡依尔特这破地方吗？我早就到地区市去了。”

“咋啦？老天有眼眷顾我关新，我家关望有出息，将来留在大城市工作，我就跟着去大城市养老，哼，瞧罗家那小子那点出息。”关新一脸幸灾乐祸，“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他罗平有本事神气啊，咋神气不起来了？”

供电公司年长一点的职工都知道关新跟罗平有过节，里面纠缠的是非曲直因为时间



太长，谁也理不清道不明。有一件事，就是让关新跟罗平彻底闹掰那件事，知道内幕的人都说关新做得不对。

关新不认为自己有错，人前人后没少说罗平坏话，只要逮住机会，就算罗平家的狗，他也会损几句。这么说吧，只要跟罗平沾边的，在关新眼里哪怕香饽饽也是臭狗屎。

捕风捉影、指桑骂槐的事，关新着实没少干。

不管关新怎么说，单位的人也只是过过耳朵，根本没当真。罗平是什么人，年轻人或许不清楚，稍年长点的心里跟明镜似的。

罗平这边压根没当回事。有人把关新说的坏话传给罗平，罗平笑笑，说：“这小子脑子没拐过弯来，以后拐过弯就不骂了，知道我是为他好，不然，哈……骂能让他舒服，就让他骂去吧。”

但是，事情并没按照罗平想象的那样发展，关新的脑袋非但没转弯，反而愈发偏执，如沉疴痼疾。或许，他以为罗平亏欠他，再或者以为罗平怕他，所以才肆无忌惮。

关新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对关新的冷言恶语，罗平只是一笑带过，不挣不辩。

罗平不跟关新计较，不代表卢玉湘能忍。话传进卢玉湘耳朵，她不乐意了：“关新这个没良心的玩意，纯粹惯下的臭毛病，老虎不发威，他把我卢玉湘当病？！老罗容他，我卢玉湘可不是吃素的。”卢玉湘当即爆了粗口。

卢玉湘是说到做到的人，她可不是说着玩的。

关新不怕罗平，但是对卢玉湘有点发怵。

卢玉湘请假专门在关新上下班的必经之路等着，要好好跟他捋捋。等了三天，她连关新影子也没见着。卢玉湘反而错过了做饭时间，弄得罗冠群放学回家没饭吃。那会儿，罗冠群在读小学，正是活动量最大的时候，还不到饭点肚子就饿得“咕噜噜”叫，放学进门就嚷着“饿死了”。

卢玉湘嘴里一边骂着“饿死鬼托生的”，一边给罗冠群端吃端喝。她在供销社做售货

员，负责布匹销售那段柜台。活儿不累，也不费心，顾客要啥布，她给人家扯啥布。进货她也不用操心，供销社后勤有人专门负责上货。

卢玉湘喜欢干售货员。她爱热闹，做售货员迎来送往，见的人多，遇到熟客或者爱徧的顾客还能拉会儿呱。但是，不能按时下班这点不好，特别是中午。商场不打烊，柜台的姐妹们轮番回家吃饭，每人只有一小时时间。

罗冠群没上学时，卢玉湘下班早点晚点没多大关系。等他上了学，卢玉湘的时间就紧张了。卢玉湘只能找领导要求换个后勤打杂的工作。工作虽然辛苦，但她能正常上下班，罗冠群放学回家就能吃上热饭。

家里的事，卢玉湘指望不上罗平，也不指望。

罗平不是一般的忙，用卢玉湘的话说：“单位好像就你罗平一个人干活似的，整天没白天没黑夜的，离开你，地球不转了。”

一般情况下，罗平只是笑，不怎么接话。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倘若引得卢玉湘发牢骚，一整天他耳根也甭想清静。另一方面，他理解卢玉湘，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庭挺辛苦的。

罗平是性情中人，当然懂这个道理。所以，无论卢玉湘说什么，罗平都能理解。

连着三天，卢玉湘没按时回家给罗冠群做饭。罗平问她有啥事。她没说去堵截关新了，谎称单位工作忙。卢玉湘可不敢说去堵截关新，那样的话，罗平肯定跟她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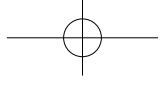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卢玉湘挺纳闷：关新怎么知道她在找他？她没给任何人说过。

七

其实，那段时间，关新得了肠炎请假没上班。

卢玉湘没有就此罢手，心里嘀咕：“狗屁关新，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早晚让我逮到你，这口恶气不出，我卢玉湘誓不为人。”

嗨，还别说，卡依尔特就是地方邪，人



不经念叨，念叨谁就能见到谁。不是卢玉湘有这种感觉，很多人都这么说，还能举出很多例证。

冤家路窄。卢玉湘在一条胡同里撞见了关新，两人一个从胡同那头过来，另一个从胡同的这头过去。

胡同狭窄，两米宽。

踏破铁鞋无处觅，得来全不费工夫。看见关新那刻，卢玉湘先是一愣，接着心里一阵狂喜：“哈，你个关猴子，看我今个能放过你。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可不是我卢玉湘专门找的你关新，你是肥猪拱庙门——自己送上门。”

关新老远看见卢玉湘，跟往常一样，他立马佯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嘴里哼着拐调的小曲迎面走来。

卢玉湘见多了关新这副架势。搁以前，她根本不在乎，会以同样的方式回敬关新，甚至比关新更胜一筹。两人暗暗较劲，都想压过对方的气焰。事后，卢玉湘觉得挺好笑：“干吗呢？置啥气呢？有必要吗？”她劝自己。可每次碰见关新，见他那副样子，她就气不打一处来。这么较劲能得到啥好处，卢玉湘也没搞清楚，估计关新事后也弄不明白。

然而，这次见到关新，卢玉湘不仅仅是置气那么简单，她的怒火刹那间烧起来，而且越烧越旺。

就在关新要跟卢玉湘擦肩而过一刹那间，说时迟、那时快，卢玉湘一个转身一把拽住关新领口，嚷道：“关新，你个狗屎，今天，我要跟你好好说道说道，让你这张臭嘴再给我胡说八道。”

毫无防备的关新，压根没反应过来，被卢玉湘突如其来整的这么一出给弄蒙了。刚才，关新正跟以往一样沉浸在“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自我陶醉当中，根本没嗅到危险的信号。

关新被卢玉湘拽着，没作任何反应。

好男不跟女斗，关新深谙其中的道理。男人打女人，在卡依尔特会被人瞧不起。更何况，站在高高大壮的卢玉湘面前，真动起手，他未必能占便宜。卢玉湘的脾气，关新是知

道的，若真发起飙来，恐怕两个关新绑一块也不是个儿。

好汉不吃眼前亏。关新两臂下垂，酸一张脸，任卢玉湘扯着他的衣服晃来摇去。

卢玉湘食指指着关新的鼻尖：“以后，若让我知道你在背后再嚼罗平的舌根子，我骂到你单位去，让单位的人评评理，看你还有没有脸？小关子，你良心被狗吃了哈，晚上睡不着，你摸着心口问问自己，你有良心吗？嘿嘿，对了，你没良心，你的良心早让狗吃了，我和罗平就是养条狗也会记恩，也给我们摇尾巴，你倒好，反过来咬罗平一口还不算，背地里净整些幺蛾子，‘斗米恩，升米仇’说的就是你这种小人。”

关新不接招，卢玉湘的独角戏唱不下去，只能罢手。

卢玉湘是出了口恶气。

关新那边被气了个半死，发誓跟罗平一家势不两立。

妻子黄春安慰他：“别气了，你是大人有大量，跟卢玉湘一般见识干吗？她就是个二货。”

“我咽不下这口气。”关新憋屈地说，末了，表情一端，“这件事别往外说，让个老娘们揪着衣领，老子丢不起这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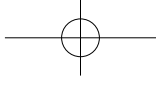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关新不说，不代表卢玉湘不说。这事就这么传出去了，后来，传到罗平耳朵里。罗平问卢玉湘是不是真的，卢玉湘不好再撒谎，只能承认。

罗平气坏了，骂了卢玉湘，一怒之下摔了他心爱的茶壶。

明明是替罗平出气，不但没落好，还被她抱怨。卢玉湘干了件出力不讨好的事，也是满腹委屈。

不管罗平发多大的火，卢玉湘只能干受着。罗平有言在先，他不准卢玉湘掺和单位的事，更不准借他的名义办私事，否则，别怪他翻脸。

大概是欺软怕硬，打那以后，关新收敛了许多，再讲罗家坏话也分场合。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不说话，那些阴阳怪气的话时不时被他放出来。



关新还是怕卢玉湘的。

八

卢玉湘说关新“斗米恩，升米仇”并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她杜撰的。

说起来，老关头跟罗平以前关系特铁。

以前，罗平是关新的师傅。那时候，罗平是卡依尔特电厂副厂长。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电厂岗位分工不是那么明确，遇到紧急工作，大伙儿一起上。副厂长只是头衔，没办公室可坐，跟工人一起下现场的。

不仅副厂长如此，厂长也是同样如此。

那个时候，好像办公室要处理的工作极少。

关新十七岁进电厂。新进电厂的职工，先要当一段时间学徒。这个时间有短有长，少则半年，多则五六年，这要看个人的悟性和能力。

进电厂的新职工绝大部分没指标，是厂里的临时工。要当多长时间的临时工，这个时间不是人的意志能确定的，这里面有很多因素。

也有带指标来的职工。这些人，要么是从别的单位调过来的，要么是学校毕业分配来的。学校毕业分配来的有两种人：一种是中专毕业生，一种是技校生。

那个年代的中专和技校生是香饽饽，一个县也就考上那么几个人，毕业后工作都是铁饭碗。只是编制性质有区别：中专生是干部编制，技校生是工人编制。

卡依尔特县城又偏又远，大学生根本分不到这里，即便从卡依尔特考出去的大学生也不会回来。

从卡依尔特考出去的中专生和技校生，属于统招统分，没有特殊情况基本会回生源地。

那时候，学生流行考中专，毕业后就有工作，实在上不了中专，才去读高中。为了考中专，有人复读好多年，“三战”“四战”的都有。

技校生竞争压力小，针对非农业户口的

孩子招收，农村户籍的孩子没资格参加考试。

关新从内地到新疆投奔亲戚，原本打算考技校的，但是户口问题一直解决不下来。他在内地是农村户籍，若转商品粮户口难度很大。

农村户口转城镇户口有很多硬碰硬的条条框框。关新亲戚虽然在地区一个部门当官，也算实权人物，但是那会儿“农转非”是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

后来，亲戚想了个“曲线救国”的办法，让关新先工作，等单位有了指标就“农转非”。不管是为了有个交代，还是真替关新打算，亲戚托关系让关新进了卡依尔特电厂。

关新年龄小，没啥主见，一切听亲戚的安排。不过，进电厂当工人，虽说暂时是临时的，但是他也挺高兴。若回内地，他一辈子要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了。

进电厂那年，关新其实还不满十七岁，就被分配到电力安装班。

关新年轻时身材瘦弱，长了一张白白净净的娃娃脸。他从小在南方长大，模样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跟厂里那些年龄差不多在新疆长大的孩子相比，面相要嫩得多。新疆气候干燥，戈壁上风大，新疆人普遍皮肤粗糙。

罗平挺喜欢关新，主动教他技术。

在电厂，罗平是技术方面的“顶流”，设备上的疑难杂症，罗平解决不了，厂里也没人能解决。

关新嘴巴特甜，一口一个“师傅”喊着，把罗平喊得心花怒放，对关新格外上心。后来，在全厂职工见证下，罗平正式收关新做了徒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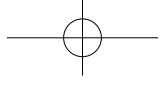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罗平把关新照顾得无微不至，不仅仅是工作上，生活上也是。

在卡依尔特，关新孤家寡人一个，住单身宿舍，厂里没灶，自己开伙。

说是单身宿舍，其实是厂里一间杂房，土打垒的。关新吃住都在里面。

厂里只有关新住宿舍，其他职工都是本地人。

宿舍陈旧简陋，墙壁没粉刷，泥墙里嵌有麦秸。屋顶没吊顶，椽子檩条上的芦苇还裸露在外面。



一床，一凳，一锅灶。对于关新来说，其他都好将就，唯独吃饭是大问题。关新不会做饭，以前连简单的饭菜没做过。他挺愁，但愁也没用，不做饭就没吃的。饿肚子怎么工作？

卡依尔特有一家叫“人民饭店”的饭馆，也是卡依尔特唯一一家饭馆。

关新去吃过两次拌面，味道不错。拌面是卡依尔特的特色面食，也叫拉条子。“人民饭店”的拉条子爽滑筋道，配菜是过油肉白菜，酸油香辣。关新是南方人，不喜面，但他却喜欢吃这里的拉条子。

吃拉条子可以免费加面，加多少都可以。

或许是饿了，或许是太好吃，有一次，关新加了四次面。他的饭量让饭馆的人瞠目结舌。

新疆人实在，拉条子给的分量足，一般人都够吃，偶尔不够的最多续加一次面。关新加第二次面时，服务员怀疑地问关新能不能吃完，他说：“能。”服务员心里还直犯嘀咕。

谁承想，关新后面又加了两次。

吃过两次后，关新好长时间没去过。不是他不想去，是口袋里的钞票不允许。他只能在宿舍里自己煮洋芋面疙瘩汤吃。

罗平常叫关新到家里吃饭。起初，是罗平叫，关新才去；后来，用不着罗平叫，过一两天他自个儿溜达着就去了；再后来，关新一天三餐都在罗平家吃。

很多事都是习惯。关新每天至少去一趟罗平家，如果不去，心里就老不踏实。罗平两口子也这样，关新不来，好像家里缺东西，空落落的。

卢玉湘呢？做饭的时候，不管关新来不来，都会多做。家里就罗平两口子，大眼瞪小眼，免不了有些寂寞，盼望多点人气。

时间久了，关新觉得罗平家就是他的家。

关新在罗平家找到了家的感觉。他跟罗平不像同事，更不像上下级关系，倒像是父子。

罗平和卢玉湘两口子没孩子，二人把关新当自个儿孩子看待。尤其卢玉湘，待关新那是掏心掏肺地好，家里啥好吃好喝的都留

给关新。

罗平笑话卢玉湘偏心眼子，待关新比待他还好。

卢玉湘笑着说：“你个半大老头，咋跟关新一个娃娃争？他正长身体的时候，营养得跟上，还长个呢。”

罗平就是嘴上跟卢玉湘说说，他也心疼关新。

还别说，关新到卡依尔特以后个子真长高了，而且长高了不少。

卢玉湘说新疆水土好，养人，还说，在新疆长大的孩子个都高，关新蹭了个末班车。

罗平说，话不是卢玉湘这么说的，个子高低不能按地域论，哪个地方都有高个子也都有矮个子。最后，他把关新长个的功劳归在卢玉湘身上：“还不是你给他投喂得好，这小子在卡依尔特长了足足有十公分，嗨，得让小关子好好谢你。”

卢玉湘被罗平的一番话说得脸上乐开了花。乐着乐着，她幽幽地冒出一句：“关新要真是我们的孩子该多好，可惜不是。”

罗平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说：“玉湘，都怪我。”

“我没别的意思，你别往心里去，我也只是随口一说。”卢玉湘赶忙解释。

罗平跟卢玉湘结婚十二年，一直没有孩子，不是不要，而是要不上。到省城医院检查，结果说是罗平的问题，说是精子成活率低。末了，医生又说也不是没有怀孕的可能，得看运气。

罗平权当医生的话是安慰自己，没抱任何希望。他把这事一五一十地说给卢玉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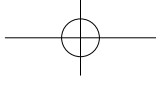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没有就没有，没事，有你，我一辈子有你足够了。”卢玉湘淡淡地说。她故作若无其事。

罗平听了很感动。

其实，背地里，卢玉湘为这事没少掉眼泪。之所以在罗平面前控制自己的情绪，是担心罗平自卑。

孩子成了卢玉湘最大的一块心病。

罗平安慰卢玉湘：“没孩子就没孩子吧，这是命中注定的，强求不来，我俩过也挺好，



不用操心养孩子。”

事实上，真相并不是卢玉湘知道的那样。罗平身体没毛病，问题在卢玉湘，她内分泌失调。为了不让卢玉湘有负担，罗平把责任揽在自个身上，央求医生说出了问题，不要告诉卢玉湘真相。

罗平喜欢孩子，卢玉湘也喜欢。

恰巧，关新又是单身，比罗平小了十八岁，差了一辈人。罗平两口子真心把关新当自己的孩子。

罗平两口子把关新叫“小关子”，偶尔也喊他关新，喊完总是忍不住地笑。关心？关心啥呢？这名起得怪洋乎哩。

这种光景持续了七八年，直到关新结婚有了家，才不来罗平家蹭饭吃。

九

厂里有人说闲话，大意是罗平对关新好，是为了关新背后有靠山。

一件事，一百个人有一百种理解，总不能让所有人的思维都一样。别人怎么说是别人的事，自己如何做是自己的事。罗平不解释，也没啥好解释的。

三个人凑一起就是江湖。更何况，电厂有百十号人，总有爱捣事的人。

闲话说得有鼻子有眼，像是真的，而且，越传越邪乎，跟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

说关新的亲戚在地委是个大领导，关新来卡依尔特电厂就是为了镀金，过渡完了就调去地委。还说关新不光跟地委某大领导是亲戚，省里还有……罗平对关新好，还不是为了讨好他亲戚，无利不起早，要不怎么对关新那么好？

有好事的人问关新是不是家里有很强的背景，关新不说有，也不说没有，“嗯啊啊”地打马虎眼应付，脸上还带着神秘的笑。越是这样，越让人感觉关新背景强大。

这种闲话，在关新到卡依尔特头两年吵得特别凶，后来就渐渐淡了，没人再提。原因很简单，事实证明一切。

别看关新年龄小，鬼点子蛮多，也挺世故。

欲擒故纵的方式，能让关新进退自如。

其实，关新知道自己的亲戚只是地委一个部门的领导，而且还是副职。

关新之所以这样，他有他的想法：将错就错，以此让别人高看自己。

罗平哪里想这么多？他对关新纯粹出于关心，跟关新的亲戚没半毛钱关系。更何况，他跟那人并不认识，连姓啥名谁都不晓得。

当然，这些传言罗平并不知道，没人在他面前说过。

关新在卡依尔特，他那亲戚从没来看过他，也没见关新去过市里。

知道关新的亲戚在地委工作，还是罗平跟关新拉家常时，关新说的。罗平听了那么一耳朵，那人具体做啥、在哪个部门，罗平根本没问。他压根儿没想知道。

不过，关新说的时候也是含糊其词，应该是故意没讲明白。

罗平对关新说：“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只有自己靠自己才是硬道理。你想要立足，必须要脚踏实地学知识学技术，那些走捷径的或者歪门邪道的方式根本行不通，在咱电厂，要学的东西很多，你要用心学，将来能有大用处。”

关新频频点头。他信罗平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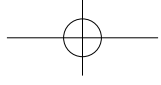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罗平性格耿直，对职工的家庭背景不感兴趣。在厂里，大家都是职工，没有干部、工人之分。

罗平跟大家一起出现场抢修、爬电杆、架电线。

关新来厂里报到，是拿着县领导批条来的。确切地讲，是县里一个副县长的批条。批条是用卡依尔特县政府便笺写的，内容简单，洋洋洒洒不足三十个字。大意是县政府安排关新到电厂报到，请妥善安排。

厂长给罗平看过批条。罗平是副厂长，厂长挺尊重他。罗平转业前在部队是营职干部，按理说安排一个正科级职务才匹配。但是，罗平强烈要求到电厂工作，职务给个副厂长就可以了，说地方管理跟部队不一样，他先要学习，当正职不行。

冲这点，厂长对罗平竖大拇指。



罗平虽然是副厂长，但是，待遇享受的是正科级。

县里安排人进单位，厂里要无条件接受。

罗平没在意批条内容，倒是那些字很让他喜欢。他喜欢书法，抽空也喜欢写写练练，没啥章法，也没啥讲究，硬笔能写，毛笔也行。

批条上的字潇洒飘逸，刚劲有力。

电厂给关新办了入厂手续。关新成了电厂临时工。

电厂有很多种身份的职工，临时工，集体工人，国营工人，干部。临时工是没指标的，有了指标才是单位正式职工。不过，电厂不亏待临时工，除了不享受工资级别以外，福利待遇跟正式职工一样。

以前，关新不懂这些，进电厂后才弄明白。不知道还好，知道了反而心里有了落差。他以为进厂就是正式工人。

关新忽然感觉前途渺茫。他自己几斤几两心里清楚，亲戚根本指望不上，只有罗平能帮他。他挑了个他认为最合适的时机，把解决指标的事给罗平讲了。

罗平说：“这不是你考虑的事，好好干工作，只要把工作干好了，厂里自然会与县里协调解决。”

关新心里挺不踏实，担心当临时工随时会被炒鱿鱼。他本想问要多久，想想，没说。

“他们说厂长那人太难说话，如果没有、没有一定的关系，解决起来很难。”他问罗平。

关新用了迂回的方法，话里带着话。

罗平皱皱眉头，脸上不悦，盯着关新连连问：“他们？他们是谁？”

关新没说话，表情很尴尬。这些话，是他自己杜撰出来的。

罗平想了想，说：“别听有些人瞎说，厂长是外冷内热的人，没那么多弯弯绕，你别想太多，好好干自己的工作，能解决的时候，到该解决的时候，不用你说。”

关新用一副迷途知返的样子点了点头。他知道罗平对他好。关新明白，拿指标的事得靠罗平，现在，他只能依靠罗平这棵大树。

对于关新的话，罗平没想太多。他要让关新把技术学精。

每回去现场，罗平都把关新带上。他一遍遍地给关新讲如何实操，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会让关新动手，自己则在一旁指导。

关新呢？进电厂之前就是白纸一张，对电力知识没有任何概念。当亲戚说让他去电厂上班时，他的脑袋瞬间僵住，心中生出不安和恐惧。关新老家没通电，不只是他老家的村子没电，老家十里八村都没电，就连他读中学的公社也没通电。

他家夜里照明全靠煤油灯。写作业、捉虱子，他就靠近煤油灯，头发被燎得滋滋响，还有一股毛焦味。

那时候，关于电，关新听闻过，消息来源有两个渠道：一是从书本里，一是从其他人口中。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家邻居狗蛋儿讲电能咬死人，讲得特别邪乎。他不知道，狗蛋那是瞎吹牛。狗蛋也没见过电是啥样的。但从那以后，关新对电敬而远之。直到关新到了新疆，才真正见到电灯。

亲戚家用电照明，关新觉得电灯比煤油灯好，既干净又敞亮，根本不像狗蛋胡说的样子。

跟罗平到现场去了两次，关新对电来了兴趣。他脑袋灵光，又喜欢钻研，不出一年就能独立装表接电。

关新在电厂当了五年临时工，在第六年开春时才解决了指标问题。虽然是集体指标，但是终归他成了电厂正式职工。

那时候，即便是集体指标，也很难得到。县里每年有计划地往各单位分配指标名额，有多有少，有时甚至没有。

关新不知道，为了要他这个集体指标，罗平费了老大劲。罗平没说过，他压根不想让关新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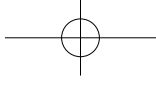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有了指标，关新在电厂腰杆硬气了。

关新拿上指标那年，正赶上电厂调工资。按规定，他不在调资范围内。罗平把给自己的那级调资指标让给了关新。

十

关新二十六岁结婚。

结婚的被褥、厨房的锅碗瓢勺全是卢玉



湘置办的，就连墙上贴的“囍”字也是卢玉湘亲手剪的。卢玉湘没要关新一分钱。

关新也没钱给。虽然工作时间不短，但是他工资低，除了日常用度，剩不下仨瓜俩枣。结完婚，他还欠了一千块钱的外债。若不是罗平两口子帮衬，他欠下的饥荒还要多。

婚礼是罗平主持的。

别看卢玉湘外表大大咧咧，实际上是个心细如发、心灵手巧的女人。她不但剪的剪纸栩栩如生，而且还会刺绣。卡依尔特有人家里办喜事，都会向卢玉湘讨剪纸，大部分人是自带红纸的，个别不带的也会拿包喜糖或喜烟。

对于关新，卢玉湘不计较，赔着红纸给人家帮忙。

新媳妇是卢玉湘托人介绍的，是卡依尔特本地姑娘，叫黄春。

卢玉湘以前跟黄春不认识。他们结婚前，她见过两回黄春。第一回是关新和黄春相亲，媒人带着黄春，卢玉湘领着关新。第二回是她代表“婆家人”去黄春家谈结婚的事。

黄春身材高挑，眉清目秀。当时，卢玉湘心里直打鼓，怕黄春相不中关新，没想到，两人一见钟情。

卢玉湘笑话自己是“鸡抱鸭子瞎操心”。

关新和黄春算是闪婚，认识两个多月就结了婚。

婚房在电厂家属院，一明一暗两间旧平房，一间当作卧室，一间当作厨房。房子是老职工腾出来的，人家搬去了新建的房子。

电厂有规矩，公房分配按工龄论资排辈，盖了新房先尽老职工住。临时工不分房，女职工也不分。

厂里年轻职工要等老职工腾出旧房子。一套房子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厂里适婚职工不少，用罗平的话讲就是“狼多肉不够分”。

不光电厂是这个规矩，整个卡依尔特县都是这样。

虽然是两间旧平房，关新也挺知足。他自己有了小家。

电厂家属院清一色的圆顶泥房。说是家

属院，其实称不上院，没围墙。前前后后四条巷道，四排房。

罗平家房在最前排西头，关新家在最后排东头。家属院不大，电厂职工大部分住在这里。

罗平跟关新两家看似不远，但是七绕八拐还是有段距离。

结婚以后，关新再没到罗平家蹭饭，串门的次数越来越少。关新不来家里，卢玉湘还有点不习惯。

起初，卢玉湘嘴上还唠叨关新几句。

罗平劝卢玉湘：“小关子有家了，要过自个儿的日子，家里鸡零狗碎的事情多着呢，哪有那么多闲工夫串门子？要理解。”

“我当然知道过日子繁琐，就是不习惯，过过嘴瘾罢了。”卢玉湘说。

罗平相信卢玉湘的话。他不再说啥，由着她偶尔唠叨几句。果不其然，日子长了，大概也习惯了，卢玉湘不再碎叨。

关新结婚后第五个月，被任命为水电站站长，这也是罗平极力推荐的。罗平并不是任人唯亲。关新是他手把手教出来的徒弟，他对关新很了解。关新在技术上已经很好了，且对各科室的工作都精通。那会儿，发电和供电企业一体，每年发电站维护大修，罗平都带着关新。

关新技术上没问题，人品总体也没大问题，只是心胸狭隘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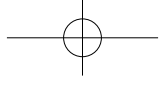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这些，在罗平眼里都不是问题。按罗平的话讲：“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就连玉皇大帝都有缺点，何况凡夫俗子哩，人嘛，不要老盯别人的缺点，要看人家的优点。”

一个人了解另外一个人是不可能全面的，即便是对自己都可能不真正了解。

后来，罗平升职当了厂长。那是在关新结婚第二年。

那年喜事挺多，最大的喜事莫过于卢玉湘怀上了孩子。对于罗平来说，老来得子，那是天大的喜事。

高兴之余，罗平又有些担忧，卢玉湘毕竟是高龄产妇，生孩子很危险。



卢玉湘不以为意：“怕啥嘛，万一有啥事，别管我，保孩子，这娃来得太不容易，是我卢玉湘的命根子，也是你罗平的命根子。”

“净胡说八道，满嘴跑火车，能有啥事吗？”罗平生气地说。

卢玉湘可真不是胡说八道，她是正儿八经的：“我说的是真的，如果到时候……必须这么做，你必须答应我。”

卢玉湘一脸严肃。

“以后不许你说这种话，放心，吉人自有天相，一切会很顺利。”罗平安慰。

卢玉湘笑着点头。

罗平嘴里安慰着卢玉湘，心里也是无比担忧。

自从检查出卢玉湘怀孕，罗平两口子做啥事都小心翼翼，生怕有点闪失动了胎气。

黄春也怀孕了，预产期晚卢玉湘五个月，这还是关新专门去办公室找罗平说的。那天，关新从水电站提前半天回来。

当时，罗平正在办公室批文件，见关新笑眯眯地进来，愣了一下，正准备开口说话，却被关新抢先把黄春怀孕的事说了。

罗平一听乐了，撂下手里的文件，摸着脑袋乐呵呵地说：“好、好、好，真是顺风行舟，风平浪静，好事一桩接一桩，嘿，日子过得真快，你小子也要当爹了。”

“这不，我先来给师傅您报告这个好消息。”关新咧嘴笑，拇指往耳后一挠，“今天晚上，我请客，叫您和嫂子到我家喝两杯，菜都买好了，有您爱吃的羊杂，咱们好好庆祝庆祝。”

“都这个点了，嗯？”罗平瞅着关新看了半晌，又指着腕上的手表皱着眉头问，“你怎么不在电站？”

关新挠着脖颈嬉皮笑脸地道：“这不是着急回来给您汇报黄春怀孕的事，顺便请您和嫂子去家里吃……”

未等关新话落，罗平朝他大声吼：“胡闹！岂有此理，这个时候，谁让你离开电站的？啊？”

这么多年来，这是罗平第一次对关新发这么大的火。以前，即便关新做错事，罗平

也是慢条斯理地给他讲道理。

接着，罗平又怒目指着关新命令道：“你，你马上给我回电站，立刻，马上。”关新一时吓愣在原地没动。

或许，知道自己失态，罗平声音降下来：“小关子，现在是融雪型洪水泛滥期，是水电站最危险的时候，这个你是知道的，厂里大会小会强调，电站职工在关键时期要坚守在电站，时刻关注河道水流，有情况立刻汇报。”

可能越说越生气，罗平再次提高了声调：“你倒好，作为电站站长，竟然为了这么点破事撂下电站，如果洪水上来淹了电站，你负责得起吗？你，马上回岗位上去。”

这会儿，关新缓过神来了，拉下脸生气地转身走了。关新嘴上没说啥，心里老大气，怪罗平见了蚊子就拔剑——大惊小怪。卡依尔特河道年年都有洪水期，这么多年，电站不是好好的吗？

然而，关新没回电站，而是偷偷回了家。

十一

那天晚上，关新喝了很多酒，醉了。

也是那天晚上，卡依尔特下了雨，是那年春天第一场雨。

雨不大，毛毛细雨。

但是，卡依尔特北边山里却是下的大暴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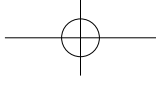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河道洪水汹涌，沙色的洪水眼看就要漫过电站的泄洪闸，幸亏罗平及时赶到，指挥电站职工提闸泄洪才免除了一场事故。

雨天，河道发洪水，这是规律。尤其春天的融雪型洪水，几乎无法掌控。罗平放心不下，连夜赶到电站。

关新没在电站值守，罗平气得差点背过气去。

在抗洪过程中，罗平右腿骨折，因为被污水感染不能完全治好，右腿终身残疾。

翌日，天色大亮，关新才酒醒。知道闯了大祸，他连忙跑去医院给罗平道歉，请求罗平原谅。



罗平什么也没说，只是深深叹了口气。

后来，电厂给关新撤职降级处分，并且调离电站去检修班干电工。这是罗平建议的。

关新以为凭他跟罗平多年的交情，罗平会网开一面，最多会给他个通报批评处分。他没想到罗平竟然六亲不认。

这件事让关新恨上了罗平。他认为凭感情，于情于理，罗平不该这么处理他，这是在断送他的前程。

关新在家跳着脚骂罗平没人情味。

罗平在位的时候，关新还有所忌惮，表面过得去，只是见了罗家人不再搭腔，还教唆黄春不要跟卢玉湘交往。

听了关新一面之词，黄春也觉得罗平不近人情，对关新的处理太狠。

三年后，罗平主动向组织提出退居二线，把位子让给身体好的同志。

就此，关家跟罗家彻底断绝往来，再往后，关新跟黄春见了罗平两口子就跟仇人似的。

起初，卢玉湘不明就里，见了关新和黄春一如既往地热情，结果热脸贴了冷屁股，人家不但不理她还对她翻白眼。卢玉湘挺生气，跟罗平叨叨关新两口子的不是。罗平这才把处理关新的前因后果说给卢玉湘，末了嘱咐卢玉湘不要跟关新一般见识，他毕竟是孩子。

卢玉湘说：“关新两口子不懂事，这么大的事，不认真反思自己的问题，反怪罗平，是猪八戒爬城墙——倒打一耙，如果徇了私情，电厂职工怎么看？”

那年，卢玉湘平安生下罗冠群。

关望比罗冠群小六个月。

罗冠群上小学三年级那年，县上给罗平办了病休。但是，罗平是闲不住的人，心里挂念电厂建设，又主动义务给电厂当起了技术顾问。直到后来生了场大病，卢玉湘拦着，他才没有再到单位上班。

这期间，电力系统改革，电厂改组，成立卡依尔特供电公司。

关新呢？不管罗平来不来单位，他横竖心里不舒服。在他看来，如果不是罗平当年不讲情面撤职降级处分他，他混得不会这么差。

关新认定是罗平害了他：“怎么处分还

不是他罗平说了算，亏我对他们家那么好，否则，换成别人，他会更狠，一家人坏透了，坏到骨髓里。”

罗平生大病那年，罗冠群刚上大二。

十二

关新发现关望私下偷偷跟罗冠群交往，就像“火炭扔进汽油罐——火冒三丈”。

假期，罗冠群给关望送书，两人约在欢欢树后见面，谁承想被路过的关新瞧见。

关新回家，嘴里一边叫骂，一边操起板凳朝关望砸过去。若不是黄春死死拽住，关望不是头破血流，也得骨折皮烂。

关望吓得逃进卧室，锁紧门不敢出声。父母反对她跟罗冠群交往，关望已有心理准备。但是，她万万没想到父亲的反应会如此强烈，不，是如此剧烈。要知道，关新从没动过女儿一指头，甚至连高声的话都没说过。

关望自小就是个乖乖女，懂事、听话、学习成绩好，是关新的骄傲。

关新没揍上关望，气没撒出来，转身朝着家物什去了，把家里砸得一塌糊涂。

黄春想拦，可根本挨不上边。看关新像头暴怒的狮子，她真不敢往前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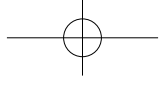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关新失去了理智。

他骂关望，捎带着骂黄春。骂黄春没把关望管好，竟让罗家那个兔崽子钻了空子。

“只要我没死，睁着眼，姓罗的就甭想，我女儿就是一辈子不嫁，也不会嫁到罗家。”关新恨恨地说，“你这当娘的干啥吃的，闺女都管不住，还得让我来管。”

关新在气头上才动手要打关望，待他冷静下来，觉得真打了关望也是不妥，毕竟是女娃，当爹的动手打是不合适。但无论如何，他必须阻止关望跟罗冠群交往。其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除了跟罗平有仇外，关新还一心想让关望离开卡依尔特去大城市发展。他早就放了话，说关望不会回卡依尔特，将来他也要跟关望去大城市生活。

覆水难收，说出去的话咋收回来？



关新闹得家里鸡犬不宁，直到关望妥协，向他保证再不跟罗冠群来往，他才算消停。

关望的保证，关新不完全相信。他吩咐黄春，只要关望在卡依尔特，要一刻不离地跟着，哪怕睡觉也要在她身边。

在卡依尔特，关望没有自由。

黄春怕关新再闹。她被关新闹怕了不说，也心疼女儿：“丫头，算妈求你了，跟罗家那小子断了吧，天下那么多好男孩，凭你的条件，找啥样的找不到？我们家跟罗家那么大意见，你们根本不可能在一起，你爸不会同意，你若不断，你爸还得闹腾，我怕了他，也心疼你，丫头，看在妈的分上，你就答应了吧。”

到了这分上，关望还能说啥？她心里纵有千个不愿意，也由不得她。黄春可怜巴巴的眼神让关望的心碎了一地。

如此这般，关新还不罢手。他要让两人彻底一刀两断，同时要恶心罗冠群，出口恶气。

关新找到罗冠群，态度自然恶劣，张嘴先是一顿嘲讽，笑话罗冠群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异想天开”，自己是啥样人，关望是啥样人，野鸡追凤凰，差得不是一星半点，那是天上地下。然后，关新警告罗冠群离关望远点，说关望不会再跟他交往，他关新的女儿不会找像罗冠群这样的人。

罗冠群到底是如何不好，关新也没具体到事例。

关新越说越起劲，说着说着竟然说罗冠群没出息没教养，什么子不教父之过，是家教出了问题，把罗平和卢玉湘摆在明面上来。

罗冠群本打算由他怎么说，自己不还口就是了。他和关望确立恋爱关系时，早想到会有这样一天，他是有思想准备的。

关新对罗冠群父母不恭，罗冠群万万不能忍：“闭上你的臭嘴！你有什么资格说我爸妈！”

吼毕，罗冠群觉得自己的话过重，毕竟对方是关望的父亲，稍微平复了一下心情，说：“关叔，看在关望的分上我叫你一声关叔，你怎么着我都行，骂我、打我、讽刺我都成，但是，你说我爸就是不行！放心，我可以答应，我跟关望不再来往，但前提是，这得是关望

的意思。”

关新扯着嘴角冷笑两声，讥讽道：“嗨，看来，你小子贼心不死，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啥德性，我家关望将来要读研、读博，以后在一线大城市工作生活，你呢？一个破大专生，能干啥？将来能不能找到工作还难说，问问自己配不配？还关望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关望的意思，想娶我家关望，做梦，甭想！口吞金子——你死了这条心吧！”

看着关新嚣张变形的脸，罗冠群气得脸都紫了，拳头攥得“咯吱”响。若不看在关望分上，他可能会一拳砸关新脸上。

罗冠群忍住了。

关新的羞辱没有让罗冠群气馁，反而让他对自己的生活进行了一番梳理。大三那年，他考上了电力系统与自动化本科。

大学毕业，罗冠群以优异成绩应聘回到卡依尔特供电公司。

这期间，罗冠群跟关望断了联系，删除了跟关望的所有通信方式。

正如罗冠群所说，他们分手只要是关望的意思，他会跟关望断。

这也是关望打电话亲口和罗冠群说的。

罗冠群在电话那头只说了一个“好”字，便挂断了电话。

关望给罗冠群打电话的时候，关新和黄春就在她跟前。

关新逼关望打电话。他讽刺完罗冠群回到家，越想越不对，提出让关望给罗冠群打电话亲口说分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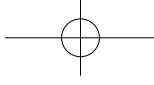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关望不肯，说那样太伤人。

关新开始闹腾，骂关望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最后威胁说：“若不打电话给罗冠群说清楚，我就跟你妈一块死。”

黄春在一旁也跟着劝：“望啊，你爸也是为你好，姓罗那小子没啥出息，你找啥样的不比他强？”说着说着，眼泪流下来，“你总不能把你妈逼死吧？打电话的事依了你爸，你爸也放心了。”

被逼无奈，关望只好给罗冠群打电话说分手，每说一个字，心都像被针扎。

一切如了关新的愿。



但是，事情并没有按照关新的规划一步步向前发展。

或许是爱情受了打击，关望性情大变，对读书失去兴趣，反而爱上了化浓妆、穿名牌，心思不在读书上，大学挂科，几次补考后才勉强毕业。

关望根本不准备考研，任关新怎么做工作，她就是不考。关新不再强求，只好让关望从内地回到新疆，然后应聘到乌鲁木齐一家企业工作。

自从跟罗冠群分手，关望再没回过卡依尔特。大学假期，她宁可在外边飘着，也不愿回家。

后来，也就是在关新大病的两年前，罗冠群听单位的人说关望在省城出了点事，具体啥事，说的人没说，他也没敢追问。

那是不好问。罗冠群和关新在同一单位工作，怕问了，节外生枝。

在单位，关新处处针对罗冠群。

罗冠群多了心事。

十三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关望在省城出的什么事，罗冠群还是在老家听卢玉湘说的。

关新死要面子，在人前装得若无其事。不过，罗冠群发现，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洋溢在关新脸上的那份得意和自信没了。

或许，是在关望出事的那段时间。罗冠群推测。

听了关望的事，罗冠群心里五味杂陈，更多的是疼痛。

关望在省城谈了男朋友，是一家公司老总，据说特别有钱。给关望买礼物全是大手笔，关新和黄春也跟着沾了不少光。

不用说，关新在单位又是一阵炫耀，说关望找了个如何如何有钱的男朋友，男方条件如何如何优渥，还说关望命好。

这些话，关新自然是故意说给罗冠群听的。有的话，虽然没当着罗冠群的面讲，但是，他相信，罗冠群早晚会的知道。

关新的目的很明显，他要刺挠罗冠群，让他无地自容，让他不舒服。罗冠群越失落，越倒霉，过得越不好，关新越是开心。

听说关望傍了大款，罗冠群也只是笑笑。

罗冠群没找对象。有女孩子向他表示好感，也有同事朋友帮忙介绍，都被他婉言拒绝：“现在不想谈对象，以后再说吧。”

以后是多久？罗冠群自己也不知道。

转眼，罗冠群到了三十三岁，依然没有考虑个人问题的意思。这可把罗平和卢玉湘急坏了。

卢玉湘唠叨罗冠群：“我和你爸快八十岁的人，黄土埋到脖颈，有今天没明天，我们不奢望抱孙子，最起码让我俩看到你结婚吧，你这样单着算怎么回事？”

罗冠群不吭声。

“你也看见了，你爸的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你就忍心让我们带着遗憾走？”卢玉湘说。这是她的撒手锏，罗冠群最受不了这个。

“妈，说啥呢？哪跟哪呀？该结婚的时候自然就结了，我现在还不想成家，想先忙事业，婚姻的事往后先放放，不着急。”罗冠群说。

卢玉湘急了：“你说得轻巧，还不急？你多大啦？”

“三十三。”罗冠群答。

卢玉湘白了罗冠群一眼，嗔怪道：“还三十三？再有几天就吃三十四岁的饭了，多大人啦，还当自己小孩哩。”

“在我妈面前，别说三十多岁，就是五十六十，我也是孩子。”罗冠群耍贫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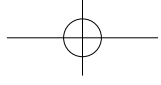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卢玉湘笑着说：“理是这么个理，可事不是这么个事，你看，跟你年龄差不多大的，人家娃儿都打酱油了，你倒好——”

“咱家有遗传哩，您和我爸在我这个年纪还没有我呢。”罗冠群笑嘻嘻地说。

卢玉湘捶了罗冠群一下，拳头举得高，落下却很轻：“整天瞎说八道，能一样吗？根本不是一回事。”

罗冠群没躲，任卢玉湘的拳头落在身上。

“对了，妈给你讲件事，我也是听楼下你王阿姨说的。”卢玉湘一脸严肃地说。



“妈，啥事？看您严肃的。”

卢玉湘盯着罗冠群犹豫半晌没开口。

“妈，啥事，您说呀，怎么不说啦？”
罗冠群追问。

卢玉湘小心翼翼地说：“是关新家关望的事。”说着，她迅速瞄了罗冠群一眼。

罗冠群跟关望恋爱的事，起初卢玉湘并不知道。后来，有人学给她，那会儿，距罗冠群跟关望分手有半年之久。

既然已经是过去的事，其中的原委卢玉湘也没细究。这件事，她也没问过罗冠群。

卢玉湘站在罗冠群角度上考虑问题，她想：“不管罗冠群跟关望感情是深是浅，毕竟两人好过，分手总会难过。”

这么多年，罗冠群既不找对象也不成家，卢玉湘寻思罗冠群心里装着关望。她担心罗冠群感情陷进去太深。

跟罗冠群谈关望的事，卢玉湘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罗冠群微微蹙了蹙眉头。他双手捧着半杯水，垂首盯着杯口，冷冷地说：“她能有啥事？不是找了个有钱人吗？”

卢玉湘咽了口唾沫：“唉，别提了，是关望这丫头倒霉，遇到恶人了。”

罗冠群心里一惊，抬头望着卢玉湘。

卢玉湘在罗冠群的眼神里读出焦急和不安，心里一阵发紧。

“那男人是个骗子，骗了关望，他家里有老婆孩子，老婆带人把关望给打了，闹到关望公司，关望工作也丢了，唉——”说着，卢玉湘重重叹了口气，然后，又拿眼角瞟了一下罗冠群。

此时的罗冠群眼神是茫然的。

卢玉湘摇头“吧唧”了下嘴巴，接着，又有一搭没一搭地说：“问题是——那些人不但打了关望，还当众羞辱关望，这孩子哪受得了这些，唉，这个该死的男人……说关新两口子去了，呸，他们去了有屁用嘛，关新做人不咋地，关望那丫头挺不错，这种事咋让她给摊上了呢？”

罗冠群没搭话，眼睛死死盯住水杯。

杯里的水在摇晃。

说到这里，卢玉湘再没往下说。娘俩就这样面对面静坐着，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

坐了一会儿，罗冠群起身说：“妈，我去上班了。”

卢玉湘点点头。罗冠群很难过，她看得出。卢玉湘想：“这才是我卢玉湘的儿子，做人善良。”

其实，卢玉湘只是把关望的事说了个大概，最严重的事情她并没说。她怕罗冠群堵心。关望病了，得了重度抑郁症。

别看卢玉湘表面风风火火的，实际上心软得跟锦缎似的。人家给她讲关望的事，还没讲完，她的泪珠早扑簌簌掉下来了。

关望的事发生不到两年，关新又得了一场致命的大病。明眼人都清楚，他的病跟关望的事有关。

病愈复工的关新像变了个人，缄口，沉默，脸上没了笑容。

关新再没对罗冠群表现出敌意，也没表现出友好。

考虑到关新的身体状况，罗冠群极少安排他外出，留他在班里打打杂。其实，班里没啥杂事，在电脑上写写画画的事关新又不会。

关望回来了，是关新从省城把她接回来的，跟她一起回来的还有黄春。这几年，黄春一直陪着关望在乌鲁木齐，严格意义上讲她是在照顾关望。

先前，关新不让关望回卡依尔特，觉得丢面子。一场大病，关新不再这么认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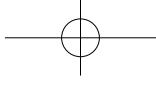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罗冠群知道关望回到卡依尔特，也是最近几日的事。他是无意间听关新和人通电话才知道的。

十四

罗冠群大学毕业自愿回卡依尔特，完全是为了罗平。他知道父亲的希望。

罗冠群说：“小时候，不懂父亲对电力为啥有那么深的感情。长大了才明白，那是刻在父亲骨子里一生一世的情缘。”

其实，罗冠群读大学以后，罗平再没对



他提过任何要求。

罗平想通了，有些东西强求不来，让罗冠群自己去体会。

罗冠群选择回卡依尔特供电公司工作，最高兴的当数罗平。

按照罗冠群的入职考试成绩，选择去省市供电公司也没问题。很多人说，高考是人生的分水岭，实际上，好的人生都是努力来的，区别在于努力和不努力。大学上了五年，罗冠群储备了丰富的电力知识。

关新心里很不爽，没想到罗冠群会应聘到卡依尔特供电公司：“罗家那小子就是混混，别看他学的是电力专业，就凭他，哼，连应聘考试那关也过不了。”关新无数次对单位同事说。他很笃定地给罗冠群“判了刑”。

罗冠群打了关新的脸，关新能不恼吗？但是，恼也没用，不是他能左右的事。

关新不希望罗冠群好，于罗平那儿，还是关望那儿，他都盼着罗冠群不好。

关望出事后，关新怕背后有人看他笑话，尤其是罗家。他嘱咐黄春，关望的事不要往外透露。

罗冠群知道关望出事后，去省城看过关望，而且不止一次。他没跟任何人讲，包括罗平和卢玉湘。

这件事只有黄春知道。

关望见到罗冠群那一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安静，一双俊眸瞬间有了神。

黄春挺感动，不但不排斥罗冠群探看关望，还一个劲地拜托罗冠群有空多陪关望聊聊天。

关新不知道，黄春瞒着他。与其说不敢给关新讲，还不如说是黄春压根儿就不想给关新讲这件事。

关望眼里的光，黄春看得明白。为了女儿康复，她顾不得关新怎么想。

关望跟罗冠群在一起很开心，在罗冠群的开导下，她竟然敢大声笑了。

渐渐地，关望的状态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不幸，关新又得重病住院。黄春忙不过来，只能暂时把关望送到医院。

那阵子，罗冠群每个星期都会去看关望，陪她散步、聊天。

开始，卢玉湘搞不明白罗冠群到了休息日就有事。一次，她看见罗冠群去乌鲁木齐的火车票，才豁然明白。

卢玉湘挺矛盾。

罗平劝她放宽心，孩子大了，自己的事让他们自己做主吧。

“可是……关家那丫头得的那个病，再说了，还……”卢玉湘终是没说出关望被人当小三那些难听的话，“她挺可怜，但是，不能因为可怜，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子傻不棱登的，不能让吃亏。”

罗平朝卢玉湘摆摆手：“你想多了，啥叫吃亏？只要高兴就不叫吃亏。”

“可是，我心里不舒服，老过不去那个坎，唉，都怪我自己，干吗给儿子说关家那丫头的事，他不知道不就啥事没有了。”卢玉湘自责道。

罗平笑了。他笑卢玉湘天真。

不能怪卢玉湘，她一方面作为普通人，关望的遭遇让她同情，另一方面，她身为母亲，若儿子要娶关望回家，她心里挺不舒服。

罗平看出卢玉湘的心思，开导她：“儿子心里有关家那丫头，这么多年不谈个人的事，就是这个原因，他喜欢那丫头，我们做父母的别干涉，好与不好，外人不好评判，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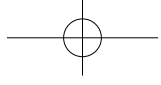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那丫头不但出了那种事，还、还得了那种病，儿子这是往火坑里跳，我们不能不拦着，这可是他一辈子的大事。”卢玉湘辩白。

罗平接过话说：“别费那劲，你拦不住，儿子的性情你又不是不知道，越是这种情况，他越不会丢下关家那丫头，再说，只要他觉得幸福就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儿子做的也没错，人世间的活法没有标准答案。”

卢玉湘想想罗平的话不无道理。人，怎样过不是一辈子呢？

对关新，卢玉湘还是颇有微词：“关新，你个小杂毛，这会儿，你咋不拦着我儿子跟你家丫头交往啦？若不是你拆散他们，你家姑娘能成这样吗？”

现在，卢玉湘倒是希望关新赶紧出来阻拦。这样，她也能图个心安。



关新让她失望了。

关新住院康复期间，跟黄春闲聊，黄春不小心说漏了嘴。关新追问怎么回事？黄春才小心翼翼地把罗冠群看关望的事说了。

关新没说什么，扭头望向窗外。他的表现，黄春挺意外。再仔细想想，或许，是因为一场差点要了命的大病，让关新彻底醒悟了。

十五

雨停了。

一滴水珠从合欢树的叶尖慢慢滴下，像是天空留给树叶的最后一滴眼泪。

雨后，空气潮热，经过绵绵细雨的洗涤，街心公园焕然一新。尤其，路边那棵合欢树，花叶枝干尤为润泽明亮。

罗冠群将右手插进头发，同时身体也向右侧倾斜过去，边拢边抖着发丝。罗冠群头发微湿，星星点点的细碎水珠儿溅在脸上，微微有点凉意。

雨天里欣赏合欢树，罗冠群不止一回。

罗冠群喜欢这棵树，这是他的秘密，藏了很多年，不曾跟别人讲起。他不好意思给人讲他喜欢一棵树，怕人笑话。不就一棵树吗？有啥喜欢不喜欢，地球上那么多树，喜欢得过来吗？

但是，罗冠群独独就喜欢这棵树，这棵叫合欢的树，它是卡依尔特的唯一，在罗冠群心里也是唯一。

罗冠群给关望讲街心公园有这么一棵合欢树，给她讲它的树干，它的枝条，它的叶子，还有它的花朵。关望静静地听，像是在听一个人的过往。听着听着，生病的关望竟然哭了，然后，哭着哭着又笑了。

罗冠群说得对，那棵合欢树叶盛花开的时候十分美丽，可是它也有过被风吹日晒、霜打雪压的时候。人啊！世间万物苦苦乐乐啥都有可能经历，坚持到最后的才是最棒的。

关新把关望接回卡依尔特，罗冠群并不知道。黄春没敢告诉他，她担心的不是罗冠群，而是关新。

虽然，对罗冠群来找关望，关新知道后

没做任何反应，但是她不得不考虑其中的利害关系。

罗冠群理解黄春的难处。关新让关望回卡依尔特康复，出乎罗冠群的意料。这完全不符合关新的性格，跟关新共事多年，他挺了解关新的。

关新太要面子。比如生病这件事，人吃五谷杂粮生病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是，在关新这儿就不行，他担心别人知道他生大病会在背后说三道四。

前两天，黄春跟关新大吵了一架。自两人结婚以来，这是黄春第一次主动跟关新吵架，她在宣泄对关新的不满。

“面子是挣的，是别人给的，不是要的，你这么瞎折腾不嫌累？我还嫌累呢！这么多年，为了你那点所谓的面子，你钻牛角尖，明明自己做的不对，还要别人给你面子。我和丫头还要听你的摆布。现在，丫头成了这个样子，你满意了吧？”黄春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数落关新。

关新不可思议地盯着黄春，一时间竟然接不上话。不为别的，只为黄春的一反常态。过去，黄春对关新言听计从，哪怕关新是错的，她也不说，久而久之成了不敢说。

大概是关望的事改变了黄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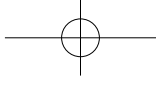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尽管这样，黄春还是给关新留了面子，说话没那么尖刻。她说：“丫头本可以快快乐乐地工作、结婚、生子，安安稳稳过平常人的日子，她喜欢谁就喜欢谁，只要对她好就行，现在可好，我不知道，罗家那孩子哪儿差啦？你……丫头这种情况，谁愿意娶她，要不是……她也不会变成这样。”

关新不傻，当然能听明白黄春的抱怨。其实，他早后悔了，但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咽。对黄春的数落，他也是“哑巴吃黄连”。

搁以前，黄春哪敢这样数落他？

罗冠群知道关望回到卡依尔特，也是关新装作打电话故意让罗冠群听见的。他现在希望罗冠群跟关望相处。

关新挺愁，他号不准罗冠群现在的脉。关望现在这种情况，罗冠群能愿意吗？还有，即便罗冠群愿意，罗平和卢玉湘能愿意吗？



关望回到卡依尔特这段时间，罗冠群去家里找过她。他想明白了，即便关新是老虎，他也要“虎山行”。更何况，关望现在需要他。

关望的病基本痊愈，罗冠群功不可没。

所以，罗冠群来家里找关望，黄春不拦着，也不惧关新撞见。

关新没跟罗冠群打过照面，但罗冠群去家里几次他都知道。

罗冠群心里始终装着关望，可他不知道怎么给父母说这件事。

罗冠群很为难。

雨后的卡依尔特，空气里泛着一股股暖浪。天边那条彩虹消失不见。

雨后的阳光像燃烧的火焰迸发出耀眼的光芒，远远地照在罗冠群脸上。

街上行人寥寥。偶尔，有人走过，会好奇地多瞧一眼罗冠群。罗冠群痴痴地盯着一朵马缨花，花冠上立了一只蜻蜓，两只薄翼颤动着。

罗冠群腿脚麻木了，确切地讲，是左腿左脚都麻了。他身体倾斜，全身重力都压在左腿上。他甩甩腿，然后站稳脚跟深深地吸了口气。一股淡淡的青草味流入他的气管。合欢树下的草地刚刚被修剪过，或许，修剪就发生在雨前。地里有刈留的草叶，新鲜的。

“这树是你爸栽的。”罗冠群听见母亲在身后说话。

卢玉湘推着罗平站在罗冠群身后。罗冠群有点吃惊。

“我爸栽的？怎么可能？我寻思它很久了。”罗冠群脱口说道。

罗平眯眼打量着合欢树：“三十年前，我去内地学习带回来的小苗，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以为咱卡依尔特温度不适宜，没想到，它不但活下来，而且长得这么好。”

罗冠群不可思议地望着父亲：“是真的吗？从我记事起，它就在这里。”他忽然冒出这么一句毫无逻辑关系的话。

“当然，还是我和你爸一块种的，那时候，街心公园还是一片荒地，我记得清楚，我们站的位置有根电杆，是木头的，看看现在，全是地下电缆，你爸就喜欢这个样子。”

说着，卢玉湘轻轻拍了拍罗平的肩膀：“是不，老罗？”

罗平点点头。

罗冠群不明白罗平和卢玉湘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按理说，这个时候，罗平和卢玉湘应该在家里休息。

“老爸老妈，你们这是要干吗去？”他不解地问。

卢玉湘朝罗平努努嘴，然后，笑眯眯地说：“问你爸。”

罗冠群看看卢玉湘，又望望罗平。

罗平朝卢玉湘仰脸：“别卖关子了，是啥事，快告诉儿子吧。”

“来，推着你爸。”卢玉湘说着闪到一边。

罗冠群接过轮椅的把手：“妈，到底啥事？”

卢玉湘抿嘴一笑：“走，去关家提亲去。”

罗冠群以为自己听错了：“啥？”

“啥呀啥，没听见你妈说的话吗？”罗平嗔怪道，“去——关——家——提——亲。”他一字一顿地强调。

罗冠群还是一脸蒙圈，不是没听清楚卢玉湘的话，而是这幸福来得太突然。

“爸妈知道你喜欢关家那丫头，我们想通了，不拦着，只要你喜欢，我们都喜欢，再说了，关家那丫头不错。”卢玉湘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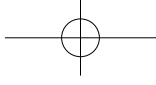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可是……可是……关家，有些事，咋说呢？”罗冠群语无伦次。

卢玉湘理解罗冠群的心情：“不用担心关新，那头倔驴妥协了，要不，他不会给你爸送来一套新的卡依尔特输电网地理接线图，这礼物，你爸喜欢。”

原来如此。

杨梅莹 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新疆作家协会会员。发表多部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出版有长篇小说《仰望长空》《落地生根》《追着太阳到天边》《归途》、长篇报告文学《红石榴》。供职于新疆阿勒泰哈巴河县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娟



高天下

贺贵成

第一章

1989年9月3日。羊卓雍湖抽水蓄能电站正式宣告复工。

为了建设羊湖电站，武警水电第一总队、第二总队、独立支队按照武警水电指挥部“自带设备，快速进藏”的指示，抽出了最得力的干部、最优秀的战士，配备了最好的设备，以最快的速度从江西吉安、河北潘家口、四川盆地等地出发，浩浩荡荡地翻越唐古拉山，穿越无人区，朝着西藏腹地挺进。

在岗巴拉山半山坡的工地上，第三总队十二支队一连一百多名官兵正在修建从营区到三〇七省道的便道。这条所谓的便道，一面是山，一面是陡坡。虽说三年前已粗建过，但是由于工程下马，已经遭到严重的自然毁坏，必须立刻打通，才能通行车辆，运水上山。

按连长月玉成的安排，一排由他领着干，二排、三排分别由副连长苏明、技术员宁林领着干。

上午，大家已干了整整两个小时。月

玉成吹响了哨子，让大家休息十分钟。因为刚上高原，所有人这些天都因为缺氧没有睡好。战士们靠着隆起的土包，闭合了眼睛。一排一班班长金晓灿、城市兵严雪和老兵吴忠海睡着了，发出轻微的鼾声；一排排长萧山然似睡非睡，迷迷糊糊的，知道月玉成坐在了自己身边，又无法打起精神来和他搭话。

新兵张顺眺望着对面雅鲁藏布江那边的雪山，想着心事。

月玉成坐在镐柄把上，连吸了两支烟，一看手表，休息十分钟的时间到了。他腾地跳起，吹了吹哨子，说：“大家继续干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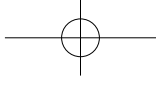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萧山然身子摇晃了一下，猛地睁开眼。

月玉成去拽醒吴忠海。

吴忠海刚一睁眼，他身边的严雪就跳了起来。

月玉成问：“萧排长、吴忠海、张顺，你们过来。我刚才想了半天，你们觉得，咱们先从三〇七省道那边开始重修便道能不能行？”

“我们也不懂究竟怎么弄好些。”萧山然挠了挠头。



“如果那样能行，我们修一截便道后，就向总队申请一台推土机推土，再打眼放炮，人工修整。这样，速度要快得多……”

还没有等月玉成把话说完，吴忠海就说：“连长，我去找宁技术员来吧，他应该知道怎么搞速度快些。”

“那快去喊宁技术员来吧！”

一会儿，技术员宁林和吴忠海就快步过来了。

“连长，怎么了？”宁林问。

月玉成向宁林说了自己对施工的想法后，问：“你是我们的高科技人才，也是老高原了，你看我的想法可行吗？”

宁林望了望四周地形，想了想，说：“我觉得可以，但总队司令部能不能从重机连调来一台推土机，这就很难说了。”

“为啥？”

“连长，除了我们山上打隧洞的几个连队外，山上打进水口的独立支队、山下修建发电机厂房的连队都在大量使用推土机、挖土机。我们如果能从重机连调来一台推土机当然好啊！但是，能搞来吗？”

“唉！这寒风刺骨的，可咋整呢？”月玉成从头上取下帽子，抓了一把头发，手一松，不少头发便随风飘去。

萧山然、吴忠海、张顺等人看着月玉成一脸苦恼，却也无计可施。

月玉成掏出烟来，递给宁林一支，然后自己点燃猛吸了一口：“宁技术员，你去找总队司令部，请求首长给我们调来一台推土机！”

宁林用防风打火机把烟点燃，也猛吸了一大口烟，然后吐出浓浓的烟圈，说：“我只能试试看！我估计很困难。”

“不行，必须搞来，如果司令部首长不批，你就跑到石总队长跟前，下跪也要搞来！”

“那我下午就下山去求人吧！”

“最好，明天就能弄上来一台推土机！”

“好！看来我这支烟，没有白发给你哈！”月玉成对宁林开起了玩笑。宁林笑笑，朝自己的工地走去。

中午的主食是米饭，菜只有两个：每个班一碟子干炒黄豆，一碟子炒海带，另加一盆白开水醋汤。

下午开工后没多久，张顺“砰”的一声栽倒在地。

“张顺栽倒了！”与张顺一起打炮眼的严雪脸色惨白地喊道。

月玉成放下手中的镐柄，匆匆忙忙地跑来，蹲下去将张顺揽在怀里。

张顺双手紧紧地抱住自己的头说：“连长……我觉得自己心慌气短，呼吸也很困难，头痛得要爆炸了……”话还没有说完，他就不停地呕吐起来，不少呕吐物喷在月玉成胸前衣服上。

月玉成安慰着张顺：“小张你要挺住！我们立马送你到医院！”

张顺双眼紧闭，脸色苍白，已经说不出话了。

月玉成抱着张顺站起来：“我送小张到总队医院。”

萧山然望了望远处的三〇七公路：“连长，从这里到马路还有五六百米呢！”

月玉成冷静地吩咐道：“这样吧，金晓灿、吴忠海，你俩快去公路边拦车，我和萧排长轮着把小张背过去，抓紧送医院，严雪带领其他人抓紧施工，都悠着点，不能再倒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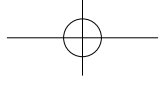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是！”

月玉成和萧山然轮流背着张顺，朝着公路的方向一路小跑。

公路边，金晓灿和吴忠海已拦住了一辆小轿车。车是武警水电第三总队队长石方竹的专车。石方竹正要去进水口的工地检查施工情况，刚好路过。她摇下车窗玻璃，伸出头来，问：“怎么了？”

金晓灿向石方竹行了个军礼，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报告石总，我们连一个新战士栽倒了，不断地呕吐，人事不省……连长他们一会儿就把人背过来了，要马上送医院。”

这时，月玉成背着昏迷的张顺跑了过来，后面紧跟着萧山然。石方竹连忙下车



指挥几个人把病重的张顺抬上车。月玉成和萧山然也紧跟着上了车。

车子一路风驰电掣，不到二十分钟就到了部队医院。月玉成和萧山然急忙把张顺送进抢救室。

“孙院长，你们要不惜代价，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去抢救！”

“是！请石总放心！”医院院长孙月刚向石方竹敬了个军礼，跑步进了抢救室。

在医院院坝内，萧山然对石方竹、月玉成说：“张顺昨天下午还问我，说排长，我到西藏的第一感觉就是天怎么这样蓝？西藏离天怎么这样近？我没有回答上他的话。他又问我，天上会不会有天国，如果有，这里到天国应该最近……”

萧山然话未说完，孙月刚走到石方竹三人面前，低垂着头：“石总，小战士人已经走了……”

“老孙，你不是刚才还向我保证，让我放心吗？”石方竹吼道。

“石总，您别发火……”

“我能不发火嘛，咱们才开工几天哪，就牺牲一个人！这是复工以来牺牲的第一个战友！”石方竹眼眶里盈满了泪水。

月玉成、萧山然的泪水也悄无声息地从面颊上滚落。

孙月刚解释道：“张顺是因为高寒和缺氧，患了脑水肿……我们竭尽全力抢救也无济于事……”

“你不用解释了，我也不想听！”石方竹用手抹了抹脸上的泪水，对月玉成、萧山然交代道：“你们坐我的车回去，叫上四五个战士，背上牛粪，带上铁锹，把总队机关背后的半山坡那块地平整一下，将张顺同志埋葬在那里吧！我想，这能让我们这些领导时时刻刻不忘修建羊湖电站时所肩负的责任！”

“嗯！”

总队机关三四百米外的半山坡上，有一块不大的平地。月玉成和萧山然、金晓灿、严雪四人扛着工具，将地稍稍平整后，就开始用牛粪烘烤地面。牛粪冒着浓浓黑烟，

烟雾飘向空中。

将地烤化后，几个人用镐头、铁锹挖起土坑来……

时间过得太慢了，下午的沉寂滞留不去。全连官兵都陷入悲痛中。

副连长苏明负责整理张顺的遗物。张顺的遗物很简单，除了两身换洗的警服，就只有一个红色塑料皮的笔记本和一封未写完的家信。

尊敬的母亲，可爱的小妹：

我向部队首长反复请缨，才到了西藏的羊湖电站工地。刚开始，首长们不让我来，因为我个头矮，不到一米六，身体也不硬朗……但我以血书的方式，感动了部队首长，终于来了这里。我来高原的目的很简单，就想多挣些津贴费，听说在高原的津贴费要高些。家中欠的钱，爸爸在去世前已经还了一部分，但家中还欠着亲戚一千多块钱。我想多寄些津贴费回家，快些把亲戚家的钱还上，他们也不富裕。

我们刚到高原，由于高原反应，我头痛得要爆炸，胸闷气短，四肢像散了架……

我好像患了健忘症，好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信，过几天，我再接着写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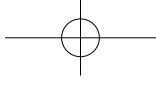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苏明读着张顺的信，热泪盈眶。坐在苏明身旁的萧山然、严雪看完张顺的信，眼眶也潮湿了。

“可惜了，他这么年轻就走了……”苏明无比惋惜地说。

萧山然流着泪：“他才不到十九岁，到羊湖才只有七天……想到这，我心里就难受！如果不是建设羊湖电站关系到西藏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这要命的活儿，给我一百万我也不干！”

月玉成和士兵们抬着棺材朝墓地走去。他们身后紧跟着一连的全体官兵。有人在哭，却没有声音，哭泣声被凌乱的脚步声和风的呜咽淹没了。

抬着张顺遗体的队伍向着高天下的墓地缓缓走去……



不到十九岁的山东籍新战士张顺，进藏仅七天，就因缺氧引发了脑水肿，壮志未酬身先死，长眠于岗巴拉山上。他的青春刚刚绽放，便化作了永恒。年轻的士兵，连一张相片都没有留下。

第二章

摇曳的烛光下，技术员宁林坐在床上，读着长篇小说《红与黑》。同住一个帐篷的副连长苏明与卫生员小朱已经睡熟了。

宁林看着书，听到帐篷在狂风暴雨中哗哗地响，不禁想起三年前自己刚从电力工业部分来时的情景。那是1986年6月底，他来到羊湖工地报到，总队长石方竹把他送到了独立支队的工地。

那天，一到工地，宁林就领悟到了高原的厉害——他头昏脑涨，身体发飘，两个鼻孔也流出了鼻血。

“刚到高原，有高原反应是正常的。慢慢就会好起来的。”石方竹安慰道。

“请石总放心，我会努力工作的！”宁林说。

“我们水电部队需要大学生，我们羊湖工地需要大学生！你的到来，我很欢迎！”

宁林只是望着石方竹笑笑。他没有力气说话，总觉得周身无力，随时都想躺下去。

宁林参加羊湖电站建设不到十天时间，便偷偷跑到拉萨市邮电局给在大城市工作的大学同学、未婚妻冯丽丽打了电话，让她抓紧帮他联系内地的工作。他觉得自己吃不了这份苦。

冯丽丽接到他的电话，自然是很喜悦的。她恨不得自己的未婚夫立刻回到自己的身边。于是，她第二天一上班就向公司领导丁总汇报了宁林的情况。丁总高兴地说：“我们太需要宁林同志这种人才了！你抓紧让他回来与我们共同工作吧。”

冯丽丽一回到办公室就立即给宁林写信，由于过于激动，写信时，她的手都在颤抖。信写好后，她又骑上自行车，去邮局寄了航空挂号信。

盼回信的日子里，宁林度日如年。终于，收到冯丽丽的信后，他趁着官兵们上了工地，悄悄地打好行装，偷偷摸摸地奔向三〇七省道，坐上了长途汽车……

说实话，坐上长途汽车的那一刻，身着橄榄绿警服的宁林，后悔了。想到自己竟然成了逃兵，他的脸上有些发烫，不禁想起了临走前留给石方竹的那封信：

石总：

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离开。我的行为背叛了你们，给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抹了黑。我不适合做岗巴拉山的一块石头，我需要的是另一种生存环境。我走了，请忘掉我，一个不值得你们记住的人！

回到大城市，有冯丽丽的陪伴，刚开始那几天，宁林是开心的，是幸福的。

丁总见了宁林，也是很高兴，说：“我们准备搞一个报告会，想请宁先生明天为我们公司职工做一场报告。”

“好！”宁林爽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上午，公司的礼堂座无虚席。主席台上方挂着横幅，红纸黑字，分外醒目——西藏羊卓雍湖电站建设者事迹报告会。

丁总手持话筒，站在主席台上：“请远道而来的西藏羊卓雍湖电站建设者宁林同志上台来为大家做报告，大家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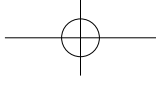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台下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的宁林，从观众席上站起来，走上主席台，站在话筒前：

“谢谢大家的掌声。我想对大家说，我是从羊湖来的。羊湖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地方，但是，我很惭愧，我不是英雄。我只是在那里生活过的人。”

观众席上的职工们觉得宁林很谦虚，又是一阵响亮的掌声。

宁林说：“羊湖的战士们生活在海拔4400多米的高山上。那里空气稀薄，没有树木，煮一锅面条要用一两个小时，淡水要从山下运送，一盆水早上洗完脸要留到晚上洗脚。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他们还要打通一条6000米长的隧洞。很多战士还很年轻就已经牙齿松动、指甲变形，终身丧



失生育能力，但是他们没有埋怨，没有被困难吓倒。在工期紧、任务重的情况下，他们冲了上去。我们平时总爱说‘理解万岁’‘奉献精神’，但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到这两句话的深刻含义。”讲到这里，他忍不住痛哭流涕。

这时，坐在主席台的丁总写了一张纸条，递给坐在身旁的秘书，让他交给宁林。

宁林接过纸条一看，上面写着：“希望你谈谈个人事迹。”

宁林稳定了片刻情绪，说：“我个人确实没有什么可谈的。我不愿在谈起这些崇高的人们时，加上我个人不光彩的东西。如果非要我谈，我要说，我对不起他们，对不起西藏人民。离开他们，我感到深深的后悔！”

台下，人们议论纷纷：“他讲得不错呀！”“他讲得很好，很感人啊！”

丁总从座位上站起来，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宁林同志从今天起，就是咱们公司的正式成员了，请大家鼓掌欢迎！”

礼堂里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一个摄影师快步走到宁林面前，举起照相机准备给他拍照。宁林羞愧难当，举着双手遮住脸颊，转过身逃避镜头，慌忙走下主席台。

冯丽丽从座位站起来，冲到宁林面前，想阻止他离开，但宁林还是决然地离开了礼堂。

当天，宁林到邮电局给石方竹打了通电话。电话通了，他却没先说话。

话筒里，传来石方竹的声音：“喂，喂！谁呀？请说话！”

宁林全身颤抖着，说：“石总，我是……”

“我猜就是小宁同志！我料到你要来电话的。我相信羊湖电站有不可抗拒的魅力，你只要来了，就不会忘记这里，任何人都一样，包括我。我不会因为你离去而责备你。我替你高兴，因为你通过两种生活方式的对比，选择了一种你想要的人生。我相信你的判断，因为你喝过雅鲁藏布江的水，爬过岗巴拉的山。如果你想好了，愿意回来，通向

羊湖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

宁林对着话筒说：“石总，我对不起你！”

石方竹说：“不不不，你别这么说，是我们对你照顾不周！”

……

宁林回到羊湖电站工地半个月后，收到冯丽丽寄来的一个包裹。拆开包裹后，他发现里面是自己曾经送给她的一条洁白的纱巾和写给她的几封信，另外，还有一封冯丽丽的来信：

这是在那些难忘的岁月里，你寄给我的全部书信，还有送给我的一条纱巾，它们曾经是我后半生的寄托。今天，我把它们寄还给你，让它们随风而逝，就像我的心。你有你在这个世界上的远大抱负，我衷心祝你成功！

宁林读完信，痛苦地将信纸撕得粉碎，然后张开手掌，让片片纸屑随风飘飞……

闪电挟着雷鸣，暴雨更猛烈了。天，如同患了癫痫病，要把羊湖工地抖个七零八落。

摇摇欲坠的帐篷被风雨吹打得哗哗直响，声音愈来愈大。宁林预感今晚可能会出什么事情，便放下手中的书，掀开被子，穿上罩衣，披着雨衣，拿着手电筒，匆匆忙忙地推醒苏明：“苏副连长，快起来，今晚这天气，我担心风会吹翻我们的帐篷。”

苏明睡得正香，低声道：“有那么厉害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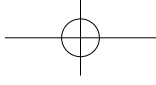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我在高原待的时间比你长，我感觉要出什么事情，你快起来，我去连部了。”

“嗯。”苏明翻身起来，开始穿衣服。

宁林打着手电筒，急急忙忙地出了帐篷，冒着狂风暴雨，来到连部的帐篷。他推门进去时，发现月玉成已穿好了衣服，跳下了床，正在摸索着穿大头鞋。

“谁呀？”手电筒光柱照射在月玉成身上，他吓了一跳，大声问道。

“连长，是我，宁林。我感觉今天晚上的风太大了，雨也太大了，总担心要出什么事情。”



“这些天大家太累了，都睡得死。我刚才被雷鸣声惊醒，也感到不对头，才爬起来了。”月玉成说着，走到桌旁点燃了蜡烛。

“怎么办？”宁林从包里掏出烟来，递给月玉成一支。

“我看这样，全连起床，加固帐篷，否则这么大的风雨，把帐篷吹翻了，大家晚上咋过？”月玉成吸了两口烟说。

“好的！我……”

“砰！砰砰！”宁林话没说完，就听到帐篷垮塌的巨响传来。

月玉成没顾得上穿雨衣，便冲出了自己的帐篷。

营区内，伸手不见五指，只有滂沱的大雨和刺脸的狂风。

宁林打着手电筒，紧跟着月玉成跑出来，用手电筒一照，才发现连队做饭的伙房帐篷已经垮塌了，两块窗户的帐篷布也被风吹跑了。

“瞿瞿，瞿瞿——！”月玉成顾不上全身已被大雨淋透，急忙从衣兜里摸出哨子，含在嘴里使劲地吹起来。

“您回去穿件雨衣吧！”宁林推了推月玉成。

“瞿瞿，瞿瞿，瞿瞿，瞿瞿——！”因为风雨的声音太大了，掩盖了哨声，月玉成又鼓起腮帮子，急骤地吹响了哨子，并转身对宁林说：“你别管我！咱俩各个帐篷喊大家起来！”

“砰！砰砰！”这次垮塌的是一排一班的帐篷。

月玉成和宁林忙跑过去拉开帐篷，好让被压在帐篷下的官兵出来。

“快，快，快！”顿时，月玉成、宁林的喊叫声与风声、雨声混合在一起了。

帐篷内，萧山然、金晓灿、严雪等人先是被突如其来的巨响惊醒了，随即发现自己被重重地压在了帐篷下：

“咋的了？”

“我们身上怎么压住了东西！”

“完了，完了，我们的帐篷垮了！”

副连长苏明、卫生员小朱和文书小魏穿着雨衣、打着手电筒跑来了。看到一班的帐篷塌了，几个人都有点慌。

月玉成、宁林正在用力拖拽着帐篷。

小魏看到月玉成没有穿雨衣，浑身湿透了，便转身跑到连部去取雨衣。

此时，一束灯光由远至近，照进了连队营区。不一会儿，一辆车停在了连部门口，总队长石方竹、参谋长龙大佩、后勤部部长徐成强三人从车上跳下来。

月玉成跑步上前，惊讶地问道：“这么大的风雨，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刚从独立支队的连队过来，他们的帐篷在坡下面的挡风处，暂时没有问题。石总就说顺便过来看看你们这些连队！”龙大佩说。

“石总您都五十多了，又一直生着病，您来干什么嘛？”

“万一工地上出了事，我身为总队长不到一线，心里不安稳！”石方竹脸色苍白。

这时，连队已有不少官兵被惊醒了，纷纷穿好衣服、雨衣奔出来，向垮塌的一班帐篷跑去。

“来，大家一起把帐篷拖开！”月玉成喊道。

“来，连长，快把雨衣穿上吧！”文书小魏将雨衣递给月玉成。

“不用，不用！你把手电筒打好！”月玉成松开拖拽帐篷的右手，用手掌抹了满脸的雨水，“来，人多力量大，拖帐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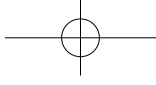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人们双手拖拽帐篷，“嗨”的一声把沉重的帐篷拖开了。

帐篷下，战士们脸色苍白。第一个站起来的是金晓灿，他双手捂着脸上被支撑帐篷的钢架划破的伤口。鲜血从他的手指缝里流出来，瞬间被雨水稀释了，流到他洁白的背心上，晕成了淡红色的一片……

“大家不要穿衣服了，快抱着衣服和被子跑到连部去！”月玉成喊道。

卫生员小朱跑过去，抱起金晓灿的衣服和被子，扶着他朝自己住的帐篷跑去……

狂风暴雨还在猛烈地进攻着……



“大家抓紧把干衣服换上吧，千万别感冒！”石方竹看着只穿着背心、裤衩，冻得瑟瑟发抖的官兵，对月玉成说。

“嗯！”月玉成冻得牙齿打颤，转身对苏明说：“苏副连长，你赶快组织各班排把所有帐篷再固定固定！”

“是！”

这时，石方竹打着手电筒朝小朱的帐篷走去，她很关心金晓灿的伤情。她进来时，宁林正打着手电筒，帮金晓灿穿衣，小朱在用酒精为金晓灿的伤口消毒。

“哎哟，哎哟！痛，痛，痛！”金晓灿痛得直叫。

石方竹借着电筒光，凑近看金晓灿的脸，只见他左脸上是一条长长的血口子，鲜血还在不停地往下流……

“这要送山下医院做缝合手术。”她说着，抬头看见进门的徐成强，便安排道，“徐部长，抓紧给孙院长打电话，让他做好准备，我们立马送伤员下山。”

“是！”

金晓灿被送到医院后，医院又接到了月玉成的电话：严雪突然不省人事，需要救护车拉到医院抢救。

救护车载着两名医生，冒着风雨赶到连队，对躺在月玉成床上，呼吸困难、面色苍白、虚汗淋漓的严雪进行了检查，并迅速得出结论：严雪患了高原性肺水肿。

望着救护车在风雨中远去，官兵们心中都生出了惶恐不安的情绪。

这一夜，一连官兵都没有休息好。

严雪到达医院后，已经休克了。然而，医院却没有除颤仪，没办法做心肺复苏。孙月刚只得含着泪，用拳头在严雪的胸口上猛击了几下。严雪奇迹般地苏醒了过来……

严雪出院的那天，跑到孙月刚的办公室“咚”的一声跪下，泪水涟涟地给孙月刚磕了三个头：“谢谢孙院长的救命之恩！”因为每一次磕头都磕在水泥地面上，他的额头已经乌紫一片。

“小严快起来，有这个必要吗？救死

扶伤是我们的天职啊！”孙月刚扶起严雪，喉咙好像被什么东西堵塞了，说不出来下句，眼里盈满了泪水。

第三章

现在，尽管2号隧洞距离进口已经打了100米左右，但是施工依然困难重重。就在官兵们乘胜追击，开始进行洞内施工的时候，由于山体岩石过于破碎，边坡不牢，加上长时间的阴雨，隧洞塌方了。坍塌的石块砸塌了洞口上方密密麻麻的工字钢支撑，将整个洞口埋得严严实实。

月玉成正带领官兵在洞里施工，发现情况，赶紧与大伙儿朝外跑。刚跑出洞口，只听背后“轰”的一声巨响，石头将洞口埋了个瓷实。

过了好一会儿，苏明才说：“好险啊！”

金晓灿惊魂未定：“要是大家跑慢点，可能就砸死在里面了。”

当大家庆幸捡回来了一条命的时候，月玉成的心情却异常沉重。他久久地蹲在隧洞口，泪水禁不住流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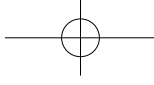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严雪走到月玉成面前，说：“连长，别难受了！”

月玉成抹了脸上的泪水，说：“这隧洞，我们拼死拼活地干了三个多月呀，现在一下子就变成了这么一大堆砂石！这一塌方，成堆的乱石什么时候才能清理完？我们怎么向总队交代？”

月玉成带着大家没日没夜地清理塌方的碎石。改变这个现状无疑是十分艰难的——下面刚刚掏空一点，堵在上面的石头泥浆便跟着往下落。边坡上几千立方米的碎石全部被清理完后，洞口上原先的山坡竟然变成了一条山沟。

大家苦战了两个多月，2号支洞终于再次响起“突突突”的风钻声。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新的问题。

在“世界屋脊”开展大规模的山体腹部隧洞工程施工，本就是一件极为不可思议的事。官兵们要架着风钻，推着运渣车，



进行繁忙而艰苦的施工建设。在施工过程中，钻孔、爆破、装渣等工序会产生许多烟雾和粉尘，对施工官兵身体产生极大的危害，甚至会导致一氧化碳中毒。

随着隧洞的不断加深，通风排烟愈发困难。放完一次炮，要通风四五个小时，烟才能基本排完。进行长距离的隧洞施工，即便在内地，施工人员也会因通风不良而缺氧。而在氧气本就不足的高原，施工产生的烟尘又使用洞内有限的氧气进一步减少，官兵们缺氧的状况更加严重。

这天下午五点钟，萧山然带着金晓灿、吴忠海等人进洞出渣。当萧山然、吴忠海出完第一趟渣，推着运渣车再次进洞时，却看到剩下的五个人全倒在洞里，一个个双目圆睁，鼻孔出血，口中流涎，怎么也叫不醒。

萧山然对吴忠海说：“你在这里守着，我出洞去连里叫人，通知总队医院的救护车来。”

“好，你快去吧！”

很快，月玉成和刚入伍的学生官高祥等人进洞，将昏迷倒地的五人背起。可刚背到洞口，除月玉成外的其他救人官兵也一个个晕倒了。幸好总队医院的救护车及时赶来，将晕倒的众人送至医院。经过医务人员的抢救，一直到第二天清晨，他们才苏醒过来。

凡是在隧洞施工的官兵，大都有类似经历。大部分人不止晕倒一次，有的人一天就晕倒几次。晕倒了，抬到洞外透透气，吸吸氧，醒过来又接着干。

这天，严雪在洞内施工时，就因过度疲劳，缺氧晕倒了，金晓灿、吴忠海把他抬出洞外灌氧，醒了后，严雪又回到洞里继续干活。下工后，他坐在地上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萧山然问：“严雪，你哭啥？”

严雪说：“今天是我二十岁生日。”

月玉成一听，鼻子酸了，半夜三更把炊事班班长梁春天叫醒，开了两个罐头，炒了两个菜，以水代酒，给严雪过生日。

严雪感动地说：“连长，我一定好好干！我前天收到父亲的信，信上说，我爸妈都下岗了，他们要我把工作干好……自从打隧洞以来，我们连人人都晕倒过……我记得连长也晕倒过好几次。”

这时，高祥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报告连长，洞里塌方了，苏副连长砸在里面了……”

大家愣住了。

在总队号召的“五十天大会战”中，官兵们三班倒施工。今天夜里刚好是副连长苏明和技术员宁林带着官兵施工。

月玉成半天才反应过来：“我出洞时，都是好好的，怎么，怎么就塌方了呢？”

“刚开始垮塌时，苏副连长组织大家撤退，大家就往洞口跑。我和他跑在最后，两块石头从洞子上砸了下来，把他击倒了，我去拉起他时，他大喊：‘你快跑！’我没有松手，还是硬拉他，但他一脚把我蹬开了。一瞬间，洞子就塌方了……”高祥说着，大声地哭起来。

“大家都快去洞子救援！”月玉成看了看手腕上的表，快凌晨一点了。

塌方比官兵们想象得更严重。整个塌方现场，从地面一直到洞顶，都被砂石片和泥土堵得严严实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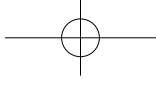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在宁林的带领下，惊魂未定的官兵们流着泪水，用手挖、用铁锹铲着砂石片和泥土。有战士呼喊：“苏副连长，你要挺住！”

月玉成来到塌方现场，安排道：“所有人员，听我指挥，大家把石土铲进运渣车，往外运。宁技术员抓紧回连部，向总队值班室电话报告情况。另外，梁班长组织炊事人员把饭送到工地……”

抢救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石方竹得到塌方的消息后，翻身起床，带着参谋长龙大佩、工程技术处副处长潘登，驱车从山下赶到了塌方的隧洞。

看到如此大面积的塌方，石方竹对身旁的龙大佩说：“抓紧再安排一个连队的人力来，轮换着清理现场，开展救援。”



“是！”龙大佩在萧山然的引领下走出隧洞。龙大佩想，现在只能调动3号隧洞的官兵过来救援。他们离2号隧洞最近，而且也是十二支队的连队。当然，1号隧洞离2号隧洞也不很远，但1号隧洞是十一支队的，再者他们过来还要翻过岗巴拉山，走很长的一段路……一路上，两人默默地走，谁也没有说话，只有高原的风从耳边吹过。

塌方现场，石方竹又指示身旁的潘登：“你和月连长商量一下怎么提高清除塌方现场碎石的速度。”

“是！”

这时，医院的救护车鸣着喇叭，开到2号支洞口。院长孙月刚，医生童心、裴婧、李婷，还有一个卫生员从车上下来。

裴婧跑到正在运石土的月玉成跟前问：“有受伤的人吗？”

“有一个在连队休息，还有一个人埋在里面。”

裴婧急忙对李婷说：“这里有孙院长、童医生他们。你快让救护车驾驶员开车送咱们去连队，那里有伤员！”

很快，裴婧与李婷背着十字药箱来到了高祥所在的帐篷内，看到卫生员小朱正在给坐在凳子上的高祥清理伤口。

“我来！”裴婧从小朱手中夺过剪刀，迅速把高祥的伤口处周围的头发剪完了。剪完头发后，裴婧和李婷都吓了一跳——这条伤口大约五六厘米，正在不断往外冒血，伤口附近还有一些被血染红的泥土……

李婷对低着头的高祥说：“我们先用酒精给你清洗和消毒，简单包扎后，再送你去医院缝合伤口。”

“我不去医院包扎，我还要去救苏副连长，他是为了救我才砸进去的……”高祥哽咽着。

“那么多的官兵在救援，难道还不够吗？你去凑什么热闹？这不是你充英雄好汉的时候！”裴婧说着，从李婷手中取过一小瓶刚打开酒精，朝伤口倒去。

“哎哟！哎哟！”高祥还是忍不住叫

了起来。

“你在战场受了伤，也这么喊叫吗？”

高祥咬紧牙关，颤抖着身子，不吭声了。

经过清洗与简单的包扎，裴婧和李婷搀着高祥，坐着救护车到了医院抢救室，为他缝合了伤口。

把高祥安置到病房后，裴婧和李婷又坐上另一辆救护车朝着2号支洞口驶去。

……

3号隧洞的官兵打着手电，扛着救援工具来了，带队的是二连郭连长。他与月玉成是同年入伍的老乡，两人关系一直不错。看月玉成推着运渣车，疲惫不堪的样子，郭连长说：“老月，现在叫你的队伍休息吧，我们轮换着清理碎石，轮换着救援！”

“谢谢你啊，老郭！”月玉成伸出那双满是硬茧和血口子的右手与郭连长握了握。

两个连队的官兵轮换清理塌方现场，救援效率大大提高。终于，三十多个小时后，官兵们找到了副连长苏明的遗体：血肉模糊，右手被一块巨石和工字钢砸进了泥土里……

得知苏明被埋在了垮塌的隧洞下，政治部保卫处干事、苏明的对象刘颖从山下一口气跑到了2号隧洞，与官兵们一起救援。她在心里暗暗地祈祷上天保佑苏明能活着出来。但是天不遂人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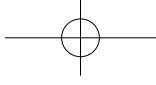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看到苏明被砸断的遗体，刘颖一下子扑了过去，紧紧趴在苏明只剩小半截胸部的身体上恸哭起来，泪水滚滚而下。那撕心裂肺的哭声，回荡在长长的隧洞里：“苏明，苏明，苏明呀……”

不少官兵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由于缺氧和悲伤过度，刘颖不一会儿就昏迷了。宁林、萧山然等人用担架把刘颖抬到洞口旁边的救护车上，童心等人立即对刘颖进行了抢救。

官兵们小心翼翼地用铁锹、用双手将苏明的遗体慢慢地挖了出来，并用救护车将其送到医院进行清洗。

清洗遗体的医务人员边清洗，边掉泪。



有个姓王的小护士哭着说：“牺牲得好惨啊！”

孙月刚安排人去后勤部仓库领来一套新警服，王护士说：“都成了这样，怎么穿得进去？”

孙月刚没有说话。

后来，医务人员只好把苏明的遗体用警服包裹起来。已经苏醒了的刘颖要去病房看看清洗后的苏明的遗体，却被裴婧、李婷拦腰抱住——不能再让她受刺激了。

第四章

这天晚上，月玉成来查铺，看见萧山然还坐在床铺上，神情黯然，正打着电筒在写信。

月玉成问：“萧排长，你给谁写信？”

萧山然长叹道：“唉，我对象。她催我结婚，结了婚后，她就可以名正言顺去照顾我母亲了。”

“唉！”月玉成也叹了一口气，坐在了床边，“当军人的老婆不容易，当军人的对象也不容易，写信好好安慰安慰。隧洞施工这么紧，我也不能让你回一趟。现在已经3月底了，晚上还是这么冷，写完早些睡，别感冒，明天还要施工。我走了，还要去查铺。”

萧山然点点头，“嗯”了一声，说：“连长，你也早些休息。”

月玉成边往外走边说：“我知道。”

萧山然的对象叫孙莉，两人交往快三年时间了。

1987年7月，萧山然回家探亲，到镇上去同学家玩，路过街道时，看见一群人围了一圈又一圈，闹闹嚷嚷的。他挤进人群，才发现一名五十开外的农民躺在地上，脸色发白，紧闭双眼，已昏迷了。

有人说：“天气热，可能是中暑了。”

萧山然背起那名大叔就往镇卫生院跑。因为自己身上带的钱不够缴住院费，他就把警官证押到了收费处，这才让大叔住进了医院。

住院后，医生告诉萧山然：“你父亲

是因为天气热中了暑，再加上痢疾病，脱水了。你放心，他没有生命危险。”

半个小时过去了，大叔终于睁开了眼睛：“我在哪里？”

萧山然忙走到病床前，弓腰说：“大叔，你在街头晕倒了，是我把你背到卫生院的。”

“谢谢你，同志！”

“不谢，大叔！你家住在什么地方？我通知你家里的人来。”

“我女儿在镇上邮电分局工作，麻烦你帮我叫一下她吧！”

“她叫什么名字？”

“孙莉。我叫孙德国。”

萧山然出了病房，气喘吁吁地跑到邮电分局，找到正在办公的孙莉。孙莉抬起头来，看了看身着短袖警服的萧山然，放下手中的钢笔，站起来说：“我不认识你啊！”

萧山然用手擦着脸上的汗珠说：“你爸是不是叫孙德国？你是不是叫孙莉？”

“是啊。我爸咋了？”

萧山然对孙莉说：“你爸晕倒在街道上，我把他背到了镇卫生院了，现在正在输液。”

孙莉惊讶地叫道：“啊！我这就去卫生院。谢谢你！”

一进病房，孙莉看着躺在床上的父亲，心疼地问：“爸，您怎么了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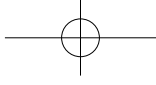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孙德国气色已经好多了：“我来镇上去找你，因为拉了一两天肚子，走到街上，周身没有力气了，头一昏，就倒下去了。幸亏这位解放军救了我……”

“您来镇上干什么嘛？”

“你妈托人在镇上的中学给你找了一个吃国家商品粮的老师，你妈看了相片，很喜欢，就叫我把那老师的相片给你送来。你在星期天回趟家，和那位老师吃顿饭，见个面……”孙德国从衣袋里摸出一张黑白相片，颤抖着递给孙莉。

孙莉不接：“我不看，今后你们少管我的事情！”

“你都满二十四岁了，与你同年生的女子，都当妈了，你还是单身，我和你妈着急啊……”



萧山然看孙德国的手抖得厉害，就接过相片，递给孙莉：“你看一眼吧，免得惹你爸生气！”

孙莉拿过相片，看也没有看一眼，又递给孙德国：“您叫妈把相片还回去。我不看，也不同意！”

这时，一个穿着白大褂的护士提着一瓶液体进来，对孙莉说：“姑娘，这个病人是你什么人？”

孙莉说：“他是我爸！”

护士笑了起来：“我们原来还以为你爸是这位军人的父亲呢。你得好好感谢人家。住院费也是他付的，因为钱不够，还押了一个黑壳壳的本本在收费处呢。”

“那是我的警官证！”萧山然说。

“谢谢你，警官同志！我连你的姓名都不知道呢？”

“我叫萧山然。”

孙莉从收费处交纳了住院费，取出警官证，打开看了一眼：“哈哈，这个萧山然比我大一岁多呢！”窃喜后，她又想：他有对象吗？结婚没有？

回到病房，孙莉把警官证和钱交给萧山然：“谢谢你了萧警官！”

萧山然接过，说：“有什么好谢的，只要孙叔叔没有问题就好了。我走了。”

孙莉看了看已经睡着的孙德国，又看了看手腕上的表，说：“还差十几分钟就12点了，我请你随便在街上吃点便饭吧！”

“真的不用客气，你守着你爸爸吧！”

“我是真心请你的！”

“哎呀，这多不好意思。”

医院附近的一家饭馆里，孙莉和萧山然吃着菜，聊着天。从聊天中萧山然得知，孙莉读完初中就直接上了中专，学的邮电专业。毕业后，她自己要求分到镇邮电分局工作，好照顾父母。这两年，父母看着她年龄大了，尤其是本村的女孩们都陆续结婚，有了家庭和孩子，而女儿的婚姻大事却没有解决，便总是催她早些成家。孙莉又是个心高气傲的姑娘，一定要找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彼此陪伴一生。为此，她这

两年很少回家，吃住就在镇政府。

今天，孙莉一直身体健康的父亲，给她送来相亲对象的相片时意外地昏迷在街上，而救他的则是让自己一见钟情的军人，这是否是上天的安排呢？但是，这个萧山然究竟有没有对象，成了家没有，她还不知道呢。

酒能壮人胆。孙莉借着酒劲，鼓足勇气，盯着萧山然问：“萧警官，我冒昧地问一下，你结婚了吗？”

萧山然大笑起来：“哈哈，我连对象都还没有找呢！”

“那好啊，我给你介绍一个，还是吃国家商品粮的！好吗？”

“那谢谢孙美女了！”

“你把通信地址留给我吧！”

“好的。”萧山然向餐馆老板要来纸笔，趴在桌上写了自己部队的通信地址，交给了孙莉。

孙莉如获至宝，笑得无比灿烂。

萧山然则借故上洗手间，去把账结了。

……

萧山然回到一总队没几天，就收到了孙莉的一封航空挂号信。信上是孙莉情真意切的表白：“一见到你我就知道，我等了很久很久的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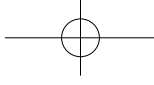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萧山然激动得拿着信笺纸的手都在发抖，心都快跳出来了。他没有想到幸福来得这么快。

这封热情似火的求爱信，萧山然看了好几遍。当晚，他把信压在了枕头下面，半夜醒来，也要伸手在枕头底下摸摸，担心他那封宝贝似的信不翼而飞……天快要亮了，他终于睡着了。在梦中，孙莉和他已经结婚了……

又过了一天，是个星期天，他向月玉成请了半天假，背着装有给孙莉的回信的军用挎包，花了两元钱寄了挂号。

从此，两人每周都会收到对方的来信。

1989年9月，萧山然跟随大部队来到了高原的羊湖电站工地，被分配到一连，当了一排的排长。因为施工任务繁重，在



年底，他与其他官兵一样也没有休成假。

就在这年冬天，他把高原寒冷的事情告诉了孙莉。不到一个月，孙莉就精心织了一件红色毛衣寄来。收到毛衣的当晚，萧山然喜不自禁，穿了又脱，脱了又穿……弄得全帐篷的战友羡慕不已。

当晚，他把毛衣放在枕头下睡了香甜的一觉。第二天早上出完操，他又把它放在了提包里珍藏起来。

盛夏来临，随着2号隧洞的不断延伸，掌子面已经深入羊湖水平面的10米以下了，大量渗漏水从打好的炮眼中喷射而出。月玉成、萧山然、金晓灿等人抱起风钻就与渗漏水较上了劲……

因为洞内有大量的渗漏水，尽管大家穿着棉衣和防水服，但还是寒冷无比。萧山然终于穿上了一直舍不得穿的那件红色毛衣。

石方竹听说隧洞渗漏水的事情，便进洞来查看具体情况。但是因为寒冷和严重缺氧，一向瘦弱多病的她晕倒在了泥水里。

“石总，您怎么了？”陪同石方竹来隧洞的龙大佩弓身去扶石方竹。

正在查看漏水情况的潘登和总队技术员鞠燕听到龙大佩的惊呼声，忙跑过来，用双手去抱石方竹的头。

月玉成和官兵们也拥了过来，一起将石方竹抬离了地面。

只见灯光下，石方竹衣服已经湿透了。她脸色惨白，紧闭着双眼，嘴唇也乌紫了。

月玉成转身对宁林说：“技术员，你快跑回连部去给总队医院打电话，通知他们赶紧来……”

说完，他又向龙大佩报告：“龙参谋长，官兵这样抬着石总往洞口走，速度太慢了，能不能用手推运渣车推石总出去？”

“怎么推？让石总躺在手推运渣车车斗里？”

“我想能不能把木板铺在车斗上，让石总躺在木板上……这样速度快些，而且石总平躺着，人也要舒服些！”

“这个方法好，这个方法好！”

月玉成对身旁的萧山然安排道：“萧

排长，你赶快把手推运渣车弄来，上面铺上木板。”萧山然朝着洞口跑去，金晓灿、吴忠海也跟去了。

“把石总放在木板上，轻点，轻点！”月玉成指挥着抬放石方竹的战士。

石方竹被大家轻轻地抬放到了木板上。她湿漉漉斑白的头发，粘在了木板上。然而，不管官兵怎么慢慢地推，由于隧洞地面坑坑洼洼，石方竹的头总是被木板碰得咚咚直响。

萧山然想起他今天早上才穿上的那件毛衣。他迅速脱下厚重的防水服让严雪帮他抱着，接着又脱掉了棉衣。

严雪惊呼：“排长，这么冷的洞子，感冒了，犯了肺水肿，就要死人，你不知道？”

“别说了！你把我的防水服和棉衣抱好！”

萧山然把那件崭新的红色毛衣快速脱下，攥在手上，跑到推着车的人群后面，呼喊：“快让开，用毛衣把石总的头垫起来！”

人们让出道来。满脸泪痕的鞠燕接过萧山然手中的毛衣，将毛衣折叠起来，轻轻托起石方竹的头，放在了柔软的毛衣上：

“走吧，你们慢点推，别把石总颠着了，她太瘦了……”话没有说完，她又放声大哭起来。

龙大佩催促萧山然：“赶快把棉衣穿上，不能感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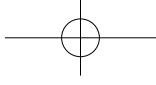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潘登也心疼地说：“在这鬼地方一旦感冒，那就没命了！”

“知道，知道！”萧山然冻得脸色发白，裸露的上身起着鸡皮疙瘩，上下牙齿也打着颤……

推着石方竹的手推运渣车缓慢地前行着，终于走到了隧洞口。

隧洞口，孙月刚刚从救护车上跳下来，就看到了手推运渣车推着的石方竹，忙大声喊：“快，你们快，快点扛担架过去！”

裴婧从车上下来，看到手推运渣车上躺着的已经不省人事的母亲，泪水流了下来：“妈，妈！您怎么了？”她右手发着抖，



从衣兜里摸出来了一瓶速效救心丸，颤抖着打开瓶盖，将十多粒救心丸倒在左手心上，然后用右手捏着石方竹的双颊，将救心丸倒进了石方竹微微张开的嘴里。

孙月刚跑到救护车上取来一个浅黄色的氧气袋来，抓紧给石方竹输上了……

官兵们轻轻地把石方竹抬上了担架。鞠燕又把已经半湿的毛衣拿过来垫在了担架上的石方竹头下。

人们目送着救护车远去。官兵们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

“咱们继续干活！”月玉成心情沉重地说。

……

当天晚上下工后，萧山然收到了孙莉的特快航空信。

亲爱的山然：

你好！很想念你！你还好吗？

我父母昨天收了镇上中学那位老师的彩礼，还有让我做衣服的布料。他们逼着我与那位老师举行订婚仪式。如果你能请上几天假，带上你们单位开的证明信回来一趟，我们就去把结婚证办了吧！我知道你们很忙，如果请不了假，你就给我寄上一千块钱来，加上我平时节攒的钱，我好把那位老师的钱退了。我问父母要那两千块钱，他们死活不给，我也不好向同事开口借，只能向你开口了。但愿你能理解我吧！我说过，我这辈子是一心一意地爱着你的。

我最近天天做梦都梦见你已回到了我的身边……

“唉！”萧山然坐在床铺上，认真地看了三遍信，然后唉声叹气起来，接着又咳嗽了几声。

吴忠海问：“排长，你是不是今天脱了毛衣感冒了？”

“没有，就是刚刚看完对象的信，心里有点堵得慌！”

“啥事嘛？”

趁萧山然不注意，吴忠海拿起他随手放在床铺的信。

“吴忠海，把信给我！”萧山然大吼道，从吴忠海手中夺过信，然后拿着信气呼呼地出了帐篷。

吴忠海从帐篷里追出来，看着萧山然去了连部，便转身回来说：“萧排长不会去连长那里告我吧？”

“咱们的萧排长，哪是那样的人！”金晓灿说。

“也许，他找连长商量看能不能请假回去结婚？好像是他对象催他回去结婚……”严雪说。

月玉成看完萧山然的信，将信递给萧山然说：“施工任务这么紧，我哪敢放你回去呢？这样吧，后天就是星期天了，我给你一天假，你去支队政治处开个结婚证明。我打电话问问重机连看明天有没有车去拉萨，请他们给你把钱寄去，过几天，你的对象就能收到了。”

第六天晚饭后，文书小魏急匆匆地来喊萧山然：“萧排长，萧排长，你的长途电话，是个年轻女孩子的声音。”

“啊！”萧山然放下手中已经翻旧了的《人民武警报》，跟着小魏朝连部跑去。

一进连部的帐篷，月玉成就笑道：“萧排长，还是你有福气呀，我们上高原几年了，你是第一个接到长途电话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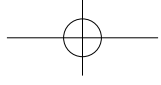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萧山然走到放电话机的桌子旁，小心翼翼地拿起话筒：“喂，喂！”

话筒里传来孙莉清脆的笑声：“唉，要了一两个小时的电话，终于打通了……”

听到孙莉那熟悉的笑声，萧山然觉得孙莉仿佛就在自己跟前，便激动起来：“莉，你还好吗？”

“好，好！今天上午，我带着结婚证明手续在镇民政办把结婚登记办了，领了两个结婚证本本……嘻嘻，我已经和父母商量的，我家星期天请客，把我们的婚事办了。他们开始不同意，没有撵过我……”

“你这么急，我又回不来，怎么办婚事呢？”



“嘻嘻，你真是呆子。你没有看过电影上的两地婚礼？”

“没有！”萧山然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这是长途电话，说不定一会儿就断了……嗯，长话短说。你记住，今天是星期四，再过两天，也就是这周星期天晚上八点，我们举行两地婚礼！我再重复一遍，这周星期天晚上八点，我们举行两地婚礼！我主要考虑到你的时间关系……”

“记住了！”这三个字还没有说出口，长途电话果真断线了。

萧山然激动得不知所措，脸也红了。他走到月玉成跟前，声音发颤：“连长，刚才我对象打电话告诉我，结婚登记也办了，结婚证本子也拿上了。她让我这周星期天晚上八点举行两地婚礼……”

月玉成笑嘻嘻地拍了拍萧山然的肩：“你回去吧，我们全连官兵到时共同来祝贺你喜结良缘吧！上高原来举行两地婚礼，在我们连，你算头一份！”

“连长，这两地婚礼，我有些弄不懂，啥子意思？”

“亏你还读了两年中专。两地婚礼，就是男女相爱的双方，约定在同一个时间，在两个场合同时举行婚礼。”月玉成说，“到时候我来帮你操办，星期天晚上，你换上件新一点的衣服吧！你先别对任何人说，星期天晚上给大家一个惊喜！你回去吧！”

“嗯！”萧山然满面春风地走了。

月玉成对文书小魏说：“你也不要对任何人说起萧排长的事情。好了，你去通知宁林副连长、高祥技术员来连部开会吧。”小魏出了帐篷，不一会儿，宁林就与高祥进来了。

“你让我俩来开什么会，连长？”高祥问。

月玉成把萧山然的情况说了一遍后，又说：“我想了想，我们三个连队干部要把萧山然的婚事办好，搞得热热闹闹的，让大家在山上高兴高兴。萧排长几天前，又加急寄了一千块钱给他的对象退婚，他家跟我一个样，在农村，有点钱就寄回家孝敬父母了……所以，我想我们三个连职干

部，一人凑点钱，把萧山然的婚礼搞得好点。我带头出两百元吧，你们俩各出一百块。”

“连长出两百已经可以了，我出三百吧，我家里没啥经济负担。”宁林说得很诚恳。

“我与宁副连长一样，也出三百块吧。我父母都在城市工作，家里经济状况也还不错。”高祥说。

“算了，就按我说的钱数办……”月玉成挥了挥大手，扔掉了烟头。

“连长，我也是享受正连职待遇的人，你的情况与我和高技术员不一样！”宁林不同意月玉成的意见。

“那我与你俩一样，也出三百元。你们不要争了！”

宁林、高祥看着月玉成的态度坚决，也就只好不吭声了。

“听我说，明天我安排梁春天与一个炊事员下山，去军人服务社买些糖果、瓜子、花生，还有酒回来，现在我们三人都要保密，到时让大家惊喜惊喜！”月玉成说。

……

第二天晚上，连部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帮我找你们的月连长接电话！”

“石总，我就是月玉成，请首长指示！”

“那天，我休克在洞子里，垫到我头下的那一件红色毛衣是谁的？”

“是我们的一排长萧山然的。石总，您的病好了没有？”

“早就好了。那个萧排长没有感冒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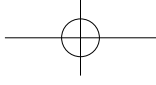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请石总放心，他没有感冒！”月玉成笑道，“石总，我听说那是他对象给他织的，一直舍不得穿，那天刚穿上呢！”

“你先替我感谢那位排长！我让我的女儿已经把他的毛衣洗了，也晒干了。我想亲自送上山来，见见那位萧排长，当面感谢他！”

“石总，您真要想见他，我就让他明天下山到总队机关来取吧！”

“我明天后天都要开会。这样吧，大后天，就是星期天上午，我来山上当面送还萧排长的毛衣吧！”

“石总，我们连星期天要去浪卡子县



白地乡白地村的小学修建校园……能不能请您大后天晚上八点来？八点我和萧排长他们等着您！”

星期天傍晚，大家吃过晚饭，月玉成就安排炊事班的人员抓紧把饭堂打扫干净，然后摆上了糖果、瓜子、花生与酒。

按照月玉成的要求，连队每人把牙缸带上，由宁林集合整队，进入饭堂。

官兵们一看到桌子上的东西，都露出了笑意，互相打问道：

“哈哈，今天是什么喜事呀？”

“嘻嘻，上高原几年了，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已经穿上一身干净警服的萧山然，这时已经来了。看到月玉成精心为他准备的婚礼现场，他感动得差点掉下泪来了。萧山然想，他这一生除了生他养他的父母，还有对象孙莉外，在这个世界上，就只有连长月玉成对他这么好了。

月玉成站在连部的门口，向来连队的路上张望了好几遍，盼着石方竹来，好给萧山然的两地婚礼锦上添花。他又看了看表，还差三分钟就到八点了。不能再等了。他知道石方竹的工作千头万绪，也许她已经把今晚送还毛衣的事情忘到九霄云外了。

月玉成走进食堂的帐篷，看到大家就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地吃着、笑着、说着。他走到帐篷中央，笑着说：“同志们，战友们：刚才我在帐篷外，就听大家都在议论，今天有什么大喜事？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今天是我们一排长萧山然结婚的大喜日子！大家鼓掌祝贺萧排长！”

掌声响起来后，人们嘻嘻哈哈地问：

“新娘呢？新娘呢？”

“萧排长的老婆长啥子样子，我们都没有见到呐！”

“这个婚礼有些怪兮兮的，新娘都没有？哈哈！”

萧山然被笑得不好意思起来，微微地低了低头。

月玉成挥了挥手，说：“由于施工任务繁重，我也不能批准萧排长回去结婚……

所以，我们在这简陋的帐篷里为萧山然排长举行一个简单的两地婚礼！请大家抓紧把酒倒在牙缸里。距离女方规定的时间还有三四十秒钟。请萧排长端起酒快点站在我跟前来。”

萧山然黝黑的面颊上放着光彩，端着盛着酒的牙缸站到了月玉成跟前。月玉成也端着一个盛着酒的牙缸，抬起左手看了看表，时间快到了：“请大家端起酒站起来吧！”

大家有说有笑地站了起来。

月玉成高高地举起杯：“八点整了，让我们共同祝福萧排长喜结良缘，新婚快乐！”

宁林、高祥等战友纷纷端着酒缸跑去与萧山然碰杯，然后笑嘻嘻地仰头一饮而尽。

不知谁喊了一声：“我们鼓掌欢迎萧排长，给我们介绍介绍他的恋爱经过！”

一阵热烈的掌声响过之后，因为酒精的刺激，头有些发沉的萧山然笑着：“是我捡来的媳妇！”

“是怎么捡来的？”

“你教我们怎样捡媳妇，我们也好去捡一个！”

大家一边喝着酒，一边起哄。

“真的，那是我探家时，看着一个老人病倒在街上，就背着他上了医院，没有想到他女儿孙莉，就看上我了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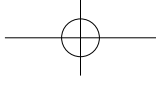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那你没有亲她一下？”又有人起哄。

“我不敢！”萧山然笑道。

大家一阵哄堂大笑，有一个战士笑得打翻了桌上装糖果的盘子。

萧山然说：“本来去年年底，我回去探亲就该结婚的，但她父母死活不同意，说我在高原修电站万一死了，他们漂亮能干的女儿就成寡妇了……所以，就拖到现在……”

萧山然的婚礼已经接近尾声了。这只能是发生在军营里的一场奇特婚礼。新娘在远隔千山万水的山村，新郎却在高原的羊湖电站建设工地。他们同时在约定好的那个时间，接受亲友们、战友们的祝福。祝福完了便是闹洞房。萧山然旁边的那个位置是空着的，人们煞有介事地喊着“亲



嘴！”“再亲一个！”之类的话。

萧山然在在战友们的喊笑声中，对着空气低一下头，嘬一下嘴，表示自己已经亲过了她。她呢？在千里之外，恐怕也会有与他同样的举动。

这时，萧山然又听到战友要他表演节目的喊声，他用眼光征询大家，表演什么呢？

“唱《十五的月亮》！”

“唱《望星空》！”

萧山然犹豫着。可已有人带头唱起了《十五的月亮》。

歌还未唱完，跟着官兵们一起唱歌的月玉成就听到了刹车声从院子里传来，他猜可能是石方竹来了。果真，只见石方竹左手抱着那件红色毛衣，从车上走了下来。

月玉成赶紧上前，向石方竹敬了个军礼：“欢迎石总！”

“我刚听你们在唱歌，是在搞思想政治工作教育？”

“我们在举行一个婚礼！”

“婚礼？什么婚礼？”石方竹诧异地问。

“您进去就知道了！”在月玉成的引领下，石方竹走进了饭堂的帐篷，歌声戛然而止。

月玉成大声喊道：“全体都有，全体起立，立正！请稍息！报告石总：我连全体官兵正在为一排长举行婚礼。请指示！报告人：连长月玉成。”

石方竹还了军礼：“婚礼继续进行！”

月玉成又转身面向大家：“婚礼继续进行！大家坐下！”

大家又纷纷坐下了。宁林端来凳子让石方竹坐。

石方竹坐下后，向月玉成问：“新娘呢？”

“没有新娘。”

“这是我活了五十多岁的老太太，第一次见到没有新娘的婚礼呀！”

月玉成大致介绍一下特别婚礼的情况后，说：“石总，请您为大家讲几句吧！”

“好！”

石方竹站了起来，声音有些发涩：“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我向你们致敬！”话

一完，她向大家行了军礼。

大家又使出打隧洞抱钻机的劲头鼓起掌来。

“同志们，我是来还毛衣的，没有想到能参加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我来晚了，对不起大家！几天前，我与月连长通了电话，约定今晚八点把毛衣送上来，我记得你们连长在电话里给我重复了两次请我八点准时到……但是，下午工程技术处接到十三支队的电话，说他们施工的电厂厂房遇到一些困难。我和龙参谋长、潘登处长、刘富盛处长，一起去了副厂房工地，等把问题解决了，我就拿着毛衣来了，但还是来晚了。我也没有想到有同志结婚。在这里我向这位结婚的同志和全连官兵道个歉！请问哪位是那天脱毛衣给我垫头的萧排长？我要特别感谢他！”

“今天就是萧排长结婚！”月玉成笑意满脸地说。

“啊，恭喜萧排长！”石方竹笑着说。

萧山然从凳子上站了起来，取过石方竹手中的毛衣。

“我特别感谢您啊！”石方竹伸出双手和萧山然紧紧地拥抱着在一起。这是一个如此喜悦和悲伤交织的夜晚，岗巴拉山以外的人群、以外的世界，谁能看见他们？谁能体会到他们拥抱的含义？谁又能体会到歌声所传达的无限真挚的感情呢？

“石总！”萧山然的泪水夺眶而出，滴在石方竹右肩上那金黄色的大校警衔上。

“恭喜萧排长喜结良缘！”

人们受到感染，有的人也鼻子一酸，便暗自垂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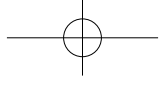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大家高兴点，共同祝福我们的萧排长！”石方竹扶着萧山然坐回凳子，“我来起首歌，大家一起唱，送给萧排长吧！夜蒙蒙，望星空，预备——起。”

夜蒙蒙，望星空，我在寻找一颗星。

它是那么明亮，它是那么深情，

那是我早已熟悉的眼睛……

《望星空》这首歌以妻子的口吻，表



达了对远在前线奋战的丈夫深情的思念。

军人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军人情感也是相通的。在羊湖电站建设工地，官兵最喜欢的歌曲是《说句心里话》《望星空》《十五的月亮》，还有《基建工程兵之歌》。无论干部还是战士，无论是老兵还是新兵，大家都会唱，喜欢唱，也喜欢听。

几多悲欢，几多感慨！在这个世界最高的电站建设工地上，在这个特殊的两地婚礼上，官兵们唱着歌，流着泪……

第五章

2号支洞的洞口虽然挂着保暖棚布，仍可见冰柱垂挂。这儿最冷达零下三十摄氏度，可官兵们依然在月玉成的带领下，在洞里开石挖土，干得热火朝天。

照理，洞内应冬暖夏凉，可这地方，洞顶渗水滴下来，马上变成密密麻麻的冰疙瘩。官兵们得用三千瓦的电炉把它们烤化，才能挖下去。

越往隧洞深处走，积水越深，用水泵往洞外抽水，还得站一排人点火烤水管，以免管内结冰而撑裂水管，损坏水泵。那几百米的水管，早已被烟熏得黑乎乎的。

平时洞子里就像下雨一样，水泵二十四小时不停地抽水，水抽不干，官兵们就穿着防水服在齐腰深的冰冷刺骨的积水中作业。白天还好，到了下半夜，官兵们被冻得实在受不了，就喝上几口白酒。一个班次下来，每个人的双手都被水泡得发白，冻得不能弯曲，人一出洞口，浑身透湿的衣服被寒风一吹，马上被冻成硬邦邦的“铠甲”，敲上去“叭叭”直响，个个变成了“冰人”，人人的靴子要火烤、甩砸才脱得下来。

不少官兵手脚都冻伤了。月玉成的手上满是冻伤的红疤。但官兵们知道施工的原则是：一安全，二质量，三进度。

可是，就在一天晚上，萧山然和吴忠海他们用风钻却打出来了一股很大的涌水。

这股涌水顿时犹如脱缰的骏马奔腾而来，像猛兽一样咆哮如雷。

大家被这涌水吓呆了。

反应最快的萧山然疾呼着：“赶紧撤，赶紧撤，赶紧撤！”

人们吓得脸色惨白，纷纷朝着洞口疾跑。

然而，跑到一半的吴忠海担心钻机被强劲的涌水冲坏，反身回去抢救钻机时，却被涌水冲倒了，不会游泳的他倒在打着旋涡的涌水中……

人们气喘吁吁地跑出洞口，站在隧洞口的高处，大口大口地喘息着，惊魂未定地看着那咆哮着的浑浊的涌水从隧洞口翻滚而来，冲掉了洞口挂着保暖棚布……

累得脸颊泛白的萧山然发现吴忠海没有从洞内跑出来，发疯似地要跑进洞里救人，却被金晓灿、严雪他们拖住了。

萧山然痛哭流涕，嘴里不停地呼喊：“老吴呀老吴，你不要有个三长两短啊！”

听到萧山然那悲痛欲绝的呼喊声，人们泪如雨下。大家知道，吴忠海已被涌水吞没了，牺牲了！

吴忠海的尸体第二天才被冲出了洞口。吴忠海的防水服，连同里面的棉袄已经被隧洞里参差不齐的洞壁和工字钢支撑挂烂了，露出了被水浸泡得惨白的伤口。他本来就少的头发已被洞壁碰撞光了，光秃秃的头上伤疤累累，一张脸也被洞壁和工字钢支撑碰撞得面无完肤，鼻子被碰掉了，鸡蛋大的伤口惨白惨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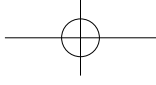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官兵们看着吴忠海惨不忍睹的遗体，默默地抹泪。

在清理吴忠海的遗物时，萧山然、金晓灿发现了十多封他的家信。

信全是她的妹妹写来的，其中有一封1990年6月的来信。

亲爱的哥哥：

你每一次的来信，我都念给妈听了。有时妈听了一次，还要听第二次、第三次。妈说，你的信就像听歌子那么好听。我说：“妈您喜欢听歌，我就给您唱歌听嘛！”妈说，我的歌再好听，也不如哥哥的信好听。哥哥，你今后再忙也要多写信来，我好念给妈听。



妈知道你在西藏修电站很辛苦。有一回，妈问我西藏在什么地方，我说远在天边的天边。妈又追过我问，天边的天边究竟有多远？我说：“我也不知道。”上次，哥寄出来的一百元钱，妈让我买了一件新衣服，我也给妈买了一件绒毛衣，妈说穿着儿子寄来的钱买的衣服，真暖和！妈很高兴的是，邻居叔叔婶婶都夸她养了一个好儿子，有孝心，

妈就经常对我说：“你哥哥好啊！你哥哥好啊！”我对妈说：“我对你不好吗？”妈就笑得合不拢嘴：“你们都好！”妈经常对我说：“我也不知我的忠海娃子多时能回来看我这个老妈。我多么希望他回来给我洗洗脸、洗洗脚！”我只好安慰妈说：“快了，快了！”有一天夜里，妈妈做梦梦到你了，嘴里不停地对我说：“丫头，快起来，快起来，你哥哥回来了，你哥哥回来了！”哥哥，你已经是第四年的兵了，听村庄里当过兵的人说，三年就可以回来探一次亲的。妈虽然眼睛看不见，但别人一说，就开始想你，就开始流泪了……

另外，告诉哥哥一件喜事：我和村里的李大白好上了，他的小名叫狗娃子，你是认识他的，他是我小学同学。妈也同意这门婚事，他愿意和我一同照顾妈。我今年二十二岁多了，与我一同出生的女子都差不多结婚了，我也想把婚事早点办了，但妈不同意，非要先让你结了婚后，我才能结婚。嘻嘻嘻，你初中的同学菊子，人长得周正，对你也很喜欢。她多次问你多时回来探亲……

萧山然、金晓灿读着吴忠海家里的来信，得知吴忠海的母亲是个双目失明的老人，还有老人思念儿子的那迫切心情……萧山然大声地哭了出来……

在整理吴忠海的遗物时，萧山然还发现了浪卡子县一所小学校的一位叫拉姆的藏族女老师用汉语写来的三封信。第一封信上说，她看到部队官兵来为他们建小学校，很是感谢；第二封信上说，她希望吴忠海保重身体……第三封信上说，她很喜

欢他，希望他今后退伍后就留在西藏高原工作……

看完三封信，萧山然吓了一大跳。因为根据军人婚恋规定，义务兵一律不准在部队内部或与驻地女青年谈恋爱。难道这个吴忠海不知道这个规定吗？他胆大到已经闯了禁区，这条高压线他能碰吗？难道在新兵军训三个月期间，上政治课时，他没有认真学习过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条令”和军人婚恋等这些严格规章制度吗？

说实在话，萧山然犹豫不决，想把这位名叫拉姆的藏族老师写给吴忠海的三封信藏起来，不交到连部去。但是他又想，反正吴忠海已经牺牲了，组织上也不能开除他的军籍，处理他回家吧！于是，他和金晓灿整理好吴忠海的遗物，就交到了连部。

月玉成看了看拉姆的三信封也很惊讶，也拿不准这事是不是给连队和吴忠海脸上抹黑了。他也不敢把那三封信压下来，按程序，他应该给支队打电话报告，但报告来报告去，还得由总队长石方竹来决定。再说，这也不是多么光彩的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所以，他就战战兢兢地给石方竹打电话报告。

石方竹在电话里，让月玉成把拉姆的信念一遍给她听。听完后，石方竹说：“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啊，听你声音都是怯怯的。我们驻地周围两县修建了那么多的‘希望小学’‘双拥小学’‘团结小学’，终于有了回报，应该是个高兴的事啊！这样吧，明天下午的追悼会，你们派人去把那位拉姆老师请来吧，你们可以到支队要个车去接，先不要告诉她吴忠海牺牲的事，就说是我石方竹请她来给我们的官兵讲些藏族同胞的风土人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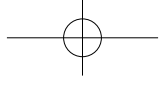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卫生员小朱、金晓灿、萧山然手里攥着钱进到连部来。

“连长，这是我借吴忠海的五十元。”卫生员小朱说。

“我借吴忠海的一百元。”金晓灿说。

“我借吴忠海的一百元。”萧山然说。

“都交给文书吧，到时让他寄回吴忠



海同志的家里吧！”月玉成说。

文书小魏从他们手中一一接过钱。

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穿着漂亮的藏族服装的拉姆，原本以为部队又请她来讲讲他们藏族的风土人情，但是，她万万没有想到，部队请她来参加的却是吴忠海的追悼会。然而，她没有看到吴忠海的遗体，因为吴忠海的尸体早已被装进了几块木板做成的棺材里，并且棺材盖子也已经被粗大的钉子钉得牢牢的了。

拉姆一见着吴忠海的棺材，就扑了上去，接着，撕心裂肺的哭声响了起来。那凄凉的恸哭声回荡在那高天下的岗巴拉山上，回荡在那高天下的雅鲁江布江的上空……

在场的官兵无不为之动容。

吴忠海被埋葬在离苏明的坟墓两米远的地方。

开完追悼会回来的路上，拉姆对石方竹说，由于部队的大力资助，驻地农牧区的教育设施有了突破性的发展，适龄儿童的入学率由不到30%上升到85%以上，昔日荒弃的学堂，如今又传来琅琅的读书声。拉姆还告诉石方竹：“我的高中就是国家拨出专款，安排我们在四川省成都西藏中学读的。”

为了贯彻中央教育援藏方针，经过四川省教委（四川省教育厅前身）批准，1989年9月1日，四川省成都西藏中学正式成立。四川省成都西藏中学作为公办高级中学，直属四川省教育厅，由四川省财政厅全额拨款。

拉姆就是四川省成都西藏中学毕业的第一批高中生。

“怪不得你的汉语讲得那么好！”石方竹赞叹道。

“没有你们讲得好！”拉姆走到送她的车跟前，把一封信交到了石方竹手里，

“这次我原本以为你们是请我来讲我们藏族的风土人情的，就顺便带上这封信来，想当面退给吴忠海……”她哽咽着说，“没有想到他，他……”

“我们看看就把信还给你！”石方竹说。

“不用了！”拉姆泪流满面地说。

石方竹替拉姆打开了车门，并与拉姆握了握手：“拉姆，感谢你今天能来，过一段时间，我们再请你给我们官兵讲讲藏族同胞的民风民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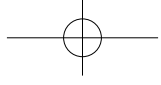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送走拉姆后，石方竹展开信，认真地看了起来。

尊敬的拉姆老师：

你好！

你的三封来信，我都收到了，因为施工忙，所以才迟迟没有回信。你在信中说，感谢我们部队为你们修建了学校。其实，那是我们部队的光荣传统，部队是走到哪里就应该把好事做到哪里的。至于你说，让我保重身体，我想告诉你，我的身体很好，到高原后，我没有感冒一次。你希望我退伍后留在高原工作，说实在话，我们部队在给你们建学校时，我接触了你们不少藏族同胞，你们不仅心地善良，对人真诚，而且也特别勤劳。但面对现实，我只好如实地告诉你：一是按部队规定，义务兵一律不准与驻地女青年谈恋爱，二是我不可能留在西藏工作的。我的父亲在我当兵的第二年，因为帮邻居修造房子，在大山上打石头开厂时，不幸被石头砸死了……本来就患有青光眼的母亲，因为父亲突然离开人间，悲痛欲绝，大哭几天后，就把双眼哭瞎了……我的苦命母亲希望我每年探假回去，哪怕我回去给她老人家洗一次脸，洗一次脚，她都会很高兴的……我的妹妹为了我能来部队当兵，读完初中就再不读书了，这个可爱的傻妹妹回家帮助父母打理包产到户的责任田。父亲离开人间后，母亲又双目失明，家里照顾母亲和种责任田，就全落在我妹妹肩上……想到这些，我曾背着战友多次在被窝里落过泪，是妹妹帮我扛起本该我来扛起的家里的重担。

拉姆，信写到这里，我鼻子一酸就流泪了。唉！我自认为我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但到高原来，我大哭过两次：一次是我们班十八岁多的战友张顺牺牲了，一次是我们的副连长苏明牺牲了……



拉姆，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已是第七年的老兵了，如果今后我能转为志愿兵，我就在部队继续干满十三年，然后回家一边工作一边照顾我的母亲。我知道，部队转志愿兵很难，一是上面有比例规定的，二是比我在施工中还能吃苦的战友多得多……我把烟都戒了，想把有限的津贴费和奖金积攒起来，为妹妹准备一套像样的嫁妆，同时今后好把妈妈送到医院治疗。我听我们部队的医生说，像我妈那种青光眼肯定是能治好的。妈妈和妹妹都对我恩重如山！……

拉姆，上次我们部队搞“热爱部队、热爱西藏、热爱水电、热爱本职”的教育，你来我们部队讲你们藏族同胞的风土人情讲得真好啊！我和战友们都给你鼓了掌！

好了，信就写到这里吧。祝你吉祥如意！

战士：吴忠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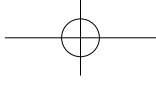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经过 3000 多名官兵历时 8 年的大会战，在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上，中国水头最高、引水隧洞最长、施工难度最大，系国家“八五”计划期间援藏重点工程的抽水蓄能电站——羊湖电站终于建成。1998 年 9 月 18 日，经过国家电力公司验收，羊湖电站交付西藏人民使用。

贺贵成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曾在部队服役 24 年。出版有长篇报告文学《醉风景》、报告文学集《昆仑作证》、影视剧作集《热血丰碑》、30 集长篇电视剧《生命线》、长篇小说《黑飘带》《天路尖兵》《守四方》《雪域高原》。

责任编辑：苏亚静



视觉中国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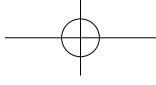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短篇小说

报修
路上的风景
找名字
川城秋梦
一树梨花开
妈妈的秘密
奔向雪域高原

李晓楠
李铁峰
景亚杰
鲁瑞珍
吴少伟
刘 奇
夏宇红





报修

李晓楠

供电所一大早就炸开了锅。

—

所长陈东拿着报修工单去景园小区入户维修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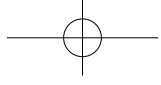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维修班忙不过来吗？没有呀。维修班的几个人都蹲守在值班室。配电网改了又改，就连入户线、接户线都改造完了，居民用电故障率大幅降低。如今供电有保障，报修的工单也没几张了，可这次所长去维修是什么原因？

大家猜测这里有故事。

陈东和小陈将车驶入景园小区，此时距离接到工单只用了十分钟，远低于城区45分钟、边远地区90分钟到达现场的规定时间。小陈将车停到了22栋楼下。小区的楼房鳞次栉比，楼房间的空隙灌木相拥，楼门都朝着北。陈东没有等小陈，麻利地将工具箱提在手上，进了单元门。他掏出手机回拨报修电话。接电话的是个男人。“您好，我是盐湖供电所负责维修的工作人员……”没等陈东说完，电话那头急急地说：“家里没电了，

我把电梯处理一下。”陈东知道对方说的“把电梯处理一下”的意思。有些小区住户没有交纳物业费，物业公司就给交了物业费的住户发两个小牌子，瓶盖大小。上下楼乘坐电梯要刷牌才能到达各家的楼层。陈东始终在供电服务一线，对高层楼房的供电十分关注。开发商办理建筑临时用电时，他总是强调要将各家各户的户表安装在地下一层统一的位置，这样便于维修。景园小区是原铁路宿舍整体移交的。接收后，供电公司发现当初小区在建设时没有考虑各家各户电表维修的问题，电表还是安装在楼道内，给上下楼维修电表带来不便。

该楼一梯4户，电表就在电梯的背后。陈东敲门，门开了。一个40多岁、头大身子小的男人浅笑着迎出来：“师傅来得挺快，先到屋里喝口水。”男人的手里攥着一根芹菜。陈东说：“那边电表箱上写着22102号的是您家的电表吧？”男人不住地点头，着急地说：“我查了，电表里还有钱，不知道咋回事就没电了。”陈东提着工具箱走到电表箱下面，掏出电笔，打开表箱就是一通检查。电表有电，入户的空气开关也有电。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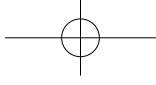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视觉中国供图

东看着男人说：“可能是您家内部电路有问题。”男人一头雾水，喃喃道：“早晨突然就没电了，我知道家里用电不归你们管，但我自己也不会弄，你们是专家，能不能帮帮忙。”陈东没想到这个男人竟然这么熟悉电力公司与客户之间的产权分界点。陈东笑笑说：“您别急，我们把故障给您找出来，保证您用上电，可能需要点时间，得进屋检查检查。”“没问题，只要有电就行。”说话间，小陈也上来了。两个人熟练地套上鞋套，走进了屋。一进门就能看到落地窗，阳光洒满整个屋子，亮堂堂的。茶几上摆着芹菜、豆角和黄瓜，十分杂乱。这时，小陈的电话响了。“景园小区16号楼有报修。”陈东示意小陈去看看，这里自己能行。“喝口水吧。”男人递过来一瓶纯净水。陈东径直找到门后面的室内开关，打开开关门，发现分开关和总开关都跳闸了。他扭头说：“家里可能有漏电的地方，你先把家里所有的电源插头都断电，要一条一条地试送。”男人眼里充满了疑惑，可还是扭头进了厨房，将冰箱、烤箱、冰柜、微波炉等电器的插头统统拔了下来。就在男人撅着屁股一个个拔插头的时候，陈东环视客厅，发现在靠近沙发的小茶几上摆放着一张全家福。照片里穿着花色连衣裙的女人脸上挂着忧郁的笑，笑里好像藏着东西，那清

秀的眉宇间透着灵气，眉宇间还有一颗黑痣。他猜想女主人也许就是胡文娟。

事情就是这么巧。早晨，陈东本想到供电所取点东西，再去参加朋友儿子的婚礼。取完东西，他习惯性地到抢修班看看。这是陈东20多年来养成的工作习惯。他要了解一下夜间报修的情况。他早已习惯了这种事无巨细的工作。他觉得凡事都是认不认真、想不想干好的问题。如今，居民对电的依赖已经到了停一分钟电生活都会受到影响的地步。及时处理报修是十分重要的事。供电公司处理报修的到达时间有明确的规定。这不仅是对自身的一种约束，是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更是对社会的承诺、对用电客户的承诺。起初，很多员工不理解，这不是自己把自己捆绑起来了吗？陈东作为供电所的负责人，必须严格执行上级的规定和要求，还要做通员工的思想工作。他反复换位思考，引导大家。他说，服务永远在路上，什么是“人民至上”？我们及时到达现场，及时给老百姓恢复供电，这一件事做好了，也是“人民至上”的体现。

早晨在抢修班，陈东看到了一条供电指挥中心转来的报修工单，上面是熟悉的电话号码，联系人叫胡女士。他突然觉得，这个打报修电话的人就是自己要找的人。他迅速换上工装，和小陈出发了。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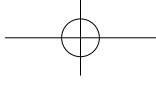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整个房间有六路分支内部线路。陈东和男主人一一试送时，控制厨房的分支开关跳闸了。陈东说：“是厨房的电路出问题了。”男主人说：“您看这事，我今天中午在家请客吃饭，偏偏厨房没电，咋这么巧呢？”陈东抬眼，看见男主人肥嘟嘟的脸上挂着汗珠，宽大的睡裤好像随时都要掉下来，想必是松紧带不好用了，半袖上衣袖口沾满了灰尘。陈东清楚，厨房的电器插头大多插上插座后就再没拔起过，谁也不会想到是内部线路出的问题。插座大多都在脚下，陈东问：“您是不是早晨用烧水壶了？”厨房是敞开式的，厨房里洁白的桌面上横七竖八摆着五颜六色的塑料袋，里面有海鲜、蔬菜、肉类，一副没有整理好的样子。男主人跟着陈东走进了厨房。忽然，他一惊一乍地说：“对呀，早晨烧水的时候，水开了，溢了一地。”陈东赶忙蹲下身，发现了症结。由于水壶溢水，插头让水给淋了。他麻利地用螺丝刀将插座的螺丝卸下，将插座带线往外拉，果然，插座进水了。他不想草草结束这次维修，因为他想知道这家的女主人到底是不是胡文娟。他明显在磨蹭。他扭过头说：“插座需要晾干，等没了水才能送电，要不，开关还会跳闸。”男主人的笑容刚挂在脸上，旋即又晴转阴了。他嘟囔着：“这么多的菜需要焯水，肉还要炒糖色……师傅你看啥时候可以送电？”那双小得不能再小的眼睛闪着光。陈东不紧不慢地说：“等里面没有水就好了。要不我先回去，一会儿再来。”“别，别，电这东西可不是好玩的。您受累给盯会儿，有了电您再走吧。”陈东站在厨房里没有挪动。男主人急躁地说：“这要是快到中午再送电，啥菜也做不成了。这可是光着屁股推磨——转圈丢人哪。”这句话把陈东逗乐了。

男主人也许是喜欢聊天，也许是为了打破两个男人之间的尴尬，不停地与陈东交谈。

陈东坚持到楼道里等，男主人随和地说：“就在客厅吧，你们维修也不容易。”从男主人喋喋不休的嘴里，陈东得知，男主人叫何爽，在钢厂上班，每天天不亮就要坐上班车，星星挂上夜空了才回来。今天是老婆张罗着请大学同学来家里聚聚的日子。餐馆没有家里的氛围，他们决定在家里宴请。这可忙坏了何爽。老婆去火车站接从省城来的同学了，做饭的活儿就都留给了他。陈东几次欲言又止，想问问女主人是不是胡文娟，可觉得有点冒失。心里的火烧得他满脸通红。他故意找话：“早晨的报修电话是您妻子打的吗？”何爽将芹菜的叶子择干净，又开始拣豆角。他头也不抬地说：“是呀，她看没电了，就打了95598，然后就急急忙忙地去了火车站，这不，手机都忘带了。”陈东觉得，这家女主人八成就是胡文娟。陈东低头想着心事，怎么才能问出女主人的名字。陈东望着窗外的阳光，不自觉地脱口而出：“你家装修够豪华的，经济条件不错呀。”何爽忙得额头渗汗，抬起头看着陈东说：“现在咱市轻工业老牌子早已经让南方城市甩在后面了，企业发展后劲不足，能有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不错了。我原来在第三轧钢厂工作，如今企业改制成集团公司，可谓是起死回生。本来眼看着企业就要宣告破产了，民营资本输入后总算存活了下来。我们的工资每月也能拿到近万元。”陈东知道德隆钢铁集团。德隆钢铁输入资本，让三家企业破产重组。这是全市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合作的典范。本市五分之一的售电量都来自这家集团。那可是供电公司的大客户。何爽接着说：“我老婆原来在省地震局上班，工作安稳，可两地分居，搞得家不成家，人也不亲近了。这不刚刚调回市里地震局了，算是对这个家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都是奔五的人了，现在最需要家庭的温暖，名利、金钱都看淡了。”陈东放下手中的豆角，心想，这家的女主人一定是胡文娟。

三

说话间，陈东又接到一个求助电话。



挂上电话，他麻利地接好插座，整个房间立马恢复了供电。和何爽告别后，他急匆匆赶往胡天伦大爷家。那边的居委会大姐说，胡大爷恐怕不行了。陈东心里着急，额头渗出黄豆粒大的汗珠。胡大爷交给他的事，还没搞明白呢！

胡天伦住的是老小区，没有电梯，老人住在四楼，平时很少下楼，吃的用的基本都是陈东负责采买。和胡天伦的相识也是因为用电的事。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城区老旧街道正在改造升级，路面施工时不小心将电缆拦腰折断，导致不少客户停电。当时恰恰处于供暖期，陈东那时刚上任供电所所长，感觉天都要塌了。在紧急汇报后，电力抢修队马上到达施工现场。可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库房里这种型号的电缆长度不够，需要从附近的供电公司紧急调运，可这需要时间呀。市长到现场指挥调度。抢修队员兵分两路，一路负责施工，将切断的电缆抽出，为新电缆敷设作好准备，等电缆到了就马上敷设。另一路抢修队员负责告知居民停电原因，解决用电问题。陈东和刚参加工作的小陈一组，挨家挨户地向客户解释。但仍有很多客户不理解。虽然停电是道路施工造成的，但供电是电力公司的事儿，啥时间恢复供电要有交代。陈东不厌其烦地解释停电的原因，说明抢修队员正在全力抢修，希望得到客户的理解。

寒冷的风摇曳着干枯的树枝，小区里黑漆漆的，就在他们要走出小区的时候，一个黑影拦住了路。“你们解释解释就完事了？我有基础病，电梯不能用，上楼都费劲！”陈东打开手电筒，看到眼前的大爷佝偻着腰，大口喘着粗气，浑身颤抖着。寒风掠过脸颊，像刀子划过。陈东赶忙说：“大爷，您住几楼，我给您送上去。我们正在全力抢修，大概还有半个小时就能送电了。”陈东也是估摸着大体的送电时间。“你们咋不派人看着点施工现场，他们施工他们有责任，你们就没有责任？”大爷连喘带吼。陈东感到委屈，城区32条马路同时施工，之前已经与施工单位

交代了电缆的路径，还组织人员24小时不间断巡检，对每个施工队反复交代地下电缆的路径。刚才接到抢修现场的电话，说开挖掘机的是临时替换的人员，对之前的施工提醒不清楚，才造成了失误。“大爷，您先回屋，外面风太硬了，您别冻感冒了。我们之前有预案，很快就送电。您提的意见我们会研究，今后一定避免。”大爷不但不上楼，还坚持不让陈东走。

树叶被阵阵寒风扯下枝头，在水泥地面上翻滚着。陈东和小陈扶着大爷往楼里走。大爷依旧骂骂咧咧的。后来还是居委会大姐告诉他们大爷家所在的单元和楼层他们才将大爷送回了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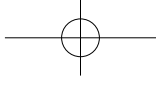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陈东将手电筒放在客厅的高处，将房里照亮。房间里到处乱糟糟的。大爷此时好像也累了，躺在床铺上，不再言语。陈东从居委会大姐那里了解到，胡天伦一个人生活，是位孤寡老人。他性格孤僻，比较执拗，有了主意三头牛都拉不回来。陈东想，大爷今后的生活困难，他们“向日葵”志愿服务队要负责解决。他们要让老人感受到“向日葵”志愿服务队的温暖、温馨。

不多时，电缆抢修完成，小区家家户户亮起了灯，小区里传出欢呼声。整个抢修用时1小时15分钟。市长给予了高度评价。

陈东看着已经睡着的大爷，走出房间，轻轻关上了门。外面的风更猛烈了。他并没有感到送电之后的轻松，目前仍有20多处道路施工，他匆匆赶往现场。这又是一个不眠之夜。他把大爷的话记在了心上。监护巡检的频次还要增加，要增派人手，一定配合交通道路施工部门，防止道路施工再次造成电缆受损，影响供电。保障千家万户可靠用电，这是一种责任哪。

四

不打不相识，陈东和“向日葵”志愿服务队的伙伴们走进了胡天伦大爷的家，也走进了大爷的心里。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也是漫长的。人年纪大了，更容易感到孤独。空



巢老人的晚年生活问题早已引起了社会的关注。陈东早些年就组织供电所员工成立了“向日葵”志愿服务队，设立“向日葵”爱心基金，帮助那些需要关心的人。胡天伦大爷成了重点帮助对象。陈东也把老人当成自家长辈。他们二人就像父子，老人有了依靠，对生活充满了期待，慢慢地从失去老伴的痛苦中走了出来。

生活就这么平静地过着。一天，老人突发脑血栓，生活一下变得乱糟糟的。由于老人生活不能自理，陈东每天都去照料。单位还有一大摊子工作，家里母亲身体也不好，但陈东没有一句怨言。他就像上了发条的时钟，一刻也不停歇，坚持了整整十年。

陈东赶到胡天伦家时，医生刚要走，留下一句话：准备后事吧。老人眼睛凹陷，眼里浑浊得没有了一丝晶莹，脸颊的皱纹像起伏的沟壑，面色土灰。房间里异常安静，只有制氧机发出声响。“胡爹，我是陈东呀！”陈东用手轻轻碰触老人干枯的脸。老人没有丝毫反应，就连眼皮都没有动一动，只发出微弱的喘息声。陈东用潮湿的毛巾轻轻擦拭老人的脸，让干燥的皮肤湿润些。

陈东望着窗外的天空，内心无法平静。理不清的思绪压在他的胸口，就像是黑夜中的寒风，一阵紧着一阵，却找不到出口。之前有一个陌生人每月定期给胡大爷寄东西，整整五年，一个月也没落下，却始终没有留下电话和联系地址。这成为胡天伦的心病。前段时间，老人病重嘱托陈东，无论如何也要找到这位好心人。陈东把这件事当成一件大事，一定要了却老人的心愿。可是通过各个渠道，他都没有找到。这件事，陈东一直装在心里。有一天，老人精神好转，恰巧那天邮寄的包裹又到了。他们发现包裹是从省城寄来的。打开包裹，里面是崭新的衣服。陈东在衣服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纸条，字迹有点模糊。他仔细辨认，认出了“胡文娟”三个字，还有一串电话号码。陈东将电话打了过去，并说

明情况，对方是位女子，矢口否认包裹是她邮寄的。陈东请对方想想是否是她的朋友邮寄的，对方竟然挂断了电话，还拉黑了陈东的电话。这让陈东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线索又断了。

在陈东不断引导下，胡天伦回忆，多年前，他曾经在寒冬腊月里救过一对落水的母子，依稀记得那个女孩眉宇间似乎有颗痣。难道说，那个女孩长大了来回报当年的救命恩人？可为啥不肯露面，还矢口否认呢？一个个疑问，让陈东和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捉摸不透。

好巧不巧，早上那个报修电话正是纸条上的号码。陈东早已将这串数字熟记于心，绝不会记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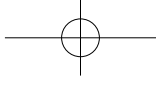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陈东想着心事，发现老人微微动了动嘴唇。他赶忙将耳朵凑过去，仍然听不清楚。“胡爹，那个好心人我一定帮您找到，您一百个放心哪。”陈东说完，老人凹陷的眼睛里竟滴出一滴泪来，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走出老人家，陈东立刻驾车赶往景园小区，他潜意识里判断，那个打报修电话的人就是曾经被救的小女孩。不管是不是，他都要去验证一下，也许她有啥难言之隐，也许她就想默默地帮助胡大爷，也许……那份爱心是真摯的，是纯洁的，也是值得推崇的，应该被大家所知道。

阳光洒满整个屋子，耀眼的金光照耀着万物，将陈东的心也照得敞亮，仿佛温暖的春天已经到来。一次报修竟然能了结了胡大爷的心事。说来是个巧合，但生活不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巧合吗？

李晓楠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天津文学院第十届签约作家。作品散见《小说选刊》《短篇小说》《天津文学》《脊梁》等文学期刊。供职于天津宁河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张献方



路上的风景

李铁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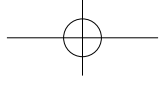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远远望去，走上七八里盘山道，就到百草坪了。蒙河蜿蜒绕出七十二崮，像一条缎带，在晨光下闪着点点金光，缓缓向南流去。岸边的白杨林刚从梦中醒来，油亮的叶子巴掌一样大，迎着风哗啦啦地响。

秋天的清晨有些凉意了，李志文早上出门时，老伴非要他穿上厚工装，当时自己还说她婆婆妈妈的，现在反倒觉得她体贴入微了。这个女人跟着自己大半辈子，容忍自己的臭脾气，孝敬老人，看顾兄弟姊妹十几口人，还要上班，真是不容易。算算自己的年龄，真像这秋天的庄稼一样，黄了苗了。李志文每周骑着摩托车巡检一趟俄黄线。今天骑在摩托车上，他想了很多。想这些陈年往事干吗呢，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以前骑车走在路上，速度是飞快的，快到来不及想什么，一路风景就过去了。现在这是咋了呢？可能是上周五接到了自己将于月底退休的通知，才生出这样多的感慨。他觉得自己还有使不完的劲儿，这就船到码头车到站了，庄稼长得再绿，到了节气也就黄了穗子了，看来这人啊，不服老不行。

每次路过前面那片叫杨家林的坟地，李志文都忍不住想笑，越回忆越想笑，自己当年不就是仗着年轻不信邪，才有那股子冲劲儿嘛。记得当年的杨家林不是现在这样大片的麦田，二十多年前，那是一片密密麻麻的树林和高高低低的坟丘。每到雷雨天气，这里总是遭受雷击，不是树木被闪电击中烧成一段黑漆漆的烧火棍，就是线路被烧成一段

灰麻绳。下雨天没人敢过来，晴天也没人敢走进去，这里的坟堆太多，多到坟头是重叠的，里面埋着两个人。坟堆小的，不是上百年的老坟就是夭折的孩子。这些老坟看上去与新的无异，踩上去却很有可能一下就掉进空壳的墓穴里去了。这里没有路，只有绕着坟堆蜿蜒的一径被荒草淹没的路，只有到了清明或农历七月十五才会有人来祭奠。

黑夜里，路过的人远远就能看到这片坟地里闪着朦朦胧胧的鬼火，飘忽得像一个个幽灵在聚会。还有人听到过寡妇哭坟，高一声低一声的，哀怨苍凉，悲悲切切，真能把人的魂吓掉。就是在这个地方，办公室那个老马，当年还是小马的时候，也是一腔热血，整天带着两片桦木登高板跑来巡检或换线，爬杆的速度像猴子一样快。每次来巡检，小马都胆战心惊。只要走进树林，他就东张西望，仿佛那些坟堆里会突然跑出一具僵尸一样。一次刚走进树林，还没开始仔细检查线路，突然，他呆住了。他看到线杆旁立着一个身披蓑衣的人，头上还戴着一顶破草帽，也看不到脸。树林里本就阴森，竟然还传来一阵幽怨的歌声：“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当时小马就吓得浑身颤抖。他看不到唱歌的人，越发害怕。他想跑，脚却一步也挪不动。好不容易按住怦怦跳的小心脏，他匆忙去发动三轮摩托车，想逃出森林，可车竟然怎么也发动不起来。他不住地回头看，总感觉歌声离自己越来越



近。最后，他丢弃了摩托车，像个疯子一样跑了出去。这一幕正好被路过的李志文看到。听明白小马气喘吁吁、断断续续的描述后，李志文不信这个邪，说要进去把摩托车取出来。小马战战兢兢地跟在后面，走进坟地寻找摩托车。在摩托车附近，李志文看到地上撒落了一地没燃尽的纸钱。“这是怎么回事？”李志文看着小马问道。小马磕磕巴巴地说：“我每次来害怕了就烧一点纸钱。这次烧纸也不管用了。”李志文哈哈大笑。他发动了一下摩托车，没成功，就从车上下来，旋下火花塞看了看，又从上衣口袋里拿出折叠的一小片砂纸打磨火花塞的触点，再重新将火花塞插紧旋好。一打，摩托车发动了。小马不可置信地看着李志文说：“这就行了？”李志文笑着说：“要是不行，你可以再慢慢烧纸嘛。”他们又开始寻找幽怨的歌声，原来是一个放假的大学生，想起失恋的伤心事，独自在树林里溜达，随意哼唱的。

后来，李志文专门在一个雷雨天来查看这片树林里的线路，提出了线路改造方案，给线路加装防雷器，紧固接地极，将原来的裸导线更换成带绝缘保护层的高压导线，并清理出一条可以保障线路安全运行的空中走廊。此后，再也没有发生过一起雷击线路事件。这么一说，老马如今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每次老哥们说起过去这些事，总会哄堂大笑，以至于现在老马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自己先笑起来。

人啊，就这样老了。李志文想起父亲，当年凭着摘掉沂蒙穷帽子的干事创业的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电力事业，在基层干了一生。直到退休，父亲还强烈要求应聘到变电工区去当门卫，守护当年和同事并肩建设的第一座变电站。在变电站的院子里，他栽下了成片的石榴树。看着它在秋天结出的累累硕果，他心里就高兴，看到它没结几个果子，他就郁闷好久。他不怪天气和雨水，总怪自己没用心照顾那一片石榴树。自己曾经笑父亲的迂腐，现在特别理解父亲。人这一辈子，能遇到几个点燃自己青春热血的人呢？过去的那些风雨历程虽然辛苦，但在那些岁月里跟着一个胸怀大志的人才能开创一番事业。拥有让自己一生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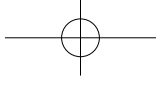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骨铭心的岁月，这就足够了。

过了响马河大桥，一路北上，再折向东北，七里长坡的乡村土路就在眼前。这条路，父亲只带着李志文走了一次，就成了李志文的了，这一走就是一生。要不是自己继承了父亲的执拗，或许又是另一种人生。那一年，父亲忙于线路改造，整天早出晚归，奔波在山水之间。家中兄妹六个全靠父亲不多的工资供着，衣服一般是老大穿旧了老二穿，老二穿小了老三穿，直到补了又补，实在拿不了了，母亲才对着阳光看半天，长叹一声丢掉。李志文是家中的长子，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他读书到五年级时，母亲患了精神方面的疾病，脾气变得暴躁，会在风雨之夜独自跑出去，弟弟妹妹又小，家里乱成一团。父亲忙碌了一天，等把妻子安抚好、孩子都睡了，他才能有点空闲，到门口卷起一支纸烟，一声不吭地享受那点宁静。更多的苦楚，父亲不说，但李志文夜里醒来，总能看到蹲在门外的父亲那一闪一闪的烟头。

母亲的病越来越严重了，经常忘记做饭，有时拿起一壶开水就往餐桌上倒。必须去找大夫买药了，但父亲留下的钱不够，就差一分钱。李志文穿着用父亲的旧工装改的衣服，去了舅舅家，想借一分钱给母亲买药。舅舅直接回绝了。李志文走在路上号啕大哭。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为了给母亲买药，就差一分钱，竟然被自己的亲舅舅羞辱：“穷坑难填！”就这样，他过早体会到了人情冷暖。

家中没有钱，困难在啃噬着父亲的心。但孩子必须去上学，李志文学习一直很好，父亲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在一个中午，李志文离开了学校，他向老师请了三个月的长假，说要回家照顾母亲。他没有回家，而是去了煤矿。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要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

他谎报年龄，进了煤矿。他随着罐笼不断下降，下到地下八百米深处。他又跟着队友走了三公里，才走到要开采的巷道。面对黑漆漆的坚硬的煤墙，他抡起瘦弱的胳膊，挥起铁锹，开始挖煤。不到半小时，他就磨出了满手的血泡。他没有吭声。中午饭是包子，



他学着队友，用两根手指捏起一个包子就啃，最后将手捏过的那块沾满煤灰的部分丢弃在煤堆里。很快，一群老鼠就跑出来捡着吃了。师傅们告诉他，这里的老鼠不能打死，是他们的保护神，有老鼠出现，说明是安全的。一旦没有老鼠了，不是有瓦斯爆炸就是有冒顶塌方的危险，老鼠有着天然的警觉性。

煤开采出来一堆就要及时运走。这就需要人将煤铲到小推车上送到巷道口，再由驴子拉车爬上一段陡坡。等候在轨道旁的工人将车中的煤倒出，让煤顺着长长的轨道运到储藏区，再由提升机将煤提升至地面。

晚上，他们收工了，那头驴子留在井里。李志文问师傅们为啥不将驴子带到地面。师傅们告诉他，明天还要下来，况且这头驴子长期不见阳光，眼睛已经盲了，别看它拉车正常，只不过是沿着熟悉的道走。师傅们又告诉他，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吹口哨，因为那种声音和煤矿要冒顶塌方前的声音一样，是墙面瞬间倒塌带来的风声，是死神降临前最后的警告。师傅们告诉他，无论哪里出现水，都要赶紧堵上停止挖掘，来不及堵就赶紧跑，然后从外面堵上洞口，跑不出来的人只能留在洞里，绝不能让水灌满整个矿井，否则会死更多的人。

两个月后的一天，矿井透水了，汹涌的水冲破煤层灌了进来，根本无法堵上，瞬间就淹没了李志文的脖子。李志文记得自己是被师傅抓住，一脚踹出煤洞的。他钻出高度不足九十厘米的洞口时，只听身后轰隆一声，师傅被困在里面了。他想冲进去救师傅，但只抓住了师傅的手，却无法拖出他的身体。师傅的身体被压在了矿石下。师傅挣脱了他的手，大喊着：“堵上，快堵上！”师傅被永远地堵在那面墙之后了。

三个月之后就是农历春节了，李志文拿到了三百元，准备回家。临走前，他走到埋葬师傅的那面墙前，扑通一声跪下，哇哇哭着和师傅告别。临出巷道，他再次走近那头驴子，抚摸着它那磨秃了的鬃毛，抱紧了那头驴子的长脖子，眼泪止不住地流下。

李志文回到家，把三百元交到父亲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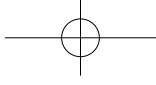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时，父亲才知道他请了三个月的假去煤矿打工。一向严厉的父亲攥着那钱红了眼圈，看着他说：“赶紧去读书，我一定想办法培养你成才。”

初中毕业后，李志文考上了电力技校。三年后毕业，正赶上供电局招工，李志文就走上了电力岗位。他没想到带他的师傅竟然是自己的父亲。他更没想到，走上父亲的巡线路就是他一生的工作。

百草坪在群山环抱里，雄踞于大崮上。在沂蒙七十二崮中，大崮是最雄伟的。与孟良崮相比，这里缺少树木，上面只住了几十户人家。据说在抗日战争前，当地老百姓为了躲避兵匪才搬到崮上住，多少年来一直那样生活着，人口繁衍得很慢。上面有一口清泉、几百亩山地，也足够村民自耕自足。缺少盐巴，村民就捡了蘑菇、山核桃等山货到集市上去换。唯一通往外界的盘山路还是20世纪80年代“户户通电”工程施工时修建的。有了电，百草坪焕发了生机。改革开放后，耐不住寂寞的年轻人走出大山，走向全国各地，百草坪瞬间就寂寞了，只剩一些老人和孩子守着这片土地。多年不走人的山路长满了荒草，唯有这条可以跑拖拉机的土路还能直达百草坪。这条机耕路太长，足足有七八里，一路都是盘山的上坡路。路的一边是山，另一边就是悬崖或梯田。梯田里长满了山楂，在秋天的太阳下，红艳艳的山楂果成串垂挂着。等到霜降节气到来，这些好东西就会变成城里人垂涎欲滴的糖葫芦。

骑摩托车爬坡时，李志文一直加油门，耳边只听到摩托车轰轰的叫声，车后喷出一团黑烟，那些沙砾和小石子被车轮挤压得乱飞。路中间的蚂蚱看到摩托车跑过来，纷纷跳到路边的草丛里去了。跑到半山腰，有一个宽阔的平台可供短暂休息。村民们在这里搭了一间茅草屋，供路人稍作休息。

茅草屋不大，顶多有十来平方米，可以容下十几个人。里面有一个由三块山石撑起的炉灶，上面是一把烧水壶，旁边是一桶清冽的泉水、七八个木头凳子和一张低矮的桌子。走路口渴的人，会自己烧点水喝，临走



留下一把柴草或一盒火柴，甚至是一点盐巴，以表达感谢。多少次路上遇到暴雨，李志文就跑到这茅草屋里避雨。他总会留下一点盐巴或食品，有时是一把糖，给路过的孩子吃。坐在茅草屋外的平台上，可以看到群山的风景。山间有老人赶着一群羊在牧放。那些黑山羊蹦蹦跳跳，能跳到陡峭的山崖上去，几个农妇正在梯田里采摘花椒。那是她们收入的重要来源。这里的红花椒籽实粒圆，散发着浓郁的椒香味。

眼前的这一切，退休后就不能经常看到了，李志文有些郁闷，这退休真是一个坎。他想不明白，那些年轻的员工，为啥不愿意下基层，仿佛把下基层当作一种“流放”。新入职的员工招聘进电力公司后，一个个都不愿意到基层班组去，即使分到了班组，也很少能坚持到现场去，就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对着那些表格和文件忙碌，偶尔去现场，也是工作服不沾一点泥土，就那样站在工作现场外，这里看看那里瞧瞧。工作三年后，他们有可能走向班组长岗位，但又懂多少技术呢？学校里学到的理论知识对现实工作的指导有限，但缺乏实践经验并不能让他们感到压力。一旦走上管理岗位，他们就开始搞管理，说出来的外行话往往让一线同事发笑。李志文想不明白，继承创业精神有那么难吗？当年的创业者都是放下架子多下基层、多接近实际工作现场，这样才能找出解决实际困难的办法。“户户通电”时施工条件差，纯粹靠肩扛手抬。电力工人凭借的仅仅是一种精神，要把事做到老百姓的心窝里去，老百姓才会竭尽全力地支持。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户户通电”工程不会那么快完工。这些当年父亲曾说过的话，今天看来是多么正确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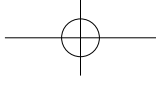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老李师傅，你又来巡线了？”一个挎着一筐板栗的老人沿着盘山路走上来，看到李志文，和他打招呼。李志文顺手拿过一个木凳递给他，说：“坐下歇歇吧，王大哥。”老人坐下来，从衣兜里掏出一沓白纸条，捻开其中一张，捏出一点烟末均匀地撒上去，把纸从一边向内一折，随着手指捻动，一支喇叭筒烟卷好了。他将纸烟递给李志文。李

志文马上拿出一支红将军牌香烟给他。老人摆摆手，说：“抽我的吧，你那烟没劲儿。”李志文点上纸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说：“嗯，不错啊，是坦埠缙子。”老人张开没有几颗牙的嘴巴笑了：“识货，李师傅你是真识货，这是外甥昨天刚捎来的，标准的坦埠缙子烟叶。当年你们搞‘户户通电’大干六百天工程时，天寒地冻，那些架线工人累得不行了，只要抽一口咱这坦埠缙子，都来劲儿。”

“今年雨水不错，庄稼收成还好吧？”李志文问道。老人点点头：“不赖，不赖，今年收成还行，光这些板栗和山楂也足够过年了。多亏你们给百草坪上了机井喷灌站，要不，老天爷下再多的雨，这里的庄稼也浇不上。”老人看了一眼李志文，又说道：“老李师傅，你这些年为我们村办了不少好事，学校的娃们和俺们这些老人心里可都记着呢。你以后退休了，到我们这里安家吧，我们村里人都欢迎你。”李志文心里一动，连忙点头：“那可是大好事，我退休就过来和老哥们一起过日子，咱们可说好了。”“那你可一定要来住。我那小子在城里不回来了，闲着的房子长草都没人，那个房子就归你了。到时候，咱们一起喝一杯自己酿的柿子酒、葡萄酒，一块去放羊。这里山好水好，延年益寿啊。”老人笑眯眯地吸着烟，看着远处的群山，像得到了宝贝一样高兴。

李志文看着老人说：“王大哥，有这么一件事我问你，你们搬下山去住怎么样？”老人若有所思地说：“我明白你说的事，我也听说了，这里要建一个大变电站。乡亲们不明白，有电厂了为啥还要建这么大个电站？为啥还非要选我们百草坪呢，可以到平原地带去建哪。”

李志文看着远处起伏的山岗上那一座座铁塔牵起俄黄线，一路向天边延伸，消失在群山之外了。他慢慢说：“王大哥，有件事你想过没有，发电是要有发电厂的，要靠煤来发电。咱当地产的煤，远远不能满足发电需求，只能从内蒙古或者山西千里运煤。这一路运输要花钱，还造成污染，内陆城市乡村这几年发展快，用电量逐年递增，需要再建设几千个发电厂。



火电厂建得越多，对环境的影响越大，环境破坏完了，咱们人也就没法生存了。这次建设的不是普通变电站，是800千伏的换流站，是横跨四省的线路的连接点。选址在这里是经过充分论证的。”老人摸了一把胡须，说：“你的意思是不用当地发电了，在内蒙古或山西煤矿附近发电，直接输来电来？”李志文一拍大腿：“是啊，老哥是个明白人，我一说你就明白了。这样多省事啊。”“嗯，这个主意不错，建了这个站，就不用再建很多发电厂了，可是这么远的路，这电能送过来吗？”老人疑惑地问。

李志文说：“能啊，在送电的过程中要建交流变电站和换流站。这样就可以调控电压和管控分配电。所以，专家经过勘查，选中了咱这个百草坪。”李志文指着远处山下的一大片坡地说：“你看那里，那会建一个崭新的村庄，里面有敬老院，也有学校，还要建一个充电站，可以给部分年轻人提供工作岗位。山坡上的庄稼地都给留着，只搬迁住处，都按照政策安排好，条件比在山上更好。”

老人看着远处那片土地点头，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这回我明白了，乡亲们还以为你们建电站，要把我们给赶走不管呢。我回去跟他们说说，大伙儿明白了就会同意搬走了。”

休息过后，李志文带着老人，骑上车直达百草坪。

百草坪上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剩下为数不多的老人和孩子在这里守着岁月。多处坍塌的老房子窝在地上，破损的房梁和瓦片散落一地，院子里的荒草长得有一人多高，一只野兔从草丛里一跳一跳地跑去了，一丛丛野山枣树上结满了红红的果实。一周没来，一些藤蔓就爬上铁塔两米高了。李志文拿出电工刀割断藤蔓的根，撕扯了老半天才将那些藤蔓去掉。围着两基铁塔看了一圈，他没有发现异常。他又取出望远镜，顺着线路仔细检查了一番，确认没有异常后，在记录本上写下巡线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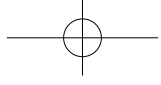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李志文正要骑车离开，忽然听到草垛边有孩子说话的声音，还有一股烧焦的味。只听其中一个孩子说：“二子，好起（吃）吗？”

另一个孩子吸溜了一下鼻子，说：“好起（吃），好起（吃）。”李志文走过去一看，两个孩子大概六七岁的样子，在啃一只烧糊的小鸡，草垛边是一堆没有熄灭的火。他一眼认出两个孩子是马德朋家的孙子。那股焦糊的味道就是烧焦的鸡毛发出来的。两个孩子看到李志文，忽闪着大眼睛停止了咀嚼。个头稍小的那个手里拿着的鸡腿分明还流着血，个头稍大的那个看来是哥哥，看到李志文，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两只小脚互相搓着，内心的紧张暴露无遗。

李志文在他们面前蹲下来，问：“好吃吗？真香啊。”说着故意咂吧了一下嘴，脸上露出贪婪的表情。个头小的孩子胖乎乎的手上沾满了草木灰，他举着那条流血的鸡腿给李志文：“爷爷，你咬一口吧，可香了，你可只能咬一小口哦，不能咬多了。”李志文哈哈大笑，从兜里摸出一把糖递给孩子。两个孩子立马把糖抓在手里。李志文抚摸着他们的脑袋说：“没烤熟，不要吃了，回家再烤烤吧。”孩子拒绝道：“不能回家烤，爷爷会打屁股的。”李志文说：“不要紧，我回去给你们爷爷求个情，这鸡算是我请你们吃的。”

说完，他踩灭了火堆，带着孩子走到马德朋家门口，还没进门，就听到马德鹏在院子里说：“真是见鬼了，接连三天丢了三只鸡，该死的黄鼠狼子，把鸡都给偷吃了。”李志文哈哈大笑进了院子：“老哥啊，我今天把偷鸡的黄鼠狼子给你捉来了。”说着把两个藏在身后的小孩推了出来。马德鹏看到孙子里拿着没烤熟的鸡腿，抓过个头大的孙子就要打屁股。李志文一把拉住，说：“哎呀，你个老哥啊，脾气这么急，不就是两只鸡嘛，打坏了孙子，你不心疼啊？”一番话劝停了马德鹏。

将马德鹏安抚好后，李志文掏出两百元递给他：“老马哥，今天这鸡我请了，你就再杀一只给孩子们解解馋。”老马哪里肯接受，连忙推让：“老李师傅，这可不兴，你这些年为乡亲们修线路建学校，给老人孩子送棉衣送书包，干了这么多好事，谁家送你



东西你都不要，今天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这可不兴。”李志文将钱硬塞给老马，说：“老马哥，咱们小时候不也这样吗，父母炒的鸡不香，自己偷着烧的鸡那可是特别香，在野外和家里就是同样烤鸡，吃着也不是一个味儿呀，是不是？”老马听了大笑不止。

走出马德鹏家，李志文想到两个孩子在草垛边偷吃烤鸡时的对话还是忍不住想笑。他想起了自己的儿子，那小子自小沉默，总是跟在他身后观察。在幼儿园时，第一次参加升国旗仪式，当国歌响起时，他竟然泪流满面。幼儿园的阿姨问他为啥哭，他抽噎着不说话。直到晚上回到家在被窝里，他才偷偷告诉父亲，自己看到那面鲜红的国旗，听到那支歌就想哭，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听到那支歌心里就感觉很激动，一激动就想哭。

考大学填志愿时，儿子选了华东电力大学。上大学期间，李志文很少去看他。这小子倒是能吃苦，暑假期间自己到各地打工，进饭店端盘子，跟着民工去工地搬砖，骑车去西藏调研，回农村帮外祖父去河边筛沙子，一个夏天就晒成了小黑人。老婆心疼地直嘟囔：“哪有这样的大学，自己找罪受，像当年那个十五岁偷着下煤矿挖煤的老傻子。”每次说到这里，父子俩就相视一笑。这小子大学毕业后自己应聘进了电力公司，在基层班组的三年里跟着工程队什么活儿都干，每次抗台风抗洪抢险，他都踊跃报名。母亲急得直唠叨：“小子悠着点，活儿是干不完的，不要那样抢着干，以后有你累的。”小子不说话，还是该咋干就咋干。

最近，儿子跟李志文说，当前特高压建设如火如荼，那场面可大了。李志文问：“你见过？”儿子不好意思地说：“我假期专门去看了，那样的建设工地占地几百亩，一眼望不到边，上千个人在里面施工，现场却看不到几个人。这样的地方我要是去了，甩开膀子能干一番大事业。”李志文笑了笑没说话，用眼神示意儿子去问母亲，她同意你去才行。结果妻子根本不同意，儿子好不容易报名去潍坊红河建设现场，没想到竟然审核没通过，儿子为此苦恼了很久。看着眼前的百草坪，

想起儿子的心愿，李志文感觉儿子肯定一直在关注着这里的建设计划。

山崖上那棵古柏已经枯死了一半，但向着阳光的那侧还是抽出了新枝，展示着生命的不屈。李志文站在百草坪的一块巨石上，那是父亲当年第一次带他巡线时站的地方。现在父亲老了，老得只能在沙发上看电视。父亲更加沉默了，但香烟仍然伴随着他，就那样在黑夜里闪亮着。只要看到电力建设的新闻，父亲就焕发了精神，专注地看着。看到特高压建设，看到那些巡线工在空中穿行，他会瞪大眼睛。他把退休工资留下一大部分，在百草坪建了“耄耋书屋”，让孩子们感受读书的乐趣。那些书都是他拄着拐杖去书城一本一本精挑细选出来的，从不让别人代劳，唯恐买了不合适的书浪费了钱。他对自己很抠门，李志文穿旧了的工装他要了去，穿得发白也不舍得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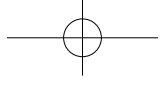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自己和父亲何其相似，那份沉默、那份执着，又一次延续到了孩子身上。当年煤矿上的师傅死后，自己也是代替师傅孝敬父母，资助师傅的孩子，连妻子都不知道这段故事，总怀疑他在外面有人，多少个夜晚劝他浪子回头。实在隐瞒不下去，他才说出那段故事，没想到妻子从此代替他去孝敬师傅的父母。人啊，都是那样老去，人啊，都是这样传承精神，只要这种精神不灭，就像这崖畔的古柏一样，见到阳光就会生出新枝。

李志文站在百草坪上想了很多，他想到了多年后自己也会和父亲一样老去，儿子也会和自己一样扎根在这百草坪，干出一番事业。所有的风雨都是磨砺，都是收获。

8月底，阳光分外暖，到了秋天，既是落叶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季节，更是播种希望的开端。

李铁峰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诗集《与大地一起飞翔》、散文集《孤岛上的清泉》《绿茵追梦》。供职于山东临沂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张献方



找名字

景亚杰

老白有很多名字。

他的身份证上印着“白老”两个字。妻子赵梅对外称他“老白”，私下里唤他“小白”。儿子白宇小时候叫他爸，后来一直叫爹。白宇的儿子喜欢叫他“匹西斯老头”——他身材消瘦，且精神矍铄。卖鱼的摊贩叫他“草儿”。最近，他又多了个“臭棋老朽”的称号。跟人下棋，他就没赢过。他还有一个名字叫“白输星”。只不过，以上名字皆非他本名。

白老

一个月前，老白在医院做了部分肝脏切除手术，这几天准备做肝部结节的消融手术。

“白老，你陪床家属呢，怎么不来一个？”护士问。

“别叫我白老，听着像杨白劳似的。”

“你身份证上一清二楚，是白老呀。”

“那就得问登记名字的人了，把一个小孩子叫‘白老’，不像话。”

老白以前没觉得自己的名字有多难听。年纪大了之后，他越发觉得不得劲儿：“白老，这是提醒我老了呀。”俗话说得好：赐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艺；教子一艺，不如赐子好名。名字是父母送给孩子的第一份礼物。他相信父母最初的本意，绝对不是一个“老”字。只是母亲在他五岁时就去世了，父亲只说是母亲登记的，他也不清楚个中缘由。之后，老白出门打工，找名字的想法暂时压了下去。随着老一辈的亲人相继去世，找名字一事也没了头绪。如今再想找回来，怕是比大海捞

针还难了。

住院期间，老白为了表现出自己不需要护工，极少赖在床上，脸上也没有病恹恹的神态。他的手术，医生给开的是微创口，吃喝皆可，只是不能剧烈扯动。为了少上厕所，他愣是一下午没喝水。

“该死，憋不住了。”老白自言自语，起先还能抑制着，忍不住了就吼一声，怕人听见，又把声音压下去。他悄悄起身，拔掉监测血压和心跳的贴片。护士看见后严肃地说：“三床，你配合点好不好？这种时候，应该在床上方便。”

老白嘴上答应着，等护士一走，又悄悄下了床。“我老头干净惯了，又要脸，咋会在床上大小便呢？”他着急出门，结果一个没扶稳，摔了个狗吃屎，连手上的戒指都摔裂了。他心惊：“假的？居然是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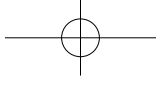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邻床病人急忙按铃，医生护士一路小跑过来：“创口出血了，快，重新包扎。”

“哎呦，我要上厕所。”老白一边嚎，一边把摔裂的戒指藏进口袋。那戒指看着像金子做的，实则是陶瓷，上面涂了一层金，还嵌了一颗星星形状的玻璃石。

“白先生，在医院里要听医生的话。如果您不配合，我们真的担待不起。”医生为难地说。

老白不好意思地点点头。医生护士回避后，他把帘子一拉，在床上垫一张纸，把尿壶摆在床上。方便完，他乖乖躺在床上，重新让护士上药、包扎、贴上贴片。

夜深人静时，老白在床上翻来覆去。他本想着退休后能过安稳日子——在老杨树下



晒着太阳，逗逗鸟，下下棋，多美好。没想到疾病找上他。先是肺积水，疼得他死去活来，接着是肝癌早期。如今，他那块不完整的肝上又多了两个结节。“是报应。”他想起在街办小厂上班时，为了照顾刚出生的儿子，动歪脑筋搞了一张乙肝检测报告，骗了三个月的病假条。

摸着摔裂的戒指，老白忽又想起创业的经历。那时他手里攒了点存款，不想在厂里卖力气了，改做起批发茶叶的生意。他想，茶是世界三大饮品之一，只要诚信经营，怎么都不愁卖的。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身边做生意的几位朋友都赚了钱，圈地、盖厂房、多向发展，实现了从个体户到企业家的蜕变。而他不仅没回本，把钱赔了个精光，还搭进去了他妈留下的金戒指。“活该叫白输星。”戒指赎回来了，没想到是个冒牌货。

老白吵着要出院，声称找到一位有名的中医可以治他的病。医生劝阻无用，只好联系了他的儿子。

“看中医，能行吗？”白宇在电话里问他。

“中药慢慢调呗，比住院便宜多了。”老白心里这样想，但嘴上不说心疼钱，只说，“我的身子我自个儿知道，猫一阵狗一阵的，在这儿，我吃不惯、住不惯，还是回老家调养好。”

白宇偷偷查了那个“名医”，搜不到这号人；问了几个老邻居，都说不认识。为了让老白安心住院，白宇推辞说：“爹啊，我值里正忙呢，过几天去接您。”

老白把脸一拉：“你啥工作，一个小头头，整天忙忙忙，你比国家总理都忙。”

“三天后，我保证去医院接您。”白宇说。

老白挠挠头：“实在不行，我自己回，再说，有你干爹在呢。”

“别呀，一定等我过去。”白宇的语气很软，但意思很强硬。

挂了电话，老白盯着天花板出了神。生活什么时候变得不确定了呢？上一辈人住在大山里，去山上打猎，可能被老虎、狗熊吃掉，可能掉落悬崖、滑进山沟，充满太多不确定性。那时，各种电力设备都还简陋，他家老一辈住的整个村庄的配电线路只有两条，且设备

老化，遇到刮风下雨天，夜里就漆黑一片。受地理环境限制，在穷乡僻壤架设线路困难大，线损高，难以管理，村里人一直用不上电。如今，电力线路架起来了，道路也宽敞了。他以为生活朝着确定的方向走了。可当下，无论是回大山里的老屋静养，还是找到自己的本名，怎么都不确定了呢？是白宇不愿意换班，还是说压根儿就不同意他出院？转念一想，老白又觉得这些年父子相聚的时间太少了，他连儿子怎么想都猜不透。

白宇

两天后，白宇拎着香蕉和橙子来到病房。老白看到儿子，心情明显轻快了许多。

“快坐，有个事问你。”

白宇一愣，坐在床尾：“啥事啊，怪认真的。”

老白笑笑：“不紧张，就是问问你，‘白宇’这个名字起得咋样？”

“不是‘白鱼’就行。我妈爱吃白鱼，你就起了‘白鱼’这个名字。还好后来你嫌‘鱼’字复杂，又想有点文化，特意换的‘宇’字。”

“有重名的不？”老白身子向前倾。

“有两个。一个是捣蛋鬼，小时候的同学，全校闻名，他一有大新闻，我也跟着被人注意。另一个是大学社团里的女同学。我俩都不想重名。男白宇，女白宇，多尬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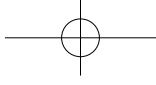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是啊。用胖啊、瘦啊、高啊、矮啊的词喊人，孩子心里可难受。”

“还有那种谐音的，叫施仁，姓布；叫有志，姓梅。你要是给我起个名，叫白大，听着像‘白搭’，多不吉利。”白宇说着哈哈笑了。

“别笑，你名字再不好，还能有那个王二狗、李铁棍好笑？”

“那我比不上。”白宇边笑边收拾东西。

出院时，老白异常兴奋。他对大山的感情很深，小时候就是靠山里的野菜野果和百家饭养大的。路上车很少，摇下车窗，能听到树上热闹的鸟鸣，能看到远处新盖的楼房。路修好后，许多工厂办起来了，农副产品走了出去。最重要的，电力工人来到山区，沿



着弯曲的山路实地勘察，设计最佳供电方案。电线蜿蜒绵长，像大山里的藤蔓。有了电，村里慢慢有了露天电影，有了电风扇、电话、电视机，后来又有了电冰箱、电动车和电脑。

“爹，是这里吗？”白宇伸着脖子细看。

“是这儿。你连家都不认识了？”

巷子的入口隐藏在东西相邻的店面之间。巷子里蜿蜒曲折，窄处不足一米二，常有人张开双臂撑在巷子两侧墙壁上拍照。墙面显眼处，还贴着标语。一座座宅子排列在两侧，门廊幽深。先前住这时，老白喜欢坐在门廊里喝茶下棋，看门前人来人往，如观赏皮影戏。慢慢地，他对每一家门面的变化了然于心。有的人家，门面经过数次翻修；有的人家，门前石狮子的脑袋被摸得锃光瓦亮；有的人家，屋背后蹲着一堆老头晒太阳……他看着街坊的孩子从孩童变成青年，看着这家搬进、那家搬出。

“用这把钥匙打开。”老白从口袋里摸出一串旧钥匙，挑出其中一把，上面隐约可见“吉祥”的字样，递给儿子。

白宇推开大门，扫一眼院子，一棵大柳树横躺在地上，四处摆着残肢。柳树已经没了叶子，中间空出一个树洞，被风撕得越来越大。几个月没住人，院子里已经落满鸟屎。

老白率先进屋，两根指头敲一敲面前的八仙桌。圆桌子是从前的饭桌改的，方桌子是厚厚的门板改的。桌子腿儿掉漆的地方能看到明显的虫洞。他低头细闻，闻出木头的“生”味儿。之前家里用两张桌子摆酒菜过节过生日，后来办白事吃席也派上了用场。

“爹，还记得不？方桌子下面有个抽屉，你上锁后，钥匙总是找不到。”

“是啊，锁住的只有我自己。”老白颌首笑笑。

白宇对着墙上的《消寒图》出了神。《消寒图》四周用木框插榫，裱以纸绫。“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图上已经填到“珍”字的第三画。北方一些地区，在冬至节挂上一幅《消寒图》，头九第一天开始填起，每天一笔，填写完一字便过完一九。写到九九，便是九尽桃花开了。

“白宇，你去街上采购一趟吧。记住啊，

糖要散装的冰糖，鸡蛋是李家超市的便宜，牛奶是赵家便利店的便宜，烟买几条红塔山就行，你干爹爱吃核桃，多买一点。还有，还有啥来着……你自己看着买吧。”

白宇嘴上回答着“可以”，注意力却还在《消寒图》上。在图的右下角，他看到了浅浅的印着“白老”红色字样的印章。

杨武

白宇几乎把小便利店都搬空了。一进家门，老白就让白宇挑几样礼品给他干爹送去。因老白和白宇同属鸡，按当地习俗，需要找一位其他属相的年长者给白宇做干爹。白宇干爹叫杨武，一辈子都住在山下。他面孔忠厚，是带相的老实人，且和老白在同一个厂子待过，自然信得过。

按往年礼数，白宇要给杨武送一箱酒、一条鱼和两只鸡，满满的三样礼。杨武一个人生活，吃不下许多。每年他都掐算着时间，给白宇准备他亲手做的玉米团子和小炒肉。

“行了行了，干爹又不缺你这礼。”白宇一只脚已经迈出了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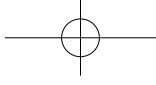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呀，这年头没人差那点礼，缺的不过是几句暖心窝子的话。”老白说着话，又拎起一袋瓜子。

父子俩一前一后走到杨武家。他家大门口的路是用红砖新垒的，但院子里很凋敝。刚进院门，老白就吼一句：“他干爹在吗？”

“在，是白老弟来了吗？”杨武在屋里回应着。

两人走到门口，杨武刚好开门迎接。杨武没什么变化，大眼睛黑亮，颧骨突出，腰弯背驼，穿着中山装。一切如前，只是他脸上的皱纹更多了，头发也从“地中海”变成了“光明顶”。

白宇走进门，瞟一眼屋里的摆设。灶台边上垛着三捆苞米秆，墙上挂着半扇猪肉，木桌子上摆着几个馒头，黄底黑边的搪瓷碗里盛着汤，水龙头上套着一截自行车轮胎的红色内胎。屋里只有一台液晶电视，也算是新物件了。



“字子回来了？你媳妇呢？怎么给干爹带这么多礼啊？”杨武把白宇往凳子上一按，似乎怕他像小时候一样跑了，他问的问题就没有答案了。

“快，跟你干爹汇报汇报。”老白笑眯眯使眼色。

“真出息的，在外面好吧？平时咋跟领导、同事相处的，咋进步的？”杨武眼巴巴地瞅着白宇。

白宇想想，说：“在外一切都好，平时与领导和同事们相处，也没什么技巧，就是真诚。”

“要说起来，我还是你同行呢。”杨武至今都记得二十多年前把电力设备运到家乡时的场景，“当年，四个箱子，每个箱子六吨重，卡车只能把箱子运到山路边，周围都是深沟，那么重的设备，又不可能靠人背上去嘛。”

“那咋解决的？”就是放今天，白宇也很难想出什么解决方案。

杨武眉毛向上飘，笑嘻嘻地说：“我们那群人啊，就用木头、铁索、绳子做了人力绞车。在箱子下面垫上圆木头，用绞车拉着箱子向前滑动。走一段，拆一段，再装上，再走一段。几个汉子喊着号子，像牛一样。花了两个月，才把设备运上去。后来，我们又把木质电杆换成了水泥的。”

白宇心中燃起一股敬佩之情：“干爹，你们是英雄啊。”

杨武摇摇头：“你才是英雄呢。在外工作，过年也难回来。”

“过年你可以去城里呀，去找你女儿。”老白插一嘴。

“说得轻巧，多养一张嘴，多了多少的负担啊。”杨武答。

有些事，没必要说太透。每座城市繁华的背后，都有无数人肩负重担。担子的两头一头是嗷嗷待哺的家庭，一头是垂垂老矣的父母。那一刻，三个人沉默了，陷入各自的思考中。杨武想，高学历人才加入后，电力系统的工作越来越专业，越来越有前景了。白宇想，“父母在不远游”，他亏欠了老白太多。老白则在想，自己是白宇的负担吗？

“他干爹，你说我这名字，好吗？”

“名字？你咋想起问这了？”杨武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凝固了。

“我就是想寻寻本来的名字。”

“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了？名字这个东西，就是个代号。你是叫白老、白果、白茶还是白谱儿，在别人看来，差不了多少嘛。”

老白脸色一暗，显然不太赞同。

“你们坐着，我去炒肉，晚饭留这吃。”杨武赶忙起身。

见杨武取下半扇猪肉，老白赶快起身，白宇心领神会，也站了起来。“别忙活了，我们得回去收拾了，改天再来看你。”老白说着，和儿子已经迈出门去。杨武跟在后面喊了句什么，他也没听清。

走了一小段路，老白突然开口：“你干爹家里的电线有点老旧，万一漏电可不安全，你下次来给他换新的吧。”

白宇嗤笑一声：“爹啊，这个我真不会。”

“啥？不会？你不是在供电公司干活吗？”老白惊得三连问。

赵梅

空中飞起了雪，耀眼的白色瞬间充满了整个村落。天地白茫茫一片，好像一切都不真实。老白站在雪地里，吸一口气，感觉五肺六腑都变干净了。雪花飘在脸上，凉丝丝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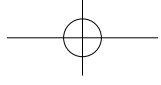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三年前的一天，也是下着大雪，地上的雪足足有一中指深。赵梅突然想吃得莫利炖鱼。老白立马穿上衣裤跑出门。天还黑着，自行车链条似乎都冻住了。他紧蹬慢蹬，骑车半小时赶到了卖活鱼的摊贩处。雪在路灯下飘落，炭火盆里的白气向上涌。摊贩拿砖头把铁皮鱼池垫高，用脚把火盆子往鱼池底部推。薄冰渐渐融化，几条三道鳞活过来，扭着尾巴，池底升起一串串气泡。

“快，来两条最大的。”老白对卖鱼的说。

“好啊，草儿，又是给老婆做的吧。”

赵梅小名叫“花儿”，卖鱼的就喊老白“草儿”。

老白拎着两条大鱼回到家，在屋外喊了几声也没人应答。他冲进屋里，发现赵梅直直地躺在床上，白宇跪在地上一动不动。老



白手一松，鱼掉在地上，凑近一看赵梅的嘴巴向内陷，像个瘪进去的洞。他想把假牙塞进赵梅的嘴巴里，但试了两次都没有成功。没见到赵梅最后一面，老白怨从心中起，拳头重重砸在木桌上。他感觉自己的心被生生撕掉了一块。

“你妈，留下啥话没？”老白闭着眼说。

“她说，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多孝敬你。还让你，不要太伤心。”

“我怎不伤心，我怎不伤心，我的心，刀绞了一样。”眼泪从老白的眼眶中滚出来。泪光中，赵梅年轻时的样子浮现在他眼前。

赵梅是个乐观的人。二十四岁那年，她去北京参加模特大赛。指导老师觉得她的名字太普通，她便给自己取了个艺名叫赵京梅。模特步走不好，她就一遍遍地在T台上练习，后来十五厘米高的高跟鞋就像钉在了她脚上。脚磨破了，她也忍着痛走。指导老师批评她走得没有灵魂。模特的眼神太重要了，好比跳印度舞，眼神不对，整个就不对了。她不服输，愣是对着镜子练习无数遍，把眼神练得自信沉稳。她每天吃得很少，住在房租最便宜的房子里，即使这样，两个月内还是花去一千元。要知道，当时老白的月工资也不过两百。模特在当时是新兴职业，但竞争也很大，源源不断的新人加入抢资源。最终，赵梅没进入决赛，赵京梅这号人物也就不复存在。回乡后，老白问她后不后悔，她的回答令老白记忆犹新：“不亏啊，至少我在北京度过了两个月。故宫、长城、烤鸭、豆汁儿、糕点，样样都特别。只是我没去过，也没吃过罢了。其实北京随处都是风景——快看，那个遛鸟的大爷，他好悠闲呐。”

老白捂住胸口。自从生了白宇，他和赵梅就全力照顾白宇。白宇小时候像甩不掉的“牛皮糖”一样黏着父母，青春期叛逆，考学压力大，就业难……所有的问题，他们都遇到了。所幸白宇顺利考上大学，遇到了对的人，还找到了喜欢的工作。在他认为自己可以拥有金色的晚年生活时，赵梅却如蝴蝶般轻盈地离开了。

老白干咳一声，把白宇从地上拉起来：“吃

炖鱼是你妈最后的愿望，我去做。你通知其他人，准备办后事吧。”

“人都走了，别做鱼了。”白宇不理解老白的举动。

“人走了，更得好好做。”

炖鱼时，老白心里很不是滋味。很大一方面原因，是赵梅丢下了他和儿子，还有一方面是他意识到——人的名字是要刻在墓碑上的。他没办法接受路人指着他的墓碑说：“看呐，那人的名字多奇怪。”

炖完鱼，老白小心地盛在盘子里，毕恭毕敬地摆在八仙桌上。

蒙娜丽

听说蒙娜丽要来，老白一早就去买了肉。他割出一小块全瘦的，切成细丝，炒熟后撒几粒豆豉。白面条卧在腾着热气的汤里，很是诱人。

蒙娜丽夹一筷子放嘴里，肉酥、汤鲜、面筋道，一口下肚，胃就醒了，再吃一口，整个人都醒了。她瞪大眼睛说：“爸，你也太讲究了吧，一碗面，做这么好吃。”

在蒙娜丽的印象中，老白是个极其懂得断舍离的人。他衣柜里的当季衣服加起来不到五件。厨房里只有简单的炊具，他却能烹煮出可口的食物。他喝水永远是用一只老式红瓷杯，上面还画着“囍”字。每天睡觉前，他会把手机里的垃圾信息清理得干干净净……

“娜丽，你们一家在外面，吃饭还规律啊？”老白犹豫了一会儿，最终还是开口。

“食堂有饭菜，不想吃食堂还能点外卖。”

“吃饭上要格外注意，不能马虎大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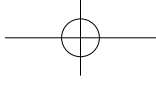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老白想表达的其实是——少吃外卖。

“知道了，爸。”

“你知道的，白宇工作十年了，好不容易拼到值长的位置。没想到他更忙了，值班室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过问。”

“他那是有责任心。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嘛。”蒙娜丽笑笑。

老白停下手里的活，一动不动地盯着蒙娜丽：“你不怪他顾家少？”



“工作也是为了这个家啊。”

老白点点头，低声念叨：“不错，‘工’字啊，上面一横是天，下面一横是地，工作，就得要顶天立地，撑起家庭的小天地。”

老白第一次去白宇单位时，见到大厅的电子滚动显示屏上写着“努力超越，追求卓越”的标语，墙上贴着“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大字，员工身着统一的工作服，有条理地开展着各自的工作。舒适的办公环境，优秀的企业文化，充满干劲的员工，看得老白一脸的神往。回到家，他眉飞色舞地向白宇描绘如今的电力工人工作环境是如何如何好，坐的是明亮的办公楼，穿的是质量好的工作服。白宇小嘴一撇，说：“电力毕竟是国民经济命脉，办公环境自然不会太差。可环境好，不代表工作就容易啊。责任大，每个人都必得站好每一班岗，肩上有担子的……”

白宇的话仿佛还在老白的眼前滚动播放。一时间，老白竟没有听到蒙娜丽讲的话：“爸，要不你跟我们进城吧？”

老白搓一下手：“哦，不去不去。你说我去了能干啥？单元楼里家家关门闭户，也没法串门。难道我学城里人去公园里甩甩手，踢踢腿吗？待家挺好。”

“城里医疗条件好，方便看看你的病。”

老白笑了，满脸糙糙的核桃纹挤出了花：“好是好，就是太贵了。你们刚买了窝，又要给孩子报兴趣班，我再去，压力太大。再说，我这身子不是好好的吗？”

“不麻烦，您再考虑下呢。”

“心意领了，我还有自己的事情呢。”老白取出一个空碗，把面条夹到碗里，然后摆到赵梅的遗像前。

房间里很安静，蒙娜丽脑中却一片哗然。名字是重要，但名字背后的故事更重要。无论老白叫什么，他对赵梅都是一样的深情，就像玫瑰，无论叫什么名字，都是一样的芬芳。蒙娜丽想起她和白宇初次相逢时的情形。当时，她正在有模有样地表演一个小魔术。双手一合一张的工夫，一枚硬币就从她手上消失了。她的神情怡然自得，仿佛在有一股神秘的力量牵引着她。站在背后的白宇杀

出来，说硬币就藏在她的上衣口袋里。当时，她的肺管子都被气炸了，发誓再也不要见到他。没想到后来两人又在朋友的婚礼上遇到了。再后来两人约着见面，居然碰出火花。她觉得白宇虽然有些木讷，但人稳重，长得不难看，工作稳定，还有上进心。白宇觉得她聪明、漂亮，有股子灵动劲儿。两人一拍即合，很快就结了婚。

“我终于知道白宇的优点来自哪了，随您。”蒙娜丽俏皮地说。

“我老头子，最大的优点，就是培养了一个好儿子。”

那一瞬，蒙娜丽从老白身上看到了光。有其父必有其子，她相信白宇也会是个爱妻子的好爷们。

白逸兴

白宇和蒙娜丽的儿子叫白逸兴，取自“俱怀逸兴壮思飞”。小家伙虎头虎脑，很是可爱，相熟的人都说老白有福气。老白听了，眼睛笑成了一条缝。

为了庆祝孙子出生，老白花了不少钱修缮房子。门廊、青瓦、影壁墙，全部翻新。院子里还种了茄子、白菜、丝瓜。现在生活是好了，超市里什么都能买到，可他自己种的绿色蔬菜，吃着放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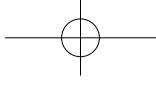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白逸兴百天时，杨武来白家道贺，从口袋里捧出一个用红绳系着的三角平安符，笑眯眯地问：“白老弟，知道这是啥不？”

老白接过来一看，平安符用红布手工缝制而成，正面用金色的线绣着一尊打坐的佛像，就说：“是平安符吧。”

“识货！这是我戴了一辈子的好物件！看我这身子骨多硬朗。小娃，眼睛大，长得像字子。我这个干爷爷，得表示表示，给娃戴上，希望他得庇佑，保平安，也挡小人。”

“他干爹可真有心。我替娃谢谢你。”老白满脸堆着笑。

老白本以为能陪孙子好久。事实上，除了前两年带娃见面多点，后面三年统共也就见了孙子两次。小孩长得快，刚五岁，身高



已经长到九十八厘米了。老白刚见到孙子，突然还有点陌生，只是觉得他圆嘟嘟的小脸像极了太阳，心都快被这小家伙融化了。

老白去握孙子的手。孙子看到他粗硬的手掌，不自主地往后缩。

“这孩子躲什么，快叫爷爷。”蒙娜丽使眼色。

老白尴尬笑笑，转身回屋，套上新买的白色纯棉手套，格外亲切地走过来：“让爷爷好好看看。眼睛看着灵光，是个好苗子。你爸聪明，考的重点大学，你将来也不会差的。”

说着说着，老白想起白宇考上大学的那天。那是白家人的高光时刻。老白兴奋得蹦起来，挥着双手。亲戚邻居们来家里观摩白宇的课本、笔记和试卷，说是沾沾灵气。为了庆祝白宇考上大学，赵梅张罗了一大桌子菜。她穿了新买的带刺绣的衬衫，戴着平时舍不得戴的玉手镯，把自己打扮得精致明丽，还把老白从上到下都洗刷一新。那天高兴，老白喝了半斤白酒，要知道，他平时的酒量不过二两。用他的话说，酒不足以醉人，是耳旁此起彼伏的好听话让他醉了。国内重点大学，放眼望去，整个乡镇能有几个人考得上？这可是锦绣前程的预兆，是祖坟上冒了青烟，是他老白教子有方！接下来，儿子保研、工作，在大城市里安家立业，一切都是响当当的好。

“老头带你去玩好不好？”老白说。

“玩什么？”白逸兴奶里奶气地问。

“多着呢，吹肥皂泡，跳山羊，推铁环，弹玻璃珠，跳皮筋……能从早玩到晚，不带重样儿的。”

白逸兴眨巴着眼睛：“跳山羊？好玩吗？推铁环又是啥？”

“好玩啊，推铁环就是一个铁圈圈，人在后面用铁钩子推着走，铁圈圈就哧溜哧溜地往前滚了。”

白逸兴指了指手里的故事书：“给我看这个故事吧。”

老白捧起书，一句一句读出声：“笨熊焦急地走来走去，嘴里念叨着：刚才还有呢，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笨熊快哭了。小鹿问

笨熊：发生了什么事？笨熊说：我的名字丢了。小鹿说：只要你没丢就没事，快回家吧。笨熊说：不行啊，天快黑了，名字会害怕的。小鹿说：名字是不会害怕的。笨熊说：名字丢了，如果我不去找它，它会多伤心啊！可名字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找起来真困难……”

“匹西斯老头，你怎么不读了？”白逸兴推了推老白的胳膊，先前的生分感已经荡然无存。

“哦，老头在想，要是我们把名字刻在苹果树上，会不会就忘不了自己的名字了。”

“那我要刻白逸兴。”

“你知道你为啥叫白逸兴吗？”

“俱怀逸兴壮思飞。”

“对喽，可不敢忘记自己的名字呀。”

“我又不是小笨熊，那匹西斯老头刻什么？”

“老头也不知道。”

白逸兴咯咯笑着，露出两颗虎牙：“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匹西斯老头是小笨熊。”

“哈哈，你干脆叫白机灵算了。”老白伸出右手，停在白逸兴的头顶两厘米处，隔空摸了摸白逸兴的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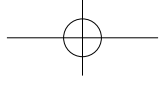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一家人

农历腊月三十，老白在家剁饺子馅，剁完又做了伏鸡，炸了肉丸子，一屋子的烟火气。半晌，老白裁好红纸，取出笔墨，让白宇写几副对联。白宇原想写“门迎旭日财源广，户纳春风吉庆多”，又嫌笔画太多，拿捏不了，干脆写了个“有天皆丽日，无地不春风”。前两个字尚可，后面笔枯墨浅，疏漏无形。白宇又蘸墨重写。老白一把按住他的手腕：

“人怕嫌，字怕填，写成啥样是啥样，可不兴补。”白宇憨笑，老白还挺讲“土规矩”的。

窗外飞着雪。院子里的雪，像张巨大的白纸。老白走出门，伸出食指在雪地上写下名字——白老。或许潜意识里，他已经接受了这个名字。

傍晚，老白在苹果树上悬了一挂五百响的鞭炮，用烟头点燃。白宇取出小烟花在院子空地里放。全家出动，站在雪地里，眉开



眼笑的。五彩焰火一个一个绽放在天光下，叫人看不尽兴。除夕夜有了大雪和烟花的映衬，味道总是浓一些。

夜厚了，雪仍旧下着。一家人围在八仙桌旁，桌上摆着七八个菜，冒着热气。老白从盘里挑出几个饱满的饺子，夹到赵梅遗像前的碗里。吃到一半，老白开了一瓶浏河小曲。他开始喝得斯文，浅浅的一口一口，喝着喝着就放开了。身后，电视里播放着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声、要热闹。

饭后，蒙娜丽和白逸兴在看电视。老白和白宇在灯下包节礼——鸡蛋、腊肉、面点之类，细细用纸包上，再用麻绳扎起，贴了名，分户摆放。老白醉醺醺地说：“过去的苦日子是靠亲友邻里接济才度过的，年节送礼，走动走动，表示我们家记着情呢。”

临近零点，老白搬出木桌，摆上供品，点三炷香，燃一挂鞭。雪地里，他朝北祭拜。门里合门，是谓“关财门”，把这一年的财都关在家里。零点三十分，他重燃香火，再次祭拜，又燃一挂鞭。从门里拉开门，烧头香，是谓“开财门”，请四方财神看清路，快点进白家的门。这种仪式，老白年年做，年年做不腻。仪式结束，他在《消寒图》上新添一笔。

其他人睡后，老白独自立在院子里，望着天空，思念赵梅。周围越是热闹，他心里越是想念。他感觉脸上有蚂蚁爬，右手一抹，才知道那是泪。等到鞭炮声渐歇，他才不舍地回屋。

清晨六点，老白起床烧年火。年火烧得旺，今年的运道就旺。他高兴地抱起柴火，瞥见柴火堆后面有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皮箱，还上着锁。这间屋子平时不住人，只存放一些杂货。要是放之前，老白并不会多看一眼这个箱子。一想到里面可能有赵梅的遗物，他便按捺不住开箱探物的冲动。锁没有钥匙，他就用锤子砸开。箱子里有一些字迹模糊的信件，还有几张泛黄的照片。他揉揉眼，举着手电筒想要看清时，突然眼前一黑，摔倒在地。

“扩散得太快了，大结节后面还长了一个小的，尽快安排手术吧。”医生解释说。

老白默不作声，目光像粘在了薄薄的床单上，撕不下来。

医生走后，老白把白宇喊到床前，神秘兮兮地说：“我在柴火屋子里，发现了旧物件，一个铁皮箱子。你现在回家，把它拿给我，可能有我名字的线索。”

“爹，先安心养病吧，身体要紧。”白宇感到诧异，不明白难道名字的事情比健康还重要吗？

“我真没事。你看，我哪里有问题？”老白上下挥舞着双手。

“能不能别闹了？”白宇的语气里带着情绪。

“嫌我不中用了是不是？”老白眼中闪过委屈，手指在床单上胡乱地划来划去。

“爹，我不是那个意思。好好好，听你的，我去拿。但你得答应我，配合医生做手术。”白宇像哄孩子一样地哄老白。

半小时后，白宇提着箱子回来了。老白取出照片，瞪大眼睛细细地瞧。最下面的照片，是一张全家福。老白认出年轻的女人应该就是他妈妈，怀里抱着的小孩应该就是他。旁边的男人是他爸爸的话，那右侧站着的肢体稍显僵硬的小男孩会是谁呢？

“看，是不是你干爹？脖子上挂着个平安符。”

“啥？我干爹？这个小朋友吗？就算是，我也不认识啊。”白宇哭笑不得。

“是哦，那时候你还没出生，不认得。”老白又瞅了一眼照片，“你干爹比我大三岁，看岁数，是符合的，主要是这平安符……”

“能说明啥？”白宇一脸诧异。

“去喊你干爹过来吧。”

杨武听说老白病了，火急火燎地跑到医院：“白老弟，咋回事啊？大过年的，还到医院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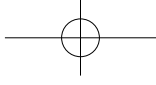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老毛病，不碍事。他干爹，给你看张照片，你可看仔细了。”老白从枕头低下捧出照片。

“这是你，你爸，你妈。还有一个是——”杨武抬头问。

“是你。”老白盯着杨武的眼睛说。

“我？我怎么会在你家照片里？”

“你可能是我哥哥。”老白腔调的重音落在“哥哥”两个字上。



“啥？”杨武和白宇异口同声。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一番交谈后，事情才明晰了几分。原来，杨武的本名叫朱者赤，是老白的妈妈和前夫所生。后来，杨武被送给了杨家，这才改了名。老白妈妈几次提起“近朱者赤，近白者清”。老白还问过“为啥后半句不是近墨者黑”，他妈妈回答，因为他姓白。

“这么说，你原本的名字应该是——白者清。”杨武眼珠子滴溜一转。

“应该是吧。”

“怎么登记成白老了呢？”

“那谁晓得啊。”

此时，白宇电话响起，换流站内有设备故障，需要应急处理。白宇很纠结，一边是老白的手术迫在眉睫，一边是值班室里火烧眉毛。

老白见白宇很为难，主动开口：“去吧去吧，忙你的去吧。有你干爹陪我下棋呢。”

“哎呦，你个臭棋老朽，指着跟我下棋呢，怕是你膨胀得衣服都装不下了。”杨武揶揄道。

“行，我尽快赶回来。有啥事，让娜丽陪着您。干爹，也麻烦您先照顾下我爹。”

“不必多说。安心去！不然白当哥呢。”杨武抬高音量说。

白宇拿上蒙娜丽备的零食，开着车朝单

位狂奔。一路上，他心里五味杂陈，想着会分身术就好了。

病床上，老白打开手机看新闻。

“暴雨后的第十二天，与汛情的作战还未结束，一场保电抢修战又骤然打响……”新闻背景画面中，一群电力工人正在紧急抢修。

“爸爸是不是在里面？”白逸兴指着屏幕里戴安全帽的工人问。

“你爸爸在火车上呢。”老白呵呵地笑。

线路抢修完成，一群人欢欣鼓舞。电视上，记者字正腔圆地说：“面对突如其来的汛情，是他们冲在一线，带头打硬仗，为攻坚防汛保供电增添战力，用实际行动扛起了守护光明的责任担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电力工人。”

“这群孩子，顶优秀啊。”杨武感叹道。

老白抓起在自家苹果树上摘的苹果，只咬了一口，酸涩的滋味便在嘴里漫开。视线中，他仿佛看到了白宇的身影。嘴里的苹果越品，酸味越烈，他心底却乐开了花。

景亚杰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短篇小说散见《青年文学》《小说月报·原创版》《红岩》《青春》等文学期刊。供职于江苏方天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娟

川城秋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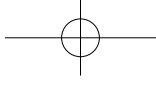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鲁瑞珍

秋天带着落叶的声音来了。金秋的阳光温馨恬静，金秋的微风和煦轻柔，金秋的白云飘逸悠扬，金秋的田野遍地金黄。

在这一切美好的事物呈现出最佳姿态之时，赵雅来川城了。

当时我正在水电站中央控制室运行值班，碰巧赶上4号机调峰启动。突然，我的手机不合时宜地炸响了，在师傅严厉的目光下，我手忙脚乱地关掉了手机。

操作结束后，我轻步走到中央控制室隔



壁的休息间，打开手机，蹦出了赵雅发来的一条微信。她说，她乘坐的客车马上到川城了，让我去车站接她。

这条微信让我的脑袋有点蒙：赵雅不是在省城参加培训吗？三个月的培训期还剩一个多月呢，她怎么会来川城呢？

但人已经快到了，容不得我细想。因为赵雅是第一次来川城，我忙告诉了师傅，师傅掏出自行车钥匙扔到我手里：“接去。”向值长请假后，我匆匆出发赶去车站。

走出大坝厂房，午时的阳光格外明媚。尾水平台上，上百只水鸟上下翻飞，鸣声悦耳。我和同事们每日清晨上班时放在水泥栏杆上的食物已所剩不多。听师傅说，每年都会有水鸟到川城过冬，春天就飞走了，到下一个秋季，它们就又陆续飞回来了。我向它们吹了一声口哨，骑上师傅的自行车冲向厂区大门。

把自行车推进车棚，出大门，我拦了辆出租车，让司机往车站开。霜降刚过，黄河边已寒风凛冽。街道两旁的树光秃秃的，偶尔留在树枝上的几片凋零枯叶，在冷风中摇曳。抵达车站，环视四周，没有赵雅的身影。我便在车站出口靠墙的石阶上坐下，翻看起了微信朋友圈。赵雅今天一大早发的一条率先蹦出来了，是她在上培训课和宿舍里的自拍照合集。看着赵雅欢喜雀跃的样子，我也一时受她感染，心里充满欢喜。

我和赵雅是大二那年在省内大学生辩论赛上认识的，我是理工大学的队员，她是师范大学的队员。因为我们两个学校相距不远，聊起来就有了亲近感，很快就互相加了微信。她的网名是“海滩一浪花”，我的网名是“川城一浪里白条”。我笑她：“海滩上如何飞溅起浪花？”她笑我：“川城里怎会有浪里白条？”一周后，辩论赛结束了，我们之间的微信聊天却更加频繁。

一个月后，我向她发出了共进晚餐的邀请。

夏日的一个炎热夜晚，我和赵雅相约在学院大道的馨悦吧饭店吃饭，那是我们第一次约会。不得不承认，从我看到赵雅的第一眼起，我就对她生出了好感，有了

深入交往的念头。吃饭的时候，我们热烈回顾比赛趣事，畅聊各自校内热闻。饭后，我们又一起去师大校园后面的河边湿地公园散步。

我相信是夜色给了我巨大的勇气，在某个瞬间，我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轻轻地探过手去，握住了她的手。当我们的手指接触的那一刻，我明显感觉到她的身体僵硬了一下，紧接着，她也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并用食指在我的手背上轻轻地敲了几下。我知道，这是她接受我的声音。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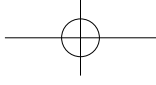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我一直觉得，和赵雅在一起后，我的大学生活才算真正开始。我们周日总会有一整天相约黏在一起。以前快到学期末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畅想回家的事情，但和赵雅在一起后，这反而成了一种煎熬，因为放假就意味着分离。每到这种时候，我的心情就莫名低落。看到我心事重重的样子，赵雅总是开玩笑地说：“某人一学期一次的生理期又要来咯。”

说实话，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如此放不下的人，是赵雅刷新了我对自我的认知，当然，这也和我们各自的家乡有关。

赵雅的老家是一个沿海县城，与我的家乡相距上千公里，每次回家她都坐飞机。她告诉我，她的家乡发展非常快，变化大、潜力大、年轻人的机会也很多，她邀请我毕业后一起去那里发展。我对她说，我的家乡在西北黄土高原的一个小山村，我是那里极少考上大学的人之一。

春节回家，父母告诉我，我这个同学结了婚，那个同学当爹了，到家里向我提亲的人也很多。这是旁敲侧击让我在家乡找个媳妇的意思。为了躲避父母的絮叨，也为了早点见到赵雅，过了正月初五，我就订了车票提前一周返回了学校。临出家门时，我告诉父母，我已在学校有了女朋友，是个南方城市的姑娘。在父母充满惊讶喜悦又欲寻根究底的追问中，我匆匆告别了。

我和赵雅之间的约会自此以后更加频繁。毕业前的那个寒假，我们去哈尔滨看



冰雕，赵雅说她上大学前没见过冰雪，到北方上大学才体验了雪中漫步和溜冰。从冰雕城游览回来，赵雅急不可耐地在朋友圈发照片。

看着快乐的赵雅，我突然问她：“你觉得我们会一直在一起吗？”她没料到我问出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个话题与她此时的情绪太背离了。

她抬头愣了愣：“你什么意思？”很明显，我影响了她的情绪，她把头转到另一边不理我了。我意识到是自己冒失了，赶忙从背后轻轻抱住她，脸慢慢地贴到她的脸上，发现她竟已满脸泪痕。我闯祸了，赶紧对她耳语道：“我错了，我们一定会在一起的。”

我们相处两年多了，相处越久，我越离不开她。关于我们的未来，我想过很多次，每次我都在鼓励自己克服困难，与赵雅一起共度人生美好，共创幸福生活。自从告知父母我与赵雅的恋情，每次假期回去，父母总过问此事，话里话外担忧大过欢喜。我知道他们不是不乐意赵雅，而是恐惧他们千辛万苦养大的儿子被他人带去远方，失去能在身边给他们养老送终的人。他们遵循家乡几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养儿防老、叶落归根等习俗，憧憬儿子找个又孝敬他们又勤俭持家的媳妇，享天伦之乐。

我没对赵雅说这些，是怕她伤心。我知道她这个被爸爸妈妈娇宠大的独生女不会嫌弃我家的条件，只是我还没信心，也没办法化解开父母的恐惧。但当见了赵雅父母后，我对自己和赵雅的未来更多了一分担忧。

赵雅父母专程来看她，赵雅非要拉我一起去见。四个人在五星酒店一楼餐饮大厅吃饭，一桌子的海鲜，都是我平时不敢奢望的美味，赵雅吃得异常过瘾，我吃得索然无味。

饭后散步，赵雅挽着妈妈的臂膀走在前面，母女俩的嬉笑声格外温馨。我和她父亲走在后面。我不敢贸然开口也不知交谈什么，手心的汗和成了泥。还是她父亲打破了沉默，开口询问我家的情况，我一五一十做了回答。她父亲说了很多话，我在忐忑中记住的不多，

但有一句我记住了，就是赵雅大学毕业要回到他们身边，赵雅的工作，他们有安排。当晚我失眠了，担忧我们的未来。当我小心翼翼地将她父亲的想法说给赵雅时，她的脸先是白后是红，只说了一句：“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在一起的。”

见过她父母后，赵雅便隔三岔五地要我带她去见我父母，吓得我屡屡找各种借口搪塞过去。我虽知道这是迟早要面对的，但还是希望这一天来得迟些。她越热切，越弄得我手足无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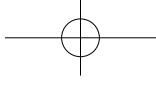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在我的印象中，家乡川城一直是个闭塞偏僻的小地方，四面环山，黄河穿城而过，我家就在那高高的山上。在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上，我最喜欢看的是滚滚向前奔流不息的黄河水，以及河谷里高高耸立的水电站。它是新中国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己建设、自己安装的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水电站，创造了新中国水电站史上的七个第一。至今这座水电站已运行发电了半个多世纪，被写进了小学课本，并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每年吸引着数万名党员和青少年实地接受教育。

就是这座水电站发出的电，点亮了我们村家家户户的灯。村里的石磨换成了电磨，乡亲们不再需要用毛驴驮着粮食外出几十里磨面、榨油。电力提灌把黄河水引到了山顶，乡亲们告别了又苦又涩的窖水，喝上了清亮甘甜的黄河水，干旱的土地变成了水浇地，光秃秃的荒山盛开了桃花、杏花、梨花、苹果花。

也正是这座水电站，让我立志长大后要走进这里工作，当一名电力工人，要发更多的电，送到更远的地方，让家乡人民生活得更幸福，为建设祖国添砖加瓦。

从哈尔滨回来已是农历腊月了，整个校园都空荡荡的。我和赵雅买了同时段的回家车票，约定早点返校。我在家度过了焦躁郁闷的20天，记挂着毕业答辩和投简历，正月初三一过便回到了学校。很快，赵雅也回来了。

这是我们在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了。赵



雅多次对我说，要与我去同一个地方工作。我告诉她，我要回川城。赵雅说：“川城有什么好？”我说：“山好，水好，那里有我的梦。”赵雅不假思索地道：“那我也去川城。”片刻后，她又自言自语：“不过这样一来，我就要背井离乡了。”

我心里一颤，想起她父亲的话，半晌，艰难地吐出一句：“要不你回家吧，川城没你爱吃的海鲜，只有你不爱吃的羊肉和土豆。”赵雅捶了我一下：“你是不是不希望我去川城？”我赶紧辩解：“怎么会？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赵雅手舞足蹈：“我觉得去哪儿都一样，关键是看和谁在一起。”我问：“你父母怎么办？他们那么舍不得你。”赵雅嘿嘿一笑：“你放心，我有办法。”

这之后，我们各自忙着论文、毕业答辩和投简历的事，忙得昏天黑地，一个多月没有见面，唯有微信不断。我锚定心仪的目标投了简历。赵雅给川城中学投了简历，数学教师岗位有一个招聘名额，19个人竞争。我有祈盼有担忧，她却信心满满：“别想甩掉我，我们在一起的目标绝不改变。”我又感动，又心酸。

很快我就收到了水电站应聘考试通知，赵雅也收到了两所学校的应聘考试通知，一所是川城中学，一所是她的母校。没向母校投简历却收到了通知，喜出望外的她第一时间给我报喜。我知道如果没有我，她的首选一定是母校，这个惊喜是她父母给她的——他们瞒着她递了简历。

三个月后，我如愿在川城当了一名水电站的运行工人。在水电站迎接新员工的大会上，领导说，运行是水电站的发电前沿，到水电站工作的每一个新员工的第一个工作岗位都必须是运行。不论他们今后是从事管理还是技术、操作工作，运行经历不可缺，因为运行是了解水电站发电全流程、全方位、全环节的基础。

新员工要接受为期一周的进站教育。我走进了水电站企业文化和发展史展厅，深入了解了水电站 50 多年来辉煌的发展历程。在水电站员工的不懈奋斗下，水电站经历了十

几年的机组增容改造和扩建，总装机容量从 5 台机组 120 多万千瓦增加到 8 台机组 160 多万千瓦，与水电站建成时相比，年发电量几乎翻了一倍，已累计发电 2500 多亿千瓦时。

水电站的运行工人，从机组启动旋转的那一刻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一代代护航发电设备安全稳定运转。

我下定决心，此生要在故乡的水电站腾飞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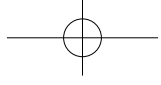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赵雅为了我，还是放弃了回母校，一路过关斩将，签约了川城中学。她人还没到川城，就幸运地被川城中学派到省城参加中学高级智能授课培训，为期三个月。她万分高兴，直接从学校过去报到了。

我接到了赵雅父亲的电话，让我劝赵雅体谅他们。她妈妈因赵雅的放弃而血压骤然飙升，住了 20 多天的医院。我不知怎么跟赵雅说，但我决定要告诉她，我不能只顾及自己，那样太自私了。

人们开始出站了，我看到了赵雅，朝她招手，并上前接过她的行李箱：“好重啊，给我带的什么好东西呀？”赵雅十分得意地笑：“美得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一手拉箱子，一手握住赵雅的手：“你培训没结束怎么就来了，还搞得一点风不透？”赵雅咧嘴一笑没有说话。我提出给她订酒店。赵雅摇头：“我从网上已预订好了。”

酒店在县城新区。乘车去酒店的路上，赵雅不跟我说话了，扭头看窗外的风景。正是下班时分，路上人多车也多，交通有点堵，出租车开开停停，原本 10 分钟的车程走了 30 分钟。我见赵雅看得投入，便不忍心打扰她。

车在一个红绿灯口停住的时候，赵雅突然回过头说：“我看到好几家中意的小吃店了。”我“噗”地笑了：“原来看风景是假，盘算怎么宰我是真。”赵雅笑道：“我不宰你宰谁呀。”她脸上的细绒毛清晰可见，我心里一动，忍不住靠近亲了她的脸颊。她的脸一下红了，悄悄指了指前面，意思是司机看着呢。我看了看前面的司机，发现司机在抿嘴偷笑，知道司机是见怪不怪了，便又调



皮地亲了一口。

到酒店后，我们出示了酒店预订信息，拿到了房间钥匙。赵雅一直紧握着我的手，一直到进入房间才松开，与我来了一个大拥抱后跳到了床上，双脚一蹬甩掉鞋子，双手振臂一呼：“我终于到川城了。”我嬉笑打趣她：“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赵雅在床上翻了个身：“比起我的家乡来，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哟。”

我问赵雅赶了一天路是不是饿了，她说有点。我让她简单洗个脸，一起出门吃饭。来到街上，太阳慢慢地落山了，从远山的那边斜斜地照过来。景色一好，人的心情就好，赵雅仿佛忘记了饿，拉起我的手：“咱们去公园逛逛吧。”“你不是饿了吗？”“我觉得又不饿了。”“那好吧，不过这里的公园没有你以往游玩过的那种，我带你到黄河边转转吧，那是自然风光。”

赵雅被黄河边的美景深深吸引。黄河水缓缓流过，茂密的芦苇绿意不减。赵雅快步走到河边草地上，张开双臂仰头呼吸：“真美啊。”她催我赶紧拍照，说回酒店要发朋友圈。

天黑了，路灯亮了，赵雅嚷嚷着说自己饿了。我们去了一家小吃店，是同事推荐的。我上班后，基本都是在水电站食堂吃饭，偶尔在外面也就吃一碗牛肉面，想多省些钱给父母，让他们在村里说话有分量，脸上有面子。

这个点过了饭点，老板正闲着，见有客人过来，连忙过来招呼。我点了红烧鲤鱼、蒜泥油麦菜、洋芋锅贴和米饭。老板端上两杯枣茶，就忙乎上了。他看了赵雅一眼，问道：“姑娘不是本地人吧。”

“我家在海边。”

“海边好啊，是这个小伙把你勾到这山旮旯了吧。”

“这你也看出来了。”

“黄河鱼比海鱼好吃。”

“我闻到鱼的香味了。”

说话间，鱼和洋芋锅贴滋滋啦啦响着上了桌，赵雅看了一眼：“这不就是煎饺子嘛。”“姑

娘，这叫洋芋锅贴，是我小店的招牌，我敢说，你今天吃了，明天还来吃。”尝了一口，赵雅果然喜欢上了。

嘴一擦干净，赵雅就一脸正经地问我：

“你什么时候带我去见你爸妈？”我愣神了，在赵雅踏上川城的那一刻，我就开始想这事了，现在被赵雅突然提出来，有种接受宣判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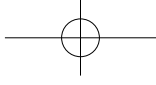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你确定要见我父母？”话刚出口，我又急忙改口，“我的意思是先到你未来工作的学校看看后，咱们再去见？”“不行，我趁培训休息来，就是想把这件重要的事办了，后续安心工作。”我没有理由可拒绝了，便起身到门口给母亲打电话。母亲虽也感到突然，但得知赵雅已在川城时，就放话说：“你带她来吧，这两天正在收玉米，家里有些脏乱。”“没关系。”

赵雅知父母邀请她后，立刻喊道：“那赶紧走吧。”“现在吗？坐车要两个小时呢，再说，我还没请假呢。”“你现在马上去请假。”“看你急的，今天回酒店休息，明天早上我到酒店接你。”

第二天一早，我到了酒店，赵雅已收拾好了在等我。我指着地上一个大包：“这是什么？”“礼物。”“你准备的？”“当然了，哪能空手见你父母啊。”赵雅弯腰打开包，里面两袋东西，她笑嘻嘻地指着说：“一人一份，你看看，还满意吧？”

不等我回答，她伸手从一个袋子里取出一件藏青色的女士羊绒短外套，一条红色羊毛围巾：“这是给你母亲的。”又从另一个袋子里取出两条香烟和两瓶酒：“这是给你父亲的。”我终于知道了她行李箱很重的原因。“你怎么知道我妈衣服尺寸？怎么知道我父亲吸烟，喜欢喝酒？”“你朋友圈告诉的呀。”她为了见我父母，真的做足了功课。

从川城上山，没有客运车，只有私人营运车，我以往回家常坐。今天，我们坐的是一辆六人面包车，车里的人和物塞了个满满当当。赵雅戴了双层口罩，明显是嫌弃，扯着我的袖子要另打车。打车费300元，村里人看到会说我奢侈。赵雅说她付车费，搞得



车上人看我的眼神如钉子，被逼无奈的我只得另叫了出租车。出租车到了，司机说路不好走，我们加了100元，司机才肯上路。

车上，赵雅总担心礼物轻了。“你的礼物太重了，我父母是农民，偏僻山区的农民。”赵雅稍稍安定下来，拿出化妆盒补妆。我却有些六神无主：我父母会接受赵雅吗？他们的恐惧会消失吗？她父母知道了会怎样？这些问题都太难解了，可箭在弦上不能不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吧。

回村的路，大部分已修成了水泥路，弯道虽多但还平整，只是靠近村子的两里路还在修，车只能在原来的土路上走，颠簸不平。赵雅晕车，离村口还有500米时，她扛不住了，蹲在路边把早饭全吐了出来，缓缓起身用手撩开盖在脸上的头发。我捕捉到了赵雅的眉头皱了一下，这是她不快的表现。

赵雅吐完后，终于舒服了点。这时，我看到父亲站在村口，便冲他招了招手。父亲走了过来。“叔叔好。”赵雅抢先打了招呼，父亲微笑着点点头，转身走在了前头。我和赵雅跟了上去，一路上，三人都无言。赵雅紧紧抓住我的手，不时地掐一掐、捏一捏，她的不安也让我更加紧张，这条走过千百遍的路也仿佛比以往长出了几百米。

院子堆满了从地里背回来的玉米，金灿灿一片。厨房里有动静，是母亲在忙着做午饭。父亲走到上房门口，招呼赵雅进去后，便转身去了厨房。

我将东西放在茶几上，把站在地上不知所措的赵雅按在沙发上，倒了一杯水给她。她环顾了房间摆设后小声说：“你长得像叔叔，叔叔很憨厚。你们家这样的境况我没想到。”“这比我小时候好多了。”“是没有我们那边条件好。”

没想到这最后一句话被刚走到门口的父亲听到了，他轻咳一声：“我们这里山大沟深，他母亲常年有病，这些年的积蓄都供他上了学，还背了一些债。”赵雅的脸红了，慌忙站起身拉住了我的手。

父亲话音刚落，母亲进来了。她一直在厨房忙活，没听到我们进门，父亲告诉了她，

她便擦手出来了。看到我们的亲昵举动，她微微愣了愣，一时忘了打招呼，直到赵雅轻轻喊了声“阿姨好”，才反应过来，满面笑容地道：“姑娘来了，坐吧。”我趁机打开了包：“妈，这是赵雅给您的礼物，一件大衣一条围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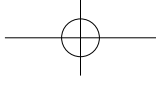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母亲没有接过衣物，只是微笑着说：“让你破费了。”我又拿出烟酒：“爸，这是赵雅给您买的。”父亲扫了一眼：“太贵了。”我说：“这是赵雅的一点心意。”赵雅有些尴尬，拿起大衣怯生生地说：“阿姨，我也不知道这衣服是否合身，您先试试吧，如果不合身，我拿去换。”母亲说：“先放着吧。”赵雅愣在那里，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说什么。我赶紧解围：“我妈在做饭，顾不上试衣服。”“这么金贵的衣服，我穿上还能干活吗。”母亲转身回了厨房。

父亲坐在炕头上点燃一支烟。“叔叔，你抽这个烟吧。”赵雅将一条烟送到父亲面前，父亲忙摆手：“我还是抽这个舒服。你拿回去给你爸爸吧。”“爸，赵雅专门给您买的，您就尝尝呗。”“你个不会过日子的败家子。”父亲瞪了我一眼。赵雅又一次尴尬地看着我。房间里一片沉默，落针可闻。

这时，母亲进来打破了这难挨的沉默，用围裙擦着手说：“准备吃饭吧。”“强子，帮你妈端饭去。”父亲下了命令。“我也去吧。”赵雅说。“你是客人，就不要去了。”父亲对赵雅说。

饭菜摆上桌，一盘鸡，一盘豆腐白菜，一盘茄子土豆，一盘辣椒炒肉，一盆油饼，四碗臊子面，这是家里能拿出的最好食物，也是母亲的最高厨艺，母亲给了我最大的脸面。

吃饭的时候，赵雅几次用眼角余光看包，我知道她很希望母亲试穿大衣，她将那视作母亲同意我与她交往的认可。我提醒母亲那件大衣是赵雅特意花了两天时间挑的，母亲仍然好像听不懂。父亲低头吃面，桌上的菜肴，他一筷子没动。母亲如同父亲的跟随，父亲不说话，她也不说话。我成了个让赵雅吃饭的木偶，赵雅碗里堆着的都是我夹给她的肉



和菜，她吃得很拘束。父母的这个态度也让我很难堪，赵雅毕竟是客人，还是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

赵雅心里已经很清楚，我父母见她第一面的微笑只是客套而已。

无奈何，我只能没话找话，问起母亲那个比我早两年考上大学的发小刚子。没想到母亲开口就是气话。原来刚子这个全村公认的乖顺孩子，大学毕业后在南方找了工作，找了一个当地家境很好的姑娘。姑娘家陪嫁了房子和车子，在那边办酒席时，刚子父母去了，姑娘父母却没让他们进新房。婚礼后，刚子和新娘既没有按照乡俗回来给祖坟上香，也没在村里办酒席招待乡亲。刚子父母觉得太丢面子了，一气之下病倒了，给刚子打电话，刚子却说工作忙没回来。还是刚子上大学时定的对象小霞在医院端屎接尿陪护了半个月，刚子父母更觉亏欠了小霞。

听到这里，我悄悄看了一眼赵雅，她的脸红了一片：“这刚子做得不对，这么好的条件，把他父母接去不就行了。”父亲猛地把碗墩到桌上，大声呵斥道：“你说的什么话，你也是那么想的吗？”母亲的脸也黑了，我不敢言语了。

赵雅吃惊地看着我和父母，把筷子轻轻放在桌上，悄悄对我说去洗手间。赵雅出去后，我把筷子重重地搁在桌子上，对父母说：“你们怎么能这样？能不能尊重我的选择？人家来了，还给你们买了礼物。”母亲余怒未消：“她父母同意了吗？”“她不是没回吗？”母亲脸涨得通红，胸口一耸一耸：“她今天不回，明天回不回？她父母不是让你劝她回去吗？”我张开嘴还想争辩，却听到了赵雅的脚步声，又把话咽了回去。

又是难挨的沉默。我的手机不合时宜地响了，是值长打来的，说为了疫情防控期间运行秩序正常，从明天开始，全体运行人员集中居住在运行宿舍，非必要不外出，隔断一切与外界的直接接触，上下班专车接送，吃饭食堂专供，不得堂食，直至疫情警报解除。

电话内容屋里人都听清了。赵雅看着我，

我知道她是想和我一起劝说父母同意，让她成为这个家的一员。我也想这样，可是工作指令不容抗拒，眼下父母的态度一时半会儿也没法扭转过来。

父亲发逐客令了：“工作要紧，我和你妈不用你操心。”他转头对赵雅说：“姑娘，看得出，你是个好孩子。叔叔对你说心里话，我们的情况你看到了，尽早回家吧。你不知道，我和他妈结婚后，一直怀不上，好不容易怀上，生他的时候他妈又大出血，养大真不容易啊。我们就这么一个儿子，他是万万不能离开我们的，我们不能像刚子爹妈那样，把娃给别人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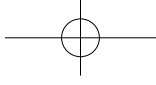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母亲也赶紧附和：“姑娘你赶快回家吧，天下父母的心思都是一样的。”“叔叔阿姨，我工作都找到这儿了，我不要彩礼，只求您不要分开我和强子。”赵雅忙解释。“你是个好姑娘，可你父母不愿意，我们不能伤他们的心啊。”母亲拍着赵雅的胳膊说。

赵雅看了看我欲言又止。我知道再说也没什么意义了。如果让赵雅这么走了，她的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可我也无法说服父母，还容易让双方都上火，把后续的和谈之路断了。还是先领赵雅回去，再找机会劝他们吧。

从家里出来，我的心情很沉重，为赵雅委屈，恨父母偏执。脑中装着事，就不愿说话。傍晚，山上温度骤降，山风呼啸，车灯如柱。赵雅肩膀一抽一抽地哭泣，我也不知如何安慰她，让她好好哭一会儿吧，也许这样她的心里能好受点。

到酒店门口，赵雅提议出去走走。在沉默中，我们走过了河边林荫道，走过了彩虹桥，走过了空旷凋零的马鞭草曲径。赵雅坐在枣树下的木凳上，我站在她的身边，河边很安静，对面小区的灯一片闪亮。

静坐了好一会儿，赵雅开口道：“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一直不想让我见你父母了。我原以为只是我们两人的家乡距离太远，所以我一直努力到这里来。那天，当我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我爸妈时，他们也很不理解，很不同意。当时我坚信爱情能战胜一切。今天



我看到我们之间竟然还有这么多莫名的阻隔，就好像在夜路上走了好久，到快天亮的时候，突然平白无故地出现一丛荆棘把我团团围住，让我不能前进半分。我真的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赵雅一口气说了许多话，仿佛把心里憋了很久的话都掏了出来。我一直静静地听她说，她的脸上早已全是泪水。我的心也好像被撕裂一般。赵雅还想说什么，我却一把扳过了她的身子，用尽全身的力气去吻她。赵雅先是有点抗拒，我用舌头顶开了她的牙齿，她才慢慢温软地回应我。吻过之后，她静静地靠在我的肩膀上。我告诉她，此刻我的心情和她一样，我会去说服我的父母，还有她的父母，如果不能和她在一起，那我宁愿孤独此生。

回到酒店，赵雅的状态很不稳定。她一会儿抓住我的手，问我：“我们还能在一起吗？”一会儿喃喃自语：“我们没有以后了。”我轻轻抚摸她的后背。也许是太累了，她说说着声音便低下去，发出了轻微的呼吸声，只是身子还紧着，从胸前紧紧地抱着我。

我把房间的顶灯熄了，外面路灯的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借着这点光亮，看着熟睡的赵雅，我的心里又痛了一下，想起了我们在一起的很多往事，想着想着，眼皮便也睁不开了。这时，我的手机振动了一下，是母亲的电话。

为了不打扰赵雅，我把手机铃声调成了静音。水电站的运行员工，手机24小时不能关机，这是工作纪律，何况是在疫情特殊时期。母亲说：“强子呀，我和你爸很喜欢赵雅那姑娘，可咱们不能不体谅她父母的难处，赵雅父母的难处也是我和你爸的难处。况且咱还没有她家那么好的条件。你还是把她劝回去吧。”

“我舍不得她，条件我能去奋斗。”

“我和你爸明白你的心，硬把你们分开，我们也于心不忍，可这事不是我们同意就能成的。再说，她现在与你在热恋期，你们头脑都在发热。你敢保证，再过几年，她还能在咱这穷地方待下去？那时候，丢下你怎么

办？强子，我和你爸也不忍心人家姑娘离开爸妈。”

“妈，让我们在一起吧。”

我抹了一把眼泪，看了一眼熟睡的赵雅，准备给值长发微信说明情况，等赵雅情绪稳定后再回去上班。没想到手机上突然跳出赵雅父亲给我发的微信，说赵雅同学看到她发的朋友圈，无意间遇到她妈妈，就告诉了她赵雅的川城之行，刺激得她妈妈血压蹿高昏迷了，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他给赵雅打电话，关机，给我打电话没接，就发了微信，让我转告赵雅立刻回家。

我慌了，使劲摇醒赵雅，竹筒倒豆子般将她母亲昏迷及上次住院的事全都告诉了她。赵雅哭得稀里哗啦：“什么都不要说了，我要马上去机场，我要马上回家。”

“我给你约车，你回去好好照顾阿姨，跟叔叔阿姨好好解释。我想去，可我去不了，也不能去。”

“什么都不要说了，我们没有以后了，就此告别吧！”

“我……我们……”我磕巴了。

赵雅走了。

我恍恍惚惚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大脑才慢慢恢复了清醒。我父母、她父母的话似复读机一般在我脑海中循环播放。我理解，我体谅，他们的内心肯定是痛苦的，他们的意愿肯定是善良美好的。但此时此刻，他们的决定让我和赵雅痛苦万分。

思虑间，我迷迷糊糊睡着了。我在黄河里漂呀漂，不知漂了多久。我觉得自己筋疲力尽了，生命就要终结在黄河里了。

“浪里白条，加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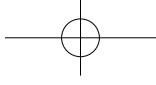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你是谁？”

“我是浪花，你是来找我的吗？我们要在一起了。”

“是的，我来了。”

“强子，起床吃饭了。”师傅的声音喊醒了我。原来是个梦，我的好梦被师傅打断了。

我迅速抓起手机给赵雅打电话，想问她到家了吗？阿姨的病怎样了？我急切地想知道赵雅那边的情况，可她始终不接，再打，



还是不接，一连七八个电话，她都没有接。我又发微信过去，三个小时，二十四个小时，空白，还是空白。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赵雅不接电话，不回微信。我又辗转问川城中学，得知赵雅辞职了。问她的母校，回复说没有报到，但给了我一个好消息，她母亲病愈出院了。谢天谢地，我心稍安些许。

我的低迷情绪终于被师傅捕捉到了。了解原委后，他给我讲了两个故事。

一个是他师傅的故事。他师傅来自上海，有初中文化，被水电站重用，当了第一代运行工人。因为远离父母，他成了父母最为牵挂的孩子，与当地的同事结婚生子，在运行倒班了43年15000多个日夜，是水电站第一位运行高级技师。退休后，他和妻子返回了上海，侍奉年迈的双亲。离开川城时，他激动不已：“能在川城，在这座水电站度过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值！”

一个是他徒弟的故事。10年前，他徒弟大学毕业来到川城，他和女朋友是青梅竹马，两人都是独生子女。女朋友很漂亮，大学毕业回到家乡成了一名医生，在医院的追求者颇多。两人因分隔，也因父母身边无人照顾，也曾经一度动摇过，但最终他们用真情说服了父母。现在，两人一个是川城县城医院的主治医生，一个是运行分场主任。

师傅鼓励我不要放弃努力，人心都是肉长的，天下没有父母不疼爱和支持孩子的：“你们的阻隔在当今真不算什么，国家高铁、航空四通八达，快捷便利，上千里的距离几小时就能归零。幸福生活是自己奋斗出来的。”

那以后的工作之余，同事们到我床边聊天的多了，我知道这是师傅私下关照的结果，我的心情也渐渐好转。也是从那时开始，我每天都给赵雅发微信，诉说我对她的思恋，讲述我工作中的进步和趣事，或给她读一首诗，或发一段视频、一组照片。即便她始终没有回复我，我依然照发不懈。

工作上，我参加了运行分场连续多年开展的“千项操作无差错”活动。因这一年是水电站有史以来的第五次大发电年，水电站

全体员工格外专注。那一年，我们运行分场累计开停机4500多次，单日开停机高达20多次，实现无差错操作36万多项次。师傅告诉我，分场有10人的无差错操作最高纪录已超过了10万项次，要我向他们虚心请教学习。

看到我的转变，师傅再次鼓励我不要松懈，努力去创造工作爱情双丰收。

终于，铁树开花了。八月十五，那个久违的微信头像给我发来一盘精致的月饼，还有一个圆圆的明月。我激动地抱住了师傅，师傅轻轻拍了我的肩膀。

后来，当我和赵雅相聚川城时，我才知道，师傅将我的事告知了分场领导，分场领导又汇报给了水电站工会。他们一次次给赵雅和她父母打电话，用热情解开了他们的心结，还不忘告诉他们我对赵雅朴实真挚的爱情，对事业踏实认真的执着追求。师傅还专门到我家，劝说我父母接纳赵雅这个好姑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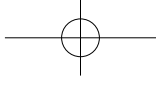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我鼓足勇气，拨通了赵雅父亲的电话，向他们问好。叔叔阿姨亲切平和，他们要我好好工作，积极向上，休假时带父母到南方旅游，到他们家中吃饭。

赵雅开始接我的电话，也给我回复微信了。她考上了大学母校的研究生。她还给我发了一张照片和一段话。照片上，她坐在父母中间，双臂一左一右紧扣父母臂膀，一家人喜笑颜开。那一段话是：我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要保重身体，我毕业后再嫁人，但一定要嫁给一直想嫁的那个人。

又一个秋天来了，是我心中的金秋，一个果实累累的季节。川城，滚滚向前的黄河水，巍巍高耸的拦河坝，以一股无形的、不可阻挡的力量牢牢引领着这里的人和一草一木，一起向未来。

鲁瑞珍 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脊梁》等文学期刊。出版有散文集《溪水潺潺》、散文集《刺玫瑰》。供职于甘肃刘家峡水电厂。

责任编辑：苏亚静



一树梨花开

吴少伟

1

余天河站在走廊里，入目是对面崖顶上的那棵野梨树，树上结满了花骨朵儿。已是四月头了，大别山里比山外低上好几度，欠了那么点火候，这花高低不开。

耳旁一如既往是不停的水流声。潜水河从天河尖上流下，漫过崖顶，流进蓄水潭，冲刷水轮，落入崖底时发出冲击声，丰水季砰砰嘭嘭，訇然如擂响鼓，枯水季沥沥拉拉，清脆如珠落玉盘。穿插其中的是机房里机器的轰鸣声，嗡嗡嗡的，也不吵，主要是听习惯了，也已听了三年。

今天星期四，再有三天就能交班了。余天河举头看了看天河尖上的朝阳，目光中透着焦虑。他又看一眼那条山路，无奈地垂下眼帘。他爹余有志过两天要做个心脏手术，可这水电站也离不开人。这事急也急不来，只能挨过值班的这几天。

那根本算不上一条山路，甚至根本就不能算是路，那是用凿子在圆滚滚的岩石上凿出来的石阶，勉强能塞进三分之一的脚掌。人上下山时，脚掌得垫上几下，确定垫实了，才能使力，靠着这点摩擦力，一阶一阶，慢慢登上滑溜溜的石崖陡壁。可余天河每次上山，脚踏上第一道石阶的时候，他脑子里就会浮现出望山叔一瘸一拐的模样。

早些年三道口水电站排班是三天一个班，自从李望山跌坏了腿，站里就改了规定，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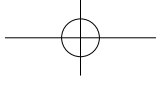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个星期轮一班，并且在岩壁的边缘，从山顶到山脚，拉起一道镀锌钢绞线。也多亏了它，人在上下山时才能用手攀拽着借点力，多了一道保障，也让每次上山浑身就起鸡皮疙瘩的余天河心里少了一些惊悸。

一次，县里领导到站里检查工作，看见李望山腿脚不便利，关心体恤他，让他不要到站里值班了，换个人，李望山拒绝了。后来余天河来了之后，听说了这事，有些想不通，问他当年为啥要拒绝。李望山说，摔断腿是因为自己不小心，腿瘸了，慢一点就行。再说，山里景色秀美，空旷静谧，不像城里嘈杂，整天乱哄哄的，这里是世外桃源，他喜欢这里，都干了半辈子了，舍不得离开。

余天河不以为然，心想，就算再喜欢，看了那么多年，也早看厌了。小的时候，他跟他爹也上来过，上了山进了站，一待就是好几天，没人说话。那时电视还是个摆设，根本没有信号。他爹说，闷得厉害的时候，就冲着大山吼几嗓子，其余的时间就剩发呆了。现在好歹电视有了信号，接了班，遥控器就一直在手边上，只有那么几个台，轮番地看，广告也能看得津津有味。这破工作唯一的好处就是，上一个星期班能休息七天，除此之外，余天河实在找不到还能提起自己兴趣的地方。

2

五年前，余天河大专毕业。当他打好行囊，



准备动身南下深圳的前一天，他爹余有志打来了电话：“工作我给你找好了，你明天就回来。”“啥工作呀？”余天河一愣。“回来就知道了。”不待余天河再问，那头已挂断了电话。余天河是个孝顺孩子，只能乖乖回家。

回到家进了门，余天河急不可耐地问老爹：“爹，你给我找的啥工作？”

余有志眉梢挑了挑，硬邦邦地道：“接我的班，去三道口电站值班。”

“你不是还有两年退休吗？凭啥要我接班！我的工作我自己找，不用你操心。”余天河一听爹让他去三道口电站，心里就很不高兴，平时一向顺从爹的他，这次偏偏不听话了。一想到自己要在那深山高崖之上待一辈子，余天河就感到头皮发麻，全身起鸡皮疙瘩。

“呸，自己找？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读书的时候光知道玩，就你那大专学历，能找着啥工作。”

“爹，这年头，只要自己努力，哪都能挣到钱。你没听人说，北上广深那些城市，从打工仔到‘打工皇帝’，拿百万年薪的多了去了。他们能，我凭啥不能。”

“知子莫若父，你个瓜蛋什么德行我都不知道，从小贪玩，学习偷懒，说你你不听，你能吃得了那个苦！趁早死了那条心。”

“爹，这事你说了不算，你不能把我箍在那深山沟里，你这不是帮我，是毁我。”说完，余天河扭头离家而去，奔向他向往的天地、自由的生活。

然而现实与梦想的距离永远大于想象，这个初涉世事、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在现实面前很快就遭遇了挫败。刚到深圳没多久，余天河就因为水土不服，生了一场大病，花光了身上的钱。

一想到他爹说的那番话，他赌气咬着牙没给家里打电话，只找同学借了一点钱，然后凭着年轻，硬是拖着虚弱的身体，出门应聘找工作。找来找去，因为学历偏低，又无一技之长，余天河只能进工厂，每月基础工资两千元左右。

工厂的规定是多劳多得，可想多拿钱就

得多加班，一天得干十二个小时以上，一个月拼死拼活也就能挣个五六千块。深圳的消费高得吓人，厂里不提供住宿，四五个人合租一套房，摊到每个人头上也得六七百块，加上水电费，就要花掉小一千。房间里什么味都有，乱糟糟的，没有安静的时候，人也休息不好。厂里只供中餐，早晚餐自己解决，在厂里穿工装，出门穿的都是地摊货，加上交通费、手机费、日用品等等，一个月到头能留个千八百的就算省的了。可余天河偏又碰上行业不景气，很快就失业，没了收入，又得硬着头皮，游走在大大小小的劳务市场中。找不到固定岗位时，他轧过钢筋搬过货，擦过玻璃送过快递，啥活都干过。

余天河这时才明白，所谓的“打工皇帝”，只是电视编剧编造出来的南柯梦。

3

苦挨了一年半，临近春节，余天河正犹豫着要不要打个电话回家，他娘王红秀打来了电话：“你爹生病了，医生说是冠心病，不能干重活，不能做剧烈运动，不然随时都会有危险。可你爹上山去电站要走那么多路，还要爬山，那不就是剧烈运动吗，所以我就劝他，退了吧，在家待着。可你爹就是不干，说站里没人接手，总不能让老李一个人值班，让村里人没电用。你回来看看你爹，劝劝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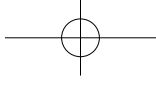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余天河回到家，余有志扔下一句“回来了”，就没再理他。直到正月初四这天，余天河突然听到屋外有争执的声音，赶忙出来。只见娘正拉着爹的手说：“别去了，你这有心脏病呢，不要命了，你再去就得把命送在山上。”

“你别瞎掺和，人家望山为了大伙能过个亮堂年，一个人在山上值班，你还要人家在上面待到什么时候，做人要将心比心。”余有志一手撑着那辆破得叮当响的摩托车，一手按着胸口，脸色有些难看。

“不行，你要去，我就去县里找领导。”

“你敢？”

“我一个农村妇女，我有什么不敢。”



王红秀犯起了倔脾气，跟丈夫顶起了牛，两人僵持起来。

“爹，你别去了，我去。”余天河从屋里走出来。

余有志扭过脸，看着儿子：“你真的肯去？”

“嗯。”

余天河第一次去三道口水电站值班，是他爹陪着去的。把他送到山脚下后，余有志反复叮嘱，最后看着他的身影逐渐消失在山谷间后，才骑车返回。

等余天河气喘吁吁地拽着钢绞线登上山顶，进了电站的门，就听到“哎哟”一声，望山叔一脸稀奇地望着他，笑容揶揄。

“啥时回来的？”

“年前。”

“哦，那就是回家过年啊，咋又上山了？”

“爹不舒服，我替他几天。”

“不错，孝顺娃。还出去不？”

“去，得挣钱啊！”

“咄，那不还是一样。”

“什么一样？”余天河不明白他话里的意思。

李望山摇了摇头，背着手一瘸一拐地进了值班室。余天河跟着进来，李望山递给他一个旧手机，内存很小，网速很慢，基本只有打电话的功能。

“这是值班电话。设备出故障，这边无法单独处理，或者山上断粮断油，要不就是紧急情况，比如遇到像雷暴、大风、暴雨这样的天灾，你就用它给我打电话。没事你就在山上待几天，等我来接班。”

余天河接过手机，“嗯”了一声。

“那我回去了，走之前到我家去吃顿饭，年前怀玉还问过一次。”

余天河没吭声。

怀玉是李望山的女儿，和余天河是初高中同学。她名字带玉，却是一块有瑕的玉——她的左手天生六指。小的时候倒是没有什么影响，可上了小学以后，周围就有闲言碎语，说长六指的人天生命运多舛，生活艰辛，一般人沾惹了会不吉利。所以学校里很少有人

愿意和怀玉做朋友，她在班上也很少说话，不大与人交流，只默默地躲在教室的一角。不过因为父辈的关系，怀玉还有于天河这样一个一起玩耍、一起长大的玩伴。

上了初中以后，学校有人拿李怀玉的六指嘲弄她，说她是怪物异类，余天河为此替她出头打了几场架，惹得一帮顽劣少年阴阳怪气地起哄说他喜欢李怀玉这么个怪物。从那以后，余天河就很少再和她说话了。高考以后，他听说她考了个不错的本科，之后就没再听到她的消息。算算时间，李怀玉去年也应该毕业了。

4

第一次值班那几天，余天河把大把的时间都用在发呆上了。他对着天河尖，对着奔流的潜水河，对着静静的梨花沟，呆坐着，沉思着。天空很蓝，阳光很柔，山谷很静，不必奔波，不必忙碌，不必焦虑，世界仿佛忘记了自己，或者此刻他并不属于这世界。

值班第三天临近午时，山下来了一个人。远远看见人影，余天河一愣，暗想，这是谁，看模样还是个女的。那人穿着一件白色羽绒服，手里拎着个不锈钢保温桶，登到石梯一半处时，微微仰起了脸。余天河认出了她，虽然已经好几年未见。

“你上来干什么？”人还没到面前，他先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

“我爹说你替余叔值班，怕你烧不来菜，让我炒几个菜送上来。”李怀玉气喘吁吁地道。

“我娘给我带了。”

“这不算着你快吃完了吗。”李怀玉将保温桶里的菜拿出来，放在桌上，“来，趁热吃，吃不完的放冰箱里，回头自己热着吃。”

“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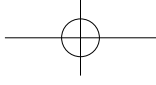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听说你在深圳打工，赚了很多钱吧！”

“没……没有。”余天河低下了头。

“呵呵，在那样的大城市里，只要自己够努力，一定能挣到钱。”

“嗯。”余天河的头垂得更低了。

“过完初八就得走吧？”



“还没定。”

“这几天在山上过得习惯不？”

“还行。”余天河随口答道。

李怀玉一屁股坐在台阶上，丝毫没有着急下山的意思。她面对天河尖，看着从上而下流淌的潜水河，喃喃地道：“你知道为啥这梨花沟里没有梨树吗？”

“我爹说当年为了建水电站，那半山的梨树挡住了进山的路，材料设备运不上来，村里人就把树都给砍了，所以现在梨花沟里没梨花。”

“是啊，当时为了修这座水电站，梨花沟的乡亲们可以说是倾尽全力。我爷爷和你爷爷，李塘和莲花两个大队的书记，带着乡亲们一起，在这陡峭的山崖上、幽深的山谷中，唱着号子，开山炸石，修拦水坝，用刀砍、用斧头凿，才修出这条山路。他们靠肩挑、靠背扛，将机组设备送上三道口，才有了这水电站。它点亮了梨花沟的第一盏灯，带动沟里的第一台碾米机、榨油机、抽水泵……”

她侧着脸，冲他盈盈一笑。余天河瞅着她的笑脸，心底突地有一种感觉：原来她那么好看，以前可没觉得。“跟我说这些干嘛！”

“是让你了解了解三道口水电站的来历。”

“有什么用。”余天河环视了一眼小小的电站，“三天两头地停电，有的时候灯好像鬼火，都没有煤油灯亮，各家的煤油从来就没断过，那些茶叶作坊，家家还得备个柴油发电机。”

“有电才有希望，碾米机、制茶机、榨油机、水泵这些机器才能转得起来。没有电，不就回到刀耕火种的时代去了嘛，日子不就越过越退步了嘛！你从大城市回来的，怎么会不懂现代文明不可能离得开电。”

余天河顿时语塞，悻悻地道：“跟我有什么关系。”

“没说和你有关系，这不是你代你爹来值班吗，跟你聊聊这电站。你知不知道，这里还有一样古董呢。”李怀玉话锋一转。

“古董？水电站里能有啥古董。”

“走，带你去开开眼界。”

两人来到后面的仓库，仓库的角落里有个木柜，上面积着一层灰，柜门也破了，没有锁，虚掩着。

李怀玉拉开下层的柜门。“看，过了这么久，也算是古董了。”余天河仔细一看，原来是台小型发电机，他伸手拂去铭牌上厚厚的灰尘，只见铭牌上冲印的文字都是外文。

“你知道我英语不好，还让我看这个。”余天河脸色一窘。

“这不是英语，是德语。这就是三道口水电站的第一台水力发电机，是当时修水电站时，你爷爷和我爷爷专门去县里找了县长，经过县里市里特批，县财政局专门拨了外汇，才从奥地利进口来的，虽然只有18个千瓦，可金贵着呢。”

余天河忍不住伸手去摸了摸这个已经漆面斑驳、曾经漂洋过海的舶来品。那外壳尘封着的都是久远的故事。

“我爹说，那时每天只在下午6点到夜里10点之间供电，就这样，两个大队有一半的社员还用不上电呢。后来三道口水电站经过两次扩建改造，现在两台160千瓦的机组也只勉强够用，可见这几年村里用电增长速度得有多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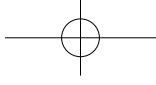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你毕业了吧！准备干点啥？”回到了值班室，余天河随口问道。“我参加了去年咱省‘三支一扶’的招募选拔，被录取了，县里把我分到了咱村，做扶贫工作。”

“任务重不重？困难应该挺多吧。”

“说重也不重，说难也不难。现在梨花沟最大的问题就是用电。咱们隔壁的红山县，前年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对他们实施收编，把他们纳入大电网供电，再升级改造水电供区的电网。三年不到的时间，红山县脱贫摘帽了。”

“你该不是我爹请来的说客吧。”余天河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怀疑地盯着李怀玉道。

“你才反应过来，不过不是你爹，是我爹。”李怀玉先是一笑，随即正色道：“我爹说，你爹身子不好，不管你答不答应接他的班，都不能再让他值班了。我爹已经向领



导反映了情况，领导说正在物色人选。怎么样，有没有兴趣留下来？”

余天河紧锁眉头：“我考虑考虑。”

“行，你考虑考虑，我下山了，值完班去我家吃顿饭，再告诉我准信。”李怀玉摆了摆手，然后拽着崖壁里的钢绞线，顺着石阶下山。那渐渐远去的白色背影，像春风中绽放的一朵梨花。

5

余天河留在了三道口水电站，接了他爹的班，到站里值班。他爹余有志办了内退手续，居家养病。也就是那年，整个大别山小水电供区资产及供电服务被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全部收编接管，并全面实施升级改造。梨花沟村是第一批被纳入改造的村子。

改造过后，水电供区的老百姓都用上了大网电。三道口水电站也被接进了大电网，为大电网输送电力。因为原先的设备满足不了现在的生产需求，梨花沟周边的几家茶厂都进行了设备更新。梨花沟的乡亲们原先家家必备的煤油灯彻底沦为了古董件。大家养牛养羊，建景点、开漂流、办民宿，余天河也在家里建了个小型冷冻库，对外出租。

完工送电那天，梨花沟像过节般热闹。全村开流水席，整个梨花沟里的乡亲们喝多了，李望山和余有志也喝多了。到了晚上，家家户户将所有的灯都打开，整个梨花沟村的灯光与天河尖上的月光交相辉映。山谷中雾气缭绕，令人仿佛置身仙山云海，又让人感受到满满的人间烟火气。

仅仅两年的工夫，梨花沟就昂首阔步成为小康村，李怀玉也从村里被调到了镇里。她还是做扶贫工作，但是工作任务没有以前那么重了。可是梨花沟里还是没有梨花，仿佛所有人都有意无意地回避着这个问题。余天河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一次，他和望山叔一起闲聊的时候问起，李望山沉吟片刻道：“当时为这事，我爹和你爷起了争执，一个要留，一个要砍，差点打起

来。后来我爹对大伙说，没梨树，以后可以再种，但这次不修水电站，以后再想找机会可就难了。结果我爹说服了两个大队的乡亲们，砍光了沟里所有的梨树，这梨花沟也就空有其名了。后来两个大队合并成梨花沟村后，也不是没人栽过，可怎么栽都栽不活。于是就有人说，那次砍树的行为冒犯了梨树神，神仙惩罚梨花沟人，再也种不活梨树。”

“嘁，纯属无稽之谈，望山叔你看，对面的崖上不就长出来一棵吗？已经两年了。”余天河用手指了一下。

李望山站起来，一摇一晃地向拦河坝走去，余天河没制止，嘴里喊了句“你慢点”。他知道李望山就算腿脚不好了，也走得过这拦河坝。

那天，望山叔盯着对面的崖顶看了好久，回来的时候笑滋滋地说：“梨花沟里又有梨花了。”脸上的褶子笑成了一朵花。

……

星期五早上起来，余天河检查了设备运行情况，记录了运行数据，见一切正常后，便吃过早饭，站在走廊里，遥望天河尖。山尖上看不见太阳，云雾盘绕。今天是阴天，天气预报说明后天有大雨。

当他收回目光时，突然感觉到异样。只见对岸的崖顶白花点点，仿佛蝶舞枝头，虽然只有那么几朵，却一尘不染，犹如闺中处子，在这深山野谷中静静绽放，卓然独立——那株野梨树上的花骨朵儿终于开了。

余天河忍不住向对岸走去，走过拦河坝，先用手机拍下那美丽的花儿，然后看着那一树梨花白。

“你望啥呢？”身后突然传来说话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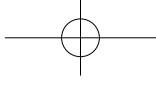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余天河吃了一惊，扭头一看，却是李望山，他连忙抬手指着对面崖顶说道：“梨花了。”

李望山笑笑：“看见了。”说完招了招手。

余天河回到走廊里，李望山道：“你个傻小子，家里有事也不说，还是我去你家才知道，赶紧收拾收拾，回去陪你爹瞧病去。”

“望山叔，值班时间还没到呢，不急，值完班我再回去。”

“嗨，要动手术呢，还不急？赶紧的，



我没事，替你值几天。明年我就要退了，以后啊，想待在山上都待不了了，趁着现在，让我在山上多待会儿。”

余天河感激地点了下头，转身去收拾东西，李望山站在他身后，嘴唇翕张了两下，欲言又止的样子。

“天河。”

“嗯。”

“那个……怀玉说回头想去省城医院。”

“怎么了？”余天河扭头愕然问道，“她生病了？”

“不不，不是，她说想去做这个手术。”李望山指了一下自己的左手，“她说想做个正常人。”

“这么多年了，现在想着去做，何必呢？那指头碍着她的生活还是碍着她工作了，真是想一出是一出。”

“嗯嗯，我也是这么说，可我劝不动她啊。”李望山心中窃喜，嘴里兀自说道，“毕竟……毕竟乡里坊间流传的那些诋毁人的说法，唉，还不是怕耽误了找婆家。”

余天河一摆手：“都是些愚昧无知的封建迷信，以她现在的条件，只有别人高攀不上，怎么可能找不着婆家。”

“可是这不没人喜欢，无人登门吗？”

“怎么会没人喜欢，我就喜欢。”余天河脱口而出，突然意识到不对，脸上一红，赧然地道，“叔，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啥意思？”

“我是说，我也高攀不上。”

“攀得上！”李望山喜笑颜开地道，“我说攀得上，就攀得上。”

6

余有志被推出手术室后，医生告诉余天河，手术很成功，回家静养一段时间就好。余天河很高兴。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他拿出来一看，是李怀玉的。

“你这电话来得巧，我爹刚动完手术，手术很成功。”余天河很兴奋。

“有志，出事了……”电话那头的声音

骤然哽住。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我爹，出事了……”

余天河的心顿时往下一沉，心跳骤然加剧。

余天河见着李怀玉时，她仿佛像见到了亲人，突然扑进他的怀中，放声大哭起来。余天河一边安抚着她，一边听旁边人讲述。

余天河下山后的那几天，山里连降暴雨，雨势大得吓人。到了第二天，调度接到李望山的电话，说发电机组突然停机，可能是拦污栅或引水渠有堵塞。可此时潜水河上游突然集中来水，水势非常惊人，一旦漫过拦水坝，导致坝体损坏，势必对下游梨花沟周边的几百户居民造成威胁，所以他必须手动开启泄洪闸门。调度让李望山再等等，说这边马上安排专业人员赶过去修理，可李望山说已经来不及了。他发过去一段视频，视频中，那水来势汹汹，已经快要漫过坝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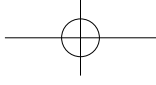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调度无奈，只得同意让李望山手动打开泄洪闸。可令人没想到的是，因为启闭机钢丝绳压板螺丝松动，他连续几次手动操作失败，耗费了大量体力。当他用尽全身的力气，终于打开了闸门后，却因为身体发虚，脚下打滑，摔进了泄洪渠，整个人被冲入山谷，三天后才被人找到。

去李家上香的前一天，余天河失踪了，等到第二天才一脸疲惫地出现在李望山灵柩前。他跪在灵前，慢慢地从怀里掏出一根梨枝，上面有一朵绽开的梨花。那梨花中间是金黄的花蕊，花瓣洁白无瑕，它贵而不娇，韧而不屈，仿佛汇聚着天地的灵气。

“望山叔，梨花沟有梨花，一直都有。您放心，它会开遍咱们梨花沟的每一寸土地。”

吴少伟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协会会员。作品散见《国家电网报》《亮报》《脊梁》《诗歌月刊》等报刊。供职于安徽安庆望江县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苏亚静



妈妈的秘密

刘 奇

我成了一只白猫，我和花猫贝贝在赛跑，沿着通往天空的一座栈桥赛跑。

贝贝跑赢了，我就把我的心肝作为奖品奖励给它，让它吃了。花猫赢我，更伤心的，是我的妈妈陈也。她认为我输了，就等于她这一生也输了。妈妈陈也给我穿寿衣，号啕大哭，说是她害了我。陈也的一滴泪砸在我的额头上，砸疼了我，我醒了。

天很热，我像从滚烫的烂泥滩里爬出来一样，浑身酸软，除了困就是四肢无力。我挪动了一下疼痛欲裂的脑袋，使劲把眼帘打开。躺在折叠床上，我视线所及的最远点，仍是窗外那两家餐馆比邻而建的后厨烟囱。过去轰隆作响的后厨柴油灶安静了，灶间的浓烟不见了。窗外的景象就像一张废弃的照片，一个已经死了的街巷。

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了。醒来后，我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订猫粮。贝贝已经断粮一周了。贝贝是投靠我半年的猫咪。

下沉社区第一周，我去了一趟方舱，在那里遇到了贝贝。我是在走廊遇见贝贝的，它自来熟地和我打招呼。我跟人交代注意事项时，贝贝用右前爪在我脚背上弹了三下。

我不得已和它打了招呼。这在贝贝那里，就好像完成了新旧主人的交接仪式。

我从卫生间返回自行隔离的房间，那个叫吉忆的小女孩打来电话。小女孩几天没有见到我了，所以打电话询问我在哪里。吉忆是我在公共汽车上认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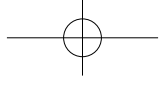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和小女孩刚通完电话，一个电话就见缝插针地打了进来。我想接起这个电话，又觉得还是不接为好，等我想清楚是否给她实话实说再接。电话铃声第三次长响后终于偃旗息鼓了。我真是佩服陈也的耐心，佩服她不厌其烦地跟踪。我拿起手机，订了一包猫粮，让跑腿公司快递员给陈也送过去。我算了一下时间，我和花猫贝贝已经有两周没见面了。这段时间我配合采样，只能将贝贝交给陈也代为照料。

我又购买了一些水果、雪饼之类的零食，让跑腿公司给吉忆送去。

我和小女孩之间有个约定，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她放学后就可以来出租屋找我。

我住到出租屋，部分原因是为了躲避陈也，我受不了妈妈事无巨细地包办。

我想一个人独立生活一段时间。我知道，要想真正独立，首先要有自己独立的生活空



间。我这个独立空间，是经过和陈也一番坚持不懈的斗争才赢得的。

小女孩吉忆没有住在自己家里，却是出于无奈。她不得不接受父亲的安排。她的父亲正值新婚，要求她暂时寄居在姑姑家。父亲的新婚妻子并不知道吉忆的存在。那天下班后，我乘坐 96 路公共汽车回出租屋。上车后，我就站在女孩的座位旁边，听到小女孩说：“我不想去姑姑家住。”小女孩抬着手腕，用通话定位手表和父亲通话。我从他们的通话中得知了她的情况。这种手表具有拨打和接听电话的功能，还有定位功能。当孩子超出预设的地理范围后，家长在手机上就能收到报警信息。

这两天，我的身体一会被疼痛撕扯，一会又被胸闷憋气占据。我昏昏沉沉，似睡非眠，分不清是白日梦幻，还是夜晚对往事的回忆。我就像一块注水牛肉在沸腾的汤锅里反复翻滚着、煎熬着。

下沉社区前两个月，在陈也模特队副队长的介绍下，我处了一个对象。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发育不良、尚未成形的胚胎，从来没有离开过陈也的身体。研究生毕业后，我还是言听计从地回到了这个城市，按照陈也的规划进了机关工作。我上班后，陈也退休了。但她并不清闲，反而被更多事填得满满的。除了组织一众中老年妇女搞老年舞蹈队，她还别出心裁地搞起了一个中老年妇女模特队。陈也的舞蹈队、模特队多次登上了市电视台。我原来一直不理解陈也为什么不停折腾，自找苦吃，后来才明白表面上陈也是为自己忙碌，其实是在为我解决终身大事。自打我上班以来，寻访佳婿一直是她的头等大事。现在，舞蹈队、模特队都成了她的资源。我内心深处是抗拒的，所以不可避免地有些消极怠工。陈也不断地推荐，我约会后没有结果也已成常态。陈也一直弄不明白，自己这么优秀的女儿，为什么嫁个人就这么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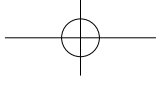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上班这些年，我一直没闲着。从二十五岁起被介绍对象，不断地按照陈也的要求去约会，但都无疾而终。不是我不满意对方，就是陈也不满意对方。有一次我按照陈也的

要求，与一个男子相处了一段时间。我对对方基本满意，但陈也却要求我立即停止和那个叫李闯的男孩接触。每周我都要汇报和男孩相处的情况，好让陈也替我把方向。陈也从我提供的细节中，发现了对方的瑕疵。一次约会，李闯穿得很正式，还打了玫瑰色领结，领结露出鲜艳的一面，就像生活隐约呈现的另一副面孔。当陈也听说那天吃饭竟然是我买的单后，坚决不同意我再和李闯交往下去。

李闯老家在邻省农村，从本市大学毕业后自己创业，建起全市最大的电商平台。陈也看中李闯，就是看中李闯有闯劲、有眼光，更有吃苦耐劳的优点。陈也从我和李闯的一餐饭里洞悉了李闯舍不得花钱。陈也认为李闯在农村长大，即便在城里读大学、创业，生活习惯也难以改变。这段在我看来还算情投意合的恋爱，就这样半途而废了。当然责任不全在陈也，我同样心存顾虑。创业男李闯现在虽然号称运营着全市最大的电商平台，但人在商海，难保不翻船。陈也及时点拨，我言听计从，立马把创业男李闯从手机通信录里删除了。

在我的感觉里，陈也一直在比赛。她的整个人生就是一场和他人的赛跑。她渴望拥有更多的观众，为她的胜利欢呼喝彩。我一直弄不明白，不断刺激陈也向前奔跑的动力是什么？成功？财富？自我价值的实现？生命的意义？陈也的可悲之处是她永远生活在比较之中，渴望自己一直站在舞台中央，在工作中比谁业绩好、比谁晋升快、比谁更受人尊敬，退休了还要比，比谁活得更充实、更有价值。实质是，她恐惧自己活得不如别人，害怕身边有人超过她。

我眼看一只脚已踏进大龄“剩女”行列。陈也给我介绍对象的步伐加快了。我不断约会，不断和新介绍的男孩见面。陈也始终保持警惕，成功地粉碎了一起又一起可能存在隐患的恋爱。我被不断的约会、相亲和磨累了，但坚定不能让母亲失望的信念，继续去相亲。我心中逐渐生长出一种对陈也的抵触。这种抵抗，一旦生长起来，就渐渐失去控制。作为一个乖乖女，我也痛苦地反思过，



自己太不懂事了，自己的想法是极其危险的。

当然，我的抵抗只在内心，从没在陈也面前表现过。我害怕伤害到陈也，我知道，我没有理由辜负陈也的一片慈母心。

随着一个又一个年头过去，我又朝大龄“剩女”的行列迈进一步。陈也更进一步加快了选婿的速度。她不断发动自己认识的人，甚至不惜降低标准扩大搜寻范围。我虽然无法违拗陈也，但随着相亲次数的不断增加，我的耐心已经消耗殆尽。我也形成了有话不肯直说的性格，凡事只放在心里头。我依然隔三岔五地去相亲，我的策略是谁都见，最后毫无疑问地全部黄掉，拖到陈也没辙为止。

我不断相亲，不断失败，让陈也心里发慌，逐渐丧失信心。

在陈也选婿热情几乎殆尽时，模特队副队长再一次给陈也推荐了一个男孩。男孩是模特队副队长哥哥的孩子。男孩的爸爸原来在本市一政府机构当领导，后称病在家，办起了几家税务代办事务所。按照副队长提供的信息，男孩父亲在职期间，在北京、上海给儿子买了房，可儿子大学毕业后并未遂父所愿，到一线大城市工作。男孩不想太辛苦，回来参加市里公务员考试，进入了市直机关工作。

副队长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态，让哥哥的儿子、副队长唯一的亲侄儿成了接盘侠。侄儿曾经有过一次轰轰烈烈的恋爱，对象是大学同学。大学同学毕业后考了公务员，进入区政府工作。两人结婚证都领了，就等着女方把工作上的事情弄利索了，就欢欢喜喜地举办婚礼。结婚宴的日子定下来了，侄儿的女朋友下乡调研，遭遇泥石流，车毁人亡。当时全市报纸、电视、广播都宣传颂扬年轻女干部的先进事迹。

陈也后来打听到副队长的亲侄子有这段过往，觉得副队长不够坦率，不够朋友，不够真诚，心里就多了几分盘算。陈也猜想副队长肯定还有事情瞒着她，也就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陈也口头答应了副队长，但迟迟没有安排我们见面。此事在陈也的犹豫不决中一度

搁浅。陈也在反复评估风险后，认为这段姻缘并非良缘。陈也不急，但副队长这次很上心。副队长实在太想撮合成这段姻缘，就干脆直接把我的照片和电话号码给了亲侄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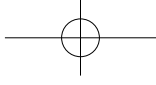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看在副队长对陈也模特事业的鼎力相助的分上，我实在不好直接驳了对方面子，答应可以见见。

在副队长的极力催促撮合下，我们见面了。

男孩身高一米九一，宽肩蜂腰，浓眉大眼，玉树临风。原来男孩还是我的校友，在高中阶段就是学校先进标兵。男孩高三毕业离校那年，我进入了同一所高中。男孩在大学读大四时，我也进入了那所大学读书。男孩在大学同样是风云人物，我进校时，就知道学霸男在学校是个名人。那时我多次看见学霸男和女朋友肩并肩走在学校的林荫道上。学霸男的出现，拨动了我内心深处的那一根情感之弦，可以这样说，学霸男曾经一度是我的暗恋对象。

这次约会的男人，竟然是自己曾经暗恋的对象。我如同喝了鹿血一样，信心满满地去和对方见面。可是每次约会，我总觉得我们之间有种说不上来的东西在阻隔我靠近。我觉得自己很难找到过去的那种感觉。和学霸男约会的次数不断增加，安全感却越来越少。学霸男就像一面镜子，让我看清了自己。这些年，我之所以没有如陈也所愿把自己嫁出去，主要是我和陈也都在奋力追求一种安全感，就像酒鬼离不开酒壶一样，已经上瘾了，也不知道是陈也影响了我，还是我影响了陈也。总归在这方面，我和陈也难得地取得一致——我们都特别渴望从男人那里获取安全感，可我们又都对男人缺乏信任，对异性的提防总是多于信任。我总喜欢拿学霸男和曾经相处过的男孩比较，总能找出学霸男身上让自己不满意的地方。这让我很忧虑。

和这个曾经的暗恋对象相处，我总觉得有些心不在焉，有点力不从心。这让我非常惶恐，但我又感觉自己就像溺水的人，抓住了一块浮木。为了填满心底的那份渴望，我不断告诫自己一定要竭尽全力，尽可能地努力取悦他，努力维持和他的关系。



那时，我竟然对自己的身体不自信起来，练起了好久没练的瑜伽。

下沉社区之前，我曾和学霸男商量过。学霸男认为我的想法过于浪漫，甚至说，这只是我脑子发热的产物。后来回想起来，正是学霸男的这种态度进一步坚定了我下沉社区的想法。第二天，我就向单位递交了下沉社区的申请。

来到社区第一周，我就协助处理了一起夫妻纠纷。那是一对结婚不到一年的年轻夫妻。在一次极其平常的家庭聚会上，媳妇和公婆发生了争执。一家人在聊天时聊到了一个亲戚家生了三个孩子，媳妇认为现代社会女人未必要生那么多孩子，婆婆自然认为多子多福。就这样，婆媳两个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互不相让。那次家庭聚会后，媳妇再也没有和丈夫一起到过公婆那里。新婚第一年春节年夜饭，儿子、儿媳就没有和老两口一起吃。我一直想不通，这一对年轻夫妻可是经过八年恋爱才修成正果的。八年时间，难道他们还缺乏相互了解吗？

在又一次争执中，语言的互相攻击已不足以表达这对年轻夫妻的愤怒了。

在向社区诉苦的过程中，他们竟然上演全武行。在大骂男人后，女人还不解气，上前就把男人的眼镜抓了。男人使劲地护着眼镜。男人隐忍着，女人又大骂。我已经有些同情男人了。男人打着打火机，点燃香烟，我把烟灰缸递了过去。让我意想不到的是，男子抓过烟灰缸，使劲地砸在了地上。男人这一摔，女人的怒火被再次点燃，女人突然扑过来，抓住男人的衣领，男人把手中刚点燃的烟扔掉。我以为男人要对女人大打出手，担心会闹出更大的乱子。我生出一种说不清的恐惧。那种恐惧就像天空中飞着的羽毛，无法降落。可我发现，男子竟然弓着身体让女人使劲地抓着，好像担心女子够不着衣领扑空一样。随后，社区主任赶来，几个人同时上阵，才将这年轻夫妻掰开。女人开始号啕大哭，咒骂。从女人愤怒的声讨中，我似乎理出了他们的症结所在。男人似乎从众人的目光里获得了力量。男人承认他在外面有

外遇了，并且语气坚定地宣称，自己要 and 女人离婚，因为这日子实在没法过下去了。

我想起了自己和学霸男在不多的相处中也发生过争执。虽然我们的争执并没有对我构成任何伤害，但这就好像一根刺，深深地扎在了我的内心深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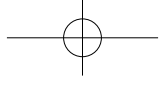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学霸男曾经提到过，他姑姑曾劝说他忘记痛苦，说他们家族到他这一代，只剩学霸男一个男丁了。我才知道是家族香火延续的重任让学霸男走出了失去女友的痛苦。他其实只是一个家族香火延续的被绑架者，并不喜欢我，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迫不得已保持耐心和我交往。想到这些，我心里有一种撕裂般的疼痛，犹如一辆沉重的车从我身上碾过。

尖锐的疼痛过去了，那些影子一般的记忆让我疲惫不堪。这两天，疲乏就像狗皮膏药一样贴在我的脊背上，我很快又昏昏欲睡。

睡梦中，我听见欢快的音乐在流淌，看到自己与白马王子牵着手走在婚礼的殿堂上。灯光下，我挽着新婚丈夫的胳膊款款前行。突然，好像演出一幕终了，舞台幕布合拢，画面切换成小巷细雨的黄昏，一大溜男孩跪在地上手捧玫瑰向我求爱，很快，整个街巷被无边的黑暗覆盖，一道闪电划过，一股飓风把这些男孩像纸片一样吹起，这些男孩与我擦肩而过。画面再次切换，艳阳高照，百花盛开，那些我见过的男子如同列队行走的兵士，接受我和陈也的检阅。很快，这些男子全都不辞而别，他们生气了，他们知道自己最终成为淘汰者。他们都对我嗤之以鼻。画面再次切换，突然间又是乌云翻滚，电闪雷鸣，一张张纸片随风起舞。我透过城堡的窗口看到那些纸片上印着一个个男子的头像，陈也也站在外面，那些飞舞的纸片，变成一副纸牌，被陈也抓在手上。陈也把这些牌一张张缓慢地分发给我，我抱怨陈也替我抓的全是废牌。

梦呓中，那个叫吉忆的小女孩呼喊着我奔跑过来。我听见她喊我妈妈，我发现她手里也抓着一张牌。我张开双臂，抱住了小女孩。

我今年三十三岁了，妈妈陈也三十三岁



时，我已经九岁了。我决定把收养吉忆的打算告诉学霸男，如果学霸男同意我的想法，我出去后就和他结婚。

我又想去卫生间了，我知道，这是被自己冒出太多的想法给撑着。可我实在不想动弹，身体里有一种不断把我往地底下拉拽的力道。

一阵疼痛向我袭来，我的身体又被一阵难以忍受的疼痛啃噬着。我咬紧牙关，使劲闭上眼睛，抵御又一波撕心裂肺的疼痛。我觉得自己坠入了压力巨大的水底。我憋不住了，拼出最后一丝力气，必须要冲破这窒息的黑暗包围，否则我就要与人世彻底告别了。我用力一蹬，浮上了水面。

我睁开眼皮，这时，我发现有什么东西在窗前跳跃了一下。我定睛一看，这不是那只已经离开半个月的花猫贝贝吗？贝贝用爪子扒开纱帘，一下子跳上了我的床。

丁零一声，我的手机进来一条短信，竟然是创业男李闯发来的。原来我领养的花猫贝贝竟然是他的猫咪。在“新冠”防控期间，他带领公司员工给方舱医院送食品、送蔬菜，花猫贝贝却在方舱医院走丢了。一周前，花猫贝贝又回到他的身边。为了防止贝贝再次走丢，他在贝贝的左耳附近嵌了一个芯片，得知了贝贝的位置。他认为这说明我们还有缘分。我看到花猫贝贝蹲在我的枕头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再次头疼发作，又昏昏沉沉地潜入梦的大海。我觉得自己被创业男李闯抱着使劲往前奔跑，我的身体一会儿轻得能飞起来，一会儿又沉重得像有一座大山压在身上。

我再次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身体被各种医疗器械夹持着。我看到妈妈站在病床左边，创业男李闯站在病床右边。李闯的手机唱出一串悦耳的铃声，李闯出去了。

这时妈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她说有一个女孩，九岁那年经历了一件事，影响了她的一生。一天中午，女孩去镇上接父亲回来。父亲在外地住学习班。小女孩盼着父亲早点回来，每天都去汽车站等父亲。那天中午，她又去车站等候父亲，依然没有见到父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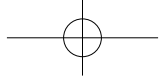
身影。满心失望的她不想回家，一个人沿着小径漫无目的地往前走。她知道这条小径通到铁路，那里很偏僻。她就想一个人在安静的地方走一走。走到一个隧洞前，小女孩害怕起来，她急慌慌地转身往回走。这时，她看见一个人正朝自己走来。当她看清那人的面目时，她知道一场巨大的灾难正朝自己走来。来人是小镇人都熟悉的流氓少年，被镇中学开除了。她想躲开他，但知道这已经不可能了。流氓少年有可能也看出了小女孩的害怕与慌乱，一步步走近她。你跟我一起走吧，我可以跟你说说你父亲的事情，我和你父亲在一个学习班学习过。小女孩说我不认识你，不会跟你走的。流氓少年说，你难道不关心你父亲现在的情况？小女孩胆怯地看了一眼流氓少年。小女孩知道，跨过铁路就是人迹罕至的森林。她瘦弱的手臂被一只蛮横有力的手牢牢地抓住了。正在她被流氓少年拉着穿越铁轨时，一列火车从隧道中轰鸣而至。小女孩觉得自己被男人向外推了一把，火车呼啸而过。过后，她发现自己一个人安然地站在铁轨边。她说这么多年，自己一直无法确定那个流氓少年是否真的出现过，她宁愿相信是自己因害怕产生了幻觉。

我觉得自己很渴，用尽全力伸手指了指旁边的水杯。陈也俯下身子扶我坐起来，嘀咕道，你就是不听话，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让为娘的可咋办？

陈也使劲地擦了一把泪，往水杯里加了点热水。她试过水温后，端着水杯喂我喝。在水杯的水快见底时，她好像获得了勇气，最终决定说出藏在她心底三十多年的秘密，她说她这一生就没有结过婚。我被水呛到了，猛烈地咳嗽起来，她把杯子放在旁边的床头柜上，流着泪，一只手扶着我的肩膀，一只手帮我拍打后背。

刘奇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脊梁》《长江丛刊》《芳草》《黄河文学》《青年文学家》等文学期刊。供职于湖北十堰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张献方



奔向雪域高原

夏宇红

—

二

到达西藏阿里时，已是10月末的一个午后。张谢涵从越野车上下来，一脚踏上高原之地。风很大，他差点被吹倒。

瑟瑟的寒风从耳旁呼啸而过。张谢涵不禁打了一个冷战。他下意识地竖起衣领，缩了缩脖子，然后，细细打量眼前的一切。

两天前，他身处江南，还是满城丹桂飘香的金秋。现代交通的便利与快捷让张谢涵两天就奔驰了1900多公里。两天里，他下了飞机又上汽车，一路奔向雪域高原。

到达高原时，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苍茫之地。眼前的现实与自己一直以来的想象相去甚远。早先听说高原的10月会下雪，然而眼下都到了10月末，也不见半点下过雪的迹象。

没有了雪，张谢涵一路想象的蓝天、白云、雪山、黄土带来的强烈色彩碰撞也就没了。

此刻，理工科出身的他，准确无误地从自个儿原本就掌握不多的词汇里挑出一个词来——荒凉。

他茫然四顾，抬头仰望天空，只见头顶的天空湛蓝湛蓝的，大朵大朵的云飘着，仿佛伸手便可以触及。

这抬头仰望的一瞬，让张谢涵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来，是怎样一种从未有过，一时又说不上来。

这里离天空很近。张谢涵只觉得眼前的高原蓝让他很是欣喜。这，是他家乡江南所没有的景致。

张谢涵是来援助帮扶西藏电网建设的。说起来，从江南到青藏高原，他只用了两天。但这只是地理意义上的跨越所花费的时间。实际上，跨越这段距离，张谢涵用了二十年。萌生去青藏高原的想法时，他才刚上小学。

站在这清新又凛冽的高原之地，此刻的张谢涵思绪一路飘飞，飘到了第一次在电视里初见它时的情景：白茫茫的雪山下，一望无际的雪原上，远远望去，几个小小的身影在向前行进，那是身着藏族传统服饰的小朋友在翻越山岭去上学。

看到这样的情景，当时七八岁的张谢涵感慨道：“西部的孩子们上学真是太不容易了，长大了，我要去帮他们！”

一同看电视的另一个小朋友说：“老师教我们汉藏一家亲，长大了，我也要去帮助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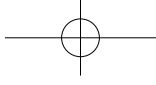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这时，又一个小朋友也说：“我也去！”

那个时候，西部在他们的脑海里还只是一个遥远而又模糊的概念。可那一刻，去帮助西藏小朋友的愿望却来得那么强烈。

大学毕业后，入职电力公司的张谢涵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他对自己说，是时候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去点亮藏族同胞的生活了。于是，他向上级单位提交了援藏的申请。

三

风，还在不停地吹。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张谢涵已真真切切立于这片高原之上。他深吸了一口高原上稀薄而又清新的空气，静静感受着这百川之原大而无言的美。

放眼望去，视野的尽头，有一个小黑点正向他加速移动。黑点越来越近，是一辆朝他们开来的汽车。

车子开始减速时，车窗里探出一张褐红色的脸，热情地和大家打招呼：“我是阿里札达县供电公司派来接大家的！”那是一张年轻帅气的脸。

一同而来的，还有两名身穿工作服的年龄稍大的电网员工。下了车，他们一边热情地与大家一一握手，一边说：“兄弟们，辛苦了！一路辛苦了！”西部男人特有的豪放与热情，便在这一握之间结实实地传递了过来。

说起西部人的热情，张谢涵头一天就感受到了。

头一天，张谢涵坐了六个小时的飞机到达拉萨机场。飞机刚落地，旁边一位操着当地口音的大哥便好心地提醒穿着短袖的张谢涵：“小伙子，外边气温低，出去要赶紧加衣哟。”

抬眼望去，机场里满是着秋装的人。张谢涵微笑着说了声“谢谢”。他打开行李箱，找出件外套穿上，搭上了去往拉萨市区的机场大巴。

到达市区已是入夜时分。拉萨的10月，气温已经不高。张谢涵一脚从南方的金秋跨入西部的冬夜，怎么也不习惯。他将房间里的暖气开得很足，辗转反侧，隐隐感觉到身体有轻微不适。

张谢涵困惑了。这一天下来，为了适应西部的干燥气候，他喝了三四杯温开水泡的红景天。而且来之前，他已提前喝了一星期的红景天。

可是，这一夜张谢涵怎么都睡不踏实。

第二天一大早，他在晨光里起床了。他打算出门走走，刚出电梯，便遇见了几个援藏同行，大家商量着一同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清晨。

这是一座早醒的城市。

六点刚过，街头已热闹起来。没走几步，

只见一家又一家的早餐店忙碌地张罗着生意，风里送来阵阵肉夹馍的香味与杂碎汤的膻味。这座城市热气腾腾的生活气息便是从进进出出吃早餐的人开始的。

走过一排排早餐店，同行的小伙子洛一明眼尖地指着一块招牌道：“你们看，那招牌上的‘小肥羊’是汉字还是画的小羊？”

“是汉字吧。”李立应道。

小洛又说：“这字也写得太神了，活脱脱像一只只小羊！”

一问一答间，大家都把目光聚集在那“小肥羊”三个字上。见一群人远远地研究自家招牌，店伙计扯开嗓子使劲吆喝：“进来看一看、尝一尝哈，藏面、甜奶茶、杂碎汤啦。”

大伙儿在一张长条桌前落座，裹着蓝色碎花头巾的服务员端上用细粉条、萝卜片制作的羊杂碎汤，又转身去端肉夹馍。

热气腾腾的羊杂碎汤一上桌，大伙儿顿觉胃口大开。刚尝上一口，来自浙江的李立便感慨道：“哇，连早餐都这么重口味啊，还真是个无肉不欢的城市。”

的确，这碗羊杂碎汤，比起江浙一带清淡的饮食来说的确是口味重了点。

这时，“蓝色碎花头巾”轻浅一笑说：“可不是吗，我们这高寒地带，又地处牧区，饮食大多离不开牛羊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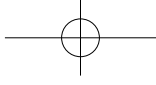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大伙儿一边吃一边说起了自己家乡的特色早餐。来自赣、浙、沪的电力同行纷纷自报家门。于是，在这顿颇具西部特色的早餐里，大家就算是彼此认识了。

一夜没睡好的张谢涵此时胃口倒也不错，吃一口肉夹馍就一口杂碎汤，直吃得一点汤水不剩。

最后，大伙儿一个个心满意足地起身。老板向大家介绍周边的风景：“我们这边布达拉宫、大昭寺都值得一去，你们来了可要慢慢看哟。”

一行里最年轻的欧阳林回答：“可不一定抽得出时间，我们是来干电力建设的，这边的电力建设要紧啊。”

走在路上，张谢涵一边咂舌一边回味这



顿重口味的早餐。那羊膻味里有一分药材的清香，唇齿间残留着杂碎汤的味道，他真喜欢！张谢涵在心里对自己说：“要尽快适应这里的生活，从饮食开始。”

四

札达县供电公司的车在前面带路，张谢涵和几个来自其他省份的同事坐着一辆越野车紧随其后。

车子一路在高原上奔驰，小伙子欧阳林开心地说：“在高原上开车真是太爽啦。”

大块头的李立回应：“简直太自由了！”一行人真切体验了一回自由驰骋。

看着高原上那奔驰的马匹，来自江苏的女孩文娜说：“大家会不会想到一个词？”

洛一明问：“什么词？”

“信马由缰啊！”

的确是信马由缰。一群来自南方的年轻人第一次来到这辽阔的高原，那是多么纯粹而热烈的生命，多么自由而奔放啊！

抬眼间，远处大朵大朵的云在飘移，近处的云朵仿佛伸手可摘。这会风不大，高原的天空湛蓝湛蓝的，远处一座座铁塔高高耸立。

车子离铁塔越来越近时，可以看到几个头戴安全帽、身穿工装的电力工人在铁塔下忙碌着。铁塔上也有几名电力工人，他们一边紧固螺丝一边交流着什么。再近一点，便能清晰地看见野外作业的电力工人冻得通红的脸，像熟透的苹果。

当地同事对洛一明说：“小伙子，我们这里的电力人可是要长年经受野外的风吹日晒的，你要做好吃苦的准备。”

小洛回答：“没问题。”

当地同事又说：“早出晚归也是我们工作的常态。”

小洛说：“没问题。”

当地同事再补充道：“过不了多久，风吹日晒会让你们也有一张红色的高原脸。”

小洛又说：“没问题。”

这回大家开玩笑地说：“那你回家的时候，女朋友嫌你丑怎么办？”

憨厚的小洛腼腆地笑了笑，不知如何作答。

车子驶入牧区后，眼前呈现出诗里描述的景象——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张谢涵一想到马上就要在这个地方开始一段非同寻常的工作，就不由得激动起来。

一路上，藏羚羊来了，牦牛来了。路上的牧民远远看到有汽车驶来，都驻足观望。他们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这些把头探出车窗的年轻人。阳光下，牧民们那一张张褐红色的脸露出羞涩的笑容，透着牧民特有的纯朴与善良。

落日低悬，一路所遇，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抬头间，雄鹰飞过苍穹。车窗外掠过的一基基铁塔、一条条银线，使荒凉的藏地迈入了现代化生活。

望着那条条银线，张谢涵不禁感慨了起来：“去点亮每一盏人间灯火，不就是我们电力人一生的追求吗？”

文娜自言自语起来：“西藏苦是苦了点，不过也正因为这里艰苦，我们才来。这才有意思嘛。”

欧阳林又打开了话匣子：“环境是恶劣了一点，但也给了我们一次难得的历练机会。”

五

10月末，青草被秋风一天天拂黄了。

头一天在拉萨时就有人对张谢涵说：“南方四季分明，而西藏只有两个季节，一个是冬季，另一个是大约在冬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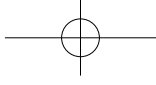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是啊，眼下10月末的高原已经迎来冬季了。高原上的寒冬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张谢涵不由得又对高原的冬充满了想象。

车子在行进。一路上，随着海拔逐渐升高，一行人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了高原缺氧，不时出现头痛、胸闷与昏昏沉沉等高反症状。

一路最活跃的文娜也渐渐不吱声了，由一路亢奋到只言片语，再到完全沉默。

张谢涵也不自觉进入了迷迷糊糊的状态。当他微微睁开眼睛，看到路边的海拔标识时，不由得惊呼：“海拔4600米了！”

来之前，就有同事告诉他阿里的情况：



“张工，阿里海拔有 4500 米，大气压和含氧量只有内陆的 50% 到 60%，年平均气温保持在零度以下，和咱们南方差别好大呀。”

他小声重复着：“年平均气温在零度以下……”至于其他，他并没怎么在意。此刻处于严重的高反下，张谢涵才明白高海拔与低含氧量才是严峻的考验。

在昏昏沉沉之间，他耳旁响起了还在孕期的妻子的话：“西藏条件那么艰苦，你决定要去吗？”

张谢涵只回了一声：“嗯。”

挺着大肚子的妻子在客厅里来回走动，问他：“那可是全国海拔最高、气候最恶劣、环境最艰苦的地区啊，你可想好了？”

张谢涵仍然只回了一声：“嗯。”

……

后来在张谢涵的一连串解释下，妻子最后选择了支持他。有了妻子的支持，张谢涵便有了坚强的后盾。几个月后，他义无反顾地一路向西。

尽管阿里地处青藏高原西部，平均海拔如此之高，尽管有高原反应和各种不适，可张谢涵的心，仍是坚定的。

六

张谢涵和同事们于午后到达札达县供电公司。

等候已久的札达县供电公司经理王跃远远看见车子来了便迎了上去，与援藏人员一个个握手。他激动地说：“大家能来札达真是太好了，太好了！”随即，他又热情地张开双臂，给了司机一个大大的拥抱。安顿好张谢涵一行，王跃让人资部同事带着他们先去各部门看看。

各部门员工都精神饱满。一圈走下来，看到的都是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大家在心里纳闷：人员结构怎么如此年轻？

这时，人资部的小王看出了大家心里的疑惑，边走边介绍：“札达县供电公司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公司，2008 年才开始筹建、运营，员工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

的确，除了王跃看上去四十开外，其他不少员工都是二十多岁的样子。

第二天，安全监察质量部主任对张谢涵说：“张工，根据专业、专长，你就负责电网风险管控、隐患排查治理这些工作了。”

张谢涵毫不犹豫地回答：“好。”

这一声“好”，却承载着沉甸甸的责任。他离开安监岗位已有一年之久。对于刚接手的隐患排查治理及质量管理工作，张谢涵深知责任重大，容不得半点马虎。

对于札达条件的落后，张谢涵有预估，但现实情况是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一上午，张谢涵连从内网发个邮件都没能成功。他问办公室同事这是怎么回事。同事回答说，单位内网光纤还没敷设完呢。

工作中，信息不能及时、畅通送到，这确实是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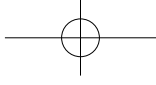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后来，办公室的祁姐又告诉张谢涵，由于札达县供电公司地处高原，缺员较为严重，收编的本地人员文化程度、技术水平不高，电网结构又非常薄弱。这也导致管理上相对粗放，尤其在安全管理上更是如此。

张谢涵感到自己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之中。一年半的帮扶时间看似长，除去节假日和双休日，实际上可利用的时间极其有限。转眼，来到札达已经一周了。张谢涵这一周都忙于工作上的对接，双休日也没有休息。札达县供电公司安全管理方面的一系列制度都等着他去完善，即便把双休日都利用起来也不够。

张谢涵不但要把安全生产工作做好，还要把工作做细。他想还是赶紧到基层走访、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他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寻找切入点来提升各项管理指标，建章立制。

考虑到牧区客户比较分散，张谢涵要一处处走访客户，做好调查。每到一处，他都仔细了解牧民们的电饭煲能不能煮熟饭、电冰箱能不能正常使用、日常用电安全意识强不强。

在前几个月里，张谢涵沿着银线走了几千公里。



又是一个双休日，小洛来找他：“张工，来了这么久，我们都还没出去走一走呢，一起到周边看看吧。”

张谢涵何尝不想去看看呢，只是，千头万绪的工作，棘手得让他挤不出时间来。张谢涵只好笑了笑，说：“下周吧，下周一定去！”小洛只得怅然离开。

看着小洛独自离去的背影，张谢涵想：我要倍加珍惜这一年半的援藏时间，竭尽所能有一分光就发一分热，哪怕这光热再微小。

七

转眼，草原的11月就来了。

11月的草原，极度寒冷，加上高原氧气稀薄，安全生产面临巨大挑战。

在札达，每当工作中遇到困难，张谢涵就会想起领导的嘱咐、同事们送别时的话语。他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要为当地电网多做事。

来到阿里一个月的时候，为了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张谢涵开展了好几次安全培训班。大家都觉得培训班效果很好，要求多开展几次。每次，张谢涵都被当地员工好学的精神所感动。员工们极其认真地参加学习，并将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工作中。

为了把专业知识、经验带到札达县供电公司，张谢涵一次又一次拨通原先工作单位安质部同事的电话。一个电话经常长达半个多小时。一次次的沟通，一次次的求助，都是为了把内地的安全管理经验和模式推广应用到札达的电力建设中。

在札达的电网建设现场，人们总能看到这样的情景：秋日的高原上，太阳落山得早些，夕晖洒在一群电力建设者身上。高高的铁塔上，一群电力工人正挥汗如雨，浇注基坑、拉导线、组装绝缘子、拧紧螺钉，汗水浸透了他们的衣裳。在一旁，有个人紧盯现场安全，不时与作业人员交流。夕阳把男人的背影拉长。他们来不及欣赏晚霞的壮美，要赶紧把线挂上去，完成最后的通电任务。

八

来到札达县供电公司有些时日了，张谢涵渐渐适应了西藏干冷的气候。

这里的冬，不像南方，它的冷是干冷，几乎不下雨。

一天，张谢涵问同事：“怎么还不下雪呀？”

同事说：“想看雪景了吧，到时铺天盖地的雪下起来，你可别躲在屋里不敢出来。”

没过几天，一场大雪铺天盖地地来了。

清早，隔壁文娜一打开门就兴奋地喊：“下雪啦，下雪啦！”这激动的喊声在空旷的雪地上回旋着，硬是把一屋子还在熟睡的年轻人都喊了起来。

大伙儿起来一看，这场雪下得可真大。纷纷扬扬的雪花飞舞着，不一会儿大地就白茫茫的一片了。再过一会儿，它的厚度就足以让大家开心地打一场雪仗了。

文娜穿着一件大红色羽绒服立于雪地上。茫茫雪原中，那一点红是那么显眼。她那胶原蛋白满满的脸一笑起来，仿佛一株山茶花在春天里绽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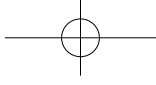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文娜来自浙江，大学毕业才一年。刚刚二十出头的她眉眼间还透着一股少女的神情。此时大雪初至，对于南方女孩来说，是多么浪漫的事情。在江南，一年都难得见着一场像样的雪。

文娜沉醉在这雪景中。可是她没想到，在雪域高原，零下三四十度的低温，对于电力抢修工作来说，又将是怎样的一场挑战。

幸好，第二天就放晴了。高原上的阳光打在雪地上，反射出刺眼的光，张谢涵和文娜也加入了野外巡线队伍。他们要在雪后全面巡检变电站、电力线路。

也许是雪后温度太低，车子一路打滑。后来，载着他们的车辆陷在了雪地里，几个人都推不动。每个人都背着几十斤重的抢修器材，在雪地里负重前行。

文娜深一脚浅一脚地迎着风奋力前行，鞋子被路面的积雪浸湿，变得越来越重。她急得哭了起来。



洛一明与李立仔细巡查每一条线路、每一基杆塔、每一个绝缘子、每一台变压器。

在野外抢修中，同事们总觉得走在最前面的张谢涵心里有一团火，步子快得像一阵风。走在最前面的那个总是他，最后离开的那个也是他。

一天巡线下来，大家都累极了。但当他们回头看到身后雪地里那一行行深深浅浅的脚印时，都会心地笑了。他们一个个千里迢迢来到这雪域高原，就是要一步一个脚印地留下足迹。这才对得起这援藏之行呀。

收工后，雪光映照下的岗巴拉山、牧民们的笑容成了他们心中别致的风景。

九

白天，张谢涵和同事奔波在工地上。夜晚回到宿舍，大家一起围炉话雪。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畅谈各自的经历与人生理想。

晚饭后，王跃也常来串门。每每听到他的脚步声和那独特的敲门声，大家总是先屏声静气一会儿，接着齐刷刷地发出笑声。

进屋后，王跃总是可劲地给大伙聊当年进西藏时的豪迈，聊过去用电的落后情况，聊在西藏生活的点滴日常。大伙听着听着，内心便生出无限的感慨来。

起身离开时，王跃总是那句话：“能来到高原工作，本身就是最大的奉献，你们就把这里当成家吧，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这温暖、贴心的话语让张谢涵他们有了一种归属感和暖意。

次日，他们在晨曦中醒来，大家以更严谨与积极的态度投入到工作中。此刻，他们一个个都觉得自己就是这雪域高原的主人。

他们投入到一处处电网建设现场，拉杆、架线，都有他们的身影。每当看到牧民家的灯亮起时，他们心里不知有多高兴。

电通到了巴仁尔哈村。远处一袭裙衫的人影向他们走来。那是13岁的藏族女孩拉伊姆。拉伊姆的家就在巴仁尔哈村。

这个13岁的藏族女孩刚从小溪边放牧回来。望着这些“钢铁巨人”，她的眼睛忽闪忽

闪的。起初，她不知道这些铁塔和银线是做什么用的。当她回到家中，打开屋里的电灯时，她才知道，原来灯可以那么亮，比酥油灯不知要亮多少倍。那一刻，拉伊姆激动地哭了。

多少个日日夜夜，太阳升起又落下，月亮圆了又缺，在这雪域高原，一群援藏工作者头戴安全帽，托起了一片天。牧民们在这群电力建设者身上看到了光明的力量，看到了一道道微小而持久的光芒。

十

札达县供电公司肩负着带领岗巴拉山脚下部分游牧民脱贫的任务。一个冬日，张谢涵与同事一道，带上捐赠物品前往牧区。

出发时，看到同事将一包包衣服往车上放，小洛问：“怎么要带这么多衣服？”

同事告诉他：“很多牧民家里条件不好，这些是员工自发捐赠给他们的。”

司机师傅说：“在寒冬到来之前，把这些衣物送到牧民手中太重要了。”

在去往牧区的路上，“精准扶贫·电亮藏族”的计划在他的心中萌生。一路上，硬叶苔草、小蒿草在冻土之上闪着清亮的光，远处是连绵不绝的雪山，近处是一望无际的牧场和一群群牛羊。天地大美展现在眼前。张谢涵一路想着那些还未脱贫的牧民，也没顾上看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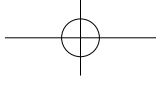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来到牧区藏族同胞的家里，大家送上衣物和食用油。牧民们拿着衣服在身上来回比画，脸上露出开心的笑。

这个说“这些衣服正好可以御寒了”，那个道“这衣服来得太是时候了”。

分发完冬衣，张谢涵他们又帮助牧民检查用电线路，更换老旧电灯、导线。不知不觉间到了傍晚，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告别牧民，驱车离去。

临别，牧民们端出一碗碗酥油茶和青稞酒，虽然语言不通，但他们的目光里传递出一份无言的谢意。

夜色渐浓，起风了，那一座座铁塔在风中屹立。那一股股电流翻雪山，过草原，进



村镇，走入藏族同胞家中，化作一盏盏明亮的灯。

是啊，张谢涵心中的那盏为民服务的灯，就那样日复一日地，在心头，像星星一样亮着。

十一

转眼间，到了第二年的春天。由于专业过硬、吃苦肯干，张谢涵经过层层遴选被调去阿里联网工程指挥部，担任220千伏业主项目部工程建设管理人员。

张谢涵觉得，作为一名党员，既然有志援藏，就要到最边远、最艰苦的地方去，要以“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的勇毅，为助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付出努力、奉献微光。

当时，阿里电网尚未与藏中地区电网相连，处于孤网运行，缺电情况较为严重。那年，继青藏电力联网、川藏电力联网、藏中电力联网3条“电力天路”之后，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正式开建。

这是一项突破生命禁区，挑战生存极限的超高海拔、超大难度输变电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阿里地区的缺电问题。

张谢涵是条好汉、硬汉。临行，他和同期支援阿里的两名同志许下誓言：坚决完成组织交付的任务，绝不辜负国家电网公司党组的信任和重托！

阿里是“世界屋脊的屋脊”，平均海拔有4500米，被称为“生命禁区”。5月底是阿里气温较高、氧气较充足的时间，但对于来自沿海地区的张谢涵来说，仍觉得胸口仿佛压着一块几十斤重的石头。他高原反应严重，头疼欲裂，卧床休息两天后才稍感缓解。

张谢涵刚到阿里地区噶尔县时，供电时有时无，配备的制氧机时断时续。到了晚上，即使盖着两床被子也难以抵御寒意。在辗转反侧的夜里，张谢涵想着，不知道当地百姓怎么度过冬天。

为了早日建成阿里联网工程，张谢涵他们就像牦牛一样，总是在野外、在雪域上奔波，有时从项目部到指挥部一个来回就有几百公里。后来，他干脆主动申请长期驻守在施工

工地，好第一时间解决突发问题，确保工程顺利推进。

张谢涵雷厉风行的作风和敬业精神感染了同行人员，也让各方办事人员深受感动。大家更加配合，各个环节工作快速运转。

2020年12月4日，阿里联网工程正式投运，全国陆路地区最后一个地级行政区域正式接入国家电网，西藏也由此迈入了主电网覆盖全区7地市、74县（区）的统一电网新时代，为阿里民众生活带来了温暖和便利。作为这项“超级工程”的参与者，张谢涵感到无比自豪。

每次穿越无人区，除了（野）牦牛，映入张谢涵眼帘的就是铁塔和银线。每当此刻，他心中就涌动着自豪和无比的震撼与深深的崇敬。

一年半的援藏时间，张谢涵过了西藏的关，跃上了西藏的坎，也一路摇摇晃晃地行走在阿里的雪地上。在同事的眼里，他是好汉，是条硬铮铮的汉子。

十二

工地边上，一顶顶帐篷旁升起了炊烟，那是牧民们在用牛粪烧火做饭了。来到西藏近一年的张谢涵，心底里那浅浅的乡愁也被这人间烟火牵动了。

遥望着归家的鸟儿，他内心奏响了思乡序曲。

今夜，有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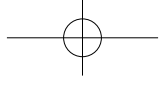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高原的夜，风，随着寂寥一起牵动衣角，牵动了张谢涵心底的那一缕乡愁。

这一天，张谢涵感到自己是这般想家。这种感觉在他来到阿里后还是第一回有。

此刻，藏地的风啊，透过高原、透过群星，带来阵阵寒意。高原的夜，又是那般寂静与寒冷。

夜晚，他走出工棚去看外面的天空。天空缀满了星星，一颗又一颗的星子在游走。张谢涵不知道哪一颗星会对应着江南的家乡。

想家的日子里，张谢涵心中被浓浓的父爱所包围。每当张谢涵出神地遥望南方，耳边便响起一个声音：“儿子，你在外面好好工作，别老惦记着爸妈。”那是父母的叮嘱。



那一瞬间，一幅母亲描述过的画面跃然眼前：冬日暖阳里，他在前，父亲在后，他跌跌撞撞地走，父亲不断鼓励：“儿子，看着脚下，向前一步步走稳。”童年的那份亲情和暖意就这么一直、一直温暖着他。

想到妻子即将生产时，自己却远赴西藏，没能在身边照顾，他对妻子与女儿有深深的亏欠与愧疚。女儿出生好几个月了，张谢涵也只能在微信视频中看看她。

然而，一想到妻儿父母，便又有一种温暖的力量支撑着他。不一会儿，他便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他又与大伙一起迅速投入工作中。他们心中关于西藏电网的梦再次燃烧起来。

进入电力行业后，张谢涵看着那些为电力事业奉献了一辈子的前辈，常常感觉一眨眼就是一辈子。而那一条条延伸到远方的银线，就是他们职业生涯的延续。

十三

6月，被高原人戏称为“日不落”之月。

进入夏季，阿里的日照时间越来越长，让游人有充足的时间享受阳光与美景。

然而6月，也是全国安全生产月，张谢涵的安全之弦绷得更紧了，有时一忙起来就忘了是白天还是黑夜。

这是张谢涵到西藏的第二个6月，一份依恋与不舍袭上心头。他们这一批援藏帮扶的人很快就要离开阿里了。

一天的工作结束，走在晚上8点钟的街头，天空仍旧落日低悬。张谢涵抬眼望去，首先进入视野的还是那一条条刚刚架起的银线和一基基耸立的铁塔。

银线上，几只小鸟在欢叫；铁塔下，那一株株狗尾草被风吹得荡漾，仿佛在向他这个远方的客人致意。

这个画面，总能让张谢涵感到生活的静美。

随着离开阿里的日子越来越近，张谢涵生出越来越多的依恋与不舍。看着阿里电网每天都有新变化，他心里充满了自豪。

歇下来放空时，他会产生一种遥想：多年以后，雪域高原的那一行行大雁啊，你们可否为我带回西藏电网一个又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或许多年以后，每当想起那一张张风吹日晒的高原脸、忆及自己和大伙儿一同架起的那一条条银线，他还会被无悔的青春点燃。

张谢涵想起了援藏的同事们一起创作的那首歌——《阿里在哪里》

阿里在哪里

阿里在山的上头、水的源头

山阿里、水阿里

阿里在岗巴拉山的山风里

阿里在泥洋河的柔波里

阿里在哪里

思念时，她在歌声里

遥望时，她在泪光里

阿里在天的尽头、我的心头

阿里在哪里

阿里在山的上头、水的源头

山阿里、水阿里

阿里在英雄格洛桑泽仁的故事里

阿里在雪域藏家的传奇里

阿里在哪里

思念时，她在歌声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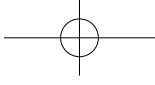
遥望时，她在泪光里

阿里在天的尽头、我的心头

或许多年以后，每当张谢涵忆及阿里，所有的艰苦与不适应都会被时光过滤掉，留下的只是这样的画面：蓝天白云下，一望无际的牛羊成群，无垠的草原夜幕下，繁星点点，北斗七星清晰可见。而人到了此处，各种世俗烦恼似乎一扫而空，不是吗？

夏宇红 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脊梁》《散文选刊》《百花洲》等文学期刊。出版有文集《散落乡间的小令》。供职于江西九江武宁县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张献方



散文



山之魂

铺在空中的路

字词与链接

丝路蛟龙

茶人茶事

一朵一朵的花开

故乡在哪里

挺拔的古崖岸

孙桂芳

阿拉旦·淖尔

李应辉

王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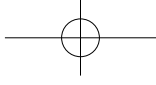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林新娟

顾晓蕊

高晓春

李顺午





山之魂

孙桂芳

在隆冬
我终于知道
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阿尔贝·加缪

卫士

天很蓝很蓝，一丝云彩都没有。云，落在林子里变成了雪。雪很白很厚，像大朵大朵的云堆积而成。枯黄的杂草努力地 from 厚厚的雪里探出头来，仰望着身旁的树。在杂草的眼里，所有的树都那么高那么高。被风雪剥净了叶子的枝干，泛着铁一般冷硬的光泽，树梢锋芒如剑直指苍穹。

似乎每一棵树的主干上都有一双大大的、黑色的眼睛。那大大的、黑色的眼睛，静静地凝望着飘动在丛林里的蓝色火焰。随着雪地上深深的脚窝向前延伸。两团蓝色火焰不疾不徐地向前飘移着。阳光穿过林梢丈量着雪地上脚窝的深度，有时没过了人的小腿肚，有时深到快要没过人的膝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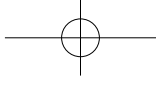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这么深这么厚的雪啊！每向前迈一步都得花费些气力才行。

然而，天上又飘起了雪花儿；先是小小的、零星的几朵，继而，雪花像一个个舞者，舒展腰身，漫天飞舞。刚刚印在雪地上的脚印，很快就被新下的雪盖住了。

雪再大，也无法阻止新的脚印出现。

两行脚印在一条浅浅的溪流前停下来。两团蓝色的火焰倒映在清澈的溪流里，像是浣洗的纱，又像是从蓝天上剪裁下来的一角。这个漫长的冬季，这片枯寂的山野，因了这一抹亮丽的色彩，突然有了生机。

溪水里不仅倒映出两团蓝色的火焰，还倒映出两张被寒风吹成酱紫色的男人的脸——原来一直在丛林里飘忽不定的蓝色火焰，是扣在两个男人头上的安全帽。两人摘下安全帽抖掉上面的冰雪，然后，重又把帽



子端端正正戴好。

在这被寒流封冻的季节，在这寂静而又寂寞的荒野，还能看到清澈的溪水在淌，还能听到悦耳的流水声，就感觉春天一直隐藏在身边，从没离去似的。

溪流虽浅但很宽，溪流上横着两根木头，算是桥吧。

雪还在下，雪花落在木头桥上，瞬间结了一层薄薄的、亮晶晶的冰。

“过了桥，前面是巡线路上的第三座铁塔了。”落在后面的年轻巡线工心里暗数。

过桥时，他的脚下直打滑。如果不是师傅给他找了根棍子当拐杖，他很可能就掉进溪流里了。他用手试过水温，溪水冰冷刺骨，他不由打了个冷颤。在这条巡线路上，他还是个新兵。

二

溪流对岸地势平坦开阔，这里比刚刚经过的背风山窝明显要冷许多。山风到了这里似乎也耐不住如此之寒，一头钻进两个男人厚厚的棉袄里取暖。走在前面的师傅顾不上寒风在他的棉袄里肆意妄为，举起手中的望远镜，查看着横在空中的一条条银线。不远处的树洞里闪着一双亮晶晶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两个伫立不动的男人。巡线工举着

望远镜在那里站多久，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就注视巡线工多久。在那双亮晶晶的眼睛里，巡线工已经站立成了两棵树。他们的发梢、眉毛、眼睫毛，都挂上了浓浓的白霜，腮帮子像熟透的红苹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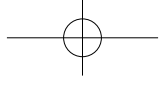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这时，一股寒风袭来，树洞里那双亮晶晶的眼睛，虽然有着一身灰色的皮毛，可依然无法抵抗这样的寒冷侵袭，脖子一缩躲进了树洞深处。它开始怀念春天的萌芽、夏日的浓荫、秋季飘着松香的松果。

因为寒冷，林子里的蝴蝶、蜜蜂早已飞走了，小鸟儿们也冻哑了歌喉，偶尔传来几声山鸡叫，也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影。而最活泼的长尾巴小松鼠，只有太阳造访山林时才肯钻出树洞，站在枝头寻找熊瞎子的踪迹，或是野猪的蹄印。

林子里传来“沙啦沙啦”的声响，那还是天天经过这里的那两个巡线工发出的。小松鼠晃了晃长尾巴，疑惑不解地眨了眨眼睛：这么冷的天，连熊瞎子、野猪都不愿出来了，两个巡线工却天天出现在这里，难道他们不怕冷吗？

长尾巴小松鼠跳到了最高的枝头，要看看他们能走多远。

“什么时候才能看到线路的尽头啊！”年轻的巡线工不知道长尾巴小松鼠正躲在高高的树上观望他们的行踪，一屁股坐在雪地



上，心里有说不出的沮丧。

“起来，这里是风口，到前面背风处再歇脚。”走在前面的师傅回头看看坐在地上的年轻的巡线工，关切地说。

每次都说“前面”“不远”，可一走起来怎么也得个把小时。年轻的巡线工心里不满，但还是硬撑着站起来，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跟着师傅往前走。师傅的那双“老寒腿”就像充了电似的，步伐坚定有力，每往前迈一步都像是带着号令一般，一点也看不出有疼痛。

终于到了一个背风山窝，师傅停下来，递给年轻巡线工一个保温杯。保温杯已经不保温了，杯中的水早已冻成了冰坨坨。

“还是这个痛快。”师傅蹲在地上捧起雪，大口大口吃起来，边吃还边咂吧嘴，甘甜无比的样子。

年轻的巡线工也忍不住捧起雪吃了一大口，只感到满嘴苦苦的、涩涩的味道。

三

坐在背风山窝里，年轻的巡线工想起一月前，自己第一次踏上巡线之路，那时心情是何等地豪迈。那天，一场大雪铺天盖地而来，他站在最高峰上的那座铁塔下，迎着飞雪，只觉心潮如涌，忍不住高声诵读：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高试比高……

然而，他的豪情、他的壮志，却被一场又一场的风雪淹没无踪。大雪封山，巡线路上，他深刻体会到了“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意境——不，对于诗人来说是意境；对于他，只有说不出的失望，甚至是绝望。这个时节，他曾求学的城市早已进入花红柳绿的春天，而在这荒寂无人的大山里依然冰天雪地，要等到冰雪全部消融，怎么也得五月末。

一年有大半年的时间，他都要跟着师傅蹚着厚厚的积雪，一会儿爬山、一会儿过沟、一会儿进入树林、一会儿又穿过荆丛……每往前迈一步，腿上都像绑了重重的沙袋。师

傅拖着一双“老寒腿”，在这条巡线路上竟然走了近三十年。而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他所有的精气神便都被消耗得一干二净。

“坚持。”师傅没有豪言壮语，只是淡淡地告诉他。

他不想坚持。他本是从这大山里飞出去的，虽然又从温暖的地带飞了回来，可 he 发现自己已经不适应这里的寒冷了。他还年轻，何不再飞一次，让自己飞得更高、飞得更远一点。

“啪嗒！”松果掉落在雪地上发出的回音，打断了年轻巡线工纷乱的思绪。松果落地时可能是恰好砸在了隐藏在荆丛中的雪兔身上。一灰一白两只雪兔，闪电一般穿过林中的空地，转眼就消失不见了。一只短尾巴、灰色羽毛的山鸡，则奋力拍打着翅膀，向林梢冲去；跟在短尾巴山鸡后面飞起的，是一只长尾巴山鸡。随着一声悠长的哨音，长尾巴山鸡的尾毛如同艳丽的花朵，在黑黝黝的丛林中绽放开来。年轻的巡线工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在这大山脚下生活了十八年，从来不知道在这寂静的群山里，竟然隐藏着这么多的精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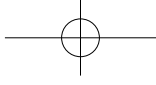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四

一切重又归于寂静。

山谷里静极了，静到能听见松针飘落在雪地上细碎的声音，静到年轻的巡线工听见了自己“咚咚”的心跳声。他仰头望向空中，尽管山鸡早已了无踪影，但那声悠长悦耳的哨音，似乎仍旧在起起伏伏的树梢上盘桓不去。当他细细回味时才发现，那哨音里含着大自然最为丰富、最触动人心的韵律和情感。

这时，雪已经停了，阳光破开厚厚的云层放出万道金光，天空由铅灰转成了碧蓝，林梢的曲线由此也被晕染成了宝石蓝色。空中的银线像是传承久远的金属加工工艺“花丝镶嵌”。

看见师傅起身，年轻的巡线工尽管不情愿，也只好跟着起身。不知是太阳怕迷路跟



着银线的轨迹走，还是巡线工始终追着太阳的光。年轻的巡线工发现，他和师傅沿着空中的银线轨迹走，太阳也沿着银线的轨迹一寸一寸地向前滑动。

这时，他和师傅又从低洼处爬到了山巅。可能是光线的缘故，他站在山巅上看，大山背阴的一面和朝阳的一面，看上去好像是两座山峰——背阴的山坡因为黝暗而显苍劲，朝阳的山坡因为明亮而显柔和。师傅在明亮柔和的光里蹲下来，眯起眼睛，举起手中的望远镜。师傅似乎天生就有一双鹰的眼睛，长长的线路，哪怕是豆粒大的物体也能被他揪出来。

年轻的巡线工也举起手中的望远镜，看到天空如海一般壮阔，看到一道道银线宛若一条条大通道，穿过莽莽苍苍的森林，越过幽静的沟谷，掠过如野马一样向远方奔驰的山脉——山脉的长度似乎就是他和师傅巡线的长度；当山脉伸向鸡啼狗吠的村庄，伸向热闹的乡镇，伸向霓虹闪烁的城市时，巡线之路似乎又越过城市、越过乡镇、越过村庄，流进了他和师傅的心底。他明显地感觉到师傅的心，被那一根根银线牢牢地拴住了。银线上一个小小的律动，都会在师傅的心里掀起波澜。

那么，他的心呢？

年轻的巡线工继续向远方眺望。前面的某个山坳处有一个小小的村庄，他就出生在那里。他的巡线之路与少年时的求学之路没什么不同——同样都是背着干粮，顶风冒雪，爬山越岭，蹚过齐腰深的河——可那时他满怀抱负，梦想成为老师说的那样，成为一盏照亮他人的灯火。

五

年轻的巡线工在心里重重叹了一声。不知是他在温暖的南方生活了四年消磨了理想，还是眼前这条遥长的、没有人烟相伴的线路耗尽了他的斗志。总之，一想到荒无人烟相伴的巡线之路，他的心里便生出一种说不出的沮丧和畏惧。他不由想起了父亲。他仿佛看到父亲弓着腰身，抡着锄头，刨着山坡上的土坷垃。自他有记忆起，父亲就没白天没

黑夜地在那山坡上，一锄头一锄头地刨着，循环往复地种着玉米、白菜、萝卜地……他一步一步的巡线和父亲一锄一锄的耕种，有什么不同？十年寒窗苦读，莫非还要延续父亲的命运？

年轻的巡线工心里一阵酸楚，仰起头来拼命地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泪眼模糊中，他忽然看到了铁塔，发现铁塔孤零零地耸立在山峰上；因为铁塔，那座山峰显得更加高耸陡峭，因此铁塔便也愈加显得孤单。由铁塔，他又看到了一道道银线，虽然被铁塔托举着，却也好像很寂寞。

他看看走在前面的师傅，师傅正大声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准备跨越一条布满荆丛的沟壕。年轻的巡线工很是不解，一个人在一条线路上走了近三十年，为什么身上还是洋溢着如火一般的激情？

高昂的斗志，坚韧不拔的精神——年轻的巡线工努力在脑海里搜索着。然而，凡是能想到的闪光的词语，似乎都无法用在师傅身上。师傅太平凡了，平凡到全身上下唯一引人注目的，只有脖子上那条鲜亮的大红毛线围脖。在这白雪皑皑的荒蛮的山野，那条大红毛线围脖显得格外醒目。

“太土气了。”年轻的巡线工心里暗想，无论如何，他都不会戴这样一条大红围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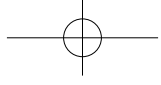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六

“快看。”师傅指着年轻巡线工的脚步，异常惊喜地喊道。

年轻的巡线工低头才发现，就在他的脚前，一朵黄色小花在雪中绽放。

师傅说这是冰凌花。

冰凌花以娇小柔弱的身躯，奋勇拨开冰雪，之后，杜鹃花以它的生命之火燃烧了整个山野。杜鹃花燃烧过后，野百合、小花蓟、千里光、白头翁、绣线菊、不老草、石沙参，就一窝蜂地盛开了。在那蓊郁的夏季浓荫里，那些竞相露出笑脸的山花，把蜜蜂、蝴蝶、鸟儿、小松鼠都招惹了来。以至于他们在巡线路上，总能听到万物的大合唱。



年轻的巡线工听得入了迷，但不相信这荒僻的山野会如此地热闹。

师傅说这大山从不冷寂。那些盛开的花朵，那些郁郁葱葱的荆草，那些飞舞的蝴蝶和蜜蜂，那些喜欢叽叽喳喳的小鸟，是为了和狍子、野猪、狗熊、山鸡、雪兔玩捉迷藏，才躲在厚厚的积雪下。它们要等到冰凌花在雪里招小手，才肯接二连三地跑出来。

年轻的巡线工张大嘴巴，惊叹师傅的想象力，更惊叹师傅的大脑就像一座丰富的宝藏，竟然藏着这山里所有植物、树木的名字和动物的长相、喜好。师傅还根据鸟的叫声，准确地说出鸟的名字。如果没有巡遍这重峦叠嶂，如果没有巡遍这莽原的每一个皱褶，如果没有巡遍群山之中的每一条小路与河流，又怎么能对这一切了如指掌呢？

而更让年轻巡线工惊讶的是，看似木讷的师傅，解下一直戴在脖子上的大红围脖，在雪地上围着小花摆成一个心形。冰凌花便成了“心”中那灿烂的一点明黄。师傅手指当笔，以雪为墨，在冰凌花旁写下了一行浪漫的诗句：“尽管身处苦寒之境，冰凌花却给这荒蛮的山野，谱写了一首春天的序曲，让自己的生命绽放出奇异的光彩。”

七

“让自己的生命绽放出奇异的光彩。”年轻的巡线工对着冰凌花喃喃低吟道，心中似有所动。当他的目光触到雪地上的大红围脖时，眼前一亮，那大红围脖多么像一团火，在皑皑的白雪中熊熊燃烧。

果然，师傅说，他每年都会让媳妇织一条这样的大红围脖，因为红色鲜亮，在山野

中老远就能望见，可以给那些迷失了方向的人照亮回家的路。

或者，师傅本身就是一团火，照亮了这荒蛮的山野，照亮了这悠长的巡线之路，年轻的巡线工暗想。

“看，山下亮灯了，又是一天。”师傅指着山下亮起的灯火欣慰地说。

年轻的巡线工陷入沉思，望着山下渐次亮起的灯火，一盏、二盏、三盏，一片、两片、三片……成片的灯火使得刚刚降临的黑夜，又生动了起来。

那如繁星一样闪亮的灯火，使年轻的巡线工颇为震动。虽然知道他巡的这条线路，连着乡村、连着城镇，但他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村中磨米的电磨、浇地的水泵，城镇的学校、工厂、医院，要靠巡线工尽职尽责守好阵地来支撑。他不由得想起高考那年，一次，因为停电，全班同学只能点着蜡烛上晚自习。当时老师高举着蜡烛慷慨激昂地说：“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乡村振兴要靠你们。孩子们，一定要发愤图强啊！”

如果当时灯光明亮，他会不会考取更好的学校？

“守卫好这条线路，守卫住万家灯火，是我们巡线工的职责。”师傅似在对自己，又似在对年轻的巡线工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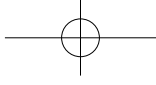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守卫”二字像一把铁锤，重重地砸在了年轻的巡线工的心上。年轻的巡线工只觉得师傅心里的那团火正在蔓延，他的心被点燃了。他按捺不住冲动，飞速地向那亮灯的地方跑去。不知是不是出现了错觉，他奔跑时只觉群山跟着他一起奔跑，只觉一座座铁塔跟着他一起奔跑，只觉一道道银线跟着他一起奔跑。

“让师娘也给我织一条大红围脖吧！”年轻的巡线工边跑边回头大声对师傅喊。

使者

到了他和他。山顶的风很大，风中还夹杂着沙砾似的雪，打在脸上很疼。他和他并肩站在风中，一高一矮，像寒冬里的两棵树，黑瘦黑瘦。他和他的身后是二层水泥建筑，像

那一天，我登上了这座山的山顶，就遇



哨所，又像古代的烽火台，孤零零立在山顶。

“老远就看见你了，穿着裙子上山，也不怕冷。”矮个子男人向我招呼道。

原来他们是护林员，身后的水泥建筑是瞭望塔，站在瞭望塔顶，用望远镜能观测到他们看管的林区。

其实，我中午才到山下的小镇，身上的裙装适合山外这个季节的温度。没想到这里会这么冷，和山外差了将近一个节气的时间。

见我冻得瑟瑟发抖，矮个子护林员把我让进了瞭望塔。高个子护林员拿起老式水瓶倒了杯热水给我。接过热水杯，我四下里瞭了一眼，心想这么高的山不可能有自来水。果然，除了两桶桶装水，我再没看见其他的盛水器。来到窗前向外张望，山峰被各种树围着，林中除了皓白的雪没看见有河。如果没猜错，这两桶桶装水是它们从山下背上来的。我回身把热水杯放到了办公桌上，没舍得喝。

“喝吧！这山上的雪还没化，雪也能解渴。”矮个子护林员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指着瞭望塔外说。

我再次来到窗前远眺。我所在的这座山在方圆百里的群山之中应该是海拔最高的了。瞭望塔建在山峰的顶端，窗外的群山仿佛从脚下绵延开去，一直挨到了天边。天与山之间好像有一条蓝色的大河奔腾。后来我才知道，那条蓝色的大河还是山脉。多少亿年前，这里一定是一片海，那起起伏伏的峰峦就是奔腾不息的海浪。

二

窗外传来凄厉、悠远、苍凉的呼啸声，离窗户最近的树猛烈地摇晃起来，林间的空地被纤细的黑色枝条覆盖了。

什么动物这么凶猛？

风，是风。我得到的竟是这样的回答。原来无形的风也可以这么狂野、这么凶猛，它发出的呼啸声如同凶猛的生灵从生命深处发出的嘶吼，震天撼地。再这么刮下去，这些树会不会被连根拔起？我担心地回过头去看

看两名护林员——高的那么高，像白杨；矮的虽然矮，挺直的身板却像劲松。

“春天山风大，树枝子水分少，经不住风就断了。”矮个子护林员个头矮，嗓门却大。

“有些树看着挺粗挺高，其实是空心，来个几级风就刮倒了。”高个子护林员说话声也是嗡嗡的。两人的嗓门都这么大，定是天天跟风对着喊，练出来的。

“生人可不能在这山上乱跑，真的很危险。”矮个子护林员强调道。

即使没有风，也可能会碰到突然倒下的朽木。还经常有人走“麻达”山，夏天和秋天还好，林子里有各种野果充饥，赶上春冬两季，几天出不了山，可能就会被冻死、饿死。而且，这些年不让打猎，山里的野兽越来越多——狍子、雪兔、山鸡、熊瞎子、野猪、飞龙、獐子、狐狸、鹿、獾子……

“有虎吗？”我问，刚才的风声多像虎啸。

“有人说见过，但我们没见过。”高个子护林员说。

“有狼吗？”我再问。

“有。”矮个子护林员的口气不容置疑。

听到这么干脆的回答，我再向窗外张望，仿佛看到树丛里闪着一双双放着绿光的眼睛。

“都在树棵子里藏着呢。”高个子护林员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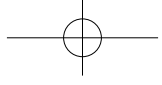
我紧盯着离我最近的林木。树木还没发芽长叶，但松树、柏树、桦树，还有我不认识的树，枝杈在空中交错纠缠，遮天蔽日，看上去隐秘性极好，特别有利于动物隐藏。突然，一声尖厉的鸟叫划破了寂静的山林，我着实被吓了一跳。虽然我什么也没看到，但就在那一刹，我还是感觉到了在这苍劲的无边的林木中，正有无数双眼睛凝望着我。我似乎感觉到了从这无数双眼睛里透出的腾腾杀气。

“有猎枪吗？”我再反身问。

“没有。”矮个子护林员回答。

“不允许私人打猎。”高个子护林员补充。

狼来了怎么办？熊瞎子来了怎么办？野猪来了怎么办？老虎来了怎么办？我的脑海里快速闪过豺狼虎豹的身影——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据说，熊瞎子看似笨拙，却



连多少年的老树都能连根拔起。还有野猪，拱起人来绝不留情面。还有狼，这冰天雪地的，食物断了，饿狼扑食，那凶残的场面我虽然没见到过，但在影视作品中还是见过的。

山林看似寂静，但寂静的背后定是险象环生；而如此险象环生的山林，却又是这般气象万千——冰雪中盛开着艳若朝霞的达子香。

三

我是在午时刚刚抵达山下小镇的。已经5月了，山外早已柳绿莺飞，这里却依旧白雪皑皑。最令人惊奇的是，白雪中竟然盛开着玫红色的花树。听当地人说，这玫红色的花树叫达子香，只在冰雪尚未融化的5月盛开。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不畏严寒的花，而且如火一般在雪中燃烧了整个山野。我被这壮丽的景色吸引着，就这么不知不觉沿着小镇唯一的一条马路到了山下，然后忘情地扑进达子花丛之中。偶尔从幽谷里传来几声山鸡的啼叫，惹得我驻足观望。群山肃穆，山上的树静静地立在那里，好似一个个历经沧桑的老人。没看见山鸡的影子，但那几声叫，足以使原本寂静妩媚的山谷变得更加灵动。

——那天多晴朗，那地广阔而苍茫，那是微风啊依恋的地方。那心多善良，那歌动听而悠扬，那是牧人那古老的歌谣……

我记不起曾经在哪里听过的歌，此时又在耳畔回响。黑魇魇的林梢似乎随着我心中的旋律舞动起来。

起风了。

又起风了，松涛阵阵，像是一首宏大的交响乐，在山谷中轰然奏响。

白雪、苍松、达子香……

“这里真美！”我由衷地感慨。

“这样的景色，我看了31年。”矮个子护林员说。

我心里一震，不由得重新细细打量起两人来，刚刚只是觉得他们的肤色黑，靠近了才看清楚，他们不只肤色黑，他们的皮肤还像树皮或是山岩一样粗糙、坚硬。他们两颊上的皱纹很粗，在粗的皱纹之间

又堆积着细密的小皱纹，这是长年被狂野的山风抚摸的痕迹。

“您在这山上31年了？”我忍不住好奇地问。

“算今年整整31年，明年就退休了。”矮个子护林员说。

“我也快20年了。”高个子护林员似乎不甘示弱。

31年，一年365天，我迅速地在大脑里计算着，按一年365天计算，矮个子在这山上度过了11315天。也就是说，他从而立之年一直到花甲之年，就没离开过这片山林。清晨、日暮、星空、苍穹，太阳给山林镀上一层金光，月亮把银光倾泻进山林，定是陶渊明“山气日夕佳”的景象。

“31年，这里一直都是安全无事故。”矮个子护林员表情凝重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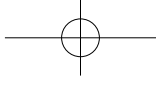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安全无事故？”我喃喃重复道，想起网络上的一句热词：你的岁月静好，却是有人在负重前行。

“是的，师傅在这里护林31年，从未发生过事故。”高个子护林员也重复道。

山林最怕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的眼前闪过米粒大的柴火星，然后，是绵延十几里被烧得一片焦糊的山。

四

那是一条逶迤的山路，与山路并行的是一条几米深的河谷。最初，沿着这条山路前行时，我看着车窗外的山觉得有些奇怪。这里并非岩石嵯峨，山上却寸草不生。走出去四五里地，终于看见山上有树了，那些亭亭玉立的白桦，上半身都不见了，下半身被火燎过。车又向前驶出去几里地，山上只有一棵棵被烧成黑色的树根，虽然无法分辨是什么树，但从那粗壮的形状可以想象，这些树的身姿曾经是多么苍劲挺拔。这被火横扫过的山场一直绵延了十几里，直至前方出现了一条河。河很窄，是从山里流淌出来的细流，但这条细流好像是分界线。细流这边的山林惨不忍睹，过了细流，山峰耸立，草木茂盛，



白桦亭亭，松柏苍翠。

十几里地，我们一直在没有人烟的山谷里盘桓，直至走出那片大山，来到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落，才知道刚刚经过的那片山谷，曾经树木参天、山花飘香、野兽出没。其实，林业部门一直都是严禁人们带火种上山的。那个护林员家就住在这村子附近，也算是老护林员了，多少年一直都是从家里带饭上山。那几天他胃不好，想吃个热饭。常跑山的人都知道，在山里烧火，要把柴灰用水浇灭再用土深埋。那天，老护林员在看林的小屋里做好饭，拨拉了几遍，确认柴灰里连豆粒大的火星都没有，就没用水浇，也没用土掩，直接倒到野地上。谁知，一股风刮过，从灰里飞出一颗豆粒大的火星，跟着风到了河谷对面，火星子落到河岸边的草棵子里。眼见着草棵子里蹿出一把火，眨眼间，这把火进了林子，变成了一条火龙，在林子里腾挪跳跃。河谷那岸的山林便成了一片火海。接着，这条火龙又腾空飞到了河谷这边的山林，也就是我们刚刚经过的那片山。河谷两岸的山林，大火冲天，把整个天空都烧红了，几十里地外的人都能感觉得到空气中那灼人的滚滚热浪。

多年前的往事，村子里的老者记忆犹新。镌刻在这片山谷的记忆里，是多么凄惨、多么苍凉。

恐怕没有人能说得清这绵延十几里的山林有多少年了。许多树的年轮刻录着上百年的印记，但那未必就是这片山林成长的年龄。即使养育了莽莽森林的大山，也未必能够说清楚第一棵树的种子是在哪一年，被小鸟儿噙在嘴里，越过沙漠、越过湖泊、越过河流，落在了这大山的皱褶里。虽然荒凉贫瘠，但这粒种子还是把这片山谷当成自己安身立命的家园。一年又一年山洪冲击，一次又一次山体滑坡，一场又一场冰封雪冻，荆棘摧折，哀鸿遍野，一些资源或枯竭，或衰颓，一些物种或濒危或灭绝。只有这粒种子在无数次磨难中坚强不屈地活了下来，并在漫长的岁月里，在这片山谷里悄然建起了郁郁葱葱的森林王国。继之而来的是许多新的成员，狼虫虎豹、山鸡野兔、花鸟蜂蝶。这粒种子怎

么也不会想到，顷刻之间，一个豆粒大的火星子，就把莽莽苍苍的森林给毁灭了。烧毁的何止是山林，还有那些常年住在山林里大大小小的动物，还有那些在树上搭巢的鸟雀儿，还有那些为蜜蜂提供花粉的花朵儿……

当人们惊惧地遥望着那被熊熊的大火烧红了的天空，整个山谷响彻震天动地的哀恸之声。

五

“人得有敬畏之心，有了敬畏之心，才能免却种种灾难。”不知是谁，从哪里发出这样悠长的叹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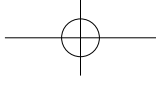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敬畏天地，敬畏自然，敬畏任何生灵，只有心怀敬畏，才能做到31年安全无事故吧！

看着眼前这一高一矮两名护林员，31年安全无事故，轻描淡写，仿佛在说31天，或是31个小时。可是或许连他最亲的人都不曾晓得，这里包藏了多少汗水、多少心血、多少酸楚、多少寂寞。即使把一个人的生命拉长到百年，31年也已经是占去了生命的三分之一。矮个子护林员把生命中的三分之一时间，交付于这片没有人烟的山林。那些没有星光、没有月光的漆黑夜晚。那些太阳从山谷里一跃而起，在山林上空划一条弧线又落到山谷里去的日子。他吹过山野里最狂劲的风，也经历过尿液成冰、鼻涕冻在了鼻孔上的苦寒。最美的风景与最恶劣的天气，都是他的日常。日子久了，他根据风声和风中气味，能判断出哪里藏着体形大的野兽。他也能通过鸟的叫声，分辨出哪片林中的山花开得正盛。他还能从树梢投射在林地上的影子，来判断一天的时辰。他就这样踩着自然的节奏，看护四季的林木。

护林——护林员的职责。这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作为人类成员的一份责任。他们是守护这亘古不变的山林勃勃生机的使者。

孙桂芳 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多篇散文见诸报刊。供职于中电传媒集团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娟



铺在空中的路

阿拉旦·淖尔

扎西坐在他的伙伴身边看着过往的人，他的心踏实了。山下的人看见高高坐在山上的扎西，心也踏实了。人们都知道山腰里那根又高又粗大的电线杆和天上明晃晃的日头陪伴着扎西老人。如果没有这两样东西，真不敢想象年迈的扎西老人怎么度过这些漫长的时光。

扎西望着落在电杆上的鸟儿，他的心稳当了。鸟的叫声告诉他新的一天开始了。他望着飘在空中的电线，眼里露出喜悦。安然的神情从他苍老的脸上绽放。是啊，他曾无数次地对人说，这些挂在空中的电线才是最强大的，一声不响就照亮了村落，照亮他的土房子。夜晚，当明晃晃的灯光挤满他的土屋砸在他凌乱的家里时，他是那么幸福，那么温暖。他把黑夜当成白天一样，才睡得踏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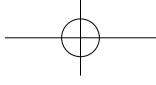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扎西的土房子有很多年了，和他年龄一样大，在不断的维修改造中依旧坚固地扎在半山腰。从窗口，他一眼就能看到山下村庄的风景。夜晚，山下的人总会习惯地看看山腰里那盏通宵亮着的灯。黑夜里那盏灯无声地传递着平安的信号，眼睛一样凝视着黑夜。扎西老人的习惯是夜里睡觉不关灯，山下的人也习惯了他通宵亮着灯。如果他的灯没有亮，村里人会不安。他的灯亮着才正常，这盏亮着的灯让山下和山上的人默契地达成了

共识。

多年来，扎西已经习惯了早晨出门第一件事情就是仰起头来看看门前的电杆。当他看到电杆上完好无损的电线上依旧站满了鸟儿时，他的心平静了。这些鸟儿像一群可爱的孩子，叽叽喳喳把山野吵醒了，也把他的心叫活了。听着鸟叫，扎西的心也欢腾了。

扎西老人始终记得那个电力工人临走时对他说过话，如果发现哪里的电线掉下来，马上给他打电话。扎西老人像坚守一个重要任务似的牢记着电力工人的话，像抱着一个大甜瓜一样保存着这个电话号码。可是，时间过去了很久，他却始终没有机会给电力工人打电话。因为粗壮的电杆上挂着的电线像铺在空中的天路一样，结结实实、稳稳当当。它怎么可能掉下来呢？它当然不可能掉下来的。扎西老人当然也不会知道，那位年轻的电力工人给他电话号码是为了安慰独居在山上的他。扎西老人盼望着那些可敬的电力工人们到来，工人们来了，这里就热闹了。可是好长时间了，工人们都没有来，他既失落又安慰地坐在电杆前望着远方。

太阳西斜了，草原带着夕阳的余晖正在逐渐静下来，桑吉背着沉重的盐巴赶路。她在镇上替扎西老人买了需要的物品。近年来，



扎西的日用品大多都是村里的人帮他买的，他已经很少去镇上了。

一群麻雀急匆匆地飞过即将隐退的夕阳，那急促的声音似乎是很不情愿太阳西下。

桑吉挪了挪背上沉甸甸的袋子，望着山坡上那根又高又大的电杆，向它走去。天黑前，她要赶到那里，那里是扎西老人的家，扎西老人在电杆前等她。

站在山腰的这根电杆，似乎成了村里人下山和上山的一个标志，它像巨人一样高高立在空中，威猛又高大，站得威风凛凛，站得可亲可爱。这条山路是人们出山和进山的必经之路，扎西老人的家就在离这根电线杆不远的红山坳里。久而久之，这根电杆成为村里人过路的一个风景点，或者它已成为村里的一员了，被人们常挂在嘴边。“在红电杆那儿见”“来红电杆这里拿东西”等等，都和这根电杆有关。

下山的人走到这根电杆前会停下来休息片刻，上山的人走到这根电杆前也同样会停下来喘口气或抽根烟。

村里不爱说话、不爱与人交往的老人扎西近年来会时常坐在这里，吸着他那长长的烟锅，望着过往的人，脸上露着笑容。吊在他烟袋上的那块翠绿的老玛瑙，跟随烟袋的晃动，像萤火虫一样一闪一闪。村里人以欣赏的口气经常谈起那块已经不多见的老玛瑙。据说它在扎西家里传了四代人，到了扎西这里已经是第五代了。

少年的扎西英俊潇洒，天性少语，而现在村里人说老了的扎西越老越活泛了，爱说爱笑。当他坐在红电杆前抽着烟看着过路人时，人们更愿意停下来休息陪他聊天。

这根电杆和普通的电杆没什么区别。不同的是，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这根电杆的根部以上被红油漆染得鲜红鲜红的，在荒寂的草原上，这鲜艳的红像一团燃烧的火，照着下山和上山的人。于是这根电杆就有了一个新名词——红电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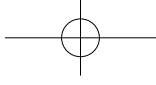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少年扎西是牧场远近闻名的骑马高手。他不爱说话，见了人总是礼貌地点头示好，人们很少见他大笑，更多时候，他像个害羞

的女孩羞羞答答地低着头。村里人说扎西和他母亲一样少语，就连他的长相也和他母亲一模一样。

扎西的母亲是一位温柔贤惠的女人，在牧场看护羊群，她在生下扎西的当天夜里去世。村医说她年龄太大了，生产时遇到危险。扎西的母亲生扎西时年龄过了40岁了。扎西的父亲身材瘦高，爱说爱笑，大多时间在外做生意。他回家时开着那辆破旧的老式汽车，来往于牧场和城市之间。他回来时，总会带给扎西的母亲很多漂亮的衣服和首饰，他挣的钱都交给扎西的母亲保管。他们家和村里人相处和睦，经常为村里人慷慨地解决燃眉之急。自从扎西母亲去世后，他的父亲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高大的身躯弯了下来。他彻夜难眠，患有严重的胃病。没了妻子的关怀和照顾，他日益消瘦，身体垮了，再无心经营生意。多年的胃病折腾得他很快瘦如骷髅，最终也没能治愈而去世。村里人为他举办了火葬。从那以后，失去父母的扎西更不爱说话了。他的青春似乎是被藏在了大树底下。随着时光的流逝，他把自己从帅气的青年过成了今天的独居老人。

扎西的父亲给扎西留下了一笔足够他建新房娶妻的钱，可扎西自己没有用过这笔遗产。他用这笔钱帮助过村里几位患病的老人和孩子。

扎西年轻时有过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年轻时的扎西很帅，在草原上参加赛马。一位城里的姑娘看上了帅气的扎西，通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扎西的家里。她要把扎西带到城里去。扎西不去，那个城里姑娘连续来了几次，扎西都不同意跟她进城。就在城里姑娘又一次来时，扎西和她一起进城了。人们都以为进了城的扎西再也不回来了，去做了“招女婿”，做了城里人。可谁知道，进了城的扎西第二天就跑回来了。家人问他，他脸红得像气球一样，淌着汗什么话都不说，头似乎要钻进肚子里。打那以后，扎西变成了一个看见人就脸红、看见人就低头的青年。他从城里回来后搬到了半山腰红电杆对面的土房子里，他就



是那座土房里出生的。

几天后，那个城里姑娘又来找他了。这一次，她没能靠近扎西。扎西家门口铁链上拴着的来回跑的雄狮般的藏獒使她无法靠近房子。无奈之下，城里姑娘走了。村里人说是那个城里姑娘毁了扎西。扎西听到这句话时，脸像火炉般通红。老人们说扎西依旧是童子身。

就这样，扎西在这座老房子里把自己的青春住成了一个耄耋老人。住在老房子里的扎西不与人交流，独来独往。山下，他父亲修的那座漂亮的砖瓦房成了一件闲置品。

村里人议论年轻的扎西时，说是那个城里姑娘的一个吻吓跑了扎西。这些都是人们的说法而已，真实的情况只有扎西本人知道。

就这样，年轻的扎西在山上土房子里独自生活。大家都知道他是马术高手，再野的马到了他手里都能被驯得服服帖帖。自打从城里回来，他连马也不骑了，彻底过起了一个人的生活。

他的土房前那根高大的红电杆成了他终日的伴侣和忠诚的伙伴。闲时，他坐在电杆前看着过往的人，听着马蹄声从这里经过。人们总能闻到从扎西家桑炉里飘出的浓浓的柏香味。那香气静静地缭绕在山间。

一年又一年，扎西从青年变成了一个老人。变成老人的扎西对人热情忠善，慷慨助人。他这一生，老来才开始热情高涨。如今，

80岁的扎西身子依然硬朗。多少人去了山下，他不去，多少人进了城，他不去。他守着羊皮窝窝热炕头。唯一的变化是，现在的扎西爱说话了，看见人，脸不红了。他热情招呼过往的人，给他们吃的给他们喝的，笑呵呵地和人们聊天。他经常给村里人钱，让他们帮着买需要的食品物资。

老来的扎西受人尊敬，坚守他的土窝窝。他每天都要坐在这根又粗又高的红电杆前看过往的人，看着牛羊，听远处汽车的轰鸣声。

桑吉走近红电杆，扎西老人稳稳地盘腿坐在那里，如草原上的圣人。他目光慈祥温暖，被日头晒黑的脸似一张干枯的树皮，眼睛炯炯有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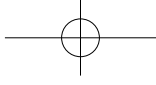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有一天，电力公司来人了。电力工人神鹰般盘旋在空中作业，好不热闹。那些天，扎西老人的脸笑成了向日葵，兴奋得像个孩子。他热情地给电力工人煮茶，拿吃的，他也吃工人们带来的食品。他希望这个活干的时间长一点，能给他更多的欢乐。当他看着电力工人消失在山下时，他的烟丝拉得更长更远了。

夕阳西下，扎西老人稳稳当当坐在电杆前眺望远方。

阿拉旦·淖尔 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萨日朗》。

责任编辑：周玉娟





字词与链接

李应辉

字词之一：电

1. 基本释义

“电”是一种能源，可利用它来使电灯发光、机械转动等，是由美国科学家、发明家富兰克林于1732年发现的。

2. 记忆链接

(1) 柴油机发电

伴随着巨大轰鸣声和呛人的油烟味，在青海东部黄河南岸的我的家乡贵德县城，离我家百十米的南街老祖庙，县人民电厂装机40千瓦的柴油机开始发电了，这是让人们难忘的时刻。1958年8月投运的柴油发电机，每晚发电3小时，为县城政府机关及少数家庭供电。随着轰鸣声和发电功率的变化，15瓦的电灯泡忽暗忽明。电压最低时，灯泡里的钨丝变成了红血丝，人们戏称为“狗眼睛”。

这是20世纪60年代末，我对“电”这个字的最初记忆。

(2) 小水电站发电

1973年5月，县政府在县城西河上游投资155万元建设的瓦家水电站投运了。装机1000千瓦的小电站给县城和周围农村提供了电力。尽管有供电电压不稳、经常在没有预通知的情况下停电（尤其冬季，基本全停）

等问题，但我家里40瓦的灯泡亮了起来。昏黄的灯光点缀了县城夜色，改变了我对黑夜的认识。灯照亮了我们的生活，点亮了我心头的希望。

3. 事件链接

(1) “摸”电

1972年初春的一天晚上，当轰鸣声响起时，上小学二年级的二哥带我去县人民电厂的同学家看神奇的柴油机发的“电”。在二哥同学家里，我们对忽暗忽明的灯泡产生了浓厚兴趣。二哥忍不住上炕把15瓦的灯泡拧下来，又好奇地把右手食指塞进灯头里一探究竟。一声惨叫，二哥被狠狠摔在了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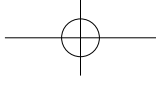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原来，“电”是会咬人的。

(2) “触”电

瓦家水电站投运后，县人民电厂的柴油发电机被拆除了。农村接连发生了几起触电事件，让人们领教了“电”的另一面。对于无形无影的“电”，人们是又爱又恨。一天大雨后，在我家附近的巷子里，生产队王队长的老婆路遇被风吹断垂落地上的裸露电线，她顺手抓起时触电身亡。路过的另一个农民捡了一根湿木棍挑电线时，又被电死。人们陷入极大恐慌。

(3) “降”电

电工穿着粗布工作服、戴着红柳条编织



的安全帽，背着狼牙脚扣和工具包，带着长长的令克棒，穿行在大街小巷。在涂了黑色沥青的木质电杆上爬上爬下，简直就像传说中的孙悟空一样。人们对他们的工作仰慕至极。

字词之二：电力

1. 基本释义

“电力”是电所产生的做功能力，通常指做动力用的电。在19世纪70年代，电力的发现和应用在西方国家掀起了第二次工业化高潮。

2. 记忆链接

(1) 大电网

1976年7月，从西宁红湾变电站到县城贺尔加变电站的110千伏输电线路投运，贵德县终于有了大电网供电。瓦家水电站发出的电并入大电网，县里成立了供电所。相比经常停电的小水电供电，大电网可靠稳定的电力供应为县城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水泥厂、加工厂、修理厂等雨后春笋般出现，连学校也办起了校办工厂。

从前磨面，人们要把粮食带到水磨房，在水流允许的情况下才可以磨面（冬天经常被冰冻）。自从有了大电网供电，人们就开始用电磨磨面。电磨随时可以开磨，面粉磨得又快又好。我家里60瓦的灯泡亮了起来。60瓦的灯泡比40瓦的灯泡亮许多。明亮的灯光照亮我们的夜空。我们兄弟姐妹在灯下围坐，一起吃饭、学习。我常常生出恍若隔世之感，怀疑眼前的灯光到底是真是假。

(2) 打开眼界

家里有了小广播，县城有了电影院，国产电影、进口电影开始上映，可靠的供电使电影播放顺畅连贯，不会再有从前那种电影里人的声音忽高忽低、银幕忽亮忽暗的情形了。有时，柴油发电机干脆就停了，露天电影往往在大家的口哨和唏嘘声中宣告散场。

小广播和电影打开人们的眼界，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

(3) 有幸聆听重大消息

1978年12月，一个寒风裹挟着雪花的傍晚，上小学五年级的我赶着天黑之前回到家，端着一碗热乎乎的洋芋面片，蹲在厨房门口借着灯光吃饭、听小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男播音员精神饱满、抑扬顿挫的声音分外有感染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消息不经意间被我的大脑接收。寒冬腊月，我看到大人们冻得通红的脸绽放激动的笑容，他们兴高采烈地谈论着改革开放的事。我知道事关百姓的大事好事要发生了。接下来的一系列变化证实了我的判断。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江南北，许多的新生事物纷纷出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是我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我有幸聆听这个消息的发布广播，成为这个重大事件发布的见证人之一。

3. 事件链接

(1) 电的另一种作用

在一般人家，除了照明，电也有了多种应用。比如冬天孵小鸡时，为防止小鸡被冻死，人们会偷偷用灯泡烤纸箱子以加热。受此启发，我们县供电所所长的三儿子出生后，为给孩子保暖，所长的老婆自作聪明地给孩子头顶上方挂了一盏100瓦的大灯泡。结果，好端端的孩子被“烤”成了双眼几近失明。

多年后，这孩子成为县城第一个盲人按摩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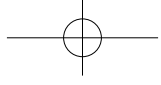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2) “用”电的另一种方式

电是商品，用电要交钱，只不过那时候是先用电后交钱。窃电，无师自通。那个时候，窃电方式多种多样，从私拉乱接到表外接电、电表中放磁铁、临时挂接等。

字词之三：电网

1. 基本释义

电力系统中各种电压等级的变电站及输电线路组成的整体，称为“电力网”，简称“电网”，它包含了输电、变电、配电三个单元。



“电网”的任务是输送与分配电能，改变电压。

2. 记忆链接

(1) 结缘电网企业

1985年8月，我考上大学，学文科的我意外收到省电力局的委托代培协议书，这意味着四年后我将进入电力行业工作。命运，真是不可预测。

1989年7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省电力局，从省电力局分配到青海湖以南的海南州供电局，从海南州供电局分配到共和县供电局，又从共和县供电局分配到配电班。经过类似于商品层层批发的流转环节，我浮尘般飘忽着的身子终于尘埃落定。

我的工作是巡检和检修小镇以及附近乡村的10千伏配电线路。我头戴安全帽、身穿劳动布工作服，背着工具包和钢制脚扣，带着长长的令克棒，跟着老师傅徒步或是乘车（租用的手扶拖拉机）巡检线路。

人生，真是如梦啊！

(2) 那个年代的青海电网

1987年1月，西宁电网更名为青海电网。

1989年6月，总装机128万千瓦的黄河上游第一座大型梯级水电站——龙羊峡水电站建成发电。青海电网进入330千伏大电网、高电压时代。

2005年9月，我国第一条750千伏输电线路在青海官亭正式运行。青海电网进入750千伏超高压时代。

以电为媒，以录音机、电视机、洗衣机等现代化电器为标志的现代文明进入寻常百姓生活。电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快捷方便，电也让我们的世界变得五彩斑斓、有声有色。

大电网，有力助推了经济社会发展。

3. 事件链接

(1) 恐高与登高

我患恐高症，工作后与电线杆打交道，才知道这种怪病贻害无穷。十多米高的电杆，年老或年少的师傅都能猴子般上去下来，我却比登天还难，离地两米时便感到心口恶心、四肢瘫软。

师傅们认为我的解释稀奇可笑，说登高

爬杆是人的本能，你怎么能不敢呢？他们赞叹我的智商高，偷懒的借口学问深。直到有一次我下定决心背水一战，战战兢兢登上杆顶，却觉得天地倒置、心慌气短，抱紧电杆顺杆滑下。师傅们怕我出事影响他们的奖金，从此不再让我登杆了。

恐高，我至今恐惧着。

(2) 石块与文字

去乡村巡线，我们承租来的手扶拖拉机，司机老张识字不多，却是喝酒吃肉唱“花儿”的好手。农村道路破败不堪，手扶拖拉机能把人的腰颠断。为了让路上好受些，师傅命我每天搬石块压车。老张在一旁看热闹，冷嘲热讽说大学生要舍得下苦力气才能成长为合格的工人阶级。

一天午休，闲来无趣的老张把我手中的手抄诗集要了过去，说数数自己能识几个字。出发时，我在草原的取土坑里找到泪流满面的老张，他像孩子一样哭着说看了第一首的前两句就控制不住了。不用看，我知道那是兰州诗人唐欣写的《妈妈》，前两句是“黑夜中哪里的水珠嘀嗒嘀嗒，想起你想起你亲爱的妈妈”。老张唏嘘着说那天是他母亲的一周年忌日。

“这世上最毒最狠的人是文化人，23个字就把一个从来没哭过的大男人整得稀里哗啦。”晚上，老张带着手抓羊肉来找我，抓着我的手这样对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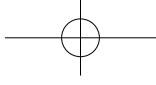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从此，我再也不用搬石块了。老张抱着石块哼哼唧唧着说：“哪能让大学生文化人搬石头，这是罪孽啊！”

8月的一个夜晚，我们露宿龙羊峡旁海拔3816米的瓦里关山的山坡上，绿草如茵、野花遍野，头顶上是举手可摘的闪亮星星，享受自带的干粮，我暗暗得意：真是浪漫的星光之夜呀！半夜，电闪雷鸣，狼嚎阵阵，暴雨中，老张把自己仅有的雨衣盖到我身上，避免了我被暴雨浇一整夜的惨剧。

石块与文字，冲撞出的能量如此神奇。

(3) 发小与英雄

在单位，我遇到儿时的发小翟全璞。5年前，他高中毕业后招工到州供电局做了线



路工。

1993年8月27日夜，大雨滂沱，电闪雷鸣，不祥的气息笼罩着草原小镇。15公里外的沟后水库不堪重负，大坝发生险情。已调到共和县供电局配电班的翟全璞受命出发，乘三轮摩托车去检修水库电闸的供电线路。车至小镇下街河道时，溃坝的洪水劈面袭来，翟全璞不幸牺牲，后被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我与英雄，距离如此之近。

(4) 历史和现实

1998年11月，怀着心存已久的向往，我去了近500公里外的果洛州大武镇。新落成的110千伏大武变电所坐落于大武火电厂院内。

大武火电厂于1973年4月竣工发电，至1981年停运，其中一台675千瓦汽轮发电机是英国1902年制造的。据说它曾经给慈禧太后服务过，后被层层下放，最后从西宁电厂调拨给大武火电厂，可谓历史久远。停运多年的厂房在无情风雨的侵蚀下破败不堪，但墙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标语依旧醒目。

忆昔抚今，在历史和现实的巨大落差中，我感触万千。

字词之四：电压

1. 基本释义

“电压”也被称作电势差或电位差，是衡量单位电荷在静电场中由于电势不同所产生的能量差的物理量，常用单位为千伏(KV)等。

按照等级分类，电压分为安全电压、低压、高压、超高压、特高压。

2. 记忆链接

对比电压差，你就能发现配电班和外线班的差异所在。

10千伏和110千伏电压差异，在我眼里直观体现在配电班和外线班人员的身高体重、所爬的杆塔高度、使用的车辆配置等方面的具体数据差异上。

20世纪80年代末，海南州供电局外线班

负责全州唯一的电力生命线——110千伏红共线的巡检。在外线班小伙子们满是不屑的高傲目光里，我们配电班的“老弱病残”是“狗肉上不了台面”的乌合之众。只有他们，才是勇挑重担、敢当大任的中坚力量。

外线班成员个个都是一米八以上的魁梧个头，留着大胡子和那个时代流行的长发，戴着大太阳镜。他们肩并肩齐刷刷并排走在小镇大街上，气场强大，像极了录像片中的“加里森敢死队”。对面的汽车会停在一旁给他们让路，后面的汽车默默排队跟随着，没有人敢鸣笛超过他们。我们呢？老弱病残、良莠不齐。

相比我们检修的12米高的10千伏电杆，他们检修的110千伏铁塔让我头晕目眩。

出工，他们是坐大卡车、大吊车、工程车。我们呢？靠徒步或是乘手扶拖拉机。

遇有狂风暴雨，他们风雨无阻，直面电闪雷鸣；重大抢修抢险，他们挺身而出，以一当十。我们呢？龟缩一隅，等待风雨过后。

遇见他们，我们只能低头灰溜溜小跑而过。

3. 事件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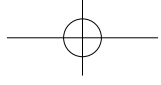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1) 线路工的标配早课

1991年6月，已经调到州供电局搞宣传工作的我，随外线工外出采访。他们的工作内容是在拉脊山上检修110千伏红共线。起初，在山脚下，我们吃住在老乡家里。每天早上，房东老大娘做好饭，招呼线路工们吃。在铁塔上作业最怕“方便”，老大娘一遍遍地善意提醒：“稀饭喝多了尿多，多吃馍馍。”反复提醒，她说成了：“尿喝多了稀饭多，多吃馍馍。”

从此，这成为线路工们的标配早课。

(2) 线路工的标配夜生活

在拉脊山山腰上检修110千伏红共线，远离老乡家，我随外线工住帐篷。晚饭是工人们自己揪的大面片。吃罢饭，帐篷里，身高近两米的大胡子班长下令：准备战斗。一箱高度白酒搬了上来，我激动并恐惧着。班长对我挥挥手说：“大学生去小帐篷睡觉，早晨有任务。”



早晨，班长踢醒了我：“去叫他们，开工啦。”工友们在大帐篷里横七竖八躺着。我狠狠踢上一脚，他们哼唧着睁开眼睛，爬起来干活。登塔、作业，一天的快乐工作又开始啦。

战斗，是线路工们的标配夜生活。

（3）配电工人的小生活

我随配电班的师傅们出工，每天先抓“大头”再吃早饭。抓着“大头”的人就要为大家准备野外的午餐。第一天工作，我从参与老杨师傅主持的“抓大头”开始。半年时间里，我一直抓的是独一无二的“大头”，并踏踏实实做着“冤大头”。我百思不得其解，只能怨自己手气不好。

半年后，实在看不下去的小马师傅私下告诉我：老杨手里的每一个小纸团写的都是“大头”。雕虫小技，成为我的社会实践第一课。

字词之五：电流

1. 基本释义

单位时间里通过导体任一横截面的电量叫作电流强度，简称电流，单位是安倍（A）。电流分为交流电和直流电。

2. 记忆链接

最直接有效的安全教育，就是被电流击中。

作为学文科出身且理工科成绩极其糟糕的我，对于“电流”等抽象的专业概念，是到了工作岗位以后才有所了解的，确切地说，是经历了惨烈的“安全教育”后才有了深切直观的感受的。

到了班组，我被班里高矮胖瘦、年迈年轻的师傅们观猴子般围着观赏。他们嘿嘿笑着：“大学生做徒弟，嘿嘿。”比我小两岁的小马师傅笑嘻嘻地端着电话机一样的东西过来说：“安全生产很重要，我们先上一堂安全教育课。”他让我抓住“电话机”上的两个接线柱，叮嘱我要抓紧抓实。他猛摇把手，猝不及防的我被瞬间产生的电流击中，剧烈颤抖着，痛苦叫喊着。

“知道吗？这是电流，是危险的电流。

我的进厂安全课，也是让师傅们这样给上的，很管用的。”他满足地拍拍在椅子上瘫软抽搐着的我。

后来，我知道那个害人的东西叫“摇表”，是一台1000伏电压的手摇交流发电机。全力摇动下，发电机能够产生约36毫安的电流，虽不至于电死人却可以使人极度难受。除在工作中测试线路的绝缘电阻等用途，这个摇表还兼做配电班的安全教育工具，是个“传家宝”。

电流，从此我结识了危险的“电流”。

3. 事件链接

（1）试耐压抗电流

接受了安全教育后，当家的老杨师傅说：“晚上再给你打个耐压，测试一下你的承压能力，电流很危险，承压能力要强才行。”我听了有种莫名恐惧。

晚上，配电班的7人齐聚街头“正宗川味馆”，主题只有一个：他们6人轮番给我打压测试。当然工具不再是摇表，而是6个酒杯一碟的酒具，测的是“酒压”。那晚，我被他们扛着扔回了床上。第二天早晨班会上，老杨师傅给还在晕乎乎的我下了结论：酒压差得太远，承压能力不强，今后还要向老师傅们多学习，强化训练、努力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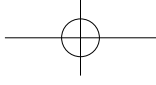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持续训练26年后，我终于成功戒了酒。

（2）电流与灵感

在辽阔壮美的大草原上巡线，我如肥硕知足的绵羊一般诗意地徜徉在宁静祥和、色泽鲜丽的天地间，尽情感受大自然的柔情馈赠，时时有灵感如电流触心，时时有激情如电火迸发，那是再舒心悦不过的事了。

电线杆默默有序排列 / 蜿蜒如一种方向 / 我由此向前 / 走过草原 / 草原于蓝天下平缓舒展 / 羊群缓缓流动 / 那老狼出没于神秘的传说之中……八月，我去巡线 / 电线杆寂寞而立 / 如你的忧郁 / 我给他们编写黑色的别名 / 在八月的天空下接受夏季风的检阅（诗歌《八月，我去巡线》）

十月，在中国—— / 夏季风拂过你裸露的胸膛 / 大片的庄稼林在你眼里消失 / 年轻的果实簇拥在你的枝头 / 显示着你的成熟 / 金



黄的季节 / 金黄的原野 / 草原暮秋的牧歌 /
鲜艳的阳光般 / 荡漾于十月的天空 / 大地，
耕犁出道道诗行（诗歌《十月，在中国》）

这样的诗句，记述了我当时的工作和感受，表达了我对1989年秋季的怀念和感恩。

电流与灵感，似乎从来都是天然绝配。

字词之六：绿电

1. 基本释义

以水电、太阳能、风电等非化石能源发电的绿色清洁能源。

2. 记忆链接

（1）“蓝天保卫战”

20世纪末，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电力需求急剧增大，化石能源发电和高耗能产业成为大气污染的重要因素，生态环境面临巨大挑战。进入新世纪，中国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有了革命性转变，“蓝天保卫战”全面打响。当仁不让的是用清洁环保的绿色能源

替代传统的化石能源。

青海太阳能资源丰富，发展绿色能源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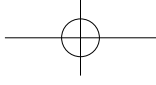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2）“绿电”行动

2017年至2021年，在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的幫助支持下，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先后开展了“绿电7日”“绿电9日”“绿电15日”“绿电三江源”百日系列活动和“绿电7月在青海”等活动，连创全部清洁能源供电世界纪录，助力青海清洁能源示范省建设。这对全国乃至全球清洁能源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2022年，青海“绿电5周”活动再次刷新全部清洁能源供电世界纪录。其间，清洁能源发电量100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燃煤454.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18.2万吨。

2020年7月15日，经过建设者20个月的艰苦奋战，青海—河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启动送电。电力“空中走廊”，实现了绿色能源快速输送。中国清洁能源示范





省青海两个千万千瓦级可再生能源基地建成。青海成为国家重要的新型能源产业基地。

（3）绿色数据

2021年2月，青海新能源发电量首次超过水电发电量，成为青海省内第一大发电电源。青海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全月新能源是第一发电电源的省份。

截至2021年7月底，青海电网总装机4050万千瓦，其中清洁能源装机3657万千瓦，占比90.3%；新能源装机2464万千瓦，占比60.9%。青海电网已成为全国清洁能源、新能源装机占比最高的省域电网。

截至2021年8月底，青海—河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已累计向华中等地输送青海清洁电量156亿千瓦时。

近年来，青海光伏年发电小时数保持在1500小时左右，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3. 事件链接

（1）曾经消失的北山风景

从我所在办公楼24楼的窗户向北望去，能看到西宁以北海拔2823米高的北山。经过多年绿化，从前的荒山秃岭已经变成翠绿青山。山腰处的丹霞悬崖上有着距今1800年历史的奇特土楼景观。山顶上挺立着坚定孤单的宁寿塔。这些，是我偷空放眼远眺、养眼养神、放飞心情的好风景。前些年，这些风景和我们引以为豪的“高原蓝”曾经一度消失，那时候，北山被漫天的雾霾遮蔽。

如今，“高原蓝”和北山风景又重回眼前。

（2）迷路在塔拉滩

2021年7月的一天，我驱车前往塔拉滩，重回故地，去看新变化。

塔拉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一片广袤无垠、荒漠化严重的荒滩地，曾经是蛮荒的代名词。

进入21世纪，塔拉滩的光伏产业呈现跨越式发展。蓝色光伏板成片如蓝色的海洋。塔拉滩步入绿色发展轨道，昔日的不毛之地成为国家重要的新型能源产业基地。

我来到塔拉滩，进入青海海南共和光伏产业园，沿着崭新平坦的柏油路穿过一座座规模宏大的太阳能光伏板方阵，途经一个个

太阳能发电场站，路过一个个红绿灯管控的十字路口，居然迷路了，找不到行进的方向和道路了。

塔拉滩，迷幻中对我有着无限诱惑。

（3）超级铁塔下恐高

从西宁到塔拉滩道路沿途有曾经让我恐惧的12米高的10千伏电杆，有使我目眩的110千伏铁塔，还有让我仰望的330千伏铁塔，以及后来居上的750千伏巨型铁塔。

高原之上，不断长高的铁塔擎起更高电压等级的输电线路，把更强大的电流源源不断输送向远方。这些有着灵性感知的铁塔，这些不断成长、骨骼强大的巍峨铁塔，正是青海电网由小到大、不断壮大发展的最好见证。如今，青海电网已经由单一交流电网发展成为交直流混合电网，由西北末端电网变成多端枢纽电网，青海电网的作业方式也从停电作业到带电作业，到能够开展无人机作业。

在塔拉滩，在百十米高的青豫特高压直流巨大的铁塔下，我躺在柔软的草地上直视直插天穹的铁塔。在醉人的、深奥的宁静湛蓝底色中，随着几朵过客般的白云匆匆路过，傲然耸立着的铁塔、条条奔放如流的银线，在我眼里急速游走。

突然，我有一阵子心悸眩晕，这是久违的恐高症的感觉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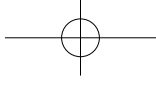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4）秒送入豫的绿能

2018年10月26日，青豫特高压直流开工之日，青南换流站站长李斌善在冰雪塔拉滩上满怀期盼：“依托远距离、大容量特高压输电技术，我们可给青电入豫架起高速路——只用0.00526秒，就可以把青海的绿色能源输入1500公里之外的河南，一秒的输电量足够当地一个普通家庭用两年。”

如今，这个期盼已成现实。

李应辉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青海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小说集、诗集多部。供职于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娟



丝路蛟龙

王 震

1

“黄沙西际海，白草北连天。”

2021年国庆节刚过，甘陇大地天气明显变冷。一夜的西北风，吹走了金秋挽留良久的暖意，吹落了片片留念枝头的黄叶。天地间呈现出一片萧瑟之意，却也透出几分云淡风轻的疏淡和从容。

我坐高铁从甘肃省城兰州出发，过青海西宁，穿古凉州武威，沿着古丝绸之路一路向西，直奔河西走廊腹地张掖。

河西走廊是古丝绸之路的黄金地带。东西方文化、多民族文化通过丝绸之路在这里交汇、融合，构成了甘肃古代文化中最光彩夺目的篇章。历史上，甘肃是丝绸之路的受益者。一些原本默默无闻的城镇走向繁荣，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和天水。

如今，甘肃境内三条特高压线路就在河西走廊并列而行，特别是在张掖市甘州区平山湖大峡谷附近，哈郑、祁韶、吉泉三条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就如同三条腾空的巨龙，在红褐色的大地上并列前行，格外壮观。这三条特高压线路，在电压等级、传输容量、传输距离上，均是名副其实的“超

级工程”。随着地势连绵起伏、迤迤而行的特高压线路，就是电力高速路，开启的是“绿电丝绸之路”模式，将西部清洁能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中东部城市，使甘肃成为能源输送大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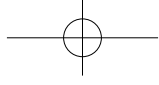
2

我们一路向西，天越来越晴朗。阳光从车窗洒进来，车内一片暖意。车窗外，天空湛蓝通透，东西走向、连绵不绝的祁连山仿佛近在咫尺。刚刚丰收过的大地深邃广阔，有令人欢喜的富足模样，成群的牛羊悠闲地吃着草、踱着步。

我已经不知道是多少次走进这块河西走廊的腹地了，但每次走进这片熟悉的土地，仍会被一次次感动和震撼，能感受到体内流淌的热血汹涌澎湃，感觉到自己的呼吸不可遏止地变得紧张和急促。我把目光投向远处巍峨绵长的祁连山，看到山顶终年不化的积雪，内心感到沉静和深邃，心也变得宽阔而广博。

蓝天为幕，落雪为笔，银色的线条将祁连山的轮廓和褶皱勾勒得隽逸飘洒，像素淡的水墨画，富有诗意而又充满力量。

祁连山之名源自古代匈奴语，“祁连”



是“天”的意思，祁连山又名“天山”。在历史上，祁连山曾被戎、羌、乌孙、月氏、匈奴占据。唐代诗人李白作诗《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诗中的天山就是祁连山。

祁连山是我国境内的主要山脉之一，地跨甘肃和青海，受高原寒冷气候影响，海拔42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终年积雪，并形成3000多条冰川。每逢春天，冰雪消融，雪水汇聚成条条河流，滋润着河西走廊上的大片草原和农田。夏季的祁连山地区绿意盎然，水草丰茂，适宜畜牧。终年银装素裹的祁连山深得文人墨客喜爱。清代杨维元曾作《祁连积雪赋》：“形踞乎天柱，势压乎边关。草木生而畅茂，牛羊牧而滋蕃。夏凉冬温，毳幕丛焉。凝华结素，望之莹然；千峰堆玉，万壑撒盐。其霁色凌空也，夺皓月之清圆；其皎洁冷艳也，增岩城之暮寒。”

我从小在嘉峪关长大，祁连山脉恰好位于嘉峪关以南。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年四季无论春夏秋冬，只要从嘉峪关市区向南望，都能看到白雪皑皑的祁连山。虽然嘉峪关市和祁连山有近五百公里之遥，但在我看来，那山形轮廓依然清晰得仿佛近在咫尺。特别是在天气晴朗的夏季，湛蓝的天空衬托得祁连雪山格外素净神圣。傍晚，空中一片片被夕阳照得红彤彤的火烧云起来了，蓝天白雪红霞就构成了一幅雄壮而又绮丽的图画。

坐在飞驰的列车里，观看不断变换的祁连山景色，乘客就像在欣赏河西走廊巨幅山水长卷。这长卷既有雄奇旖旎的壮观气势，又有细腻隽秀的飘逸线条，让人心中时而激荡不已，时而充满温情，神思缥缈间仿佛游走于仙境。

3

只需三个小时，高铁即从兰州到达张掖。

一湖山水，半城塔影，芦苇连片，古刹处处，不望祁连山顶雪，人们会错将张掖认成江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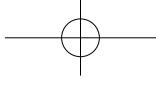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张掖古称“甘州”，西汉时因“张国臂腋，以通西域”而得名。这里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是中原农耕文化、欧亚商业文化和北方少数民族游牧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舞台，史称“河西第一城”。隋炀帝在西巡时曾在此会见西域27国国王、使者和商人，盛况空前。唐代王维、高适、岑参等大批边塞诗人曾在此留下了不朽的诗篇。张骞出西域、法显高僧取经、马可波罗游历东方、林则徐西行都曾经经过这里。1936年，红军西路军两渡黄河，进入河西，中共甘州中心县委在这里成立，播下了革命的星火。近年来，张掖地方经济发展迅猛，电力建设步伐明显加快。

当高铁到达张掖站时，身着工作服的甘肃送变电工程公司李海燕、孙胜卫、周睿已在等候了。坐上橘黄色的生产作业车，我们直奔位于张掖市甘州区平山湖大峡谷的特高压线路并行路段。

“天中、祁韶和吉泉三条特高压线路在大峡谷内并列运行，场面特别壮观，你看到后一定会惊叹的！”李海燕不止一遍地向我们介绍。

我曾经分别去采访过这几条特高压线路，但甘肃境内这三条电压等级最高的线路在一起并列运行的场面却还没有见过，李海燕的话令我心中充满了期待。

据李海燕介绍，平山湖大峡谷是位于张掖市甘州区的一处丹霞地貌，是被《中国地理杂志》誉为“媲美科罗拉多大峡谷”的新发现。丹霞者，彩霞也，源自曹丕的五言诗《芙蓉池作》：“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丹霞是沉积在内陆盆地的红色岩层，经过数千年的地壳隆起变化，被河水侵蚀，然后风化而形成的一种红色山块群。张掖境内的丹霞主要分布在临泽县、肃南县和甘州区，其中最著名的是位于临泽的七彩丹霞。我曾多次去那里游览。红、黄、紫、绿、白、灰等色彩层次分明，色彩如滚滚波浪随山势起伏，又如彩带随风蜿蜒飘动。丹霞造型奇特、色彩斑斓，极富韵律和层次感。雨后天晴的夏日，七彩丹霞的山色经过雨水的浸润会更加艳丽。



夕阳下，丹霞一片火红，与远处积雪的祁连山、蓝色通透的天空、静谧的田园村庄呼应，呈现出一幅高饱和度的油画。

车辆的颠簸将我从对张掖丹霞地貌美景的遐思中拉回到现实——工程车已从公路拐进一条高低不平的土路。

漫天飞扬的尘土中，我们驱车来到一片被红褐色的砂砾岩石包围的开阔峡谷腹地。果然，我看到了巍然挺立在艳丽岩土大地上的铁塔和银线，周边荒无人烟。红色的砂粒岩层被打磨成沟壑纵横的肌理和千姿百态的山峰，河流水蚀后的峡谷形成了彩色波浪式的岩面。岩层上被冲刷剥蚀出无数横向、纵向的纹路和孔洞，无不展示出大自然的博大力量。

晚霞夕照，金色的余晖遍洒大地。平山湖大峡谷张臂开腋，豪情拥抱自西边跋山涉水而来的铁塔银线。一座座铁塔威严矗立，宛如一个个傲立在天地间的钢铁巨人。三条导线好像三个并肩战斗的兄弟一般，雄赳赳、气昂昂地翻山越岭，满载强大的清洁电流奔向南方。

孙胜卫是甘肃送变电工程公司张掖运维站的站长，个头中等但魁梧壮实。常年野外作业，风吹日晒使他脸庞黧黑，眼神中透着沉稳和踏实。他话不多，但每说一句都充满力量。猎猎秋风中，为了让我们能更清楚地看清三条特高压输电线路在大峡谷中并行的壮观场景，他陪着我们爬上一座砂石山。居高望远，刚才还需仰望的高大铁塔和银线此刻尽收眼底。

“看，这就是天中线，这条是祁韶线，那条是吉泉线。”孙胜卫一一指着伸向远方的输电线路，激动地对我说。那神情仿佛在向别人介绍他的孩子们：看，这是老大，这是老二，这是老三。他眼里满满地都是骄傲和宠溺。

可不是吗？从这些线路建成，他就负责运维工作。在巡检线路时，他们两人一组，每天要巡检5公里线路，查看15基铁塔。5公里，听起来不长，但线要一寸一寸地查，铁塔要一基一基地逐个上。特高压铁塔与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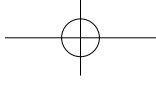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般输电线路的铁塔不同。有的特高压线路需要跨越公路、铁路，有的甚至还要多次从750千伏输电线路跨越过去。所以，特高压铁塔比一般铁塔高，有的能达到150米，相当于40层楼那么高。

这么高的铁塔，攀登起来可就费劲了。以前他们巡检330千伏线路时，爬上铁塔还能认出地面上的人是谁，但在特高压铁塔上向下看，地面上的人就是一个小黑点。平时，他们只巡线不上塔，通过望远镜查看铁塔有无异常。在春季、秋季检修时，他们就要一基一基铁塔逐个往上爬。孙胜卫说，他们有时爬上去就累得不想下塔。春秋季节正是风大的季节，铁塔上的风就更大了，塔身会有小幅度的摇摆。这个幅度在地面是感觉不出来的，但是在塔上就不一样了。不害怕是假的，爬塔的人都不往地面看，只盯着塔身。慢慢习惯了，也就没有那么害怕，他们爬起铁塔来极为迅捷。

在大峡谷红砂岩地面上的特高压铁塔下，孙胜卫告诉我，在电网建设时，他们遇到车辆难以进入的高山、陡坡等地带，运输材料主要靠人工，全凭送电工人拉肩扛。劳动号子就是响彻天地整齐划一的口令。后来，运输材料主要靠骡子、马匹等牲畜，但建设条件依然十分艰苦。

如今，甘肃送变电员工开动脑筋，研制了大截面导线智能化牵张机，电力建设水平也随电网的升级在不断提升。他们创新推广使用内摇臂抱杆组立铁塔，开发应用了一系列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备。

我不禁想起自2005年全国第一个750千伏工程——750千伏示范工程青海官厅—甘肃兰州东输电工程竣工投运时，甘肃便踏上了超高压发展之路。随着西部风能、太阳能发电进入大发展时期，750千伏输变电线路的新疆与西北主网联网第一通道工程、第二通道工程相继投运。实现新能源远距离、大规模输送的哈郑、祁韶、吉泉等特高压输电工程也先后建设投运。甘肃境内架起的电力高速路打通南北东西，将来自大西北的风力发电、光伏发电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东部大



都市。

4

从李白的“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到王之涣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再到高适的“借问落梅凡几曲，从风一夜满关山”，诗人笔下的玉门关及河西走廊总是会刮起强大的、席卷一切的风。

借助这股风，河西走廊不仅是曾经的商业走廊、文化走廊，也成为当下的能源走廊。而甘肃的第一个大型风电规划项目，就始于走廊西端的酒泉。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瓜州号称“世界风库”，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风能资源。据说瓜州风能的储量理论值超过2000万千瓦，是全国风能储量最大的地区之一。这里风多，风也大。每年的春季和秋季，是风最大的时候。凌厉的狂风一路所向披靡，携着沙砾从远处呼啸而来，在戈壁上横冲直撞。

如今，在酒泉玉门一带，沿着连霍高速公路向西，人们可以看到在高速公路两旁缺乏绿意、荒无人烟的戈壁上，已经建起了一片连着一片的风力发电场，像是一片浩瀚的白色森林。一座座高几十米、直径粗壮的白色风机高大英挺，但在天地大幕下却又显得娇小婀娜，好似精灵一般在天地间旋转、舞动。它们为这西部的戈壁营造了美丽而洁净的童话意境，并将浩浩荡荡的万里长风转换为清洁能源，顺着条条银线从玉门关长驱而入，跨越千山万壑，为中东部的千家万户送去光明和温暖。

风机和戈壁，彼此密不可分又遥相呼应，给古老神秘的河西大地注入了充满生机的现代力量，让古丝路舞出新的韵律。

一场大风袭来，天地之间瞬间混沌一片。风沙过后，戈壁一片静谧，天空如洗。那如将士列阵沙场般的座座风机巍然挺立，虽沉默不语，却气势如虹。2018年，我们去酒泉玉门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采访时，也恰好遇到一场大风。天地之间瞬间飞沙走石，一片混沌，能见度不足两米。颗颗沙砾打人脸

上，像是刀刻针扎一般。据风电场的负责人说，昨天夜里的一场大风硬是将风电场办公楼院子里近八斤重的不锈钢停车牌吹走了百余米远。

风起云涌，半天云烟。风机随着狂沙疾舞。风沙过后，戈壁一片静谧，天空如洗，风机也增添了庄严的气势。

这里的风，见证了河西走廊的烽火狼烟和丝绸古道上的繁华；见证了这里独有的丝路文化、长城文化和边塞文化；见证了中原文明和西域文化在激烈碰撞后开出的绮丽花朵。这里的每一次风起云涌，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影响。

风打磨出景观，带来了资源。风变害为利。2008年年初，酒泉被批准为中国首个千万千瓦级风电试验基地，20余家发电公司与酒泉市政府签订了投资合同。为了将甘肃丰富的风电能源输送出去，甘肃省内的特高压电网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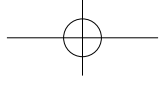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2017年，世界上第一个以输送新能源电力为主的特高压工程±800千伏祁韶特高压直流工程投运。这条线路从甘肃酒泉的祁连换流站出发，经陕西、重庆、湖北等省市，进入湖南韶山换流站，线路总长2383公里。它将来自甘肃河西地区的风电和光伏电能输送到三湘大地。

借助莽莽大风，河西走廊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绿电”大动脉、能源大走廊。

车返程时，西边的天际被夕阳晕染出壮丽的铁锈红。车辆在凹凸不平的山路上颠簸，扬起漫天尘土，我透过车窗玻璃回头看，辽阔寂然的旷野上，铁塔傲然挺立、银线轻盈曼舞，仿佛与天地融为一体，是天地永恒的样子。

王震 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国家电网报》《甘肃日报》《脊梁》等报刊。出版有长篇报告文学《光辉陇原》、诗歌散文集《且自簪花》。供职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娟



茶人茶事

林新娟

千里钱塘江，一江挑两龙。一龙，指钱塘江源头的开化龙顶茶；另一龙，则是钱塘江源尾的杭州龙井茶。

十多年前，我日夜捧读作家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后在梅家坞参加笔会，望着茶山，喝着龙井，谈着文学。南方有嘉木！原来，生活和文化可以如此诗意结合。

开化，我生于斯；龙顶，我长于树下。这情，稳稳地，妥妥地，在心里悠居。

提供优质电力服务，每年我会陆续走访开化县的茶企。电蕴茶香，助农增收。开化茶园十多万亩，涉茶人员十多万人。春天的开化，蒲儿根金色的花朵绣满大地，龙顶茶鲜嫩的芽儿绿满山川。

在池淮镇路口村益龙芳茶厂，我遇见老同学王芳萍。她身穿白大褂，头戴黑色渔夫帽，穿梭在六条生产线上。厂房内，机声隆隆，茶香盈盈。

开化每个乡镇都有规模不同的茶企。池淮镇，一个镇拥有三家大型茶企，这在开化却不多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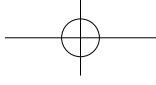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池淮镇滩头村是开化县第一个茶产业村。1960年农历正月十四，淳安县毛家滩头村的615人迁居至开化县池淮镇石板桥村。村名改为滩头。这个村曾是十里干滩的源头，茅草

丛生，第一任村党支部书记项雪元带领村民垒屋建新家，造田种水稻，劈山种玉米。第二任村支书方良华是退伍军人，以军人的魄力与眼光，带领村民深化农田水利改造，在低丘缓坡建茶园。上至老叟下至稚童都提了锄头上山种茶。460亩绿油油的茶山，让滩头村成了绿色家园。20世纪90年代后，大宗茶叶生产跌入低谷，第三任村党支部书记项彩进带领村干部大刀阔斧改造集体茶园，成立茶合作社，打造“石板桥”龙顶名茶品牌，全村1200多亩茶园碧连天。

那日，我去滩头村采写百村故事，至村巷里转一圈，只见楼房林立，却难得一遇开着大门的农家。村干部说，大家都在茶山上呢！曾经只能吃干锅烤玉米饼的他们，如今百分之八十五的农户都当起了茶叶老板。全村有十余家炒茶大户。一到晚上，村里飘满茶香。

每次走进芹源村的御玺茶园，我都会习惯性地摘一叶茶芽含于唇齿，或坐于亭间听音乐、闻风声，或和着音乐漫步茶畦。那山那水，那风那云，那人那事，仿佛那时那刻便是人间最值得的。

茶叶有生命，也有灵性，这一园听着音乐长大的茶，浑身都是快乐因子。汪秀芳女士，从1997年的五亩“工资茶园”起步，研制恢复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御玺贡芽。不做茶商，乐做茶人，创业路上手不释卷的



她，用诗书音乐净化灵魂，保持一颗真心。去御玺茶园多回，我只遇见汪秀芳一次。那时春茶刚发芽，一袭汉服的她，正在茶丛中向众人讲解如何让一棵茶芽优雅地离开枝头，不伤茶性。

相对而言，茶人中，我比较熟识王芳萍和余华军夫妇。王芳萍本不管茶事，但丈夫余华军前些年因身体原因退居幕后，只当贤内助的她便走到了台前。在偌大的厂房，她转身遇见我，便高声唤我，声音清脆，笑容亲和，走来一把拉我到院子里攀谈起来。

茶厂的园子不大，围墙与厂房均是徽派建筑风韵。墙上开化龙顶与益龙芳的图文介绍恰到好处，文化味浓郁。

我们仨是高中同班同学。那个跳霹雳舞轰动全校的男孩余华军，家中经营农资销售。王芳萍家世代制茶，曾祖父曾在华埠镇开设“益龙芳”茶号。父亲传承祖辈的炒茶技艺，创办金贸茶厂。因为爱情，余华军选择了茶事。他说买卖农资显得单一，但茶不一样，是一份事业，更是一份文化。

余华军是个有想法的人。在大宗茶销售滑坡的现实中，他抓住龙顶茶刚起步的机遇，拜开化龙顶茶制作技艺传承人周光霖为师，创新生产模式。他开发茶树花、红茶、乌龙茶及茶叶深加工系列产品，延长茶产业链，按照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生产认证标准改造茶厂，打造恢复“益龙芳”老字号。他还不忘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职责，在村里实行“公司+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的共富模式，不惜放弃村好干部进乡镇领导班子的机遇，一心做好茶。

也许是大劳累了，2017年8月，余华军患急性白血病，双眼视力受到影响。亲戚朋友，包括妻子，都劝他把企业卖了。他却坚决地说：“我病了不要紧，益龙芳不能病。”在茶园，在茶厂，在门市部，妻子做他的眼睛，做他的手杖，夫妻俩一条心执着用心做好茶。余华军相信，自己就像那叶龙顶茶，经过热水的冲泡，定能舞出水中芭蕾，展示出生命力的顽强。可喜的是，如今的他渐渐病愈，又逐渐走至前台。

离开茶厂，王芳萍说老同学难得一见，龙顶茶文化园已建好，正在做最后的卫生清理，趁此机会一起去走走。路上五分钟，我们谈起经济，又说到房价。王芳萍说：“华军一心要花几千万打造茶文化园，我倒觉得当年弄两套排屋，不仅赚了几百万，还无债一身轻，多好。”我笑笑，正要开口，她则爽朗一笑，说：“没办法，谁让我遇上一个茶痴呢！”

文化园的大气与空灵、古朴与雅致，是钱塘江源头山水间的一份让人意外的惊喜。一步一移间，我仿佛置身于龙顶茶的历史长河中，不经意一转身，便遇一快马扬鞭者携“黄绢袋袱旗号簋”进贡去的场景。白墙黑瓦的简约，四方天井的传奇，让茶宿有了家的温暖与柔情，而那缓缓流淌的茶元素，又将一种飘逸与安然盈盈渗透于其中。

“我想把龙顶茶文化集中弘扬，然后慢慢地融入平常百姓生活。”在茶室，喝着益龙芳红茶，我的耳畔忽然响起余华军当年对同学们说的未来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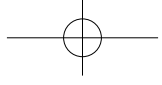
他做到了！冲破人生的封锁线，终抵梦想的彼岸。

二

我是在茶树根下长大的。

老家在乡下，四面环山，除了杉木就是茶树。满山满梁的茶园，一到春天，村里的女人们都上山去。那些年，每家每户都从村大队划一大坡茶山，立起杆子拉上麻绳标示责任区。

母亲在茶畦间铺上蓑衣，摊上化肥袋里的塑料皮，把年幼的我和弟弟往上一搁，撒一把番薯干，留一水壶水，便顾自采茶去。母亲采一几畦茶叶，就回头将我们挪移带上。有时母亲采着采着就把我们忘了。我们看不见她，就喊“妈”，她不应。我们不哭，继续捏地上的黄泥巴，看硕大的蚂蚁爬下茶枝，爬过黄泥地，爬上我们身下的塑料皮，再爬上我们的裤腿。我们把它们抓起来，手心里痒痒的。它们咬我们一大口，我们“哇”一下就哭了。母亲便按着大竹篓里满满的茶青奔了来。



会满山满梁跑时，母亲就让我们一同采茶。我们耐不住性子，从茶树上胡乱抓几把新叶就喊热，顾自玩去。母亲常轻叹——吃不了苦，但愿日后有轻闲活哟。

我们喜欢在茶丛里寻找野草莓。野草莓红艳酸甜，是孩子的最爱，也是虫子的不舍。母亲不放心，常远远地喊——有黑点的千万不能吃啊！

我们拨开老竹枝、荆棘，一一拔得山野的黄泥笋、蕨菜。晚上，母亲配上腊肉一炒，满屋生香。那年拔笋，不小心摔了一跤，一手撑下去，一截竹根刺进我的右掌，血流下来，泪也流下来。去年立夏前夕，一家人剥黄泥笋，闲聊中说起此事，母亲嗔怪我当年为什么不说，若是留下破伤风怎么办。我说不敢呢。母亲看着我，笑了，眼里闪着泪花。所幸如今掌心不见一丝疤痕。

从家乡的茶山向下望，村庄被一片片黑瓦支起。房前屋后，梨树探出头，一身素白迎春来，满袭绿袍倚窗棂。一到夏天，梨子就懒懒地躺在瓦背上。采夏茶时，村里的女人们常常一边啃着梨，一边爬上茶山。

村前的水田，是村里男人们毕生的作业。家里养牛，父亲每日一大早就背犁赶牛下田。茶山那么高，天地那么辽阔，父亲“嘿嘿”赶牛的声音，一声声空灵地飘来。不管父亲多忙，天黑时总要上茶山，帮母亲背下一袋袋茶青。

那时采的是大宗茶。大宗茶，体积大，分量重，却不值钱。一个春茶季采摘下来，从茶厂领回的工钱，母亲支出少许为家人做身夏装，添几个菜，其余的都锁进红漆木箱里。

村里的茶产业实行承包时，父亲揽下了“生意”。每每放学回家，我在院子里写作业，一抬头，便见父母亲小小的身影在远山茶丛里起起伏伏。春茶秋茶生产季，日夜总难得见到双亲。他们连晚连晚地在茶厂加工茶青。清晨匆匆一瞥，我发现他们四眼里尽是血丝。试着承包了两年茶叶厂后，父亲决定不干了，说得与失无法平衡。

但，茶还是要采的。数十年悄然过去，村里的茶山还在，只是换了一拨又一拨的承

包者。每每忙完自留地里的事，双鬓染霜的父母亲就背着小竹篓上山去。母亲患有颈椎病，她要采茶，父亲定是要同行的。采茶的工资不高。初春，两个人每天挣一百多元，到了初夏也就四五十块钱不等。天热了，我们劝其歇着。双亲笑笑，说“闲着也是闲着，家门口赚工钱，好事一桩嘛”。

现在年轻人都在外工作，留在村里的都是五十岁以上的老人。山上的茶叶能下山，全靠他们。双亲歇一天，村里承包茶叶的仙女就来电话，问父亲明天有时间没。

仙女家承包村里的茶叶厂多年。几年前，她的丈夫在一次出远门回程中突发急病，走了。这些年，她和年轻的儿子撑着茶事。

“乡里乡亲的，能帮就帮。再说茶叶老在山上，怪可惜的。”村里的老人们有事没事就戴上草帽，背上小竹篓，上山采茶去。

所幸，现在的龙顶茶，采的是茶芽，或一芽一叶、一芽二叶。采茶人的肩头，不像从前那样负累。

三

龙顶茶好喝，清冽甘甜，回味悠长。龙顶茶也好看，雀舌林立，恰似开化的“九山”浓缩于方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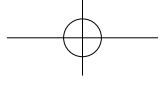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喝茶，翻书，抬头看闲云，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父亲不喝茶，但种茶。后院小坡上种一圈茶树，二十来株的样子，够一家人吃，够招待亲朋。

奶奶爱喝茶。那些年，奶奶一大早就打开后门去采茶。奶奶说沾着露水的茶叶有灵气，除了鲜，还有活。她将胸前蓝色长围裙内穿，打结成包袱，一手扳茶丛一手采摘，一根根寸余长的茶叶一把把往包袱里塞。倘若不小心带上老叶，她便用齿叩去，一口气飞将出去。回家她将包袱往篾垫里一抖，就有好大一摊茶青。

母亲采茶时，习惯将大竹篓放在地上。她跨在坡上，采一把茶叶就扔一把，那绿便像流星一样划过。

晚间，将大灶点燃，杀青、揉搓、烘干，



一家人忙碌，一屋子生香。母亲将新茶装罐，我领了去。客人来访，母亲启开青花瓷罐，那香味便溢了出来。白瓷杯里茶一盞，心与心之间的话头，便漾开了去。

奶奶的茶罐巨大，一个普通的圆柱形陶器。少时的我得用双手捧着。放学回家，奶奶手中捧着茶罐，坐在藤椅里。椅子搁在院子里的梨树下。树上结着小小青果。书包来不及卸下，我便接过茶罐咕咚咕咚喝起来。待我作业做好，奶奶还坐在那里。我又捧过茶罐咕咚咕咚灌起茶水。末了，转至椅背，通过椅子的镂空处，我轻轻地解去奶奶围裙带，然后风似的跑开。

“这个困妮！”躲在远处的我看见，奶奶一边呢喃一边起身，将茶罐搁到椅子上，扎好围裙带，转身去了厨房。数十年过去，奶奶的老茶罐不知去向。如今喝茶，我用的是一只白底红梅的瓷杯。

一个人喝茶，为一种找寻；一群人喝茶，享一种情趣。

每季度末，开化县作家协会承办的《钱江源》出刊，协会的孙主席将领书的信息一发，大家便在群里回应：走，喝茶去！然后一拨一拨地往主席工作室赶。早到的文友已煮好水，泡好茶，推开开化县文联夏家大院古老木门的那一刻，书香茶香似将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灌醉。

那个周末，时间宽裕了些，茶泡了许多道，兴许是醉了，兴许是借茶壮胆说出了激励的话，一位诗人批评我等：“汪秀芳管理企业那么忙，却坚持诗歌创作，我们有什么理由停顿不前？”倏忽间，户牖外的如丝小雨，也哀怨起自己的漫不经心来。

这个春日，因《钱江源》“文艺人物专栏”用稿，我去采访摄影师张伦。一见面，张伦便开始沏茶。他揭开紫砂罐盖，用木夹取出一小团红茶。这是他和妻子自制的红茶。我想这无疑是好茶，可惜我得了感冒，戴着口罩，全然无觉眼前的气息。这样想着，便忍不住喉痒痒，干咳了两声。张伦得知我感冒，便立马将红茶放一边，说先喝白开水润润喉，又立即取了一瓶枇杷止咳露来，嘱我

倒一盞慢慢喝下，十五分钟不喝水。我照做，喉咙凉了润了，咳嗽暂消。张伦便又沏了茶来，一盞在前，可惜我只见其色浓醇。

那日，小雨如酥，梵音浅吟，窗外千盆兰花含苞，小花猫在玻璃窗台上爬行。这辈子，我佩服的人不多，张伦算一个。他是一个活出自己的人，按生活的常规走进体制内，又为自我的爱好离开体制内，数十年如一日用镜头去关注故乡，关注钱塘江南源两岸的山水草木人文，用照片启迪、警醒世人。

不知何时起，张伦开始研究茶道。曾有一位茶商朋友向其请教“为什么来自高海拔的茶叶制成的红茶依然有涩味”，他品后告之缘由。朋友立马采纳意见，采用海拔一千米以上的茶叶，结合当下的温度、湿度、发酵程度，将发酵时间精准到分钟。如此制出的红茶无涩且醇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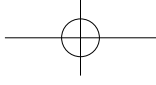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那日，交通部门的一位领导来我所在的单位，对我提交的提案进行办理情况答复。我取纸杯泡茶。他客气，连说不用。我说这是来自白石尖海拔一千三百米以上的野茶，味道极佳。他笑着说，那就来一杯。一汪沸水下去，香气便上了来，他连道：好茶！

提案办理情况道明后，茶已冲二道。他起身，拿起杯子抬脚。我心想此人做事仔细，行前还将杯子带走，便说：“杯可放下，我会处理。”却不想，他直言：“这茶好，倒了可惜，我带着喝！”

此刻，我的身旁就泡着张伦赠予的名为“山野之吻”的茶。我的鼻子不再闭塞，只是依然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表达杯中珍品的精妙。也许喝茶不必言语，内心的那份欢喜与真诚，便是对茶最好的体悟与感恩。亦如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好，不在言语的甜蜜，而在眼眸里的爱。

林新娟 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脊梁》《江南》《浙江作家》《文学港》等文学期刊。出版有散文集《追蝴蝶的人》。供职于浙江衢州开化县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娟



一朵一朵的花开

顾晓蕊

初冬时节，一场大雪过后，远山、田野、草木、房屋，大地万物被大雪覆盖，到处一片雪白。青蓝的天空犹如被浣洗过一般，愈发空灵而明澈。而此时，我索性走出家门，去踏雪寻梅。

我沿着湖畔公园散步，穿行在萧萧冷风中，边走边四下观望，天地苍茫，空阔寂寥，忽瞥见一枝红梅凌寒绽放，凑近细闻，只觉一缕幽香缭绕，顿时既惊且叹，心里充满了无比的喜悦。

说是去寻梅赏梅，可我更像是寻访一位旧时故人。

我出生那年，父亲从部队回家探亲，俯身凝望着尚在襁褓中的我。少顷，他转身踱步出门。一向酷爱梅花的父亲，在小院里种下了一株梅。因他常年驻守海岛，故而想到让这株梅伴我成长。

随着我一日日地长高，梅树也愈发劲直秀挺。又过了几年，它愈长愈快，枝蔓横斜，叶子青碧，像一柄撑开的绿伞，已然超过了我。我需仰视才见它。

赶上农忙时节，母亲去往田间劳作，我独自在梅树下玩耍。入冬后，农闲下来，母亲静坐在窗前，给远方的父亲写信。信写得很慢很慢，写着写着，窗外的梅花开了。

初时，梅花开了一两枝，绯红的花瓣上缀着点点白雪。再过几日，满树的梅花开了，

吐蕊盛放，暗香浮动，香气淌溢进屋子。

母亲折了一枝梅，插进青瓷瓶里，置于桌几上。她又采撷梅花几朵，夹在信笺间，说要寄给远方的父亲。

我倚在母亲身旁，稚声问她：“爸爸去哪里了？”母亲柔声低语道：“他在信里说随军舰出海，要在大海上漂泊两三个月。嗨，这么冷的天……”母亲幽然一叹，眼里腾起了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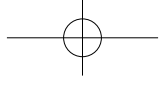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信寄出后，便是漫长的等待。待到梅花凋落了，枝头碧叶繁茂，结出青青梅子，我们依然不见回信。而天真童稚的我，却馋得口水直漫，缠着母亲偏要摘梅子吃。

母亲站在树下，抬手摘一颗青梅，梅子表面还带着细软的绒毛，用水冲洗后递给我。我猛咬一口，顿觉酸涩无比，并不好吃，旋即吐了出来，口中直嚷道：“真难吃呀！”

母亲却摇头微笑：“青梅太酸，等它成熟后制成梅干，才可以吃呢。”我心里有了期盼，盼着梅子熟了，做成酸甜可口的梅果干。

梅子黄时，母亲采摘了一篮。她将梅果洗净，去蒂，沥干水分，用盐搓揉后泡水，次日取出洗去盐分。再装入坛子里，一层梅子一层冰糖粗盐，混合腌制。

一周后，母亲采些鲜嫩的紫苏叶，用盐微揉出水，而后将揉碎的紫苏叶铺叠于梅子上。静候上两个月，她将腌好的梅子取出，



在阳光下晾晒数日，嫣红的梅干就做好了。

母亲将晒好的梅干收入罐中，我急切地跑上前，捏一粒梅干放进嘴里。入口清爽，酸酸甜甜，软糯美味，还有清浅的香气，我连吃了好几颗。

母亲轻笑着说：“梅子不仅极富营养，还是一味中药，有消食解暑、生津止渴的功效。可也不能多吃，一天吃两三颗就行了。”

入秋后，母亲终于盼来父亲的回信。那一年的深秋，母亲带着我去了部队随军，来到四面环海的刘公岛上。

海岛上的冬天格外寒冷，雪一下数日，白雪如盖，雪厚盈尺。雪后初晴，父亲说带我去梅花山玩。父亲牵着我的手，踏着积雪，沿山道攀行而上，到了北山的梅园。

忽见一树一树的梅花，在雪地中寂然绽放。官粉梅、玉蝶梅、绿萼梅、朱砂梅、龙游梅……父亲边走边轻念道。我这才知道，原来每一株梅花，都有自己的名字。

父亲欣然谈起，为建设美丽海岛，他跟战士们一起开垦荒山，在紧张的训练之余种下这片梅林。他还说古时有折梅祈福的习俗。清代大画家郑板桥在《寒梅图》中题诗“寒家岁末无多事，插枝梅花便过年”。

那天返回时，我怀中捧几枝梅花。进家，父亲把花插到瓶中，置于屋内一角，顿时满室芬芳。他转身对母亲说：“插上梅花，离过年就不远了，可这个春节，我仍要出海执勤。”母亲还未开口，竟自湿了眼眶。

又过了数年，当我再回想起那一室的清香，恍然间觉得父亲与战友们无惧风浪、守护海疆时，他们孤独而坚毅的身影多像一株株傲岸的梅。

而那时，我已上初中。有一位同桌好友，名叫唐小梅。她眉眼弯弯，清灵俊秀，又兼聪敏好学，成绩一向优异，令人艳羡。我们都猜想她能考上一所好的高中，但就在那年，她家中突逢变故。

小梅的家在东村，父亲是渔民。一次出海捕鱼时，在海上遇上大风浪，结果船翻人亡。

家中有多病的母亲，还有年幼的弟妹，初中毕业后的小梅只得回家扛起养家的重担。

在一个细雨的黄昏，小梅来学校收拾东西，她捧着书本离开。我追了出去，她已哭着跑开了，只留下纤弱的背影。

后来，随着父亲转业，我们全家搬回内地。二十余年后的一个盛夏，我回到海岛，故地重游，与小梅意外重逢。她承包了一片梅园，正是我父亲与战友当年植下的那片梅林，还办起红火的农家客栈。

客栈的一间大厅里，三面墙都是书柜，里面摆满了图书。闲聊中得知，小梅边劳作边读书，努力经营生活的同时也经营心灵花园，还渐渐迷上写作，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作家。

那日，小梅取出自制的梅花茶和梅子酒，与我一起喝到微醺。

我端起一杯梅花茶，只见汤色透亮，清冽馥郁，有茶的恬静，亦有花的幽芳，轻啜上一口，但觉雅致与温暖。接着，一杯梅子酒下肚，我感觉绵柔醇香，回甘悠长。梅子酒褪去了梅子的青涩，荡漾出岁月酝酿的甘甜。

我们相对而坐，慢慢地品饮，到后来，已有几分薄醉。在一片迷蒙中，我望向对面的小梅，她那飞满红云的脸庞，宛如一朵玲珑清逸的梅花，透出别样的美丽。

杏花雨里寄相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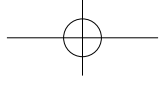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斜风，细雨，水墨江南，杏花点点。千百年来，那杏花春雨中的江南，走进无数文人墨客的梦境，还是儒者雅士向往的逸居田园。

故而在我看来，朵朵胭红的杏花，是报春的信使，是从唐诗宋词中斜逸出的清灵灵的一枝，携带着山野的灵秀之气。

元代诗人虞集《风入松·寄柯敬仲》中云：“报道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结句令人遐思纷飞。江南水乡，一帘春雨，杏花十里，宛若一幅灵动的画卷，徐徐展开在人们眼前。

一代山水画大师李可染，便将其入画。他情系江南山水，又偏爱杏花，曾深情直言：“吾爱江南，江南之美时萦梦寐……”

他笔下的烟雨江南，一派妙趣天然。友



白色的远山脚下，小桥流水绕人家，两岸杏花尽芳菲，画风内敛又不失典雅大气，朦胧而含蓄，弥漫着东方意蕴的宁静之美。

那一幅幅江南春美的画卷，入眼又入心，我看过便再也无法忘却。因而，在一个轻风徐拂的春日，我来到苏州，穿过一座古老的石拱桥，走进长长窄窄的青石小巷。

忽听见巷弄深处，传来清亮的叫卖声：“杏花，卖杏花嘞……”远远地，款款走来位身着蓝印花布的女子，在提篮叫卖，让我想起南宋诗人陆游的那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那软糯清悦的声音，如露珠落入心间，恍惚间，仿若数百年的光阴倏然转回。诗人陆游独倚小楼，倾听窗外春雨绵绵，忽急忽缓，时远时近。次日清晨，他穿行在深幽的小巷里，听到叫卖杏花的声音。

一夜听雨，声声敲在心上，想是诗人彻夜未眠。经年宦海沉浮，壮志未酬，听到春雨敲窗，国事家愁，顷刻齐涌上心头，才有诗句尾联中“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的伤咏。

赏花、赠花、簪花、佩花，在古时是一种风尚。一枝枝轻柔淡雅的杏花，携带着唐宋诗歌的意象之美，丰润了文人士大夫的梦境，在世俗的纷扰与市井的繁杂之外构建起一座精神的庙堂。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这一路山长水阔，但好在，还有一场一场的杏花春雨，可使人暂时抛开牵绊，让心灵放逐于山野间。

走进乡村阡陌，房前舍后，溪畔原野，甚而山林间、峡谷中，人们随处可见杏花的踪影。它们或零落几株，或成片成林，寂静而散淡地开着，自有一种淡泊的隐逸之气。

疏朗横斜的枝条上，缀满团团锦簇的杏花，粉白色的花瓣，轻如粉蝶，盈盈欲飞。徜徉在杏林之中，宜约上三五好友，来上一壶酒，把盏论诗。

“寄花寄酒喜新开，左把花枝右把杯。”唐代司空图的《故乡杏花》，将杏花与诗酒相融，诗人酒后颇觉惆怅。诗句“欲问花枝

与杯酒，故人何得不同来”，粗犷豪放间，又带着温婉情长。

忽而一阵微风拂过，片片杏花零落，那一瞬间，花瓣随风飞舞，恍如花雨缤纷。乡村中有邻人相约而行，采集花瓣做杏花酥、杏花糕，或酿清芳的杏花酒。

清淡雅致的杏花，融入温暖的人间烟火气，成为绽放在舌尖上的春滋味。一枝淡然的杏花，一方连接民间，一方连通高雅，晕染出烟火气中的诗意。

小小的杏花，开在清清浅浅的诗行里，化作游子心头的一抹白月光，寄托着浓浓的乡愁。杏花不落凡俗，不染纤尘，摇曳在千年的时光中，迎来一次次的盛然绽放，一次次的飘飞零落。

杏花开时，正值雨水节气。春雨潇潇，如缕如烟，密密地斜落下来，像敲击在大地上的行板。微雨沾衣，落花满肩，那一场杏花微雨，带着缱绻的诗意，飞进眼里，漫到心里，漾入游子的春梦里。

一枝桃花倾城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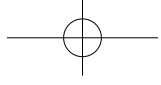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三月的清晨，我坐在窗前写作，写一封春天的信笺。煦暖的春风，越过半开的窗户，轻轻缓缓地吹着，就像一双温柔的手轻抚着我的脸颊。我的心瞬时化作一汪春水，漾起柔柔的思念。

思念如藤，在春天里恣意蔓延，我多想用饱蘸墨水的笔，写下对春天的深情。我与春天，仅相隔一朵桃花的距离。

就在上周，我沿着河堤漫步，见桃树枝丫上缀满细小的花蕾。“三月花开时，风名花信风”，这是古人的浪漫与风雅。春风有信，如期而至，想必是花也有信。

这么想来，我竟有些心思飘忽，干脆搁下笔，出门去看花。到了堤岸上，这才发现，仿佛一夜之间，满城的桃花都开了。

阡陌水畔，花开似锦，随处可见赏花人，穿行在漫天花海间。浅红或深红的桃花，或清丽，或明媚，开得团团簇拥，灼灼似霞，犹如赶赴一场盛大的花事。



蘸水而开的桃花，柔美而又清灵，让我想起《诗经》中那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我喜欢那抹桃粉与桃红，浓淡皆相宜，有种梦幻般的美，惊艳了时光，也惊艳了游人的眼眸，是春天里最动人的颜色。

有身着霓裳的佳人，穿行在桃花林间。她时而伫立在花树下，用手轻扶一枝桃花，低眉含笑间，轻嗅春的芬芳，时而仰起头来，凝眸桃花灼灼而开，眼里泛起脉脉深情。

人面桃花，相映成趣。桃花俨然已成为春光里一道绚丽的风景，透着岁月静好的温婉。在一朵桃花里，等待一场相遇，爱情在心中悄然滋长，延续着春天的故事。

迎面走来一群小学生，牵着挽着，追逐嬉笑着，漫步在花径上。从我身边经过时，有几个孩子忽扭过头来，仰起小脸冲我齐喊道：春天快乐！我以微笑还礼，心里盈满欢喜。

一群春天般的人儿，天真纯净的笑脸如片片桃花瓣，明媚又灿烂。春天本就是属于孩子的季节，但愿他们从一朵桃花里，读懂春天，感受自然的清新美好。

我沿着河岸缓缓地走着，不时与一树树的桃花撞个满怀。还遇到一位古稀之年的老婆婆，身穿花衣花裤，戴着个花头巾。她站在一树繁花下，对着春风笑，对着桃花笑。

谁说老了就得端然庄重，我偏偏喜欢她的老不持重。在我看来，她是一位优雅到老的女人，始终保持着率真与豁达，无惧岁月，不染暮气，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她也曾经年轻过，在如水的流年中，见证过生命的华美与凋零，知道世间的一切浮华，如掬水月在手，终将化为泡影。故而她愈加珍惜，桃花一期一会的盛放。

她扭过头来，看见站在身后的我，慈笑着摆了摆手说：“可以帮我拍张照吗？我想和桃花合个影，回家让老伴也看看。我老伴喜欢花，但他瘫痪在床十几年了。”

听了她的话，我能想象得出她的生活有曲折峰回，然而从她的脸上看不见人生的愁苦悲怨，反而有种日子妥贴安稳的从容。

我轻笑着点头，走近给她拍照。她倚在桃树下，一张清瘦多皱的脸，笑成了一朵桃花。

总有一些记忆，值得用一生的光阴去珍藏。纵使红颜易老，青丝变白头，她仍是他心中最幽香的那一朵。

念及桃花，总与爱情纠缠相绕。想那昆曲《桃花扇》，侯方域初识李香君，赠一柄官扇作为定情物，怎料后来受奸人离害，李香君血溅绢扇，扇子又被友人拾起，端思良久，将其点染成桃花朵朵。

一把被传唱百年的桃花扇，道尽爱情的九曲回肠。舞台上一袭粉衣的李香君，袅袅婷婷、娴静秀丽，似一枝临水的桃花。她虽是个弱女子，却情坚不移，又深明大义，有着如男儿般的铿锵气节。

一阵阵春风掠过，桃花瓣瓣零落，落在地上，飘入水中。我心中生出些许轻愁，原来，世间所有美好的事物，总是如此脆弱而易逝。

最懂花惜花的女子，是《红楼梦》中的林黛玉。“黛玉葬花”，埋入花冢的便是桃花，除却少女情怀的淡淡愁绪，更是一份对花的体己之心，是花与人的相知相通。她的一片冰心，是对自身命运的怀伤，也是对生命的慈悲。恰应和了清代龚自珍的诗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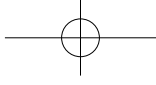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花开是美，花落是另一种美。桃花凋落后，随土化为春泥，洁来还洁去，是桃花最好的归宿，一切终归圆满。如此一想，在欣赏桃花时，我心中不再怅然，只留清静与欢喜。

桃花开处便是春天，一座城氤氲笼罩着粉色的云霞，如烟如雾，交汇成重重叠叠的花海。游人穿行在如画的桃林中，仿若走进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不知不觉间，迷了眼又醉了心。

而此时，我只想折一枝桃花为笔，蘸水当墨，落笔成韵，写一封桃红信笺。以倾城而开的桃花为媒，将对春天的绵绵情思以及深情眷恋，写在大地上，映在山水间。

牡丹的风骨

九百余年前，一个暮春的清晨，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应友人之邀，前往吉祥寺游赏花会。寺中牡丹园内，花开正盛，姹紫嫣红，



数以万计的百姓也前来观赏牡丹。

众人饮酒观花，争相簪戴牡丹，一时间，人声喧腾，热闹非凡。苏轼饮至酒酣时，头上插着牡丹花，醉意醺然，歪歪斜斜地走在长街上。街两边珠帘半卷，人们捂嘴而笑，看他沉醉归来。

被后人称为旷世奇才的大文豪苏轼，在其作《牡丹记叙》中再现宋人的闲情雅趣——无论男女尊卑，都为牡丹痴狂迷醉。文章再现了一幅清逸悠然的市井画卷，映现了当时世人尊崇牡丹、观赏牡丹的盛况。

他的那首《吉祥寺赏牡丹》，读来更是风趣洒脱：“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一派天真意趣跃然眼前。

彼时，已近不惑之年的苏轼，因一肚皮的“不合适宜”，被贬谪到杭州，我们从诗中却可以看到一个乐观旷达而又有趣的灵魂。

牡丹花大色艳，香飘云天，素有“国色天香”之称。任其文人雅士，或是达官贵人，甚而寻常人等，置身牡丹花丛中，皆熏染一身芬芳，获得美的慰藉和心灵的安宁。

牡丹花又称富贵花、木芍药、百雨金等，自古受到世人的盛赞和推崇。牡丹雍容大气，端庄秀雅，贵气天成。牡丹的文化意象，深得民间百姓喜爱，成为富贵、吉祥、幸福的象征。

我的童年在乡下度过。家家户户的床单、被罩上大都印有牡丹图案，就连搪瓷脸盆、搪瓷碗、花瓶、年画中也多以牡丹绘饰。一朵朵牡丹，花朵硕大而艳丽，秀韵多姿，有吉祥兴旺的美好寓意。

平时喜欢绣花的母亲，还在门帘、窗帘、枕套上都绣上牡丹。母亲微笑着对我说，牡丹与玉兰同绘是“玉堂富贵”，牡丹配牵牛花是“富贵千秋”，牡丹与凤凰组合是“凤穿牡丹”……

然而，当我问母亲是否见过牡丹时，她却茫然摇头。原来她也只见过画里的牡丹，并不曾见过真正的牡丹花。天姿仙影的牡丹，承载着乡民对生活的盼望，带着对未来的美好祈愿，成为那个贫穷匮乏的年代一抹温暖

亮丽的底色。

二十余年后，又到一年暮春时节，我陪母亲去洛阳看牡丹花会。

我们走进王城公园，发现这里已是花如海、人如潮，欢声鼎沸。园内，数万株牡丹花吐蕊绽放，到处花团锦簇。每一株牡丹都有诗意的名字，植株旁侧还立有花名牌。

一朵花开两色，红白相间的是岛锦；植株挺直秀美，粉色叠瓣的叫如花似玉；花瓣繁密如云，重重交叠的为叠云；花色墨紫，质如丝绒的称墨润绝伦。还有魏紫、赵粉、姚黄、豆绿、洛阳红、二乔、青龙卧墨池等等。

每一朵花都姿态各异，或凌空绽放，或含羞带娇。我们一路走来，目光如蝶，起起落落，千朵万朵的牡丹，看得人心中溢满欢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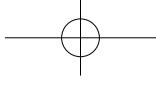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因是初次见到牡丹花，这盛大的喜悦令母亲欣然赞叹：这花美得像仙子呢！我笑着回她，还真让你说着了，牡丹乃百花之首，又被誉为“花中仙子”。

这背后还有一个动人的传说。相传女皇武则天冬日游园，见满园萧瑟，便下令百花开放，百花惧其威纷纷冒雪开放。唯有牡丹傲然不屈，拒不绽放。女皇大怒，命人火烧牡丹，并将其连根掘出，贬至洛阳。谁知牡丹一入新土便扎下根来，来年到了谷雨，株株牡丹蓬勃盛放，娉婷袅娜，花开倾城。百花敬其气节，尊牡丹为花王。当地人惊诧叹服之余，更感动于它的钢骨烈心，称牡丹为“焦骨牡丹”。

洛阳人皆酷爱牡丹，故城中栽植牡丹的人颇多。畅游途中，我结识了一位本地花农，在与他的攀谈中得知了更多牡丹的习性。他说：“牡丹长一尺退八寸，生长极为缓慢。牡丹懂得进退，恪守取舍之道。”

他还说：“若要种植好牡丹，必取洛阳土，洛阳牡丹最恋乡，一寸乡土一寸情。”除却洛阳水土适合牡丹生长的缘故，我更愿意相信是牡丹对故土有依依难舍之情。

“牡丹原本隐遁深山，后被人引植庭院，所以它有贵气而无骄奢之气。”他接着说，“牡丹浑身都是宝，既可食用也可入药。牡丹花蕊可制茶，常饮活血润肤。它的根皮又名丹



皮，有清热化痰的功效。牡丹籽油营养丰富，有花的清香味。牡丹鲜花瓣入羹入菜，都是一道美食……”

花农的话语中，藏着人生的大智慧。我想，或许是因为人与花相处久了，便会沾染花的气息和秉性。

牡丹入饌自古就有。清代《养小录》中记载：“牡丹花瓣，汤焯可，蜜浸可，肉汁烩亦可。”可若细想来，却不如苏轼那句“未忍污泥沙，牛酥煎落蕊”，更为清雅入心。

半生颠沛流离的苏轼，尤爱牡丹，据说他曾为牡丹写诗三十余首。他怀有惜花之情，不忍看花零落成泥，用牛酥来煎，一品清芳，把春天留在舌尖上。

林语堂曾说：“世上有一个苏东坡，却不可能有第二个。”苏轼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他是才气纵横、傲骨铮铮的人间绝版。东坡遇牡丹，有心心相知之感，他赞赏的不

只是牡丹的花容端丽，更是它的风骨清奇。

牡丹坚守自心，不畏权贵，真不愧是铁骨朱颜，就连拒绝都如此坦荡从容。而对于芸芸百姓，它又甘愿倾付所有，舍却一身。这是牡丹的风骨，也是一朵花的传奇与力量。

一座城开在牡丹花里，一朵花明媚了一座城，这是花与城的相互成全，亦是一段不解之缘。因而，洛阳人与这座城、这朵花，有了永远割舍不断的血脉亲缘，化作印刻在心底的乡土记忆。

顾晓蕊 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你比月光更温暖》《点亮自己，你就是一束光》等。供职于国家电投集团平顶山热电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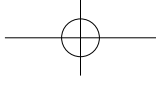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故乡在哪里

高晓春

昨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故乡了。我的故乡叫高庙圩，关于高庙圩的故事在梦境中鲜活起来。梦中的我蹒跚故乡的村头，又见弯弯的小路，宁静的村庄，清清的河水……

传说很久以前，村子在盐河以东。村子东面有个距高邮南门管驿巷（今孟城驿）约十里远的小镇，叫十里尖。村子里有四百多户人家，多为农民，祖祖辈辈靠种田为生，最怕水

灾。有时一场暴雨，地势低洼的村子就会被洪水淹没，导致农民颗粒无收。种下去的庄稼是农民们的希望。于是，村子里的长者请来高邮城内一位名叫高魁的先生，向高先生倾诉了他们的难处。高先生听后，皱了皱眉头，说此事非同小可。他随即起身，戴上礼帽，和长者出门。他顾不上休息，取出罗盘，深邃的目光来回审视。随后，他捋了捋胡须，环顾四周，手指在罗盘上轻敲几下，转身粲然一笑说，这是块风水宝地啊，日后必有贵人出现。几个庄稼人听了面面相觑，半信半疑。接着，高先生在



长者耳畔低语，不妨在圩内地势低洼的赵大庄建一寺庙，在四时八节供奉鱼肉、果品、糕点等祭祀水神，祈求护佑，并每日敬香。为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高先生还嘱托，还需在河边筑圩，以防不测。

当地百姓深受水害，各户人家自发组织青壮年劳力，在没有任何机械的年代，硬是靠肩扛手挑建起了寺庙。清晨，天空还没有露出鱼肚白，圩上就响起“嘿呦嘿呦”的劳动号子，那是他们战胜自然、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冲锋号；薄暮，明月照着他们疲惫的身影，他们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圩上填土、夯实地基……他们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以精卫填海的斗志，历经三年，终于建成9.05公里长、3.5米高、2.5宽的圩堆，拦住了南面香沟河、北边南澄子河、西边盐河。圩堆建成后，这块风水宝地就再没被淹没过，百姓得以安居。

后人不忘高先生的善举，便将圩子称为“高庙圩”。

二

1931年8月26日凌晨，高邮大运河多处决堤，致使高邮城内近7.7万人死亡。上了年纪的高邮人不会忘记洪水带给人们的深重的灾难。

洪水瞬间决堤，有人被冲走，失去生命；有人从梦中惊醒，顾不上带上家什，忙着死里逃生。有个高姓青年与洪水搏斗了一天一夜，最后逃到了十里尖镇。镇上的乡亲们见他生得眉清目秀，文质彬彬，知书达理，便收留了他。青年的家被洪水淹没了，家人生死未卜。为了生计，他只能背井离乡，靠教私塾微薄的收入养活自己。就是他给这面朝黄土背朝天、世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送来了儒家文化。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简陋的私塾里响起读书声，在20岁的高先生的领读下，这些儒家经典感化了当地的农民，滋润了他们

干涸的心灵，让他们感受到知识的力量。

他叫高芳，晚年得子，经常戴着一副老花镜，穿着灰色的中山装，步伐稳健。这位被尊称为“高先生”的老人是我的父亲，从事教育事业半个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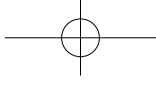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今春，我遇见已退休回到村里的年逾七旬的严乡长，他感慨道：“那年代，村里几乎都是文盲，你父亲在村里教了一辈子书，先是教私塾，后来当了人民教师，我的父亲、我和儿子三代人都是他教的读书。《三字经》《弟子规》《诗经》《论语》这些至今我还能背不少呐。”严乡长饶有兴趣地向我父亲讲述手执教鞭、激昂文字的样子，还告诉我，父亲那一手漂亮的粉笔字，他始终记得。

严乡长的话让我想起十年前老家动迁时，我们在清理橱柜时找到了一枚沾满灰尘的椭圆的纪念章。它镀着金边，中间是红底，有一棵绿树，树干两侧写着数字25。这是1983年全国教育委员会赠予父亲教龄25年的荣誉纪念章。

我七岁开蒙，扎着小辫子，由父亲领着走进学堂。那时，我常常觉得父亲胳膊肘朝外弯。譬如，我向他要钱，他说小孩不需要钱。偶尔看见糖担子，我哭闹着，他磨磨蹭蹭只给我买两分钱的糖。然而，若是他知道哪家孩子交不起学费，却要暗中帮忙，掏出两元或者三元垫付。那时学生一季的学费也就五六元钱。记得三年级的开学季，他擅自将我的蓝褂子送给孤儿万通穿，当我不解地质问他时，他拍拍我的肩膀和藹地说：“开学天气渐凉，我看万通褂子窟窿补丁太多，就送给他了。”当时我嘟着小嘴巴，好几天没跟他讲话。

生活的坎坷让他养成不苟言笑的性格。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父亲作为教师代表参加县人民代表大会。那天，他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扬眉吐气地说：“祖国的春天来了，教育的春天来了……”

退休后，父亲仍然没有闲暇，村庄的执笔之事均由他包揽。红纸上散发浓情墨香的“鸳鸯扣”是他对新婚夫妇的祝福，情真意切的家书是他搭起的联络感情的桥梁，门楣上大红色的春联是他恣意挥洒的希望和期盼……



我思忖，如果不是1931年那次水灾，父亲就不会饱受生活的苦难。父亲出生在高邮北门（今月塘小区），当时高家祖上饱读诗书，旧学深厚，祖父还和著名作家汪曾祺的老师高北溟是同堂兄弟。但也是那场水灾让他来到了这个村庄，教书育人，给这片土地带来新的希望。

三

我五六岁时，故乡曾经发生惊天动地的抬房子事件。父亲和母亲提及此事时，我眨着好奇的小眼睛。抬房子是将原来分散在单库上或零散的房子集中到南北大圩上，形成南北庄台化，这样既节约了土地，又使村子面貌焕然一新。

抬房子说起来简单易懂，实施起来却着实不易。村里成立了以王加元为大队长的指挥部。王加元身材魁梧，英姿勃勃，嗓门洪亮，走路大步流星。他先组织生产队有经验的队员和村贤商议如何将房子万无一失地抬到南北大圩上。安全是第一位的，不能出半点差池。王加元挺了挺胸膛，深深地吸了口烟。两个小时的会议后，大家达成共识，王加元拍板，先从徐庄生产队开始，要求做好准备措施，事先将房子上的砖头清除干净，变成只有屋面茅草的半裸房，然后用绳索将房子的柱子从上到下横向绑三道，再用大小木杠支撑好梁柱，在保证屋面无破损、架构不变形的前提下，通过人力将房子抬到预定位置。

天刚蒙蒙亮，来自四面八方的青壮年劳力便纷纷赶到徐庄。他们先到生产队吃大锅煮的糯米饭，填饱肚子后稍事休息。男人们有的拿起草绳，有的吸着烟；女人们则说着张家长李家短，还有人在织毛衣。这时来了个“大肚子”，人群中不知谁说了句，不能让你抬，小产了不得了，大肚子说，没事，快足月了。

被抬的房子的主人昨晚已收拾妥当，今天早早醒来，在房前转了一圈，然后神情凝重地在老柜前点上一炷香，磕头祈祷。想到要离开故地，他眼圈里泪水打转，接着就将

老柜搬开了。

此时响起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房子每根柱子下都站着两三人，每组6到10人。他们面对面站着，向手心里吐了口唾沫，双手搓了几下，便蹲下身子，将木杠放在肩上，随着王加元的哨声，双手向上抬。“呼”的一声，上重下轻的房子离开了土地，向前、向前……

几十个人抬着房子这样的庞然大物，喊着“嘿呦嘿呦”的劳动号子，步调一致地经过麦田或跑道（跑道是前期专人砍树让道并填好土的简易路段），尘土飞扬，声势浩大，蔚为壮观。若放到现在，一定有好事者将这场面拍成短视频，说不定能冲上热搜。王加元走在最前面，约莫一刻钟，他让大伙中途歇息。随后，大部队再次出发，将房子抬到了指定位置。大部队稍作休息，轮到下一家了。

谁都想不到，不到50天的时间，分散在村里的308栋房子就神奇地飞到南北新庄台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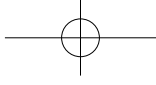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四

童年的那些有趣往事，一直印在记忆深处。

春天，万物复苏。农村的田地里，麦苗返青，一望无垠，春风吹拂，麦苗轻轻晃动，似绿色的波浪。父亲领着年幼的我，拿着手制的风筝，奔跑着，呼叫着，用力抖动着手中的线，口中还吟诵着高鼎“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的诗句。我学着父亲拽着线，微风吹动我们的头发，父子俩在春风中哈哈大笑……

夏日的村庄是欢腾的。清晨薄雾中，母亲到码头洗衣淘米，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她站在水湄边，将衣服放在搓衣板上揉搓，然后在石板上擢，那清脆的声响掀开了笼罩的雾气。中午气温升高，清澈的小河成了我们几个男孩子的根据地。我也学着扎猛子，溅起高高的水花，可水呛得鼻子酸溜溜的，我赶紧抬头浮出水面，激起一阵嘲笑声。

当繁星爬上天空，月光洒向大地时，我们几个乳臭未干的小淘气开始捉蝉，把捉来



的蝉放在罐头瓶中，或观察或把玩；遇到夜黑风高之日，就玩“躲猫猫”，追逐嬉戏，不亦乐乎。那时父亲常让我躺在室外的竹床上，边纳凉边听他讲火烧赤壁的故事。父亲是三国迷，说起曹操、周瑜和孔明如数家珍，我倒觉得时间难熬。

到了吃月饼的时候就到了秋收农忙时。学校要求学生支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母亲领着我们几个小男孩与生产队里的大人一起参加劳动，拉木犁耕田。身强力壮的男人站前面，妇女排在后头，十几个人在队长的指挥下弓下身子，双手将一根粗绳索放在肩膀上，高呼着“嘿呦”“走了”之类的劳动号子，像纤夫一样艰难地前行。我们几个孩童分居队伍的前后左右，每人右手拿一支火把。几个还没有半人高的小家伙就这样小心翼翼地擎着忽明忽暗的“火团”，为大人们照路。

一块田拉完，已是半夜三更。我跟随母亲拖着像灌了铅的双腿回家。第二天，我只能哈欠连天，四肢无力地走进学校。幼时的我除了夜里跟着大伙拉田，白天还要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拎犁水、搬稻草、拾稻穗……

小时候的冬天仿佛比现在寒冷，屋檐边的冰拉出好长，晶莹剔透，地面上的雪堆及膝高，几个黄口孺子在门口结冰的河面上玩耍。母亲说太危险不让玩。要是被母亲发现了，我就要被揪住耳朵回家。我小嘴噘得高高的，脸上气嘟嘟的，还挂着泪水。这时，母亲笑嘻嘻地递给我一块糖，我便破涕为笑。

儿时最大的心愿莫过于上十里尖镇玩。小镇距我家仅百步之遥，但历史悠久，加上水陆交通便捷，每月逢1、4、7日赶集，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方圆二三十里的商人、百姓前来会客访友，赶集经商。距县城十里，与龙奔、高谢、勤王、贤良四乡村交接的小尖尖角就是十里尖镇。

新中国成立初期，十里尖镇水网密布，木桥几处，岸边桃红柳绿，河水清澈透明，四面八方的人涌进这三面环水的川字形小镇。“上十里尖了，上十里尖了……”孩提时，每当耳畔传来这熟悉的声音，我都异常兴奋。

在物资极其匮乏的时代，上十里尖，看西洋景，有好吃好玩的，那是孩子们最大的期盼。

儿时，最盼过年，从吃过腊八粥开始，便天天数着日头。过了农历腊月廿四，家家户户忙掸尘之后，年味渐浓，到了农历年三十，时间仿佛过得太快太快，吃过馒头，祭过祖宗，帮父亲贴好春联，就到下午了。我和村里几个孩童喜欢玩铜钱，猜字。旧时铜钱上镌有“康熙”“光绪”“咸丰”等清十二帝字样，一人将铜钱掷在堂桌上转，不等铜钱停下来，就用手捂住钱，另一孩童要猜字，猜对了就可以拿走铜钱。其实不管输赢，大家心里都很高兴。只等拜过土地爷，吃了年夜饭，就是春节了。春节有压岁钱，有新衣服，还有好多平时吃不到的糖果，那种快乐难以言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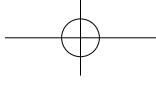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五

如今的我们村成了高谢社区，是典型的城中村，走在武安东路东延的双向八车道上，转身面北，是一片麦田，一望无边，有微风吹拂绿色的波浪。映入眼帘的是一条2.5米宽的水泥路，这条路放在当下毫不起眼，但在30年前建成这样的水泥路确是高谢老百姓的福音。

20世纪90年代初期，农村主干道都是石子路，而通往田头的路则是泥土路。用老百姓的话说，是“雨天扛着车子走，晴天刺得脚底疼”。种了50年田的农民邹巨发感慨：“这真要感谢严乡长，都是他脑子活，快人一步，给我们把水泥路铺到田头，农忙时节，晒稻、晒麦，我们比其他村的农民快活了不知多少倍。他是人民的好干部，这真是造福人民的大好事。”

当时村里按照三横四纵方式将水泥路连接起来，方便百姓收割、晾晒农作物。眼前的水泥路经历30年风风雨雨，虽说有些破旧斑驳，但却造福民生。

那天，在高谢社区，我遇到社区党总支部书记严邦晖。他微笑着示意我坐一会儿，在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我看到社区建党100周年内刊《希望的田野》。书中记载了一



代又一代高谢人在这片土地上书写的波澜壮阔的动人故事……倏地，我脑海里闪现出高先生的话：“这里是块风水宝地啊，日后必有贵人出现。”

十年前，我的老家拆迁了。这片故土已成为武安东路通往国道的连接路道，故乡的影子只留在了梦里和记忆中，永远回不去了……某一天我回到故乡，也许会出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情景，想到这些，心里莫名地惆怅和失落。我有些唏嘘，不知是看不见当年故乡的影子，还是感慨自己渐渐老去，蓦然，眼眶竟湿润了。

令我欣慰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高谢

社区发生了巨大变化。我驻足社区前，此时阳光正好，天空蔚蓝如洗，道路上川流不息，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正阔步走在新时代的大路上。放眼远眺，高楼林立，河道两侧绿树成荫，文化广场上，人们阅读、健身、娱乐，居民的幸福指数不断攀升。

高晓春 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散文、随笔、小说散见《国家电网报》《解放日报》《脊梁》《青春》《散文选刊》等报刊。供职于江苏扬州高邮市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张献方

挺拔的古崖岸

李顺午

在地图上，从黄河禹门口西侧向西南方向画出一条细长的斜线，画到百公里外的“天下第一仓”南端，便可知晓黄河古崖岸的大体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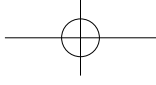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初升的朝阳给滔滔黄河水、给广袤的黄河滩，也给古崖岸涂上一层雾蒙蒙的橙红色。这时候，巍峨高耸的古崖岸，如同披上一层橙红色的薄纱，显出古老厚重的沧桑感。

这一道古崖岸，不再有黄河流经秦晋大峡谷时巨岩裸露、石壁峭立的模样，而是清一色绵绵厚重的黄土崖。这细密松软的黄土断崖，饱尝日晒月拂，风吹雨淋，霜蚀雪浸，历经数千年的岁月打磨，早已失却原本鲜亮的黄色，变成淡淡的暗灰色，变得直立壁陡，突兀森郁，险峻异常，显得愈发坚硬牢固，

愈发苍劲雄浑，令人生出深深的敬畏。

古崖岸到底有多古老？可以说，大禹治水有多久远，古崖岸就有多古老。先有“禹凿龙门”，后才渐渐形成古河滩、古崖岸。这一道百余公里长、六七十米高的古崖岸是黄河向南涌出禹门口、在古潼关九十度转身东去的过渡带，是八百里秦川东端的横断面，是黄河接纳渭水洛河、关中盆地，连接渭北台塬的承接地。偌大的古河滩、长长的古崖岸是黄河留下的一份厚重的馈赠。

站在壮美高峻的古崖岸，向东远望，河滩平坦宽广，阡陌纵横，黄河水奔涌不息，滋养着古河滩，滋润着古崖岸；向南眺望，黄渭洛三河汇聚，田园无垠，湿地宽广，芦荡延绵，荷塘连片，西岳华山护卫着古河滩



和古崖岸；向西展望，是八百里秦川广袤的肥田沃土，是天然粮仓、产棉重地，是最古老的天府之国；向北回望，渐行渐高的渭北台塬铺展开来，台地、丘陵、沟道、小河清晰可见，金灿灿的小麦一望无际，这里被称为陕西第二粮仓。古崖岸作为地质景观，给这片丰饶的土地增添了别样的风采。

一条条大坡、小坡、“蚰蜒坡”，从古崖岸脚下蜿蜒曲折抵达崖顶，把河滩与上塬紧密沟通起来。走进坡度陡峭、逶迤绵延、隘口壁立的条条坡道，会有走进座座迷宫之感：其盘旋弯曲的角度，其步步递进的坡度，其结构奇特的难度，可谓匠心独运。这开凿在古崖岸胸膛上的条条坡道，既是连接上下的通道，又是易守难攻的关隘。在一条条坡道的皱褶里，藏有能工巧匠的高超技艺，藏有能工巧匠的不懈追求。

古崖岸上，大点的村庄一般有两条坡道。其中一条大一些的，可供车马通行；另一条小一些的，仅能供一两人并行。小一点的村庄通常只有一条坡道。人们行走在古崖岸的坡道里，无不为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幽僻与豁然而惊艳。在一条条坡道里，能感受到村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含辛茹苦，能看见他们世世代代对黄河、对河滩、对古崖岸深怀的敬畏和感念。

早先秋收时，一车车高粱、玉米、棉花、花生、黄豆等传统农作物把一条条坡道点缀得五颜六色、丰富多彩；如今，一条条坡道上运送的农副产品变成了鱼、虾、蟹、藕，和让村民们致富的冬枣。一排排、一片片连天接地的塑料大棚全栽植了冬枣树。每当收获时节，人们在大棚里摘下挂满露珠的鲜果，用自家的小汽车、摩托车拉上大坡，送往快递点、客商处，即时发往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成为村民们致富法宝的冬枣，浸润着黄河水的甘甜，浸润着黄土地的芳香。

傍晚时分，古崖岸脚下的湿地鸟鸣不绝，蛙声四起，格外热闹。劳累一天的村民们收工了，淌着汗珠的脸上挂满丰收的喜悦，成就感装满了几箩筐。人们踏过一条条坡道回到家，算一下当天的收入，理一下明天的活计，简单

的晚饭后，便进入香甜的梦乡。古崖岸与村民们天天相伴，形影不离，下河滩劳作一天要走两个来回，那可是抬头见了低头也见。

古崖岸曾有过“变矮”的历史。20世纪60年代，洪水淹没了古城。洪灾过后，人们依稀辨出县城的方位，偌大的河滩竟齐整地抬高了十多米。位于河滩深处的这座古县城，原来有夯土筑就的四面围城，城墙上的柳树枝繁叶茂。

从未在洪灾面前低过头的村民们用铁锹、架子车等简单工具挖土运沙，夯筑筑坝，每天都要奋战十几个小时。渴了喝冷水，饿了啃冷馍，炎夏里苦干，寒冬里硬撑，他们连续奋战一年多，筑起又高又长的丁字坝，锁定了河道，制服了洪水。六十多年过去了，再未发生过漫滩的洪灾。

老婆崖，酷似斜挂在古崖岸上的巨大绿色天幕。谷子、糜子、玉米、高粱压弯了腰，韭菜、辣椒、茄子、西红柿绿油油地连成片，杏树、桃树、梨树、苹果树、板栗树硕果累累，弯弯曲曲的田间小道在太阳的斜射下泛着耀眼的亮光。一块块翠绿的梯田，一层层环绕着古崖，大大延缓了下滩上塬的坡度和难度。相传很久以前，一个春日，闷了一冬的年轻男子正在黄河上打鱼，霎时间，狂风大作，暴雨如注，一片白茫茫的冰排压过来，把渔船砸得底朝天，一群年轻力壮的男子顷刻间在冰冷的河水里葬身鱼腹。这是一桩春暖河开形成巨大流冰而酿成的悲剧。男人在老婆崖下的河里劳作，女人结伴在崖畔眺望；男人永远回不来了，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声在崖畔久久回荡。

从此，小村落少了青壮年男子，多了失去丈夫的女人和没了父亲的孩子。这凄惨悲怆的故事，如同源源不断的黄河水流传了数千年。有谁知道，那大河流冰与洪水暴涨引发了多少灾难，造成多少起家破人亡的悲剧。人们理完后事，擦干眼泪，在黄河里打鱼，在河滩里播种，继续着往日的的生活。老婆崖的名字就这么流传至今。

古崖岸，如同一部承载名胜古迹、刻满文化烙印的长卷。

肃穆的司马迁祠如同一片建筑群落，芝

水桥、头座牌坊、祠堂正门、二座牌坊一一镶嵌在古崖岸上，将司马迁的不朽功业和人格魅力展现在世人面前，传递着风景之美、人文之美的相互交融。

在司马迁祠往南的凤凰台上，有一座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师抗日纪念碑，纪念那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往事。纪念碑由三片高耸的竖向碑体、八条船形基座组成，寓意东渡黄河的八路军三大主力师。竖向碑体镶嵌着一块曲面砖屏，上面刻着党徽，意为八路军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古崖畔福山的塔楼、殿堂、亭阁、牌坊等古建筑气势宏大、风格独具。这里山径石壁、廊前石碑、楼阁匾额都留有名题咏，内容词工句丽，书法雄逸率真，为福山平添几分雅致。游人们登福山、走福路、进福门、求福气，希冀这福、禄、寿、禧、财五气能长久相伴。

一虹飞架，越涧过沟，渠道相接，管网配套，气势恢宏的大型抽黄工程的巨型管道从古崖岸脚下直跃台塬之畔，把滚滚黄河水输进一条条渠道，送进一片片农田，让洛河流域末端和新开灌区的用水得到可靠保障。高明、南乌牛等多座变电站为满足大型抽黄工程用电提供保障。

古崖岸脚下的朝邑古城，曾经是商贾云集、物资集散的热闹之地。尘土飞扬的黄土古道上，荡荡悠悠的黄河铁索桥上，一辆辆“咯吱、咯吱”作响的铁轱辘车来往穿梭。朝邑和它的古县城，因筹建三门峡水库而被撤销。这道古崖岸，曾见证了平民、朝邑两座县城的兴亡。

在古崖岸南端的崖畔上，有座丰图义仓。丰图义仓有明柱一百零八根、环绕四周的宽阔廊道，周垣建有宽四米、深十一米的仓窑五十八孔，整座仓城可储粮五千二百余吨。为修建“天下第一仓”立下大功的是有“救时宰相”之称的阎敬铭。他力主修建的粮仓如今仍发挥着储粮和育人的双重作用。

古老的、红色的、现代的，一处景观、一个故事，一段历史，让人流连忘返，铭记在心。有了圣人先贤的足迹，有了历史文化

的熏染，有了绿色景致的陶冶，古崖岸更加多元、时尚、厚重。

这些饱受洪水之苦的村民，大多是从河滩搬上崖畔的。这些早先从河南、山东等地辗转而来的村民，有吃苦耐劳、顽强坚忍、为人谦和的性情，和当地人勤劳善良、刚健朴实、豁达随性的品德优势补充，互帮互助，互谅互让，相处得像一家人。这样的性情，这样的品德，似乎也能从古崖岸这部长卷里找到共同的基因、共同的文化。

夕照下，风雨天，仰望这座亘古不变、岿然耸立的古崖岸，聆听这似乎无言、却深藏胸臆的古崖岸，细品那风铃般作响的弦外之音，我心绪波动，震撼不已。这一道长长的古崖岸仿佛有担当负责、勇毅前行、坚忍不拔的品格，似乎深藏着高瞻远瞩、鉴往知来、洞察秋毫的本领。她长年迎着烈日、顶着风雨，历时光的洗礼，经危难的考验，依然巍峨、壮美、沉静，忠实地护卫着奔涌的河水，忠实地护卫着绿色的河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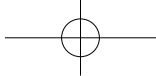
曾经，古崖岸被称为边崖，沿古崖岸居住的人叫边崖人。边崖和边崖人，是偏远、封闭、落后的代表，也是贫穷、愚昧、恹恹的指代。这些年，农村经济稳中有进发展，物流渠道畅通，周边道路改造，大西高铁通车，和古崖岸平行的沿黄观光公路开通，让村民向东、向南、向北出行更便捷，致富的路子越走越宽广，生活过得越来越滋润。

大自然以长久功力和足够耐心，设置了这一道高耸逶迤、气派厚重的自然景观与文化长廊，为古崖岸打造了无尽的神秘和神奇，留给人们对造化的感恩，对自然、对文化的敬畏。

古崖岸犹如一座浩荡百里的巨碑，犹如一部厚重的长卷，镌刻着黄河赐予的福祉，描摹着黄河滩的历史变迁与岁月沧桑，记录着村民们的柴米油盐和对生活的希冀。

李顺午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建功秦东大地》《高原履痕》《与岁月握手》等多部作品。供职于陕西渭南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张献方



诗歌

五月的阳光带着花香（组诗）

流淌千年的运河（组诗）

光明的长歌

送变电职业画像（组诗）

一束光

电力颂歌

太阳的代言人（外二篇）

金线岭的春天（组诗）

飞霞山（组诗）

冬 箫

王俊生

王 鹏

金 洋

马晓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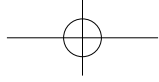
黑 马

查 炜

魏忠友

唐德亮





五月的阳光带着花香
(组诗)

冬
箫



五月的色彩

想描述一下日子色彩
总会带出一些岁月的芬芳

五月的芬芳
是成熟，透明，甜蜜和执着
它有着盛大的氛围和一个个
深入骨髓的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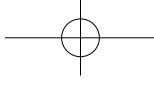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这是劳动者的沉默
带着力量的形状
沿街而开，溯水而上，遍野满山

这也是五月的色彩
可以凭窗远眺，亦可
在心里微澜

五月的花带着阳光

阳光灿烂的日子
花也特别地灿烂
我常常在这个时候去接近一朵花
去接近一种故乡的味道

或许，此刻的花香是醇厚的
带着简朴的善良
而我带着歉疚，想起走出故乡的那一刻
隐痛和希望就是最决绝的方言



留下身后一路的尘埃

那天，路边的野花
和今天一样沐浴着阳光
所有的花边镶着金色。恰似
一条金光大道上莹莹闪闪的露珠
显示我的清纯，也显示我
再一次深刻的惦念

一个刚刚睡去的人

他是带着满脑的线路和继电器
睡去的
熟睡的手指间
夹着图纸

这些不会停息下来的设备
在他的梦里
是亲切的，犹如一溪的水流
袒露着自然、祥和与端庄

它会与遥远的村庄、田野与炊烟
与高山、大河与雪域
融合在一起，沿着一束束光
拾级而上，拾步而来

这不是我虚幻的想象
在这个刚刚睡去的鼻息间
我便感到了一种泪目的情愫
让我接近
又让我仰望许久

可以种植一片绿油油的诗歌

春天之上，我手握农具
开垦那些紧绷的词语
让一个自我国度的天空露出蔚蓝
有阳光，活在了汗珠里

这些
都是我勤劳的存在
可以有肥沃，有贫瘠，有翅膀和未来

只要泛出的光包含绿的成色

还有，我要听一些关于绿色的词汇
或者绿色的鸟鸣
或者绿色的风摇晃枝头小小的叶片
这些，都是诗歌的果实
一个，或者一片，或者层层叠叠
都是我恰当的心情

五月，可以这样画像

关于五月，辛劳、母爱与青春
可以画很多的场景

比如，从一个山巅开始画
画一个高出山巅的人像
那么他必然会有蓝天的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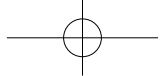
如果，想画一幅延绵的铁塔与银线
那么必然会在浓密的森林与山峦之间
画上
喊着号子向上行走的人

如果，想画一下母亲
那必须换上最纯净的心情
用最简洁的线条，勾勒出阳光下
微笑的嘴角

如果，还想用青春的笔触画一些
最平凡的人
那么，五月也会是最美的时候
这个月
有他们开朗活泼的节日
和永远朝霞满天的脸庞

冬箫 本名邱东晓。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电力作家协会
副主席。有作品获徐志摩诗歌奖、中国长
诗奖、中国诗潮奖等。著有“江南三部曲”
等多部诗集。供职于浙江嘉兴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流淌千年的运河（组诗）

王俊生

瘦西湖

一个瘦字 消减了多少
江南
淡妆浓抹的丰腴

烟花无端
三月里
是怎样的天地造化
将你奉祭于
扬州城
历史与现世的
豆蔻华年

个园

所有的天籁
只欠一管竹箫
于是 园以竹名

将所有的季节
点石成景
笋湖黄宣

惺惺相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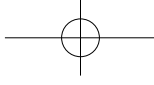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还有什么意境
能如此
化实为虚
在一缕箫音中
散入广陵

汪氏小苑

无数个黄昏斜阳
野鸽子
将经年累月的幽静
落在马头墙上

青砖黛瓦
深藏不露
曾经 婉约的主人
点燃一炉沉香
相守一树梅花

岁月尘封了太多的过往
百年的枸杞
雨夜的芭蕉



依然
鲜活风雅

卢绍绪宅

大红灯笼
挂过的地方
当年的烟火味
依稀还残留在
各式砖雕木刻
留住的时光

夕阳下的粉墙轩窗
慵懒如初
仿佛百年前
某个无痕的春梦
浸在
浓睡与残酒中

天宁寺

数度兴废
奈何缘起缘灭
梵音千载的似水流年中
放眼一空
何道
广陵散 扬州慢

桃红柳绿
御马头
让风尘仆仆的禅意
沾了些许贵气

在帝王的垂目下
一条清浅的河水
载着厚重的底蕴
流向感性的春意

高邮孟城驿

五个世纪的驿路风尘
散尽后

孟城驿依然神采奕奕

从圆到缺
从缺到圆
秦邮月 周而复始
将一路清辉
洒向
曾经的遥不可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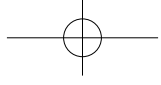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无法想象
那些由人生苦旅
扭成的蜿蜒
如何一路跋涉成
历史的风景

而今
饮马塘依旧
漾漾春水
老槐树一样
年年秋叶

江都邵伯古堤

是合拢来的堤岸
还是勒在
船工记忆里的纤绳
将历史的烟雨
挽成歌
江都邵伯古堤
青石板上的斑斑藓痕
在岁月的一唱三叹中
新鲜如初

风霜雨雪的
三百年记忆
如今依旧渔歌唱晚的
二百五十八米残堤
历史的水线
从未停止它
将生命
化着刻度的
起伏



202 脊梁

江都邵伯码头

二百年前的柳荫
也曾
晓风残月
静谧的荷塘
可识
舟船喧嚣的
前生

四座古码头
相依相伴
宠辱不惊
向水而生的命
不由自主的运
在淡泊宁静中
端庄矜持

和风细雨
一把油纸伞
在古镇的炊烟中
忽隐忽现

汪鲁门宅

与一街之隔的运河
缱绻百年
高墙深院的记忆
是曲径通幽后的寂寥

曾经的风华
如穿堂风
在一进一进的
宅院间
踱足前行
随运河的挽引
一去不回
剩下的凝重
随时间发酵成
历史的窖藏

盐宗庙

在运河的涛声中
吐纳呼吸
只此三进
局促而僻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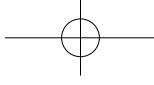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一个曾经
因盐而盛的城市
有着太多的荣光记忆
是世人怠慢于你
还是你不屑于此
袅袅的云烟
飘过屋脊

一株菊花傍着夕阳
所有的内敛
如盐般
咸于心中

王俊生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副主席。在报刊发表文学作品 400 多篇（首）。著有《云上的帆》《心底的湖》《重温那些播撒火种的岁月》等诗歌集、散文集。供职于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光明的长歌

王 鹏

1

裹上厚重的绝缘服
去高空待上些日子
天高地阔，剥开清晨仅剩的云朵
阳光炽热，汗水落下的时候
干裂的土地开始愈合

这重庆城的暴脾气
既赋予我血肉
又以烈日的狠辣泼了我一身
辣成就了一座城市
独有的味觉和脾性

南山上的火锅铺满每一处空格
垒起了山的轮廓
与电力网格员行走出的
灯的轮廓呼应
只需要把火线和零线依次送达
锅底就开始沸腾
人也沸腾，气温也沸腾

夜里，再牵引出点灯的电

光就开始在山崖间缠绕
如流动的江水
流动的晨昏和四季
终于，江水在浅滩上落下脚印
夏天就定格在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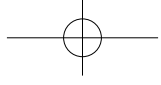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2

无数次回望珊瑚坝的前生
直至成岛，再蜕变成陆地
阳光拉长河床的目光
与发电机的闸门对望

两类生灵经久不息
熬过漫长的流域
上游的土地城门深锁
蓄水发电燃起的光
还未抵达就黯然殆尽

山水之地，把一度电掰成两半
一半是空调里吐出的凉风
一半是等待光明破土而出

巴渝的风骨啊



在一场光明与黑暗的转换中醒来
旷野下有成片成片的光伏板
风车旋转，把守住每一个山口的呼声

电的血脉流经铁塔
他们胸襟开阔，且不曾干涸
浇灌出沿途的城镇、村庄和工厂
嗷嗷待哺，高温下的我们索取得太多
而生长的年轮
却走得太慢太慢了

3

水聚而筑城
这片由大江大河冲刷出的土地
生息繁衍，诉说起
一代人接续一代人的磅礴

抓紧赖以生存的资源禀赋
水流尚可，电流何如？
在山水之内架桥开洞
高低错落亦有阡陌交通

高山巍峨，因电力铁塔而更显巍峨
特高压建设，架起一座城的希望
电力外购中长期协议提前签署
群川毕至，众光奔来

彼时，满船的风雨乐此不疲
依次播撒在这里
等到来年八月
就生长出足以续命的深情

风与光、澎湃的河流
潮汐与煤炭，每一处分子间的碰撞
行经巴渝大地汇合
川电入渝、疆电入渝
特高压建设的火热场面
在一个火热的城市遍地生花

闷热的重庆，消纳着来自西北的风

干旱的重庆，万河之水取之不竭
以电之名，构写出
供给心脏的血管和经络

4

把整座城市的空调连在一起
负荷聚类，温度常青
智能巡检的机器人不知疲惫
看护电网设备的饮食起居

馒头、玉米，多吃吃一些
翻山越岭省下的体力
还需要等无人机再飞一回

重庆，山高水长，自由地徜徉
我曾用目光去丈量你
以深深浅浅的足迹印证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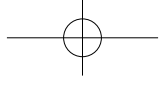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我曾挥霍我的青春和热情
挥霍整个夏天的光阴
直到电力负荷曲线的起伏
与我脉搏的跳动一致
直到红外屏幕上温度的颜色
同冷却的阳光相符
直到雨急风骤
漫城灯火可以放肆地亮着

5

以体感 45 摄氏度的残酷
拍打了足月有余
拍打出江滩裸露的石头、瓦砾
和搁浅的螃蟹

水里仅剩落日的余晖
它们不再汹涌
就这么静止地流着
静止成一地金灿灿的晚歌

这一刻，所有的物体都黯淡下来



铁打的皮肤渗出的汗水
是淬火留下的伤
贴着背脊，拓印出坚如磐石的骨骼

输电线路延伸到哪里
我们就追随到哪里
变电站建到何处
我们就把根扎向何处

有人抬着变压器爬坡上坎
有人扛起电缆的长龙
有人以杆塔晾晒炽烈的热爱
有人徒步，走过蜿蜒而广博的山河

山城的儿女呵！奔腾的电流
穷其一生，背负起为盛夏树立的丰碑

6

为每一次日出落泪，骄阳似火
溅落在时间的刻度上
从涪陵启程，转战南川、巴南、江津
和北碚。火是群山的软肋
沿着树木生长的方向
展开血腥的洗礼

肆虐的山火与万家灯火呼应着
一处火源扑灭了
就有一盏灯急不可耐地亮起来

“塔长”“段长”“线长”
每一个电力人
都被赋予最新鲜的名字
去洞察山峰的隐情
铁塔扎下的根须依旧浑厚
它们需要一些安稳的时辰

虬枝铁干，生长出蓬勃而浓密的叶子
在高山更高处四散开花
再借电力之名，将种子
撒进每一寸土地

7

锤炼出电网设备火热的身躯
和依次叠加的名字
比如：43、44、45……对应直线上升的温度
比如：23、24、25……数着八月将至的日期
秣马厉兵，一遍一遍
擦拭武器上的灰尘

照顾变压器、绝缘子
向刀闸的牙齿喂食
像是牵着我们的孩子
教会他们站立、行走，咿呀学语

三十人的会议室，三万人的战场
三千里沃野亮出高低层次，三千万同胞
被点燃的热血
在长江、嘉陵江里奔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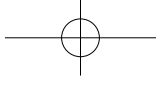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开篇陈词已是破竹之势
存煤、蓄水，发电机切割磁感线运动
运行机组满发尽发
发出滚滚电流
发出光河里的庄严与肃穆
发出一个时代的碰撞和怒吼

8

西风瘦马，驮着
一身烟雨姗姗来迟
电力工人用眼泪和汗水
浇灌着八月

水是咸的，排列成
长江流域的上游
继而分流成乌江

行走出武陵山、大巴山
或者明月山的山脉
每个人的手里



都捧有一度电的清辉

向夏天换取粮食的时候

整片天空都在颤抖

抖落的云，便成了行将就木的老人

生平所见第一场雨

洪崖洞脚下的暗河

寄给我光的颜色

解放碑敲响如迎接新年一般

铿锵入秋的钟声

两江游轮在水浅处抖落泥沙和尘土

再用一层层重新点燃的灯

清洗出崭新的肌肤

从高处俯瞰满目深情，葱茏的夜色

活过来了，整个重庆亮起来了

王鹏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诗作散见《诗刊》《星星》《脊梁》《红岩》《诗歌月刊》等文学期刊。有作品获第二届、第三届“星星点灯”全国电力诗歌奖。供职于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送变电职业画像（组诗）

金 洋

送电工

壬寅年八月

变电站出线，几十米高的塔架上

接近顶端的人影，已经小到

刚好被午后的太阳装进圆圆的口袋

在静谧的漩涡里聆听

螺丝扳手碰撞的声音

与热浪相互包裹着 轻微砸向

每一名像我一样的访客身上

有人说远处空无

有人默默凝视沃野千里

实则，在塔肩上

是若干条伸向南方的柔软线条

不知姓名的人

踩在曲线状的电缆上安装间隔棒

一步，两步，三步……

便有水波的形状，迎着光

浸入

这条透明的高空河流

引力，重力，拉力……

在不同高度的铁塔上

产生相同效应的拉扯与牵制

正如这个夏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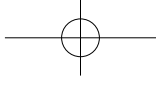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用炎炎烈日激发出他们身体里的汗水

一滴接着一滴

每一滴都不是句号

变电工

在主变压器侧壁悬挂



仿佛依附一面陡崖
角度，姿态，负重……
有一种攀岩的错觉
灰鸟从头顶飞过，滑进傍晚
一齐朝向夕阳的还有配电柜中
未接的导线
如墙外停止曳动的野草，凌乱无序
堆积在一起
要想它们整齐 仅需
一幅草图

另外几个
变电人的作业镜头——
变压器消磁，钢结构组对
GIS 安装，一次导线压接……
这些向着工作末端衍生的真实场景
共同构成一座变电站

夜晚
被冷风越刮越清晰
冬至的夜，绵长的黑已达极致
而无数未点亮、未接通的光
正在这城南一隅的忙碌小站中
秘密催生

巡检工

皖南四月
山峦与平野间的风
逐渐暖了起来
万物封存一季
生锈的语言也泛起微光

池州境内
无数条银线悬停高空
摆出舞动的姿态
穿越铁塔，穿过迷雾伸向天际

日复一日，折转反复
排查隐患，处置故障
一组组巡检工人，不断地
从一基铁塔走向下一基铁塔

像告别，亦是赴约

你我无法知晓的
静寂与喧嚣，历四时
在他们足下跋涉，更迭，磨损
找不到源头
无数的光亮也不必找到源头
但磨砺的故事
一直在晃动的草叶之间传诵
经久不息

抢修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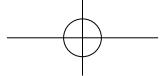
下了一整天
一场暴雪，万物洁白

一基铁塔拦腰折断
巨大的震动瞬时抖落满身的积雪
裸露的塔架倾斜定格
扬起的雪，未停的雪
挥洒白色的涂料
再次叠加交替 为暴露的塔架描摹
仿佛一幅重新创作的素描
完整的白让人感到害怕
这样的美隐藏了大片的残缺

接令而来的电力抢修工
在冷风与虚无之间搏击，呐喊
切割，锤击，剔除，修复……
一个人就是一团不灭的火焰
冲锋在前，寸步不让
使一基铁塔在混沌的天地间
重新站起来

奔跑而来的人
又向着远处奔走而去
像是追逐
也像在驱赶

金洋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安徽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骆喆



一束光

马晓忠

1

一束光
穿透黎明前最后一层暗纱
一些事物逐渐清晰
村口被照亮
回家的路被照亮

摊开的方格纸被照亮
一些悄悄话装进信封
寄给远方
一些秘密折成纸飞机
投进亮光中

2

一束光
追随着你
在你目光注视的前方
在你转身的一瞬间
一束光照亮了 you

一束光
你的影子倾斜
你低头赶路的样子
你粗重的呼吸声
正好让一束光捕捉成画面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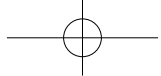
一束光
拉长弧度与节奏
那些还未展开的叶片
脉络逐渐清晰
色泽也愈加诱人

一束光
替代烛光和酒杯
爱情躲进玫瑰花瓣里
那些未说出的情话
在目光与目光的对视里
被一束光寻找到答案

4

时间过于短暂
甚至来不及徘徊与思考
一步之遥的距离
需要一束光的指引

月色太过朦胧
萤火虫高举起了灯笼
七彩的桥上
相爱的两个人



却未同时出现

5

折叠的故事
被一条河流带向远方
发黄的诗行
诗人仍在反复推敲
关于春天的某个词语

盛夏已至
写诗的妹妹
已到出嫁的年纪
心中描摹的白马王子
最终成为童话里的一部分

6

一束光，又一束光
相互交织
舞台被照亮
有人站在舞台中央
彩排结束
演出的帷幕正徐徐拉开

一束光
追随一个人的影子
他奔跑的速度
他呼吸的节奏
都融进光的起伏与跳跃中

7

此刻 他是聚光灯下的主角
一束光，沿着河流一路向西
途经的浪花忘记告诉他
这条河里已经没有
游动的鱼群

河床上也找不到
光滑的石头
一排排电杆是笔直的

和一束光重叠
一端连接村庄，一端伸向远方

8

一束光
将一个人的目光抬高
将倾斜的身体扶正
午餐推迟到午后
携带的包裹被重新寄出

惬意的下午茶
光沿着茶杯的弧形下坠
像身体斜靠在沙发上
陷下去的那一部分
恰好是被忽略的

9

那些细小的
容易被一束光遮蔽的事物
譬如不断下沉的茶叶
茶杯上不停晃动的声音
被一股热气带入杯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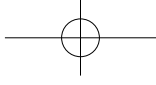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10

风向一再改变
诉说的故事没有结局
有人深夜关上门
一束光从门缝挤出来
像一张纸没有完全摊开

折叠的痕迹
被一束光，切开边缘
有些弧度倾斜着
像一把尖刀划过水面

11

溅起的水花快速消失
水面依旧平静



那些扩散的波纹是清晰的
一些隐秘的通道被打开
像树身上切开的一道口子

12

还好，所有的臆想
只是一种假设
光照着极小的一部分
一部分持续生长
一部分没有被提及
连同讲故事的人

你的脸庞黝黑 双目深邃
五十多公里的跨林区线路
仅仅是你每天丈量的一部分
倦鸟已入林，借助一束光
你像拄着一根透明的拐杖

13

所有的光
被切割成不同的形状
黑暗中，一朵花
试图想还原它打开的过程
包括叶片与叶片的对视

整个季节都在持续一种声音
像草叶被手轻轻划开
锋利又持续着
像一粒石子漂过水面
拉长的弧线在试图靠近某个落点

14

浓雾散尽，鸟群
重新归来
在银线上，一字排开
如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
而风声压低了鸣叫声

接近云端，接近鸟飞翔的高度

安全帽被映衬得更加湛蓝
一千五百米的距离
那个高悬于铁塔的身影
更像一只鸟

只是，他停止了飞翔
他的眼睛里藏着一束光
短暂的停留
小小的螺母像衣服上的纽扣
都要保持完整的样子

15

一束光
夹杂着喜悦的冲撞和跳跃
像水倾泻过陡峭的山坡
一些声音发散着
是混合着雨滴和脚步的声音

火光四溅
岩浆和热浪持续奔涌
在火热的准噶尔盆地
汗水浇筑的钢骨铁架
巨人般屹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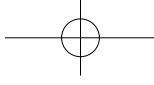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16

灯塔在深夜亮起
红船搭载牵挂驶向远方
一束光指引航程
汇聚成爱的巨浪海洋

笑声在扩散
雪域上的哈达与五彩经幡
是谁弹奏起扎木聂
歌声响彻高原

马晓忠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宁夏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脊梁》《延河》《黄河文学》等文学期刊。出版有散文集《乡路》。供职于宁夏固原隆德县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骆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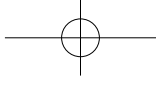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电力颂歌

黑 马

一条通天的艰辛之路，筚路蓝缕
苍穹之下，披荆斩棘，星星点点，已呈燎原之势
赓续红色基因，让延伸的幸福用去整整百年
让一项光明而伟大的事业，让电之光在人民心里
深深扎下根来，怀抱光与热，令万物催发，让
一盏盏中国梦点亮万家灯火，以鼎沸，以光热，以梦想
以惊叹调里的嘘唏。电之光，风生水起的能源
迎着朝云暮雨，曲水流觞，让风、水、乌金、新能源
一一说出美的缘由，成为时光激滟里千里江山锦绣图
春风辽阔，一派姹紫嫣红，这是一首光明书写的大诗
在指尖凝香，绽放在柔嫩的岁月里，诚信责任，创新奉献
正以排比的句式叙事，从西到东、从南到北的渴望
让情谊之花，开遍祖国的辽阔四野，为了亿万人的幸福
为了大地的微笑，踏遍南水北山、东麓西岭
风餐露宿，继往开来，让光明把人间高高举起
“一根根电杆是清瘦的笔，一座座铁塔是伟岸身躯”
一双双大脚深深扎根地下，担负起光荣与梦想

“扎根祖国，扎根田野，扎根时代，变成脊梁”
我愿化作一阵风从你耳畔经过 听爽朗的笑声
融化旧年的冰雪
而天地之间一座座铁塔耸立，连通山河，思接千载
把自己站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吧，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流年笑掷，未来可期！把自己活成一束电之光吧，去做一颗天边最亮的星星，照亮人世间的沧桑正道
让奋斗者的热血化作墨汁，挥洒亮丽的青春
在行走的地平线上，划出一道彩虹，在冷风中伫立的网架
铸牢铮铮铁骨，握紧如椽的大笔，张开鸿雁的翅膀搏击长空
用大无畏的勇士之躯，写下浩瀚的伟业——中国电力
我必须以风为梯，以水为柱，以人心为缆
在心中重筑起一座九层宝塔。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让汗水，高过万众仰望的目光穿透风雨
一并汇入电流，从此脱胎换骨，犹如安邦之鼎大地上的王冠……引领东方的吟诵与飞天——
以诚信之美，立如塔；以笃行之美，传为电
用一颗心的柔软感知，心有灵犀，心花怒放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在新时代热情



相拥

我确定，毋庸再次眺望，电流已在诗篇中，次第打开——

大江滔滔东去，新的文明在吸附、吐纳……

美与美在弹奏、追逐；是电力之光，推开了岁月的门扉

当我乘风，穿过诗经、楚辞和汉赋……领受着万物变迁之美

每一扇窗口，于灯盏中都闪耀出人性的温暖

每一次送电，都在为美好生活积蓄福报

电之塔，电之光，电之线，犹如一条条巨龙腾飞而起！

黑马 供职于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责任编辑：骆喆

散文诗

太阳的代言人（外二篇）

查 炜

安装太阳能热水器的电工老李登上了楼顶，要做全小区最接近太阳的人。

老李处在高处，他的影子跟随太阳光的闪烁而变幻莫测：影子是簇新的，透亮而轻盈，有着晴朗天气独有的质感。忙碌时，投射在屋顶的影子显得有条不紊，持重、稳当；休息时，影子似乎也在休憩、沉思……

这个采集阳光或播散阳光的人，使安静的小区涌现出一丝生动。人们都在忙着自己的事，老李也沉浸在手头的工作当中。为太阳能热水器架设管道时，他一度觉得自己是在为太阳的光芒铺设摇篮。那些喷香的如婴孩般的阳光会在此发展、壮大，散发出能量。广为传颂的太阳会再度被世人景仰！

高处的事物大多被景仰！

装太阳能热水器的老李笃定地认为，把温暖传递给需要的人，其实是简单之举。只要攀在高处，尽量靠近太阳、靠近太阳光，太阳就会有所赠予。太阳拥有无穷无尽的能量，并且

毫不吝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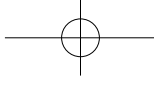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安装太阳能热水器的老李登上楼顶，像太阳的代言人一样。

我们不能，风能……

云在经营色彩工厂是假象，霞是假象，七彩之虹是假象；云在变幻是假象，一会儿小狗、一会儿狮子是假象，一会儿城堞、一会儿棉花糖是假象。

大多数时候，云朵被推着动，低处的风爬到高空就是为了运转云，它们之间有约定，而且秘不示人。低处的风与许多事物之间都有秘密约定：风吹过树顶，掀起浪涛般的阵势；吹过草场，带给大地绿色的梦；吹过花园和小径，让独行的人开朗，渐渐热爱……

事实上，云是静止的，而风是自由的，云不能的事，风能。风在曲折中直行，坦荡；风在楼宇间盘桓，转动；风跟随小朋友唱儿歌，



扩音；风在灯塔的制高点激越，像开启另一盏雪亮的灯……

其实许多我们不能办到的事，风能：遥远美洲的某一只蝴蝶优雅地翕合翅膀，为万里之外带来风暴，也带来巨大的能量。这常被人忽略。

风有很大的力量。云和我们不能办到的事情，风能。

浪花上有发电厂

大海终于以自己为荣。浪花使每一块海平面活泛，气度不凡！

大海终于有了自己的海拔。浪花使每一块海平面簸动，不沉默！

大海终于塑造出自己完美的体形。浪花上站立着篆刻手，无数浪花上站立着无数个篆刻

手，它们施以巧手，镂空，立意，钮雕，纹刻……大海再度纷繁、伟岸，并渐渐让人过目不忘。

大海还凭借自身取暖、照明。每朵浪花上都有一座发电厂，大海是发电厂的总和——落差此起彼伏，能量在不断转化。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推断——沉默的人靠近大海，等同于靠近医治忧郁症的良药。我们内心终于拥有了一块海平面，开阔，浩渺，亮堂！

当我们心潮澎湃时，心上的发电厂也应运而生。

查炜 本名查炜炜。诗作散见《安徽文学》《诗刊》《诗潮》《清明》《草地》《鹿鸣》等文学期刊。自由撰稿人。

责任编辑：骆喆

金线岭的春天（组诗）

魏忠友

春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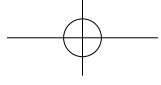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爷爷的扁担
一头挑起夜里的月光
一头挑起蓝天白云
也没有堵住麦田喊渴的喉咙

直到冰河化开

一群群鸭鹅画出层层绿波
河岸上砰砰的柴油抽水机吐出水龙
爷爷才笑眯了眼睛

河流流向哪里
哪里的天空就架出了银线
电机马达如蜜蜂般繁忙
纵横交错的水渠欢快歌唱

父亲终于学会了用磁卡浇地



麦苗还没喊渴 他就忙着将卡插进地头旁的水表
汩汩的清泉瞬间流淌
你听，青绿壮实的麦苗歌声多么嘹亮

温室大棚里的笑声

仿佛一夜间开在村前庄后的蘑菇
一排排一片片亮晶晶
即使这严寒冰封的季节
她内心里也春意盎然

一座座亮堂的大棚
铺满老奶奶不敢触摸的碧绿
缀满大婶想都不敢想的花朵
贫穷落后的村庄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爱情

是什么让村庄结出了奇迹
是一根根电力银线给出了动力
是什么让土地有了新的梦想
是无数条网络给了村民新的智慧

春天里的蔬菜大棚五颜六色
大棚里的春天热火朝天
你看，直播女孩潮红的脸上
笑出了酒窝

返乡青年创业忙

这些土生土长的候鸟
过罢春节不再急于抢订车票远飞
他们在村前村后奔波
三五成群忙着酝酿一场比赛

瓦蓝色的厂房建起来了
村前村后灯火通明
一台台机器日夜欢唱
一件件产品泛起光芒

乡村的春夜也有叹息
那是创业者起步的坎坷阵痛
开弓没有回头箭 咱们要干就干到底
能吃苦敢较真就是我们金线岭上的小伙

满是硬茧的双手一样在键盘上舞蹈
沾满泥土的双脚一样乘坐高铁洽谈业务
返乡青年的汗水与智慧
正把一座座乡村车间和工厂精心打磨成熟

金线岭的春天

这条曾阻拦洪水泛滥的大堤
徒有一个含金的名字
尽管秋末的岭上层层柳丝如金如幻
线柳秋烟的美景也只是一个传说

燕子划破沉寂的天空
宋金河荡起自由奔放的水波
奔跑的拖拉机耕开沉睡的土地
扬水站粗大的水泵浇灌着一方水土的绿色

一场湿透的春雨
让一个个岭上的男男女女打起了精神
他们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争先恐后寻找新的商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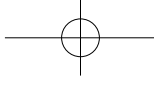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飞沙漫天 道路泥泞
都成了遥远的记忆
平坦开阔的水泥路村村相连
五颜六色的车辆川流不息

日渐壮大的蔬菜大棚银光闪闪
好像还在与过去的贫穷暗暗较真
农家新建的小洋楼
早已超过金线岭眺望的视线

这不再是一条历史荒岭
金线岭已变成乡村振兴的图腾
如今岭上的四季
早已成为乡村旅游的打卡胜地

太阳花

岭上也曾种植过向日葵
那是患有哮喘的爷爷私藏太阳的梦想



可惜这片盐碱地瘦弱贫瘠

十里长岭

分娩不出茁壮的庄稼或植物

几棵老柳早已弯了腰

突然一个早春

几顶红色安全帽在岭上移动 丈量

随后几辆卡车的轰鸣声沸腾了岭上岭下

哦，这里要建光伏基地了

太阳的种子将在这里储存魔力

奔走相告的乡亲们喜笑颜开

一块块耀眼的太阳板

渐渐隆起在岭前坡地

无数光芒开始了新的孕育

高压线飞越家乡

点点紫黑色的春燕

跳跃成五线谱上最美的音符

她要弹奏出祖辈不敢想的梦想

从三根弦到五线谱

仿佛刚过了一个春天

村里村外都开启了协奏

家乡变靚了 变美了

庄稼人的舞步紧跟着时代的节拍

乡村开启了新的文明风尚

神奇的五线谱

经过哪里 哪里就亮堂富足

人人都是文明发展的音符

乡村振兴的步伐在春天里昂首阔步

魏忠友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短讯诗歌集》。
供职于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责任编辑：骆喆

飞霞山（组诗）

唐德亮

飞霞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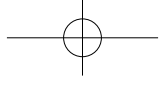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锦霞喜欢在这里缠绵 仿佛

这是它们的居所

白的，红的，蓝的

七彩锦团 每一簇

都带着灵性



缥缈 虚无 却又
牵挂着什么 痴恋着什么
我想摘一朵收藏 或送给
相爱的人 但它们又飞走了
我知道 这是飞霞山之灵
它属于这座大山 谁也不能独占

飞霞山的绿云

遮天蔽日的绿云下面
是野雉山鸡们出没的天堂
森林倒映在峡谷河流水面上
动的是影子，不动的是树根

阳光在林子中穿梭。寻找
那只歌喉甜美的白灵
红耳鹎、黄苇鹀、黑鳶、棕背伯劳、灰喉山椒
鸟……
纷纷亮出它们的美翅
许多爱情也在森林里成熟
像遍山的杜鹃花灿灿地燃烧

我试图用目光深入绿云
看它究竟隐藏着多少
绮霞、泉韵、鸟鸣，以及
几万根绿色的琴弦……

藏霞洞的三角梅

这一大片三角梅将藏霞洞的冬日烧暖

三片叶子 三个尖角
支撑一方立体的天空。它们的
柔情 与殿阁的辉煌与神秘相映
大殿前 人们作肃立状 虔诚状
只有这片三角梅
无羁地 在一些游客身上伸展
藏霞洞不仅头上萦绕着霞
脚下也簇拥着霞 紫霞镀亮了寺庙的
一个个早晨

长天塔

长上天的塔 站在一朵云与另一朵云中间
让万众瞩目
他日观云海 夜摩星斗
倾听来自天空的声音
与七十二峰对峙
被晴岚林涛包围
胸中翻腾波浪
我的心沿塔拾级而上
在顶端 放飞一只
灵魂之鹰。飞翔在峡江与群山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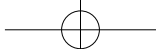
飞霞山的高度

飞霞山的高度与深度
同样深不可测

它的高，是因为有沈佺期、宋之问
有汤显祖、王士禛、袁枚、翁方纲……
他们驾白云而来。用诗句
为这座山增添丝丝灵气
将流霞点染成锦色
用散文为之增添深度与厚度
山有诗便有了魂魄
水沾诗便多了灵动的生命
沐浴先贤大家的诗光
山便成了诗山 树便成了诗树
山光水影 沾一滴
便长一片诗林 每一片叶子
都摇动缤纷的诗声
除了幽深的绿，还是绿的幽深

唐德亮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
《人民日报》《文艺报》《人民文学》《中
国作家》《脊梁》等报刊。出版有诗集8部，
散文、文学评论、杂文、小说集各1部。

责任编辑：骆喆



新人新作

板兰村的阳光收益（报告文学）

黄伟权

深爱这片土地（散文）

邹会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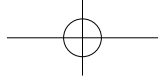
忙在春检里（诗歌）

余继乾

一夜春雨（诗歌）

徐红旗





板兰村的阳光收益

黄伟权

青山不曾经烟火，绿水未染俗世尘。

云山深处，红水河边，著名的“板兰三峡”，北起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板升乡弄雷，南至北景镇山脚湾百爱屯，长16公里，自南向北由百爱峡、弄岭峡和板兰峡组成。峡谷水面宽100至300米，两岸山峰高700至800米，山峦起伏，悬崖峭壁如钢铁长城，水面如镜，青山倒映，山水交融，形成险峻秀美的峡谷山水风光。

板兰村就坐落在大峡谷边上，辖区内24个自然屯均属峰丛地貌，石山林立，洼地星罗棋布。这里的景色因四季不同而着彩，时浅绛、时青绿，时工笔、时泼墨。那远山、近水、木屋，那山间的飞鸟、羊群、炊烟，那行走在山间小径的孩童、老者、村民，都是最自然淳朴的元素。

从进村公路高处就能俯瞰到板兰村村委会和村小学，阳光下，那一片片深蓝色的屋顶光伏板熠熠生辉，格外耀眼，成为瑶山屋顶上一道美丽的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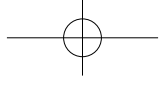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9时，板兰村板下屯村民、光伏发电管理员韦大林便来到屋顶光伏电站查看光伏板的

板面清洁和板面温度等情况，保证一切运行正常后，他才安心地返回监控室，监控光伏电站的运行情况。

受“山多地少、石多土少”的地理环境影响，过去，板兰村交通闭塞、环境恶劣，曾是自治区挂牌督战的深度贫困村。“十三五”时期，全村贫困发生率高达65.31%。作为定点帮扶央企，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倾力帮扶板兰村，着力解决行路难、饮水难、住房难、增收难、产业发展难“五难”问题，在2019年年底实现全村脱贫。

为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国大唐积极践行央企责任，全面落实“三扶三真，五位一体”大唐特色帮扶体系，发挥能源主业优势、着力发展富民产业、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优化农村供电服务。

板兰村屋顶光伏项目就是中国大唐帮扶大化瑶族自治县推动乡村振兴的重点项目之一。早在2021年6月，该企业就将板兰村光伏项目列入乡村振兴的重要项目，并制订了新能源示范村镇的建设规划。



李云是大唐桂冠电力选派驻村的第三任“第一书记”。在帮扶的5年间，他见证了板兰村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所谓创业难、守业更难，为了加快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他还一度为板兰村的光伏项目实施夜不能寐。

在大化县，乡村光伏还属新科技，无建成先例，无经验可借。中国大唐欲打造当地乡村光伏“教科书”、为整县光伏产业发展提供可借鉴和推广的经验，还需深入探索板兰村光伏项目。

项目提出之初，李云与驻村工作队、电力设计院技术人员走遍了板兰村的24个屯，经过日复一日的实地勘察调研，从地质结构、土地性质、光照条件、上网方式、电网消纳能力等方面，论证光伏项目的可行性、安全性和经济指标，反复比较各种方案的优劣，大胆突破喀斯特地貌恶劣环境建光伏电站瓶颈，提出了在板兰村村委会和村小学屋顶援建光伏发电项目的构想。

通过分析计算，本项目可利用屋顶面积4884平方米，规划总容量达700千瓦，所在地水平面太阳总辐射量数据年平均为3698.8兆焦/平方米，年平均峰值日照小时数为1027小时，太阳辐射量比较稳定，能够为光伏电站提供充足的光照资源，可实现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

为实施板兰村屋顶光伏项目，桂冠电力公司做足了功课，成立多个专项工作组，派遣专人对接设计单位和供应商，协调县镇机关，一个一个联系、汇报，资料转到哪，人就跟到哪，最终完成了所有开工流程。

2022年2月18日，在板兰村村委会前的广场上，几辆运输车的马达声划破了清晨的宁静，车上层层叠叠的金属框架和光伏板整齐地排列着。桂冠电力的职工们沐浴着南国春光，热火朝天地开始了崭新的乡村光伏项目建设……

马达声也唤醒了村民对新一年美好生活的无尽期盼，纷纷赶早而来，一探山外“新客”。

“有太阳就会有电？这也太神了吧！”

其实，屋顶光伏作为全村所期盼、认可的方式来到板兰村绝非偶然。作为清洁能源，

光伏发电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新能源利用方式，还有望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引擎作用。

建设工地上热火朝天，工程机械声、切割声、口哨声响彻山谷，电焊一闪一闪，施工人员你来我往地紧张作业，浇筑立柱吊装……在蜿蜒崎岖的盘山公路上，光伏电站的建设材料来了一车又一车，蓝色的光伏板在屋顶上铺设了一片又一片……

屋顶光伏的到来让板兰村充分享受阳光红利。对低碳生活，村民满怀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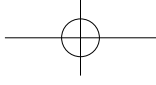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2022年3月31日，板兰村屋顶光伏发电项目首批方阵建成，顺利并网发电。该村村小学田充老师兴奋地说：“电站建成后，板兰村和相邻的安兰村均解决了用电安全稳定问题，不但缓解了校园的用电压力，还满足了住校师生浴室安装热水器的需求，同时也为学校增加了2万多元收入。”

太阳下，板兰村生出了一片蓝蓝的希望。通过一片屋顶、一方玻璃、一路导线，房子“变身”发电站，为美丽乡村送上“阳光大礼”，成就了“大化县光伏第一村”美誉。

韦大林曾是村里的“家电维修工”。在项目立项时，他就得到了村委会给予的屋顶光伏运维的工作机会，由此与光伏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他凭借着认真肯干的劲儿，一路跟班项目建设的专业培训，接受桂冠电力公司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并获得光伏运维上岗证，正式成为村委光伏的专职人员。现在每个月，他都能从屋顶光伏电站收益金中领取属于自己的工资。

村级光伏电站的收益解决了板兰村集体经济匮乏和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到2023年3月底，已安全营运一年的光伏电站，已生产绿色电能60多万千瓦时。

如今，满山的羊群，大棚鸽舍，村电商实体店，宽敞的村小学操场、新教学楼和教室，黑夜里明亮的路灯……这都给曾经的荒山野岭和贫瘠的土地带来了生机。2022年，板兰村386户脱贫户的人均年收入从2015年的2000多元增长到1万多元，村集体经济收入从0增至36.06万元，在全县各村排名从2015年的第60名升至第3名。



板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蓝金亭特别感慨，他说：“以前板兰村集体经济收入单一，引进屋顶光伏发电项目后，每年能给村级集体经济增收20多万元，是村集体收入最大的来源，我们特别珍惜和爱护。”

蓝金亭对未来充满着憧憬：有了这笔长期的阳光收益，以后板兰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将逐步实现。他特别感谢桂冠电力公司帮助发展村集体经济，让村民脱贫后走上致富奔小康之路。

“接下来，村里还将建设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为村民绿色出行带来更多方便。”蓝

金亭说。

为提升乡村文明风貌，李云和村委会成员正带领村民发展以“微菜园、微果园、微花园”为主的“三微+”产业项目，坚持“一屯一清、一屯一方案”，构建起以村级特色为主导、农村微型产业为补充的乡村振兴体系。

板兰村有了电力银色的翅膀，阳光沿着输电线路一路高歌飞扬，奔向振兴。

黄伟权 供职于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广西桂冠大化水力发电总厂。

责任编辑：徐骁

散文

深爱这片土地

邹会莉

活在荒原，日子未免平淡。

可是，时间长了、久了，细品一番，还是颇有一些滋味的。

下面，请你保持必要的耐心，让我说给你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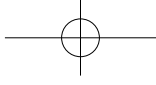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荒原的四季

在荒原，在苍苍茫茫的黄河入海口，四季总是那么分明，充满了特点。

这使得生活在这里的石油人，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充满着深深的眷恋。

油田生产一线，离基地远，离海边近，寒冷的空气，凉凉的带有腥味儿的海风，总给人乍暖还寒的感觉。也因此，工人们对于温暖的春天总是那么在意，只可惜，工地上的春天短暂了些。春天像个没有耐心的少年，仿佛待了没一会儿，便急火火地去了别处。

春天让人怀想。靠近海边的那片抽油机的世界里，曾是寸草不生的盐碱地。不止一年的春天，每年的植树节，我都会和同事们去那里种下耐碱耐旱的树种。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荒原上和渤海边，一株株绿色小树苗茁壮成长，我知道，那是对石油人热爱自然、



热爱生态的奖励。

荒原的夏天漫长而炎热，外出巡线时最难忍受的还是草丛里的大蚊子，它的喙会刺透厚厚的衣物，不吸个肚子滚圆绝不撒嘴。每次外出时，我们都要把全身上下捂得严不透风，在裸露出来的地方狂喷药水，即便如此，我们仍频频中招。

还有一次，我的工友大昌在荒野里作业时，一不小心触碰到杂草丛中的野生马蜂巢。瞬间，蜂群倾巢而出，围着他发起猛烈攻击。他抱着头倒在地上，脸上和手上密布如手指大的马蜂。我们慌忙用衣服驱赶，用药水狂喷，尽管如此，大昌的脸上还是被马蜂叮了好几口，没一会儿，面部便肿了起来。

好在，年轻人总是容易快乐起来。

离我们单位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片藕池。清晨，洁白的荷花傲然挺立着，碧绿的荷叶铺满整个池子，叶子上还留有大滴晨露，晶莹剔透。每每这时，我们就会跑去赏景观花，大片大片的荷叶，满眼满眼的绿色，让人的心也变得清爽起来。

生产区的秋天来得急切。一阵阵秋风秋雨吹打下，大地仿佛都显露出寒意。荒原上的秋色也是分外妖娆，芦花飘雪，红黄相融。有片林子中也有霜降后红艳艳的叶子，可媲美香山红叶，经查证后是一种耐盐碱干旱的杉树。

其实，我最喜欢冬天的荒原，雪落无声。大地铺了一层厚厚的棉被。

雪后的荒原是厚重的，也充满着水墨画的美。

往往这时候，身穿红色工作服的石油人，都会给寂静的荒原增添许多灵动和生机。

四季的荒原，见证着我们的成长，也默默地看着我们走过岁月。

深爱这片土地

我的单位是油田一家供电管理区。单位很小，只有二百来人。单位又很大，管理着整片滩海油田的供电线路。

在我们工作的这片土地上，有一个四季皆美的仙河镇。这是一个年轻的小镇，八十

年代中期随着“孤东会战”所建起的石油小镇。

小镇的四周被密密的槐树林环绕着。每年的4月下旬，走在镇子里，槐花的浓郁香味环绕着你，人的心情也就变得好了起来。靠近镇子的西边，有一条美丽的小河。河不大，也不小，河水清澈平缓，不分昼夜地流着。一年里，总有一些“老石油”在这里垂钓。

河叫仙河，途经的地方便叫神仙沟。神仙沟，多好听的名字，它应该和一个美丽的传说相关。谁能告诉我它的来历呢？不管怎样，因一个美丽的石油小镇，也因一条美丽的小河，我们工作的这片土地便真的生动起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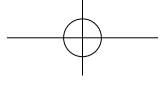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一年四季，我和同事常年奔波在变电站、高压线路的巡视路上。在荒野深处远远地看一眼阳光下的楼群，看大地深处高高矗立的铁塔，心里就涌起说不出的舒畅。这个时候，就连变压器发出的嗡嗡交流声，在我听来也像一曲柴可夫斯基的宏大的交响乐。尤其当我想到，就是这声音把光明传送到千家万户，心中就充盈着喜悦。

在这里工作，令人愉悦的还远不止这些。野外工作会遇到风雨和飞雪。雨雪过后，渤海滩上道路泥泞，沟壑纵横。这时，线路往往会出现故障，我们就需要巡线查找问题。而这个时候，雨洗净了荒原上的草木树叶。走在巡线路上，不知名的花朵绽放在路边，装扮着荒原大地。偶尔，草丛中还会蹿出一只尾翎斑斓的野鸡，咕呱着飞向荒原深处。

这样的情形，为我们单调的生活平添了许多乐趣。

若是飞雪来了就更有意思了。要是碰巧在傍晚，我们走在去给变压器测温的路上，漫天雪花飘扬，散射出条条银线，清透夺目，如梦如幻。人走在飞雪里，《春天的芭蕾》的旋律在心里响起，真想在雪中来一段舞蹈，就像穿行在童话的世界里。

说起来，大学毕业后刚分到这里，第一次去荒原上巡线，我还偷偷地流过泪呢。那时候总觉得荒原太大，大得让人的心空空的，没有一点着落。可是，如果你在这里生活二十年，当你回首时，这里的一切竟然充满着不可思议的甜蜜。那些如花般的女工，



静静绽放在荒原。如铁塔般的汉子，把汗水默默洒在这片土地。岁月带走了年轻的容颜，却沉淀下最真挚的感情。

一想起他们，我的心里就满溢出欢喜。二十多年下来，我像熟悉自己的身体一样，熟悉了巡检路上的每一条小路、每一株小草。我是从什么时候，真正地爱上了这片土地呢？

巡线黄河入海口

秋日的阳光最令人怜爱。一眼望不到边的苇子林，秋季里变红的黄须菜，林立的线杆，都因阳光而熠熠生辉。

这是荒原的最深处。我们到这里来可不是秋游的。近期，采油管理区的用电状况出现波动，为此，作为供电单位的员工，我们把对线路的排查作为主题党日的一项活动，特地放在了周末开展。

天刚蒙蒙亮我们就集结完毕，经过40分钟的颠簸，来到了美丽的黄河入海口。

清晨的保护区笼罩着淡淡的薄雾。我们兵分三路，顺着线杆开始一段段地排查。高压线路跨越沟渠、水洼，我们拨开比人还高的苇秆，躬着身体向前行进着。叶子的倒刺把手和胳膊划出血口，硬硬的秆子顺着头和脸粗拉拉地划过。林子里密不透风，被打扰的蚊子群腾空而起，在头顶上不断盘旋。

穿越苇子林后，又踏入一片沼泽。我的雨鞋上沾满泥巴，刚从泥里拔出来右脚，左脚便又深深地陷了进去。用力一拔，一个趔趄跌坐在泥水中。半天巡视下来，每个人的衣服、鞋子都沾满了泥，我的腿像灌铅般沉重。

午饭是自带的干粮。那是我吃得最香的一餐饭，用狼吞虎咽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在荒原上野餐，最大的好处便是视野开阔。抬眼望去，磕头机、苇子林和不时低空飞过的大雁，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卷。深秋里，苇花开放了，雪白的苇花像极了天上洁白的云朵，也是这个季节风景的主角。

午餐后继续巡线。小伙子们准备好冲锋舟，穿上救生衣，向着水中的线杆划行。哗哗的声音惊扰了这一片宁静，红工服、小舟、

苇花的倒影相映在清澈的湖水中，构成和谐而静好的画面。

入海口的自然保护区里还有一座临时变电所。说起来，我对这个变电所可是太熟悉了。这些年里，每当黄河进入汛期，我们就会过来值守，保证油区的正常用电。有一年，我们还针对鸟类在这一地带电杆上搭窝的情况，专门在树上搭建鸟窝，为线路加装绝缘保护层，以防止鸟窝、鸟类排泄物造成线路跳闸。或许因了这些鸟窝的搭建里，有我的一份功劳，之后的日子里，每次来到入海口，我都会特地看一下那些鸟窝。

说真的，我喜欢那些鸟。

毕竟，鸟的鸣叫，让荒原生动。

也因此，那天的排查活动中，我还专门负责了鸟窝的排查工作。

情洒荒原

这是无边无涯的苇子林，漫步其中，绿浪会把人深深淹没。

我们就在这片荒原上两点一线地奔波。天蒙蒙亮，就坐通勤车到生产区，直到带着浓浓的暮色，赶在擦黑前，又着急忙慌地踏进家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停歇地忙碌着，只有呼啸的风、流动的云和绵延的荒原陪伴着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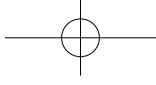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我的朋友、同事，大都生活在这里。

在这里，一干就是一辈子。

年轻时来到这里，来到这片滩涂油田。一眨眼，便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变成了两鬓染霜的老师傅，便到了退休的年龄。我曾看着好几个年长的同伴，坚守到最后一个班，巡视完最后一次线路，这才含着眼泪交班。

有一段时间，梅子的妈妈病了。下了夜班，梅子就得搭乘班车陪床照顾。一连数月下来，梅子也跟着憔悴了不少。姐妹们看着，内心也着急起来，大伙儿就聚在一起商量，要伸把手帮助她走出目前的困境，让她不那么辛劳奔波。

商量来商量去，终于有了一个简单可行的办法：我们先临时替她倒班，让梅子有更多的时间陪护。这个办法好倒是挺好，只是



大家得克服一些因排班而产生的新的不便。有点困难就克服吧，谁还没有个事儿呢，谁又敢担保自己不遇到个麻烦事儿呢。

梅子听闻后紧紧地拥抱着我们，她由衷地说，还是咱们这里好！

生活在这里，令我们痛苦的，不单是伙伴的退休离岗，有时还有那种永远的逝去。我们知道，生死离别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可是在荒原的深处，大家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突然的变故还是让人受不了。

我说的就是他——一位老石油电力巡线人。

由于年龄的原因，他从野外一线到了生产后勤。后勤事务繁杂琐碎，但在他眼里，却都是放不下的大事。不幸的是，前几年，他因肺癌躺倒在了病床上。

多好的老大哥呀！

追悼会上，望着他的黑白照片，工友们都流下了眼泪。

当然，这里最好的还是那种融洽欢快的气氛。

每年的大年二十九，忙了一年，大伙儿会在一起共同做个团圆饭。我们会细致地搞一次大扫除，将办公室、职工宿舍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还会自己写春联、挂彩灯，围

坐在一起包饺子。

这样的时刻，也是考验大家厨艺水平的时候。大家伙有切菜的，有和面的，我负责擀皮。一上午的工夫，一盘盘元宝般的饺子便码齐了。我们赶紧把它们放进冰箱，留着给外线人员抢修回来当夜宵。想着晚归的同事，在天寒地冻的时候来上一碗热乎的饺子，我的心里也是美滋滋的。

但最忙碌的要数食堂里的大师傅。他们会忙着制作炸货，炸带鱼、炸藕盒、炸丸子。浓烈的香味让食堂内外弥漫着节日欢愉的气氛。

让我高兴的还是和大家迎除夕过新年的场景。在大院里放完鞭炮后，我们三五成群玩起“够级”比赛。虽然我很少打牌，可那次在两位高手的辅助下，我的牌运出奇地好，引得他们不屑地说，臭手摸好牌。冠军奖品是个水杯，我的获奖感言就是，好运来了，挡也挡不住啊。

活在荒原，苦多，但快乐更多。

这也许就是我们始终坚守在这里的一个原因吧。

邹会莉 女。供职于胜利油田电力分公司。

责任编辑：徐骁

诗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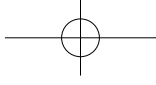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忙在春检里

余继乾

忙在春检里
我手握一把起子
紧一紧端子
让回路更亲密
松一松盖板

让隐患暴露无遗

春光已然高照
目之所及皆是检修之景
行至检修处



224

脊梁

机械电气继保总相宜
回到工作点
做一个不掉队的人

继续完成今日的检修任务
近处
有其他检修青年从我身旁路过

远处
有一位放羊的老乡
正看着电站的景色入迷

余继乾 供职于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云南
梨园发电分公司。

责任编辑：徐骁

诗歌

一夜春雨

徐红旗

一夜春雨
细细地 轻轻地 慢慢地落下
纷纷洒进了七彩的世界里
生怕惊扰睡梦的主人
窗外 锃亮的柏油路上
朵朵娇柔的花瓣无声无息地镶嵌
红的 白的 粉的 黄的 紫的
或疏或密 或重或轻
成就一幅幅全新的
春之油墨画 独属乡村

一夜春雨
雨丝织成的夜幕下
围河养殖的大伯穿起了厚重的破雨衣
就着微弱的手电筒光亮 在泥泞的河堤上
深一脚浅一脚 开始了每晚的夜间巡查
一河之隔的田垄上 麦子欢腾了起来
泛着绿油油的光亮 微风习习

阵阵凉意向打谷场边的牛棚袭来
老水牛半梦半醒 边反刍边呓语
明天该犁退林复耕的那块地了

一夜春雨
湿润了魂牵梦萦的老宅子
涤净了茅草屋顶的苦乐喜悲
庭院里 有陪我一天天成长的梧桐树
有隔壁王五姐送我的小狗
汪汪汪地冲我吠叫 撒泼
泥巴的院落里 印上了朵朵梅花
小巷里 有陪我追逐嬉耍的小伙伴们
还有 岁月无情镌刻了满脸褶子
佝偻着腰 混沌的双眼依然时刻紧紧盯住
远远守护我的祖母

徐红旗 供职于江苏盐城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徐骁